序

高明

世傳秦石鼓文拓本，目前所見亦然是以明代嘉靖年間錫山安國所藏先鋒、中權、后勁三種拓本為最古。安國三拓均為翦裝，雖同為北宋時拓，彼此亦分先后，先鋒本最早，翦奪字數較多；中權、后勁雖晚，各保存許多殘字。三本各有優劣，可互相補充。從保存字數考查，先鋒本不計重文共存四百八十字，郭沫若從中權、后勁二本中補輯二十一字，總共保存字數，不計重文為五百零一字。這三種石鼓文拓本，可算是保存字數最多，字迹也最清楚，當為研究秦石鼓文之最珍貴的資料。

衆所周知，秦石鼓文自宋徽宗大觀年間從陝西鳳翔遷到今之河南開封之前，已經經過近兩千年的風化，字迹早已不全，殘缺近二百字，雖然如此，歷代學者仍視為瑰寶，給予極大重視。像歐陽修、趙明誠、薛尚功等兩宋時代的金石學家，無不從石鼓文的年代、作者、以及文字、詞義等方面書寫題跋或考釋文字。宋代的大文學家蘇東坡則從文學角度研究石鼓文，他對那些已被風化的殘詞，依據上下詞義，推測已被侵蝕掉的壞字，并一一添補，以求通讀十首鼓詩。這兩種研

究方法，后來均有繼承。前者如清孫詒讓、方濬益及近人馬衡、郭沫若、唐蘭等，皆從考古學方面進行研究，成績頗為顯著。后者如明代楊慎，根據蘇東坡之補字本撰寫石鼓文音釋。去年春季，漢中尹博靈先生送我一份依他家藏臨本摹刻的石鼓文全套拓片，每鼓字迹清晰完整，十鼓共有六百八十餘字。據我考查，此乃清人根據楊慎本予以增改翻刻，與東坡本同為一個系統。后一種研究成績不大，很少有人注意，甚至被人斥之為作偽。

李鐵華先生所撰石鼓新響一書，是將歷史上使用的這兩種方法糅合一起予以研究，這一選擇，無疑是一次非常大膽的嘗試，我慶幸他的成功。作者首先根據安國三拓和其它有關資料將世傳石鼓文拓本中之各個字體均一一進行訂正，而后從東坡本中取其能使鼓文通讀并於詩文相合的字，補入文已全泐的字位。最后，根據十首石鼓詩文内涵，譯成白話史詩。書中還對石鼓文的年代、地望、書藝、正名等皆分立專目進行討論。這些專論皆為作者多年研究的心得，闡述了許多新的見解。諸如石鼓文年代，過去看法很多，衆說紛紜，作者重新考證，指出「石鼓文是記述秦文公一生中重要情事的叙事史詩」，所載乃文公四年至四十八年之間的重要史實。自宋至今一千多年來，從石鼓銘文本身找出依據實屬首見。因此，可以說是對石鼓文研究的重大突破。關于石鼓文最初陳放地點，作者在地望中作了詳細的分析與考證，證明原為「陳倉北阪」。正名是建議將石鼓文的名稱稍作調整，另一個主要内容是明人楊慎因刊東坡本遭后人誤解和譴責。斥其書為偽作。作者對此一公案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說明，不僅為楊慎鳴冤正名，并對其著作亦予以公允的評述。尤其是書中所附歷史上有關石鼓文研究的論著目，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作者將古今中外學者三百多種論著，輯為一目，為后人研究，提供很大的方便。從文學方面衡量，作者不僅成功，而且貢獻非凡。自古以來破讀石鼓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將其譯成若此通俗易懂膾炙人口的白話

史詩，其中困難可想而知。這充分表明作者對文字、訓詁具有殷實的功力，對詩賦文學曾有博深的修養。

考古屬于歷史學的範圍，重在對原始資料的發掘、復原和考證，講究實事求是，有幾分資料說幾分話，不知則闕，不得夾雜后人的增補。這也是研究文學與研究考古學的分界點。作者對此非常理解，故書中闡明：「這些根據東坡本補入的字，雖不能完全證實其可靠性，然有一點應予肯定的，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把鼓詩讀通，從而得知十鼓十詩之內涵。」這也說明，補入的資料，從文學文面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從考古學方面要求，則還不夠，這些增加的字只能提供參考，尚待更為有力的依據。故作者在每鼓詩文的復原中，將原文與補字用方框區別開來，將補字用方框框起，使人識別原文與補字，則一目了然。

李鐵華先生是著名的劇作家、書法家，棉筆書法的創始者，還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篆刻家。對於文字訓詁、古代文學頗有研究，功力甚深。近些年來潛心研究石鼓文，正如他在序中所言，為研究石鼓文「走火入魔」，幾乎是日以繼夜，廢寢忘食。為了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專攻這項研究，取得工作單位領導的同意，停薪留職，奮戰三年之久。在此期間閱讀和參考大量文獻和有關資料，終於寫成這部巨著。作者這種堅韌不拔的毅力和鍥而不舍的精神，很值得贊揚；尤其是他對發揚祖國古代文化之真摯熱情，使我深受感動。李鐵華先生的書稿寫成后，來徵求我的意見，故略陳所見，以為之序。

一九九二年二月序於北京大學

序

李學勤

李鐵華先生長期致力於石鼓文研究，著成石鼓新響一書，多蒙不弃，不僅使我先后獲讀此作的草稿和定本，而且力囑撰一小序，給我以附驥的機會，我雖在多年前便接觸過石鼓，也看過各家有關著述，但從未以一段較長時間鑽研探討，因而先介紹鐵華先生往見專於此道的北京大學高明教授，繼則細溫石鼓文，反覆考慮，始能對石鼓新響的價值意義有所知解。在此略抒一二感想，不揣是否有當。

石鼓新響的副標題，特別標明石鼓文是「千古之謎」。石鼓原置於今陝西鳳翔，用文物考古界習用的話說，是一種地上文物，不是地下文物。自其刻成安放以來，未經埋藏，不知有多少人曾加觀看摩挲。石鼓聲名的彰顯，是在唐代，迭有大詩人付諸吟詠，傳誦一世。北宋時遷移入都，即今河南開封，隨后研究著録不絕。一直到今日，海內外仍有不少論著陸續涌現，其間外國作品，如馬幾道（Gilbert L. Mattos）氏專著秦石鼓，也富有新見。回顧過去，十件石鼓不知道耗費了多少人的心血，然而石鼓文的整理研究仍然遺留着一系列疑難，异說紛紜，莫衷一是，需要做許多工

作。稱之為「千古之謎」，確無故意夸張之處。

石鼓文的整理研究，大要言之，不外這樣五個方面，即：補綴殘字，寫定釋文，排比次第，考定年代，論述內容，而尋求最佳拓本又是五者的基礎。石鼓新響于此五方面都有其貢獻。

衆所共知，石鼓歷世既久，多已剝蝕殘泐，從而研究的前提端在利用舊拓。如今我們能目擊的最古本，首推十鼓齋原藏先鋒、中權、后勁三種經過剪裱的北宋拓本。中權本早有藝苑真賞社印行，先鋒本附見郭沫若先生石鼓文研究，現在石鼓新響再刊出了后勁本，使我們讀者易於兼見三本全貌，大為便利了石鼓文的探討工作。

由舊拓出發，補綴殘字，有兩個途徑，其一是依照文字的結構，其二是遵循文例的法則。這兩條途徑具有所得，亦都有局限。依照文字結構，即根據文字學知識，把只存殘畫的字恢復起來。這種方法，由于近年發現的秦文字積累漸豐，有了更廣闊的用武之地，不過如遇殘筆過少，或者惟餘常見偏旁，用此法補足也就難於準確，甚至無策可施。遵循文例法則，簡言之即看上下文來推求，有時因文理顯豁，所補相當確切；有時卻內證不足，亦近猜想，未必足信。比較理想的辦法是將兩者結合起來，文字結構與上下文例并顧，假如再有旁證，每每可達較好的成果。在石鼓新響書中，讀者就不難找出成功的例子。

文字經過補綴，要寫定釋文，依然絕非易事。秦文字乃后世小篆所宗，通用楷書的嫡祖，固然要比同時其他列國文字易于辨識，然而石鼓文的時代畢竟古遠，包含着不少特异的寫法，造成釋讀的難關。即使是近十幾年間發現的戰國中晚期秦文字，以及秦代文字，也還有個別文字殊難釋出。李鐵華先生考釋石鼓文多有創見，有些關系到韻讀，有些影響於文義，頗為重要，讀者自能判別。

排比次第，是指石鼓所刻十詩的前后順序。這組詩本與詩經篇什體例相若，十篇構成一什，惟因鼓身移動散亂，次第久已不明，研究各家言人人殊。石鼓新響在自己的考釋基礎上，提出石鼓次第的新見解，且同對其內容的認識密切相關。

解答石鼓文疑謎的核心問題，是年代的考定。前人種種推斷，上起周宣，下至北周，實令人目迷五色，無所適從。近代學者折衷衆說，範圍漸歸縮小，多數認定系東周時秦人所作，已成定論，但或以為早到平王東遷，或以為晚及戰國中葉，差距尚嫌過大。石鼓新響力求以秦國史事為詩篇背景，發揮震鈞等人之說，依據史記·秦本紀來比較分析，當然與鑿空之說不同。

細讀石鼓文，正如一些論著所雲，吾水有「天子」與「公」，而師有「天子」、「嗣王」。玩味詩篇內容，如吾水：「吾水既清，吾道既平，吾□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所表達的周秦關系，恐怕只有秦國初建時期始克相副。周平王東遷，秦襄公以兵護送，遂受封為諸侯。其子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營邑于汧渭之會，隨后伐戎，收周餘民，將岐以東獻給周朝。詩中「天子永寧」的祝願，恰合那時的情勢。后來的秦國文字也有述及周天子的，例如一九四八年陝西鄠縣發現的大良造庶長游瓦書，是秦惠文君四年時物，文中稱呼天子的口氣便大不一樣了。

也有不少學者提到，石鼓文的文字風格看來較晚。例如唐蘭先生就認為，石鼓文某些文字的寫法遲於北宋時得自陝西的秦公鎛、一九一九年出於甘肅天水的秦公簋，但此說確否尚待核證。這兩件器物作於春秋中葉，確屬何公也訖無定論，而近年有幾項秦國文字的發現，卻足以成為定點。一九七八年陝西寶鷄出土的秦公鎛、鐘，是秦武公器；前些年發掘的鳳翔南指揮大墓出土的石磬，是秦景公器。后者還沒有發表，一旦公布，我們將有可能對石鼓文的時代早晚作出檢驗。必須說明，不管結果如何，這不影響石鼓上面的詩篇作於東周初年的推論，因為作詩與刻石的年代未必

是一致的，近來已有學者悟到了這一點。

凡關心石鼓文整理研究的讀者，都會由石鼓新響一書受到裨益。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李鐵華先生此書充分發揮了他作為書法家的優長，創用短鋒扁筆臨寫石鼓文，雄渾道勁，古意盎然，僅此一端已足傳世。至於他金石為開的毅力和精神，更是貫注全書，隨處可見，也是我樂於在此向大家推薦的緣由。

一九九二年七月於北京紫竹院

序

應恂

李鐵華先生的學術著作——石鼓新響，我是在身患癌症在家養病的情況下拜讀的。「千年不聞響」的石鼓，李先生以筆當槌把它擂響了，這令人振奮的新音，使我自始至終處于高度的激動之中。我一連讀了幾遍之后，思索着一個問題，自唐代發現石鼓以來，由于石鼓文是小篆之祖——我國文字統一的母體，是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遺產，故歷來為世人所重，千百年來考辨者代不乏人，據書目記載多達二百餘人。然而，對此「第一文物」的制作年代以及文字所記述的究屬哪個時期的史實，則百家爭鳴，終無定論。為什么由沒有大學文憑，又不搞考古這一行的李鐵華先生來破釋呢？答案是清楚的，因為他在艱苦和坎坷中煉就了一般人沒有的驚人的毅力和「逆風鼓棹，披沙獲金」的進取精神，以及他為了探求真知而不惜代價的摯着的追求。人們不會忘記吧，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廣場那位身着中式棉襖，振臂演說，抨擊「四害」的青年人，他就是不圖名、不圖利，潛心于學術研究，學有所成的本書的作者。

李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僅以詳實的史料為依據，更重要的是在銘刻本身找到了無可非議的證

據。他清楚地交代了十鼓十詩的內涵，每一首詩的成詩時間和時代背景。從而，確定了石鼓制作的年代——秦文公五十年，即公元前七一六年，終于揭開了石鼓文的千古之謎——十鼓十詩是以四言詩的形式記述了秦文公一生的重要史實。毫無疑問，這是對歷代石鼓文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這本著述在文學、考古、書法等領域中的突出貢獻。

石鼓新響另一重大突破，是作者對宋原拓本殘文的考釋取得成果之后，通過對明代楊慎本、陶滋本的研究，揭示了東坡本的存在，其見解是獨到的，治學是嚴謹的，考據是確鑿的，陳述是實事求是的。因此，其立論也是令人信服的。這不僅為明代學者楊慎正了名，同時也恢復了這幾種石鼓文版本的重要的文獻價值。

李先生把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古老史詩譯成了現代詩。這件事本身就要有過人的膽識。由于石鼓有不少殘泐缺文，比如乍原石、天虹石的缺文還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因此，譯起來的困難是可以想象的。秦文公的石鼓詩「古致翩翩」，但是能讀通的怕是鳳毛麟角，不然，用不着等李先生破釋就早有人把這件工作做好了。李先生的譯詩是尊重原作的。這從其注釋中可以看出，作者對石鼓文每一個字的深刻理解和古文字學深厚的功力。譯詩讀起來琅琅上口，情趣盎然，又極富古代的生活氣息，得以讓更多的讀者了解我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無比深厚之底蘊。因此，我認為這一冒點風險的嘗試是成功的，值得稱道的。

李先生出身在浙東四明山麓的越劇之鄉，那里有青山綠水。上山打獵，下河捕魚，青少年時期的生活經歷對他理解石鼓詩中漁獵方面的描述是有好處的。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學大家確有對石鼓詩的曲解，缺乏實際生活經驗恐怕是原因之一。李先生高中畢業后，由于某種原因失去了繼續深造的機會。為了改變自己的困難處境，他開始自學治印和繪畫，掙得微薄的收入不僅是為了糊

口，還要用來購買書籍，鑽研戲劇文學，聰慧加上勤奮，他成功了。作了一名合格的戲曲編劇。他的作品不僅有舞臺上演出的，有在刊物上發表的，也有在熒屏上播映的，愛好的廣泛，知識的積累，應是他能夠考辨出宋拓本諸多殘文和理解十分深奧的石鼓文的重要原因。我與鐵華先生相識是在他青年時期，也曾一起切磋過古典文學，談不上對他有什么幫助。接觸多了，他給我的印象是深刻的：豁達，自信，非常樂觀；真誠，坦率，愛憎分明。沒有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不僅是一位獨樹一幟的棉筆書法家，如今又成了一名古文字學專門家。他是應該獲得成功的。這是因為他身上有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表現在他不干則已，干必干好的秉性；不達目的，不肯罷休的韌勁。八八年六月，他決定停薪留職以便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研究石鼓文的時候，我是很不贊同的。后來，我再次到他家里作客時便發現，他是用全身心在拼搏着：沒有星期天，也從不午睡，每天伏案看書寫作平均在十二小時以上；晚上不過二點從不休息，甚至中午飯也要弟妹打電話來提醒他……我被這種「走火入魔」的「傻氣」深深地感動了，臨別時只說了一句話：「祝你成功。」是的，他成功了。但我明白，得來是多麼的不容易。當我合上石鼓新響的手稿時，心中也有一股力量在升騰，我想，在跟病魔作斗爭的努力之中，我也是可以獲得成功的。

一九九二年元月作於上海新華路寓所

前言

余出生在浙江紹興越劇之鄉嵊縣，其四境青山環拱，峰巒競秀，有剡溪橫貫西東，風光綺麗，為歷代文人墨客探幽攬勝之地。王羲之結廬金庭，乘鶴仙逝；米南宮「面壁」題字，千古流芳；李白、杜甫、陸游等相繼慕名入剡，留下了不朽詩篇。大概是自幼耳濡目染，余雖家境貧寒，半生坎坷，倒也與戲劇文學和書法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

余上小學時便喜歡描紅寫字，高中畢業後因不堪務農之苦辛，始自學隸書籀篆，在家門口擺攤刻印以謀生計。有點餘錢便購買書籍，夜間在煤油燈下攻讀戲劇文學。後從事戲曲

編劇凡二十年，閑時終不忘臨池練字。步入中年，又愛上了小篆之祖石鼓文。臨摹之餘常參閱各種版本和前人考釋之書，遂發現各有不同，所說異出。有的錯誤之多竟到了驚人的地步。如中國書店出版的近代碑帖大觀中，吳昌碩之石鼓文臨書和釋文，錯誤八十餘處；中華書局據于省吾一九三五年影印的未剔本出版的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其石鼓文部分臨錯釋誤多達一百餘處；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之釋文常被書家用來注釋臨書，而其錯誤之處也是不勝枚舉；日本二玄社于昭和六十（一九八五）年出版了原為明代安國收藏，後被日本三井高野購去的宋拓石鼓文後勁本，印刷之精讓人耳目一新，然其釋文之錯誤，含重文竟為二百四十一字。是故，余據日本昭和十（一九三五）年

駿駿堂影印安國原藏石鼓文中權本、二玄社出版的後勁本及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中的先鋒本，將殘文逐一進行考辨，得前人未識和書誤的字三十一。不久，從書店獲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的周鼎藏楊墨林、何道州重刻宋拓石鼓文影印本。其跋云：「庚申春游介休綿山，遇羅孝康公出藏古絳陶時雨先達刻石鼓文正誤一本，此本乃陶公摹之蘇東坡本，字有六百一十一字，重文四十有六，實為世所罕見之奇珍。假觀兩月，對臨數過，尚不忍釋。李陽冰覽碧落碑三宿不能去，亦同此心耳。茲將全文補入此本，以供參考云耳。」一經校勘後發現，余新考辨之字，有的東坡本中已然存在。如田車石之「戎」字；鑾車石之「皮」字和「如」字；遊水石之「旁」字、「奕」字等。後又發現周鼎所說的東坡本

即明陶滋正德庚辰（一五二〇）年刊本。且與被朱彝尊、郭沫若、唐蘭斥之為「偽本」的明楊慎刊刻的東坡本基本相同。根據唐蘭石鼓年代考提供的線索，余去故宮博物院查看了元周伯溫至正二十二年手書的石鼓文真迹，霝雨石首句果為「𨑥來自東」，除唐氏所說的四字之外，鑾車石尚有「六轡沃若」等多處與楊慎陶滋的東坡本完全一樣。如此說來，這個東坡本不僅不是孤本，也不是唐蘭所說的「可能是有來源的」，而是很有來頭的。平心而論，倘有一二字相同，或為巧合，而今有二十餘字相同，當非偶合矣。是故，余以為楊慎並無作假，蓋因東坡本中存有不少考辨錯了的字，楊氏未能識別，一併收錄，混淆不清，致使後人疑其作偽。其實東坡本中很多宋拓本所沒有的字，是很有研究、參考價值

的，余在拙作中將詳加闡述。

自唐在陳倉發現石鼓以來，不下二百餘名流學者考辨過石鼓文，終因「歲久訛缺」而「聚訟不決」。其主要原因就是殘泐太多而無法通讀，或所見版本錯誤太多而莫辨真假。因此，皆未能從石鼓詩本身，找出確切的依據。余考辨時以宋原拓本為主，同時對東坡本及歷代諸家之版本作了認真檢討，然後逐字進行辨正和注釋。為了弄清所記何公、哪年之物，還將其譯成了現代詩，並參閱各種史籍，細心研習，尋找線索。讀史記秦本紀文公篇時，奇迹終于出現，原來打開十鼓之秘的一把把「鑰匙」赫然在目，明白無遺。十鼓十詩竟是秦文公四年由西垂宮東徙汧渭之會到文公四十八年周桓王初立和文公孫新立太子時，邀集諸侯

「宴樂天子」這一期間重要事件的敘事史詩。細品十詩古繳翩翩，其意境之妙，義蘊之深，當在詩經三百篇之上。石鼓文字有「最古的石刻史書」之譽，是當之無愧的。果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最後要加以說明的是余于考古學、古文字學純屬外行，對石鼓文的研究，完全是從書法的角度開始涉足，並由此「越陷越深」，發展到「走火入魔」的地步。鑒於學術研究要求精神高度集中，余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停薪留職潛心研習至今，一直是沿着前人的足跡，徧覽各家有關著述，博采眾說，以相辨証。每有所得，即作筆記，然後整理成冊，並三易其稿，最後成目前這個樣子。余才疏學淺，加上條件有限，疏漏和不當之處在所難免。然未敢強辭曲說，

貽笑博雅，獻上學習心得，僅供同好參詳。敢請識者教我，則幸甚矣。

初稿寫成後，北京大學高明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學勤先生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還在百忙之中擠出時間爲拙作寫序，何幸如之！余青少年時期初學古典文學的啓蒙老師應恂先生身患癌症，在家養病，仍爲余校對書稿，撰寫序文，直令余刻骨銘心，熱淚盈眶！三年多來，內子閆華琴爲讓余安心研究，承擔了日常生活費用和大部分家務勞動，以致心力不足，險些不得不停止工作。每念及此，心中亦難安寧。此書果能問世，首先讓余伏地向所有關心、支持和幫助過的先生們，朋友們，親人們，致以最誠摯的謝忱！

一九九二年歲在辛未冰月上澣李識華於北京華僑劍眠琴齋

目錄

一　序……………………高明　一
二　序……………………李學勤　四
三　序……………………應恂　八
四　前言……………………一一
五　正誤……………………一一
六　復原……………………三〇
七　注釋……………………五八

八　今譯……一六三
九　年代……一八三
十　地望……一九六
十一　索隱……二〇一
十二　書藝……二〇七
十三　正名……二一七
十四　奇聞……二二九
十五　書目……二三七
十六　臨書……二七五
十七　附圖……三二八
十八　拓本
十九　后記……四一三

正誤

石鼓年代久遠，長期又在陳倉荒野之中任風吹日曬，任人損毀，猶韓愈所嘆：「牧童敲火牛礪角，日銷月鑠就埋沒」。是故，唐代雖有「張生手持石鼓文」，没奈何「年深豈免有差訛」。韋應物有詩云：「風雨缺訛苔蘚澀」。可見當時石鼓已經殘泐。宋時蘇東坡詩曰：「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模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詩又云：「形骸偃蹇任苔蘇，文字皴剝困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龍生角龍折股」。由此看來，自唐發現以後，「既擊既掃」，人為損壞，剝泐就更為嚴重了。

據古文苑石鼓文後王厚之跋辭所云，石鼓散在陳倉野中，宋時鄭慶餘始將其遷入鳳翔孔廟。五代之亂又復失。司馬池知鳳翔又輦至府學門廡下而亡其一鼓，皇祐四年，經向傳師訪求復得，即作原石也。然上端已被削去，剜作臼形。此鼓原文七字一行，已成一行四字。南宋南渡以後，金人又輦至燕京。元初，都城廟學毀于兵，有王檝者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仍取石鼓列廡下。（說見因樹屋書影）民國時爲避外患，又轉移巴蜀，直至抗戰結束，才遷回北京故宮。若說原石鼓文有六百五十餘字，宋時拓本連殘文在內不過五百餘字，時至今日則僅存二百餘字矣。

自宋八百年來，不少學者考辨過石鼓文，留下了一份十

分寶貴的財富。然因石鼓殘泐太多，拓本鮮見，有的辨者只見過翻刻本，故不免考錯釋誤。除安國三拓本外，諸家之本皆有舛謬，累代以訛傳訛，仍然流行于世。時至今日仍有人以石鼓既白以後的翻刻本稱唐拓摹本以惑世人，誠可嘆也。

吾輩何幸，不僅能得見宋拓諸精本，又可在前人的研究中汲取其精華。茲將余考定之字，與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以下稱薛帖）中石鼓文摹本、盧山陳氏甲秀堂法帖（以下稱甲秀本）、顧從義石鼓硯拓本（以下稱顧硯本）以及羅振玉、吳昌碩、郭沫若之石鼓文臨書等相校，一一摹出，以正其謬，以便批評。

十鼓標名，以郭沫若仿詩序例，以文中二字以為一名。

其次序則以余考定十鼓所記之情事，以史記秦本紀所記之有關年代先後排列定之。

汧殹石第一

汧殹石第一鼓高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凡九行，行七字，末行五字。

殹　薛帖、顧硯本皆作殹，甲秀本作殹，小失。

沔　薛帖作沔，甲秀本作沔，顧硯本作沔，皆誤。吳昌碩作沔羅振玉、吳大澂、郭沫若作沔，皆小失。考古研究所藏光緒十二年盛昱重摹阮元覆宋本石鼓文，黃士陵、尹彭壽刻石拓本（以下稱盛摹本），沔作沔，余詳宋安國三本，

盛摹本是也。

辰 薛帖、甲秀本作[illegible]，誤。吳昌碩作[illegible]，形小失。

淳 吳昌碩作[illegible]，形失。

[illegible] 薛帖、甲秀本作[illegible]，顧硯本作[illegible]，吳昌碩作[illegible]，小失。

[illegible] 薛帖作[illegible]，小失。

[illegible] 薛帖、甲秀本、顧硯本、吳昌碩、郭沫若皆作[illegible]，均誤。

子 薛帖作子，摹失。凡子字皆如是。

[illegible] 薛帖、甲秀本作[illegible]，摹失。

[illegible] 薛帖作[illegible]，甲秀本、顧硯本和郭沫若皆作[illegible]，皆誤。吳昌碩作[illegible]，亦誤。余詳案安氏後勁本，當為[illegible]。盛摹本景舜逸同。

魚　薛帖作魚，凡从魚之字均誤如是。

𣶃　顧硯本𣶃部小失。

㞢　薛帖、甲秀本、顧硯本、羅振玉、郭沫若、羅君惕皆作㞢。吳昌碩作㞢，諸舊本亦如是，均誤。

黃　薛帖、甲秀本作黃，小失。

鰋　薛帖、甲秀本作鰋，誤。

鯾　薛帖、甲秀本作鯾，小失。郭沫若作鯾，誤。

鰟　薛帖作鰟，吳昌碩作鰟，皆小失。

孔　薛帖作孔，字形失。

可　薛帖作可，吳昌碩作可，字形小失。

鱳　薛帖作鱳，吳昌碩作鱳，皆小失。

東　薛帖作東，顧硯本作東，郭沫若作東，皆小失。

楊　吳昌碩作楊，字形小失。

乍邍石第二

作原石第二鼓高一尺五寸，圍六尺八寸，凡十一行，行七字。民間截其頂以為臼，故行止存四字，末行二字合文。

猷　薛帖、甲秀本作猷，吳昌碩作猷，皆小失。

邍　薛帖作邍，甲秀本作邍，吳昌碩作邍，皆誤。

㢟　薛帖作㢟，甲秀本同，字形小失。郭沫若作㢟，摹誤。

我　薛帖作我，摹誤。顧硯本作我，大誤。

除　薛帖作除，字形小失。

阪　薛帖作阪，大誤。顧硯本、吳昌碩作阪皆失一短橫。

萁 薛帖、甲秀本作萁，摹誤。

彖 薛帖、甲秀本作彖，吳昌碩作彖，均小失。

微 薛帖、甲秀本作微，顧硯本作微，吳昌碩作微，皆摹誤。彳旁作ラ不作彡。

識 薛帖、甲秀本作識，顧本作識，吳昌碩作識，皆大誤。

櫟 薛帖作櫟大誤。顧硯本、郭沫若作櫟，从⊗，亦誤。

鳴 薛帖作鳴，甲秀本作鳴，顧硯本作鳴，吳昌碩作鳴、郭沫若作鳴，皆誤。

手 薛帖作手、甲秀本作手、吳昌碩作手，字形皆摹失。

阢 薛帖作阢，甲秀本作阢，皆誤。

騷 薛帖、甲秀本作騷誤。顧硯本作騷、吳昌碩作騷，字形

失。楊慎有重文，亦誤。

盩 薛帖作盩，大謬。

吾 薛帖、甲秀本作吾，吳昌碩作吾，皆摹失。

田車石第三

田車石第三鼓高一尺八寸，圍六尺四寸。凡十行，每行七字。

子 薛帖作子，大謬。

安 薛帖作安，顧硯本作安，皆失女旁短豎。

鑾 薛帖、甲秀本、顧硯本、吳昌碩、郭沫若等皆作鑾。余詳宋安本人旁為丨，惟羅振玉乚人如是。

勤 薛帖作勤、顧硯本作勤、吳昌碩作勤，皆摹失字形。

馬　薛帖、顧硯本作馬，吳昌碩作馬，皆誤。

介　甲秀本作介，誤。

驂　顧硯本作驂，小失。薛帖作驂，誤。

騝　薛帖作騝，顧硯本作騝，吳昌碩作騝，郭沫若作騝，皆小失。建部乚諸家多作乚。

隮　薛帖、甲秀本、顧硯本作隮，皆失片。郭沫若、羅振玉、羅君惕等片皆作片，小誤。馬叙倫片作𠂤，得此字之半。

邍　薛帖作邍，吳昌碩作邍，皆摹失。

戎　薛帖、甲秀本作屮，大謬。

止　薛帖、甲秀本作㞢，大誤。

陝　薛帖作陝，摹失。

寫　顧硯本、吳昌碩作寫，中間不連，小失。

[illegible]　薛帖作[illegible]、甲秀本作[illegible]、吳昌碩作[illegible]、郭沫若作[illegible]，字形皆摹失。

[illegible]　薛帖、甲秀本作[illegible]，吳昌碩作[illegible]，字形失。

麀　薛帖作[illegible]，甲秀本作[illegible]，皆誤。

雉　薛帖作雉，小失。

[illegible]　薛帖作[illegible]、甲秀本作[illegible]、顧硯本作[illegible]、吳昌碩作[illegible]、羅振玉作[illegible]、吳大澂作[illegible]、郭沫若作[illegible]，皆誤。

[illegible]　諸家皆摹[illegible]。余詳案安本，當為[illegible]字。郭沫若如是。

其　薛帖作[illegible]，字形摹失。

[illegible]　顧本、郭沫若有重文，辨誤。余詳案安氏精本無重文。

[illegible]　薛帖、甲秀本作大，誤。郭沫若作[illegible]，小失。

[illegible]　諸家皆奪。郭沫若作四，大謬。

出　吳昌碩作出，小失。

吳　薛帖、甲秀本作吳，大誤。

編　諸家皆奪。郭沫若、羅君惕得半字作夜。

多　薛帖作多，小失。

庶　吳昌碩作庶，字形小失。

迺　吳昌碩作迺，字形小失。

吳人石第四

吳人石第四鼓高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凡九行，每行八字。

吳 甲秀本作吳、顧本作吳、郭沫若作吳，皆小失。吳昌碩作吳，大誤。

憐 羅振玉作憐、郭沫若、羅君惕作憐，皆小失。薛、顧、吳諸家心作心，是也。

亟 薛帖、顧硯本作亟、甲秀本作亟，皆誤。吳昌碩作亟，大謬。

朝 薛帖作朝，大誤。

夕 吳昌碩作夕，誤。

敬 薛帖作敬、吳昌碩作敬，字形摹失。顧硯本作敬，誤。

[illegible] 顧硯本作[illegible]，吳昌碩作[illegible]，小失。

代 薛帖作代，摹誤。

步　薛帖及舊本皆作[illegible]，誤。周伯溫、楊慎作[illegible]。鼓文有旁字，若郭與周、楊同。然今詳審，安本似無可能。

[illegible]　吳昌碩作[illegible]，大謬。

獻　甲秀本作[illegible]，吳昌碩作[illegible]，皆摹失。

祝　薛帖作祝、顧硯本作祝、吳昌碩作祝，皆摹失。

曾　甲秀本作曰、顧硯本作[illegible]，大誤。

倉　薛帖作倉，小失。

[illegible]　薛帖作[illegible]，甲秀本作[illegible]，大謬。

[illegible]　薛帖作[illegible]，郭沫若作[illegible]，字形小失。

[illegible]　薛帖、甲秀本、顧硯本作[illegible]，皆小失。

大　薛帖作天釋天，甲秀本作天，大誤。

丰　甲秀本、郭沫若、羅君惕得半字作十，顧硯本作丁，余詳審安國諸本，丰字無疑。

昰　顧本作昰，吳昌碩作昰，均誤。

避水石第五

避水石第五鼓高二尺九寸，圍七尺八寸。凡十五行，每行十一字。是十鼓中最大的一個。

靜　吳昌碩作靜，微失。此篆余據安本參秦公簋靜字補出。

樂　薛帖作樂、甲秀本作樂、吳昌碩作樂，皆小失。

平　薛帖作平、顧硯本作平、吳昌碩作平，字形皆失。

嘉　薛帖作嘉、顧硯本作壴，誤。吳昌碩作嘉，形失。

水　薛帖作水、顧硯本作水，小失。

〔篆〕　薛帖作〔篆〕，小失。

〔篆〕　薛帖作〔篆〕，摹誤。

〔篆〕　舊本及吳昌碩皆作巳，大謬。羅振玉作〔篆〕，小失。

〔篆〕　薛帖作用。吳昌碩作〔篆〕，皆大誤。

〔篆〕　薛帖作〔篆〕，小失。

〔篆〕　顧硯本作〔篆〕，摹誤。

〔篆〕　顧硯本作〔篆〕、郭沫若作〔篆〕、羅君惕作〔篆〕，皆大誤。羅振玉作〔篆〕，亦誤。郭羅氏所摹下部之屮當為艸，中權本可辨。

〔篆〕　薛帖、甲秀本作〔篆〕、顧硯本作〔篆〕、羅振玉作〔篆〕、吳昌碩作〔篆〕，皆摹失。

〔篆〕　吳昌碩作〔篆〕、羅振玉作〔篆〕、郭沫若作〔篆〕、羅君惕作〔篆〕，

皆未得全文。此篆為余新考辨，當無誤。

盦　諸家皆奪。郭沫若作盦。全文當為盦。

驂　薛帖作驂、顧硯本作驂大誤。高田忠周作驂，是也。吳昌碩、郭沫若作驂，得半字。

驖　薛帖作驖、甲秀本作驖、羅振玉作驖、吳昌碩、吳大澂作驖、顧硯本作驖，皆誤。

駁　薛帖作扯、甲秀本作扎，大謬。羅振玉、吳昌碩作駁，大誤。郭沫若作駁，未識。

由　薛帖作由、甲秀本作由，皆誤。

鞾　薛帖、甲秀本作鞾，摹誤。吳昌碩作鞾，左缺一短畫。

霝　薛帖作霝、甲秀本作霝、顧硯本作霝，皆誤。

大　薛帖、顧硯本作天，大誤。

金　顧硯本、羅振玉、吳昌碩作余，大誤。甲秀本作金，小失。

多　薛帖作多、吳昌碩作多，字形皆失。

唐　薛帖作唐、郭沫若作唐，小失。吳昌碩作唐，摹失。

習　舊本及薛帖、吳昌碩皆作習，大謬。郭沫若作習，得半字。

霝雨石第六

霝雨石第六鼓高二尺一寸，圍六尺八寸。凡十一行，每行六字。

霝　薛帖作霝，字形摹失。

湧=　薛帖、吳大澂作湧，顧硯本作湧，郭沫若作湧，皆誤。

濟=　薛帖、甲秀本、顧硯本、吳昌碩、郭沫若等皆失重文。

寍　薛帖、甲秀本作寍，顧本作寍，皆誤。

濟＝　薛帖作濟、甲秀本作濟、吳昌碩作濟，皆為石花所誤，大謬也。顧硯本作濟，摹誤。諸家皆奪重文。

壹＝　甲秀本作壹，字形小失。顧硯本奪重文。

蘧＝　薛帖作蘧，大誤。甲秀本作蘧，亦誤。吳昌碩作蘧，妻部小失。

舫　甲秀本作敗，大誤。

逮　薛帖作逮、甲秀本作逮、顧硯本作逮、吳昌碩作逮，誤。

靈　薛帖作靈、甲秀本作靈、顧硯本作靈、吳昌碩作靈，誤。

驙　薛帖作驙、甲秀本作驙，摹失。

隹　薛帖作隹，摹誤。

夕 薛帖作夕，字形摹失。

狄 薛帖作狄，甲秀本作狄，皆誤。

或 薛帖作或，大誤。甲秀本作或、顧本作或，小失。

陰 薛帖作陰，字形小失。

或 薛帖作戒，大誤。顧硯本作或，小失。

深 薛帖、甲秀本作深，吳昌碩作深，字形小失。

戶 薛帖作戶、吳昌碩作戶、郭沫若作戶，皆誤。

亏 顧硯本作亏，摹誤。

森 吳昌碩作森，小失。

事 甲秀本作事，摹失。

天虹石第七

天虹石第七鼓高一尺六寸，圍六尺八寸。此石剝泐最甚，行數不明，參顧硯本疑爲八行，行五字。

天　顧本作天，安國中權本無。

虹　顧硯本作虹。安國中權本可辨。

驂　吳昌碩作驂，摹誤。

馬　薛帖作馬，字誤形失。

薦　薛帖作薦，形失。顧硯本作薦，誤。

䕬〓　薛帖、甲秀本作䕬並奪重文。顧硯本作䕬，皆大誤。

莽　薛帖作莽、甲秀本作莽、顧硯本作莽、吳昌碩作莽，誤。

旅〓　薛帖作旅、甲秀本作旅、顧硯本作旅，皆誤，並奪重文。

亞　薛帖作亣，吳昌碩、郭沫若作亚，得半字。顧本較明晰。

屮　郭沫若、羅君惕作屮，小失。

荼　此篆半缺，爲余新考辨，當無誤。羅君惕作糸，摹失。

車工石第八

車工石第八鼓高一尺七寸，圍六尺六寸，凡十一行，每行六字。此石殘文均已考定，完美無缺之。

王　羅振玉、郭沫若作工，失短横。羅君惕以爲石花，非是。

子　薛帖作子，凡子字皆如是，字形摹失。

炱＝　薛帖作炱＝、顧硯本作炱、吳昌碩作炱，皆小誤。

遺＝　薛帖作遺＝、甲秀本作遺＝、吳昌碩作遺，皆誤。顧硯本及羅振玉、郭沫若作遺，失一短横。安國後勁本遺字無恙。

菐　薛帖作菐、甲秀本作菐，皆誤。

止　薛帖作止、甲秀本作止，皆誤。

犉＝　郭沫若初作犉＝，誤。繼作犉，亦誤。牛部應作牛。

㠯　薛帖作㠯，甲秀本同。顧硯本作㠯，皆誤。吳昌碩作㠯，字形摹失。

己＝　薛帖、顧硯本皆奪重文。

喆　薛帖作喆，摹失。

時　薛帖作時，大謬。

敺　顧硯本作敺，小失。

特　薛帖作特，大謬。郭沫若初作特，繼作特，皆誤。

趩＝　薛帖作趩，大誤，並奪重文。

邅＝　薛帖作邅，小誤。郭沫若作邅＝，亦得全文，心部亦誤。

鑄= 薛帖作鑄，誤。並奪重文。

時 薛帖作時，吳昌碩作時，皆小失。

鉎= 薛帖作鉎，甲秀本同，顧硯本作鉎=，皆大誤。

夵 顧硯本、羅振玉、吳昌碩、郭沫若皆作大，大誤。

沔 甲秀本作汎、顧硯本作汜，誤。郭沫若作沔，小失。

鼓 薛帖作鼓、甲秀本作鼓，誤。顧硯本作鼓，小失。

樸 甲秀本作樸，摹誤。

亟 薛帖作亟，大誤。甲秀本作亟，小誤。

讀= 薛帖作盲，大謬。下文多出「□鑿」兩字，大誤。

猱 薛帖作猱、甲秀本作猱、吳昌碩作猱，皆誤。郭沫若作猱，小失。

鑾車石第九

鑾車石第九鼓高二尺，圍七尺三寸。凡十行，每行七字，末行六字。

鑾　薛帖金部作金，甲秀本金部作金，皆小失。

糿　薛帖作糿，顧硯本作糿，皆誤。

眞　薛帖作眞，甲秀本同。顧硯本作眞，顧硯小失。

弓　薛帖作弓，小誤。

碩　甲秀本作碩、吳昌碩作碩，字形小失。

彤　薛帖、甲秀本、吳昌碩皆作彤，小失。

大　薛帖作大，誤。

四　吳昌碩作四，摹失。郭沫若作四，小失。

徒　薛帖作徒，摹失。

宣　薛帖、吳昌碩、唐蘭作亶，皆誤。羅振玉作宣，摹失，然保留了回旋之形，誠可寶貴。

搏　薛帖作搏、甲秀本作搏，誤。郭沫若、羅君惕作搏，小失。吳昌碩作搏，字形微失，然手部上端略彎是對的。

皆　薛帖作皆、甲秀本作皆，大誤。吳昌碩作皆，亦誤。

濼　薛帖作濼，字形小失。甲秀本作濼，大誤。

陽　薛帖作陽，小失。

𨑒　薛帖作𨑒、甲秀本作𨑒，大誤。

𣵺　薛帖、甲秀本、顧硯本及舊本皆作六，大謬。郭沫若作𣵺，小失。

鉃 薛帖作鉃、甲秀本作鉃，大誤，並奪重文。顧硯本作鉃＝，失一短橫。

訒 薛帖作訒，字形小失。

虎 薛帖、甲秀本作虎、吳昌碩作虎，皆誤。顧硯本作虎，小失。

獸 薛帖、甲秀本作獸、顧硯本作獸、吳昌碩作獸，皆摹誤。

夐 薛帖作夐、甲秀本作夐，大謬。

允 薛帖作允、甲秀本作允，大誤。顧硯本作允、吳昌碩作允，字形小失。

畀 郭沫若作畀，摹誤，多一短橫，當為石花所誤。

而師石第十

而師石第十鼓高二尺二寸，圍六尺七寸，凡十行，每行六字，末行四字。吳廣霈、郭沫若作十一行，當為石花誤。

師

薛帖、甲秀本作師，摹失。

尖

吳昌碩作尖，摹誤。

是

吳昌碩作是，摹誤。

□

薛帖、甲秀本作□、吳昌碩作□。羅振玉作□，以為从言、从大，中畫不通連。余詳宋安國諸本，羅說非是。諸家皆摹失。

舊

甲秀本、顧硯本作舊、吳昌碩作舊，皆大誤。羅君惕云：「安本多一畫，恐是泐迹。」羅說非。中間的一畫，即朱駿聲說文聲訓所說之「毛角」，字从𦫳，故多一畫。安本

清晰可辨，正是其寶貴之處。

悟　薛帖作𢘓，摹誤。

浸　薛帖作浸、吳昌碩作㵪，大誤。郭沫若作浸，小失。

所　薛帖作所、吳昌碩作所，微失。

尖　薛帖作尖、吳昌碩作尖，摹失。

未　薛帖作未，字形小失。

嗣　薛帖、吳昌碩作嗣，摹誤。羅君揚作嗣。司失一短橫。

始　薛帖作始，小失。郭沫若、羅君揚作始，得半字。

我　薛帖作我、顧硯本作我、吳昌碩作我。皆小失。

復原

余以明安國先鋒、中權、後勁三拓本為主要依據，參以其他版本及有關石鼓文的研究著述，得前人未識和已識而未補出之全文三十一。同時對明楊慎的東坡本和明陶滋的東坡本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去偽存真，取其能使鼓文通讀並於詩義相合的字補入文已全泐的字位，外加方框以示區別。

這些據東坡本補入的字，雖不能完全証實其可靠性，然有一點是應予肯定的，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把鼓詩讀通，從而得知十鼓十詩之內涵，為余揭開石鼓文詩記何公、那年之物的千古之謎，提供了一些很有價值的依據。

汧殹石第一

此石全文六十一字，重文七，合文一，（贅文一），凡六十九字。殘文均已考辨，十分完美。

汧殹沔沔烝烝彼淖淵
鰋鯉處之君子漁
之澫又小魚其游𣶃𣶃
帛魚皪皪其盜氐鮮
黃帛其鯾又鰟又 [illegible]
鮊其胡孔庶臠之

𩷎=汗=搏=其魚隹可
隹鱮隹鯉可以橐
之隹楊及柳

乍邍石第二

此石全文四十一字，重文二，合文二，凡四十五字。除
宋時被剷去三行不明何文，餘皆清晰可辨。

□□□猷乍邍乍
□□□導遄我嗣

除助長所
莽豕出里
微遂遂道舍
樂桃棫其
樸樹鷹鷹鳴
亞藝其年
豕反存堅
鼓樂言尌

□□□吾

田車石第三

此石全文七十，重文四，凡七十四字，非常完美。

田車孔安鋚勒駍駍
四介既簡左驂旛旛
右驂騝騝吾以隮于
邍吾戎止陕宮車
其寫秀弓寺射麋

吳人石第四

此石全文四十二，重文二。東坡本補入二十九字，尚缺一字，並重文一。（所缺之字以詩意度之，或為車工石之「趍」字，蓋因鹿在苑囿，與入圍之獸行兒當同。）凡七十三字。

吳人憐亟朝夕敬㝢
載西載北勿竈勿代
而師出奇遷獻用特
逮各執祖吉于大祝
祿曾受其會敦方封
寡逮車囿女居襄養
𨕖遜其疆理之=蘇=大
田禾穆君子可求于

課子始皇帝止未是

吾水石第五

此石全文六十二字，重文六，東坡本補入十二字，重文一，凡八十一字。

吾水既瀞吾

衜既平吾水

既止嘉樹則

里天子永寧

日隹丙申翌=

薪=遄其雩樂

遄馬既[illegible]埶

夏兼駘發盦

黃左驂騯=可

驂騰=[illegible]乾乙

發也不執惠

番韓霧=央存

〔極〕₌公謂大〔朱〕
金及如〔喆〕〔邑〕
害不余智

霝雨石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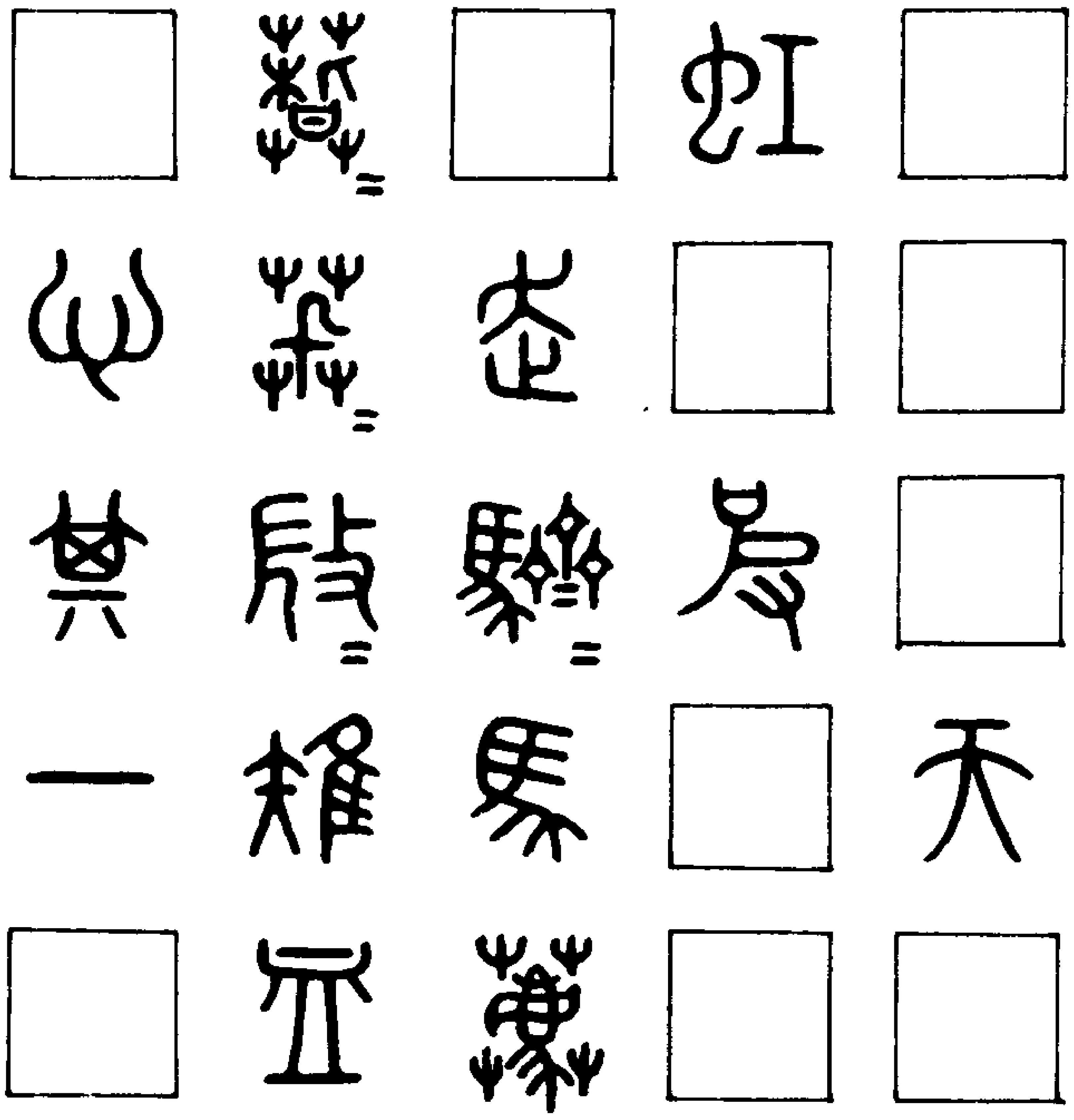
此石全文五十三字，重文七，東坡本補入十三字，凡七十三字。

〔遊〕〔來〕〔自〕[illegible]霝雨
〔[illegible]〕流₌迄滂₌盈渫
濟₌君子即涉₌馬

奔淵汧殹泊=蕭=
嵒士放身由律
騎言自廟徒驕
湯=食身己亦或
陰或陽杸深己
乎出于水一方
嵒徒多止其奔
其設其道其事

天虹石第七

此石全文十七字，重文四，凡二十一字。東坡本存二十七字。由於刻石殘泐最甚，莫辨蘇本對错，故不予補入。此石存字雖少，然保留了十分重要的幾字，豈不美哉。



□□□□□
□□□□□
□柔止

車工石第八

此石全文六十六字，重文十，凡七十六字。非常完美。

遬車既工遬馬
既同遬車既好
遬馬既駂君子

員=邋=員斿麀鹿
速=君子之求𩋭=
角弓=茲以寺吾
敺其特其來趩=
𠭯=炱=即𨔶即時
麀鹿趚=其來大
次吾敺其樸其
來𧺂=射其豬蜀

鑾車石第八

此石全文五十七字，重文二，東坡今補入十二字，重文一，凡七十二字。東坡今補入之字，不僅使鼓詩通讀流暢，同時為揭開石鼓文千古之謎，提供了部分可靠的依據。

〔帥〕尺鑾車奉敕真
〔如〕〔多〕弓孔碩彤矢
〔癸〕二四馬其寫六轡
驂〔孝〕徒馭孔庶麀
〔騎〕宣搏音車載行

如徒如章邍濕陰
陽趍趍奔馬亥止□□
迎驅如虎獸鹿如
家台爾子賢逸禽
朮雉□夏允畀

而師石第十

此石全文三十七字，余據「石」字補入一「驂」字，計三十八字，重文一，合文一，東坡本補入十九字，重文二，凡六十二字。而師石是考證石鼓製作年代的重要依據之一。

徒徵嘽嘽然而師
粉眞然會居之
夫子居繹之在
驂合驂滔滔是新
莽蕤其不見舊
信復莽見可來
友夫其窮尖見
道來莫樂天子

宋嗣王始擾=揚 古我本道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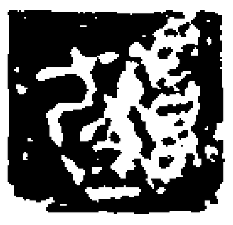
句讀

余考辨後的鼓文（含重文、合文、贅文及东坡本補入之字）凡六百四十六字。這對石鼓文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石鼓詩的句讀，是弄清石鼓文內涵極為重要的一件事，余將其置於宋拓墙本之下，便於讀者參詳。

秦文公石鼓文叙事史诗

汧殹石第一



汧殹沔=，烝=皮淖淵。
鰋鯉處之，君子漁
之。澫又小魚，其存遬=。
帛魚鱳=，其盜氏鮮。
黃帛其鯿，又鱄又
鯨。其胡孔庶，臠之
夓=，迋=趯=。其魚隹可？
隹鱮隹鯉，可以橐
之？隹楊及柳。

奠

乍邍石第二

此石成臼以後每行缺三字。

□□□猷，乍原乍

□。□□＝道，遄我辭。

□□□除，帥皮阪

□。□□＝草，為世里。

□□□微，淢＝攸罟。

□□□栗，柞棫其

□。□□樸格，㽞＝鳴

□。□□＝亞＝，箬其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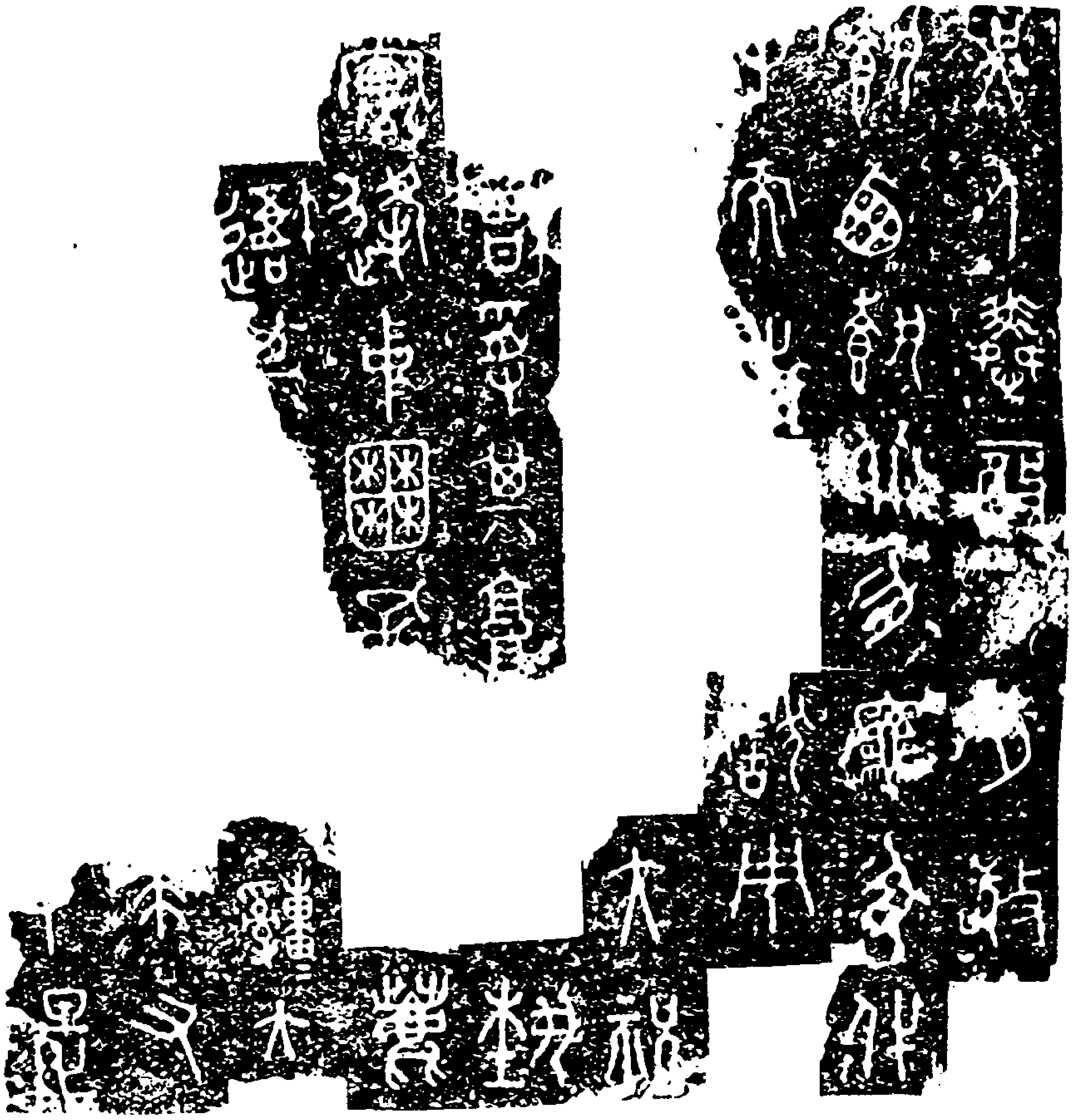
□□＝□為，所斿𩣡。

□□□盩道。二日對

□，□□吾。

田車石第三

田車孔安，鋚勒馬=。
四介既簡，左驂旛=，
右驂騝=，避以陵于
原。避戎止阪，宮車
其寫，秀弓持射。麋
豕孔庶，麀鹿雉兔。
其遫又紳，其戎奔
夜，越出各亞。未央
皇禰，執而勿射。多
庶趮=，君子攸樂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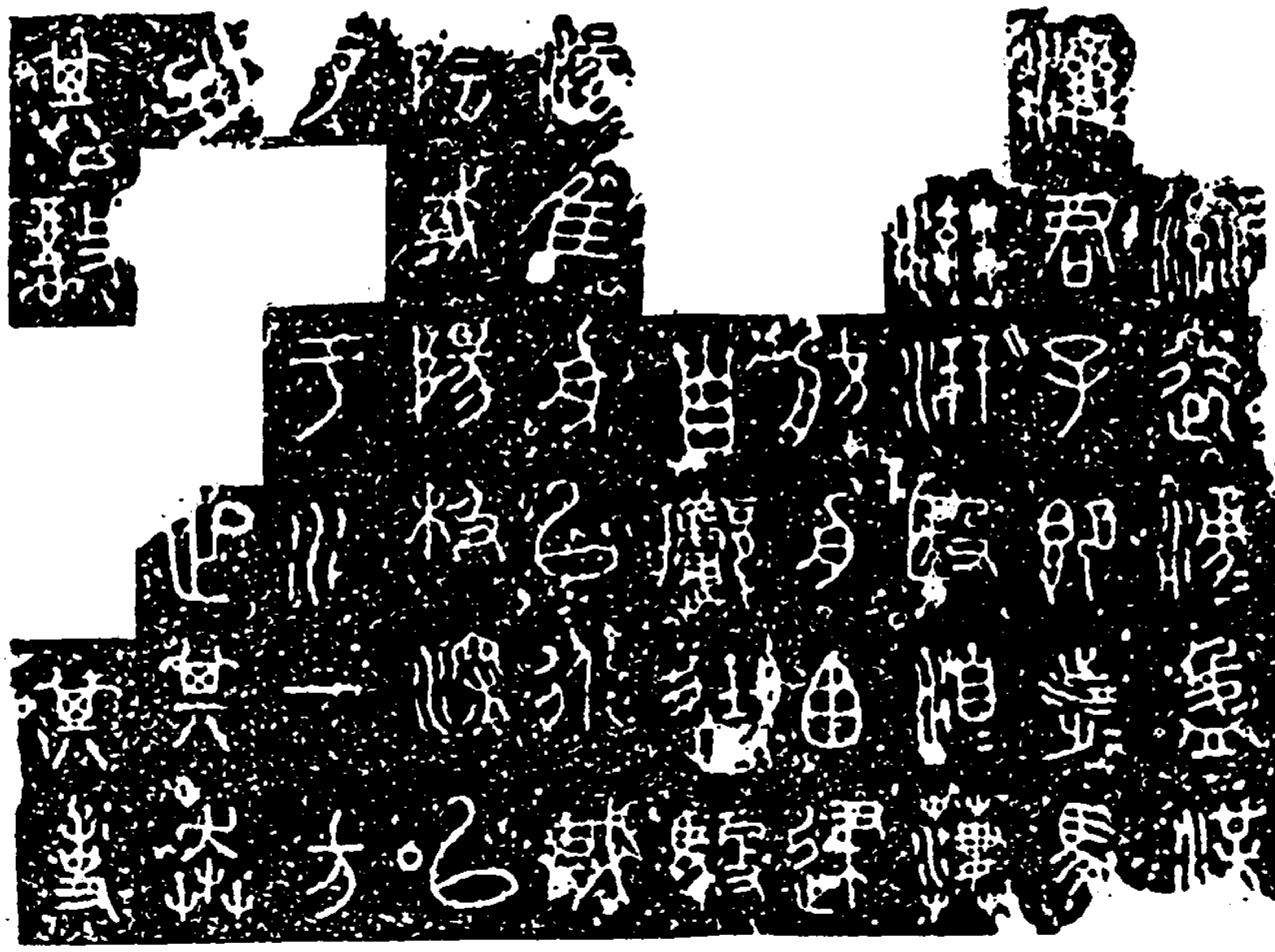


吴人石第四

吴人憐亟，朝夕敬惕。
㲃西㲃北，勿奄勿代。
若而出奇，進獻用特。
逮各執祖，吉于大祝。
祈曾受其庸，致方埶
寓逢。中囿孔庶，麀鹿
逑=，避其疆理，屯=纏=大。
田禾接，君子可求。又
謀又始，周員止封旻。

遻水石第五

遻水既瀞，遻
道既平，遻行
既止，嘉樹則
里，天子永寍。
日隹丙申，翌=
薪=。遻其旁道，
遻馬既陣。弊
夏康=，駕奕盒
黃。左驂騚=，右
驂騃=。馳戟以
奕，毋不執德。
播搖霝=，交游
施=，公謂大來，
金及如茲邑，
害不余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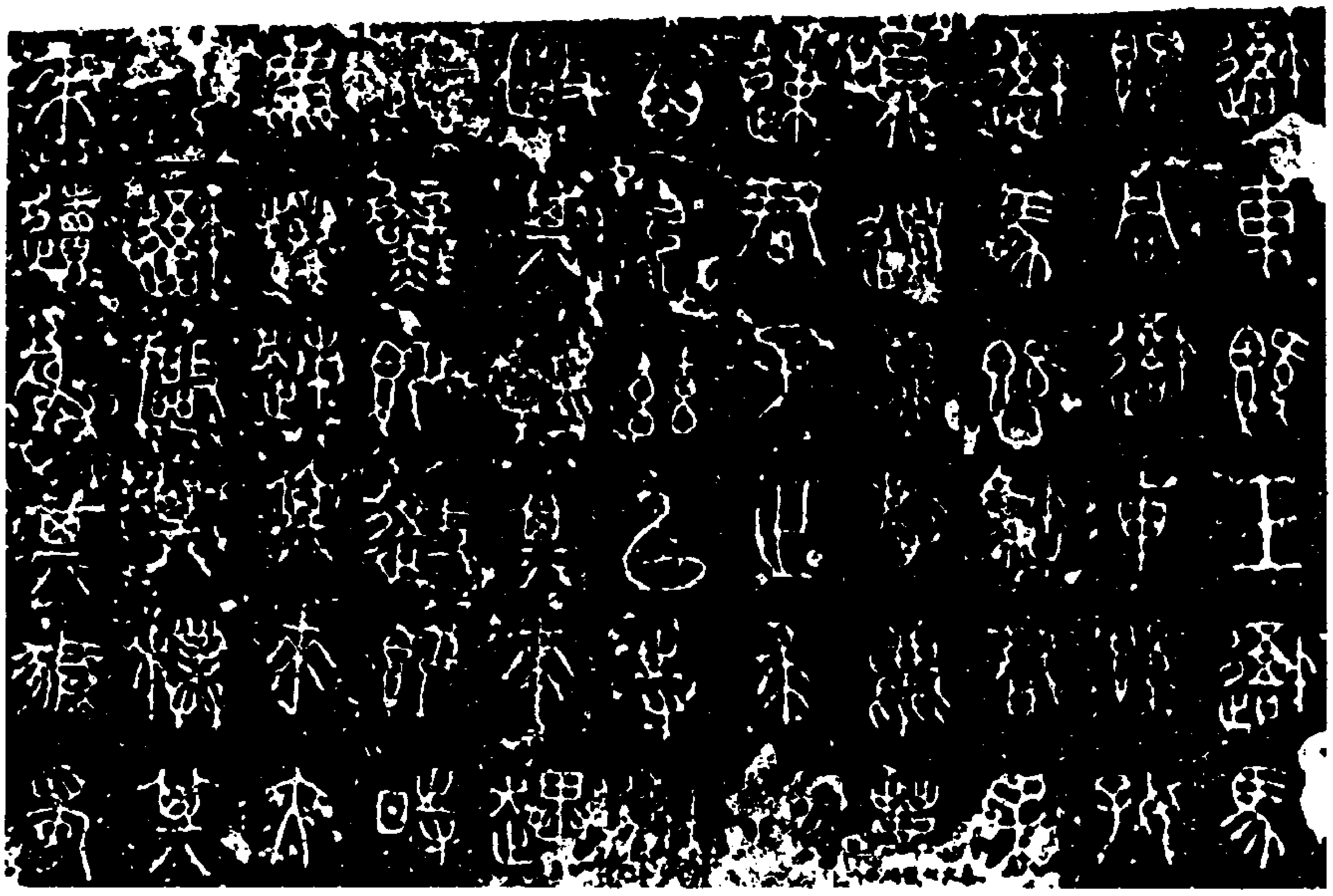
靁雨石第六

避來自命，靁雨
奔流，迄湧=，盈渫
濟=，君子既涉，馬
奔流，汧殹洎=，淒=
烝士，舫舟囟逮，
雋言自鄜，徒馭
湯=，隹舟以行，或
陰或陽，极深以
戶，出于水一方，
烝徒之止，其奔
其敔，其攸其事。

天虹石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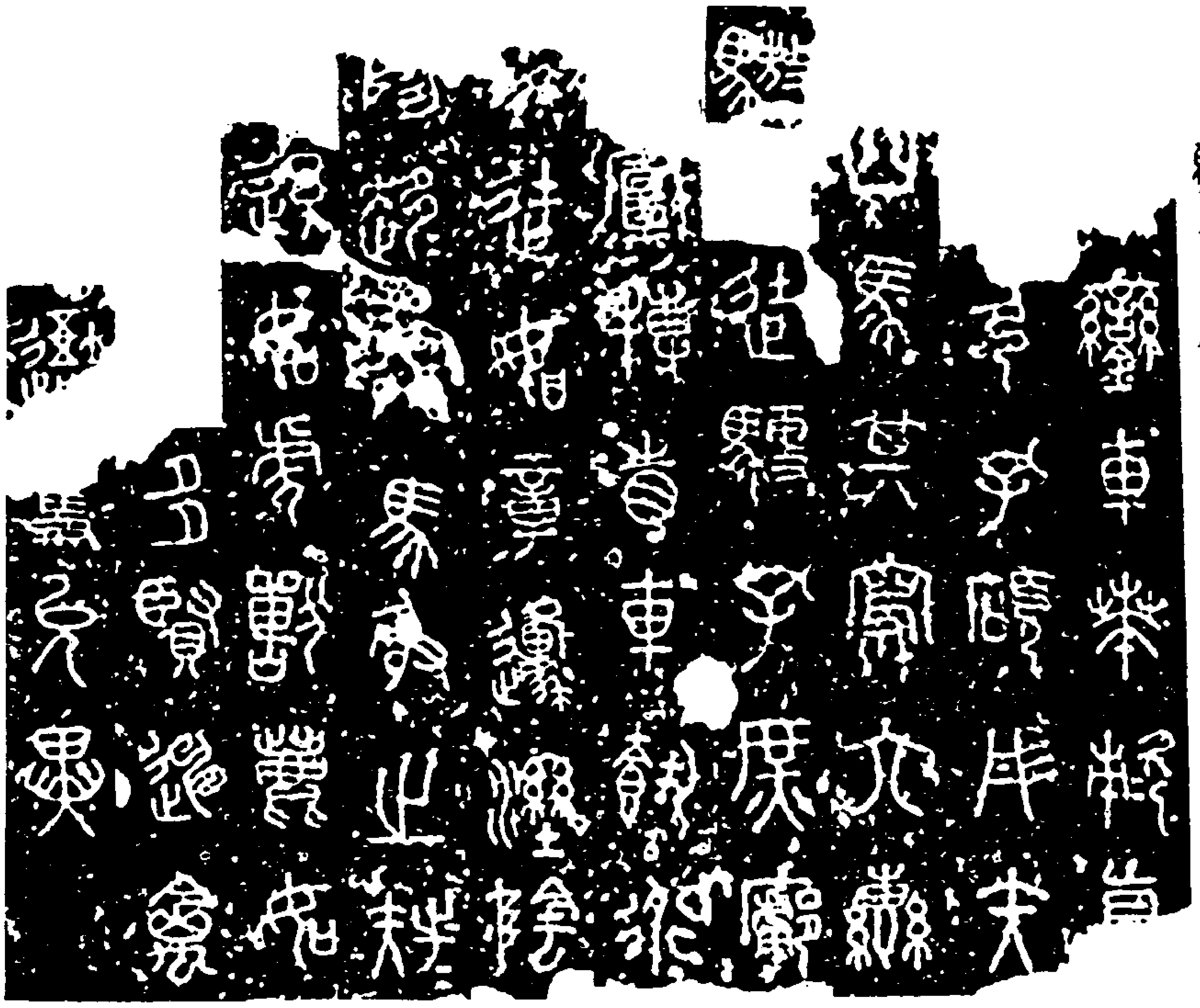
美字為余新考不知字位暫存之上

□□□天，□
虹□皮。□□
□走，驕馬薦，
蒼=芥=。敀=雉血，
□心其一。□
□□□□□
□□□□□
□□美之。



車工石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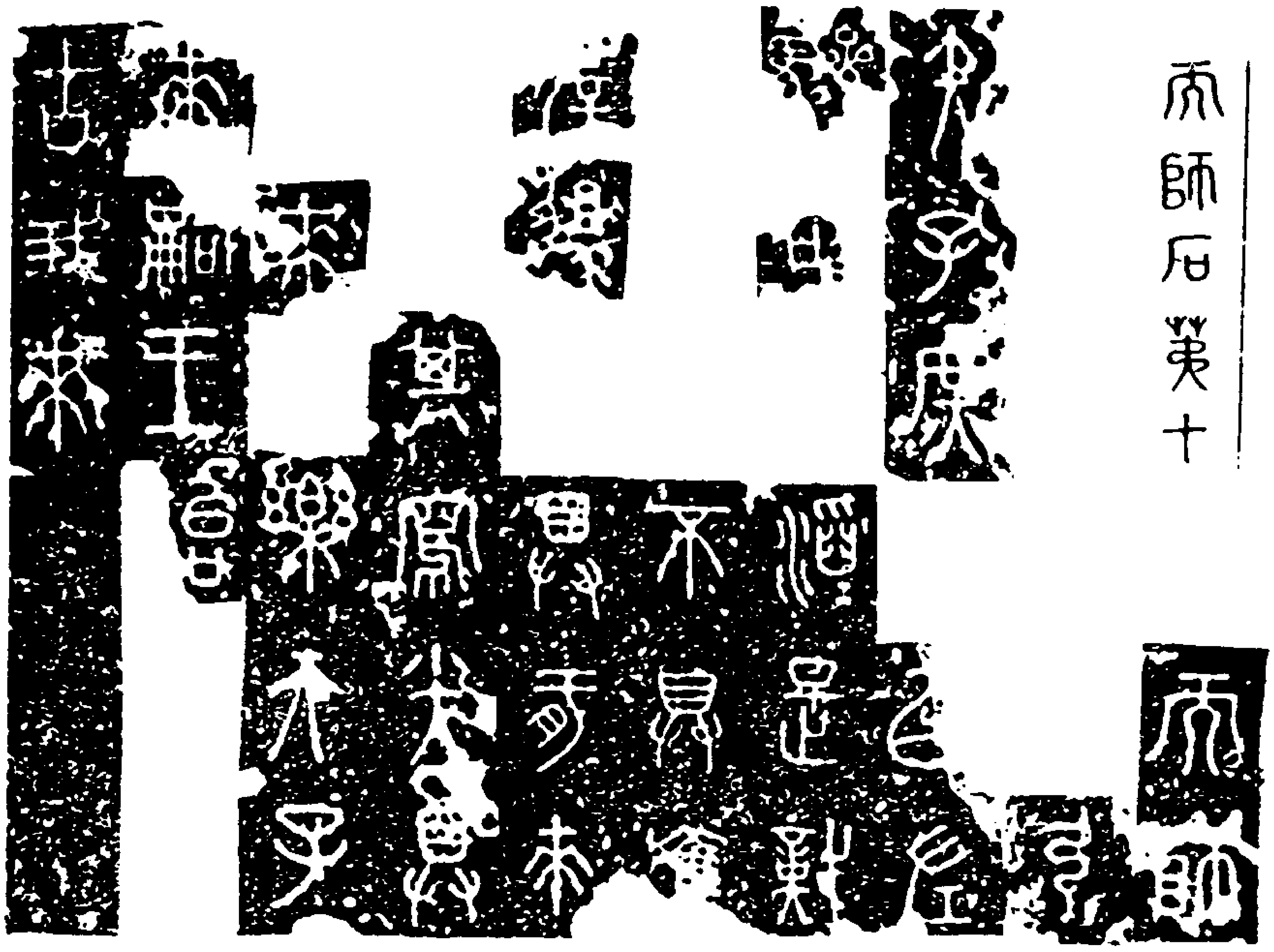
避車既工，避馬
既同。避車既好，
避馬既駈。君子
員=邋=，員斿。麀鹿
速=，君子之求，牸=
角弓。=茲以寺，避
敺其特。其來趩=，
趱=㸌=，即避即時。
麀鹿趚=，其來夾
次。避敺其樸，其
來遺=，射其豬蜀。



鑾車石第九

師皮鑾車，桼軟真
如。秀弓孔碩，彤矢
笑=。四馬其寫，六轡
驁若。徒馭孔庶，廓
騎宣搏。眚車載行，
如徒如章，原濕陰
陽。趍=弃馬，射之特=，
迂驅如虎，獸鹿如
兕。台爾多賢，連禽
奉雉，避獲允異。

而師石第十



徒遊喘=然而師
旅，真然會同。弓
矢孔庶，繹以左
驂右驂，滔=是戴。
苄著其來，具蒦
信復，苄具肝來。
射夫其寫，小大具
追來。燕樂天子，
來嗣王始。振=復
古，我來追止。

注釋

汧殹石弟一

此石敘秦文公四年夏日，東獵初至汧水，隨獵人等下河捕魚之情景。史記云：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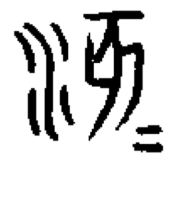
汧

汧，古堅切，牽聲。水名，汧水出陝西隴縣汧山，東流入渭河。汧渭之會是中國古文化的搖籃之一。

殹

薛尚功釋也，東坡本、楊慎、郭忠恕釋繄，郭沫若云：殹字秦文多用為也，此處當為兮，若猗字。余以為秦文殹字用作也，此處仍當為也，羊者切，不必讀若兮。唐

蘭云：「尾語助詞的『也』字，在詩經裏已經很多，但在春秋時代的金文裏還沒有見過。」案容庚金文編二〇六頁格伯簋殹作 、 、 ，可見西周中期的金文裏就已經有殹字。是故，不能因為鄭樵舉詛楚文和平陽斤都有殹字，新郪虎符也有殹字而推斷石鼓製作的年代和這些器物是很接近的。



沔，彌兗切，緬聲。楊慎釋泛。郭忠恕云：「籀作泛。」羅振玉云：「沔沔義與『沔彼流水』之沔同。沔水傳：『沔，水流滿也』。」羅說是也。

烝，者仍切。潘迪云：「烝見秦權，有重文，與蒸通。」案烝，熱氣盛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注云：「烝烝，言衆也。」

皮

皮，甫委切。潘迪云〻：籀文皮字，或音彼。案皮通彼。

淖

淖多作污泥解，此處則作河曲之水柔和解。管子水地〻：夫水淖弱以清。」如教切。

淵

淵，烏玄切。从水、从𣶒。河曲之田水也。管子水地〻：水出地而不流，命曰淵水。」淖淵，河曲田水之深潭也。

鰋

鰋，奴兼切。鮎魚也。

鯉

鯉，良士切。鯉魚是也。

處

處，昌與切。作停留解。孫子兵法軍爭〻：卷甲而趨，日夜不處。」

君

君，舉云切。古代稱貴族、官員為君子。孟子滕文公上〻：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𩽹

𩽹，語居切。羅振玉云：說文𩽹，捕魚也。从魚、从水。篆文从魚作漁，又籀古文作𩵢。商人卜辭漁亦作𤉣，从又持釣綸以取魚……此从寸者即又之變。羅說甚善。郭沫若釋漁，又謂不是捕魚，而是稱道游魚之樂，不足取。

濿

濿，力制切。吳東發釋濿，云：即說文砅之或體。尹彭壽云：說文粗糲、蚌蠣皆从萬，今隸从厲，是其證也。羅君惕云：案吳說是也，尹証尤為有力。說文云：砅，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又作濿，爾雅云：以衣涉水繇帶以上為濿。蓋水齊胸之處也。今隸以厲者，然以萬厲兩音不同，特示區別耳。羅說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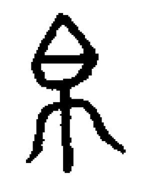
鯊

薛帖釋鯊；吳廣霈釋魦；錢大昕云：當是小魚之字。錢

說是。古籀多合文，小夫卣小夫作𡭔、大方彝小牛作𡭽、克鼎小臣作𡭠、秦公簋小子作孚，鼓文尚有小大作尖，皆其證也。

斿，即游字，以周切。簋文斿作㫃，像人執旂形，此篆則以「子」代人形也。

⿺走散，散之繁文，蘇旰切。此篆从四、从走、从散，會意，作四處走散解。文字之創製原於生活，形象生動。



羅振玉謂白帛同字，郭沫若謂帛即白色字，皆非。白，克鼎、叔卣、不嬰簋、大簋、作冊大鼎、虢季子白盤等凡十餘見，皆作白。帛字者減鐘作帛，與鼓文同。以詩義攷之帛字當為本義，帛布也。下文為黃帛，即黃麻織

的帛布。麻布罔魚，江南水鄉今猶可見。

鰈＝

鰈，即擊切。潘迪云：「音皪，白皃。」若鰈皪為一字則為形容詞，作魚罔中魚鱗閃皪解。而此篆創製之原意是从帛、从樂會意，係動詞，作魚在罔中活蹦亂跳解。鼓文趯字，从走从樂會意，亦同此理。

籃

薛尚功釋盪。鄭樵云：「籃之本文。」錢大昕作筵、郭宗昌郭沫若釋盜、馬叙倫云借為艇、任仁壽釋籩、过本勝已釋俎、張光遠釋箄，皆誤。此篆从竹、从沝、从欠、从皿會意。是謂這一竹製器皿水多還「欠」，即水滿而留不住之。從這個意義，後人又將留不住改為「罶」，水留不住而魚兜留下之，此即捕魚之竹器。浙東水鄉謂魚笱。詩經

生鮮鱺

小雅·苕之華：「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朱熹云：「罶中無魚，但見三星而已。」可見春秋時人們已經用罶捕魚。罶，力久切，是一種魚能游進去而出不來的竹製漁具，江南水鄉皆可見。

氐，都奚切，通底。

鮮，相然切，鮮魚也。老子云：「治大國若烹小鮮。」

鱺

薛尚功釋鰝、鄭樵釋鰕、楊慎釋鯿、吳大澂、羅君惕釋鮞、郭沫若釋鯁、張光遠釋鱺。案此石所敘之魚為鮎、鯉、鰱、小魚。「佳鯉佳鰱」，說明捕獲之魚亦多為鰱鯉二種，亦見其自然生態與今大致相同。而鱒、鱮、鯞三字雖从魚而端非指魚類。當與漁具有關方可通。竊以為此

鱄

篆从魚、从編會意。大保彝積編作□，鼓文作网，象形，其狀與編織相類。鯿與鮮、鮊為韻。當鮮作魚网。下文「有鱄有鮊」也就很好解釋了。以网捕魚，商人卜辭中已有記載。□（甲三九一三）、□（後二·三五·二）□（粹一三〇九），□（粹一五六五），网即鼓文之网也。鯿，讀若編，卑連切。

薛尚功釋鱄、鄭樵釋鮒，过本勝已同。鄭業斆釋鯆，郭沫若釋鰟。羅君惕云：「鱄鯆音義並同也。鱄蓋鱄之省體，又鯆之繁文也。」竊以為諸家所誤皆因从魚之字作魚類解釋而未能從鼓文本身找出其規律來。前文為黃帛作网，故此篆从魚、从縛省，會意。蓋言魚被网所縛，與下文鮊字對應，作被网之魚掙扎解。

鮊

鄭樵作鮊，音白。羅振玉、羅君惕釋鮈，謂从綿省聲。郭沫若釋鮊，謂鮊聲。案此篆从魚从綿省聲，言被困之魚力綿不得動彈之。武延切。孔子家語云：「魚之大者名曰鱒」。然則魚之小者名曰鮊。以常識而論，大魚被困不易死故會鱒，小魚被困則亡故曰鮊。

玥

施宿釋豆、薛尚功釋玥、錢大昕釋湆、吳東發釋望。郭忠恕云：「玥今作䏶，乞及反。」博雅「膹謂之䏶」。郭沫若云：「玥字从立从月，字書所無。余疑古景字，景从日京聲，乃形聲字。此則會意字，言人對月而立則生景也。今作影。」羅君惕云：「郭云从立从月，是也。然其說無據。當釋湆。廣韻：去急切，羹汁也。」博雅：「膹謂之䏶」，或作

清」。清从水、从主、从月，篆文省水而又易主於月左耳」。羅說甚是。「其脏孔庶」，蓋言要做很多的魚羹，與下文剖魚為臠文義貫通。

孔

孔，康董切。作很、甚解。詩經東山：「其新孔嘉」。

庶

庶，商署切。眾也。莊子漁父：「寒暑不時，以傷庶物」。

臠

薛尚功釋臠，然也。郭沫若云：「臠之夔夔」，謂以臠飼魚，魚即夔夔然奔赴，舊多釋作以魚為臠，大失詩旨」。郭氏於「漁」字之不顧，一錯再錯也。說文：「臠，臞也。一曰切肉臠也」。儀禮有司徹注云：「膴，剖魚時割其腹以為大臠也」。臠，力兗切，兗聲。

夔

夔，踈士切。吳廣霈云：「似同駛駛之意」。郭沫若云：「夔

當如「桌」，从木𠂤聲，讀若傳」。士父𩰫「叓々數々」它器多作「𩰪々數々」，均从𠂤聲之字，與數字當為雙聲聯語，猶勃勃逢々，𥖱々磅々也」。桌郭說非，與文義不合。羅君場云：「𩰫之叓々者，意謂取魚將𩰫，魚則躍去也」。羅說是。

⿱汘土：

郭忠恕、过夲勝已釋洋、潘迪釋泠、鄭業斆釋灘、馬叙倫釋脘、郭沫若釋趧，皆誤。羅君場謂汗之繁文，然也。此篆从汗从土會意。汗流入土，大汗淋漓也。侯旰切。

⿺走専：

鄭樵釋博，潘迪謂或作遄，羅振玉釋圃，馬叙倫釋逋。郭沫若云：「即行動之意，猶赴々也」。羅君場云：「叀字雖係古文尃字，然十碣實為秦刻，其時尃專已有別矣，故不能讀若博甫。」字从走得義，从専得聲，蓋言往來奔走

之意。」案嶧山刻石專作叀與鼓文專字同。秦小篆上承石鼓文，故此篆當从羅說釋逮，雙聲聯語，猶忙忙碌碌。
市緣切。

隹

隹通維、惟，以追切。句首句中語氣字。史記秦始皇本紀：「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

鱮

鱮，徐呂切。廣雅：「鰱，鱮也。」

橐

薛尚功釋橐，潘迪云：「舊作橐，橐从缶从㯻省聲。包裹承藉之意，非謂穿之也。蘇氏詩作『何以貫之』，恐誤。」馬叙倫云：「與東同。」郭沫若云：「橐之言草也，之指汧水，言汧之兩岸有楊柳垂罩也。」羅君惕云：「蓋以楊柳為筐盛魚之意。」案郭氏以「貫魚之樂」而論之，思路已偏，實屬

曲解。余以為汧殹詩最末二句的最佳之釋，當推梅聖俞詩云：何以貫之維楊柳。蘇東坡詩云：其魚維鱮貫之柳。其狀鮮明，極富生活氣息。若以楊柳臨時編筐盛魚，恐非易事。至於此篆文作橐，中下為囗。而毛公鼎作橐，中下為囗，若以詩旨論之，與橐字當同，亦與囊字同義。蓋因春秋時諸侯力政，同文異體甚夥。說文聲訓云：囊，橐也，从橐省，襄聲省。易坤云：括囊。疏云：所以貯物。詩公劉云：于橐于囊。傳云：小曰橐，大曰囊。管子任法云：皆囊于法以事其主。注云：囊者所以斂藏也。橐、橐、囊音義皆同，奴當切。

桺

柳，力久切。

乍邍石第二

此石叙秦文公四年夏秋之際，出非子故地，治道植樹以營邑之情事。史記秦本紀云：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

猷

猷，以周切。作計劃解。尚書君陳云：爾有嘉謀嘉猷。

乍

潘迪云：籀文乍與作通。則落切。

邍

薛尚功釋原，是也。愚袁切。鄭樵云：邍，高陸也。羅振玉云：今案鼓文下从彖，即彖字，非从彔。單白禹作邍，亦从彖。許書从彔殆由彖而誤。羅說甚善。余謂此篆象形會意兼而有之。原上之田獵，獸足掩埋在草叢之中，妙不可言。此篆當解為原野，不應解為高陸。

衜

薛尚功、楊慎釋導，潘迪釋道。遨水石有「遨道既平」，道與此篆同。潘釋是也。徒皓切。

遄

薛尚功、楊慎釋遄，郭沫若作從釋徼云：「當讀為徼，清之。導徼猶言理清或清理」。薛楊是，郭釋非。鼓文有「為」字作治理解，此篆當作速、疾解。詩經巧言：「亂庶遄阻」。遄，市緣切。

我

我，五可切。第一人稱代詞。鼓文「我」字當為秦文公自稱。辨者如將「遨」字作第一人稱代詞是很不確切的。「遨」字相當於現代漢語的「我們」。左傳桓公六年：「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𤔲

薛尚功、楊慎釋辭，張德容云：「籀文辭字从司，見說文。

古鐘鼎多借爲司字。」郭沫若云：「辭與治通，謂所治之事。」案：鼓文有「除」、「爲」作治解，況以詩旨度之，先導尚未抵阪，亦難作治事。故此篆當从張說釋爲司。息茲切，作觀察解。山海經大荒西經：「司日月之長短。」

除

除，直魚切，作修整解。賈思勰齊民要術、種穀：「蝦蟆鳴燕降而通路除道矣。」

阪

阪，扶板切。羅君惕云：「案：說文反爲反之古文，可知阪即阪之古文矣。」說文：「阪，坡者曰阪。」是故，余謂此阪即陳倉之北坡也。以文義度之，阪下一字，當爲田車石之阦字，阪阦，山坡上較平坦的地方，正好駐扎軍隊。

薛尚功釋莽，鄭樵釋莫，楊慎釋莽，或莾，皆誤。張德容

云〻。按此當是籀文草字・說文艸部總識云〻大篆从茻〻。可見籀文草作茻也〻。畏說是之。釆老切。

爲

爲・于僞切。作治理解。商君書・農戰〻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于農〻。

世

薛尚功、楊慎釋世、潘迪云〻世，三十也〻。郭沫若云〻全文以四字句為基調，此獨三字用，知世字古乃讀三十，二音〻。羅君揚云〻案三十年為一世，其義本同，故古為一字。蓋以紀數則讀蘇沓切，以之紀年則讀舒制切，其後衍而為二耳。此猶衍之又讀道、行，山之又讀山、火文〻。羅說甚善。

微

微，無非切。多作隱蔽、藏匿解。此處因與作罟有關，當

𨘻

作稍微解，猶賈思勰《齊民要術》：「兩行微相近」。

薛尚功釋微、鄭樵釋微、楊慎釋微、蘇東坡音微，均為石花所誤。吳東發釋纖。案安國中權本纖字可辨。羅振玉云：「𢦔𢦔猶言秩秩，……古音同者相通段。……釋詁：『秩秩，常也。』秩秩逌罟」，謂罟之有常序也。」羅說是也，直一切。

逌

薛尚功釋迺、楊慎釋逌、潘迪謂古攸字，郭沫若釋逌。案此篆盂鼎為卣、甾鼎為逌、吕鼎、毛公鼎為逌，與鼓文同。字當釋逌，毛公鼎另有一字作逌，與逌字判然為二，字當釋迺。逌、攸，廣韻同在幽部，當文通假。攸，以周切。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就」。詩經·小雅：「風雨攸除。」若在動詞前面，則相當於「所」。周易·坤卦：「君子有攸往。」也作處所

解。詩經·大雅："爲韓姞相攸。"鼓文多作處所解。

罟

罟，公户切。說文："罟，罔也。"墨子·公孟："是猶天無而爲魚罟也。"罔，作連結解。屈原·九歌："罔薜荔兮爲帷。"案「織々攸罟」，蓋言治道攸下之木，很有次序地營房圍欄，即田車石之「各亞」。史記·秦本紀："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此其証一也。

樂

薛尚功釋栗，是也。栗，力質切。

柞

柞，在各切。乍聲。柞木木質堅硬，多作建材。柞，古時也作砍除樹木解。

棫

棫，雨逼切，讀若域。說文："棫，白桵也。"白桵是一種叢生有刺的植物，無經濟價值。故前文柞字，作砍除樹木

解當無不可。

椶

薛尚功釋椶，薛帖誤作艅。潘迪疑古椶字。說文云：栟櫚也，从木，㚇聲」。椶，今作棕，子紅切。

𣐊

𣐊，从木，咎聲，其九切。戴侗六書故云：鳥臼樹也」。

甾甾

薛尚功、蘇東坡釋肅，鄭樵釋肅，潘迪謂或云遘字，吳昌碩釋肅。郭沫若云：古祇字，此讀如詩之祈祈，有舒徐衆多二義」。強運開釋「甾甾」，馬叙倫釋「喈喈」。羅君惕云：余以為祇祇、祈祈、甾甾、喈喈皆類鳥聲，一音之轉耳。然此處固不待借為喈喈而後始合也」。余謂此篆當从強說釋甾，姑泫切。然非鳥鳴聲，當作山谷和兩山中間的水道解。尚書禹貢云：「羽甾夏翟。」蓋言在羽山的山谷中出產一種色彩非常美麗

的夏翟鳥。下文為鳴字，於義協也。茲將強説補記，以參其詳。強云：「攷薛氏鐘鼎款識齊侯鎛鐘『飾于淄陲』作𤰔，齊侯鐘作𤰔，均釋為淄。然説文無淄字。禹貢：『灘淄其道』，漢書·地理志作『惟甾其道』，段甾為淄。説文甾為菑之或體。又按甾部甾篆下云：『東楚名缶曰甾。象形。』凡甾之屬皆从甾，古文作甾。據此，則甾、甾似為一字矣。甾篆與𤰔、𤰔、𤰔之半均相同，因疑甾之古文或从顛倒之甾，致與从一雝川之甾相混。是𤰔、𤰔、𤰔、𤰔、𤰔形雖異，蓋皆甾之古文，並為祇、甾、淄之籀字也。」

箬

薛尚功潘迪釋若，蘇東坡楊慎釋箬。薛潘非，蘇楊是。箬，而灼切，箬竹也。鼓文亞作椏（余於田車石詳釋），則「亞

「苕其華」蓋言苕竹枝極茂美。郭沫若、唐蘭从王國維皆謂「丕苕其華」猶詩言「猗儺其華」，不當。余以為猶詩言「猗儺其枝」。

華

華，户花切。作美麗解。晉書謝安傳云「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所

所，踈舉切，代詞。猶左傳襄公十四年云「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𩣡

薛尚功釋𩣡、薛帖作夏，鄭樵釋夔、吳大澂釋夏，錢大昕云「斿𩣡即游優，與優游義同」。案詩有「布政憂憂」，憂、優同，為影紐幽部字。錢說是也。廣韻云「於求切」。

盩

薛尚功釋籃、楊慎釋盩，音庚、吳廣霈云「盩厔，險阻

之地，亦當近之」。羅君惕云：「案說文「盩，引擊也。从夲，攴，見血也。扶風有盩厔縣。」張流切。」於文義不合。元和志：「山曲曰盩，水曲曰厔。」當从此解。盩道，謂山曲之道也」。羅說是也，諸家皆非。

旨

蘇東坡、趙古則釋旨。趙宧光云：「二日」、「五日」並合文」。趙說是也。

樹

樹，常句切，作種植解。詩鄭風將仲子：「無折我樹杞」。

吾

薛尚功釋吾，薛怡又誤作合。鄭樵云：「疑即㝵字」。潘迪云：「恐是晤字」。楊慎云：「古文，即晤字」。案此篆當从趙宧光釋「五日」合文。吾字下宋拓原本已無字，薛怡、舊本及尹博靈所謂的唐貞觀本多出一縣字，不知因何謬誤至此。

田車石第二

此石敘秦文公營邑就緒後，一次夜獵之情景。

田

田，畋之省文，徒年切，狩獵也。韓非子．難一：「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潘迪云：「詩傳，輶車，田獵驅逆之車，取其輕捷也」。田車，打獵用的輕便馬車。

安

安，烏寒切。安穩，安全。荀子．王霸：「國安則無憂民」。

鋚

說文：「鋚，鐵也，一曰轡首銅，从金攸聲，以周切」。鋚勒，馬具之，亦即帶嚼子的籠頭。

馬馬

薛尚功釋馯，薛怡又誤作馬，潘迪云：「當有重文，或作馯馯」、楊慎釋駻駻。馬叙倫云：「倫以為此篆从馬，而乚於馬首下，蓋施羈縻而已。馬已一歲可供馭故施羈縻，因名一歲馬。說文

四

作𢑡，移檗於足，疑篆譌也。馬讀若弦，又若環聲，皆元類，安、簡、蟠、騝、遼叶矣。承鑾勒言，於義亦安。」馬說良是。

四，息利切，駟之省文。汗簡作𦉭，古籀作𦉭、𦉭。唐蘭云：「最早把『四』作數目字用的是吳𢦏的者減鐘……者減鐘的時代應該在公元前五四八年，諸樊死的前後……石鼓文既為秦物，應該屬於戰國時期是無疑的。」案中華書局、九八〇年版高明古文字類編四一五頁，春秋時代的郘鐘四作四、徐王子旃鐘四作四，與鼓文十分相似，可見春秋時四並非如唐說都作三，故余謂在春秋時代文未一統的情況下，以「字形的發展」來推斷石鼓製作的年代是很不牢靠的。

介

介，古拜切，居中也。後漢書．馬廖傳：「介居二大國之間」。

簡

簡，古限切，簡易也。柳宗元．封建論：「睹汲黯之簡靖」。

驂

驂，倉含切。三匹馬駕的車。詩．小雅．采菽：「載驂載駟」。或為車前中轅馬邊上的馬。屈原．九歌．國殤：「左驂殪兮右驂傷」。

旛

馬叙倫云：「借為騯騯，騯為駫之轉注字。說文：「駫，馬盛肥也」。「左驂騯騯」與詩．車攻「四牡龐龐」同」。羅君惕云：「案釋名：「旛，幡也，其皃幡幡然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垂條扶疏，落英幡纚」。注云：「幡纚，飛揚皃」。此乃以旛作幡，喻馬之輕舉也」。馬說非，羅說是也。旛，孚袁切，讀若番。

騝

郭忠恕云：「居言反，爾雅：「騝，騮馬黃脊」。或云：「紀偃反，壯健皃」。羅君惕云：「案健，指人之強壯也；犍，指牛之強壯也；此作騝，可指馬之強壯也」。案明皇雜錄云：「虢國夫人出入禁中

常乘紫驄，使小黃門為御。紫驄之駿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騝騝者，馬之駿健也。渠建切。

⿰阝⿱齊妻

薛尚功釋隮、吳昌碩作⿰阝⿱齊妻，潘迪云：「隮，升也」。周鼎云：「古文躋」。羅君惕云：「當與隮、⿰阝妻、躋竝同。但隮省其妻，⿰阝妻省其齊。躋易其旁而省其妻耳」。案此篆諸家都不曾注意片，或臨失或作片，唯馬叙倫考為片，亦只得半字。片，斷之或體也。字从齊、从⿰阝妻、从此，文字創製之遺意，當為「一齊⿰阝妻於此地」。⿰阝妻、隮皆為⿰阝⿱齊妻之省文。書·顧命、詩·鄘風、曹風皆有隮字，足可証鼓文年代之久遠。字當讀作⿰阝妻，又稽切。

戎

戎，如融切。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戎陣整齊」。戎作士兵解。禮記·月令：「以習五戎」。作兵器解。此篆當作士兵解。

⿰阝夫

薛尚功釋⿰阝夫、鄭樵釋⿰阝先、潘迪、楊慎釋陸、都穆釋射、鄭業斅作⿰阝夫，謂地名。汪仁壽云：「石鼓文吾戎止⿰阝夫，石本按陝。說文無此，必賦之異文，古夫、武在同部也。」吳廣霈云：「恐是陝字。」羅君惕云：「案原文从阝、从夾，應作陝，諸氏所釋均不合。字不能識。」郭沫若云：「余疑夷之古文，亦阜下可射之處。」郭氏以為不妥，又將其刪去，實為憾事也。余謂⿰阝夫釋夷不誤。辛邑⿰阝夫矛狀、卜辭⿰阝夫、父辛盤⿱艹⿰夫阝，當與鼓文⿰阝夫同。聲訓云：「古者夷年初作矢。」夷，以脂切，平坦也。王安石游褒禪山記云：「夫夷以近，則游者衆。」此篆从阜、从矢會意，蓋言山坡平坦之處，正好兵士札營，與詩旨脗合。

宮

宮，居戎切。潘迪謂宮車即輦車，用於宮中。案先秦時宮與

寫

寫同義，宮車當為帶蓬的車，亦供女眷乘坐。郭沫若云：「宮車與戎對舉，當是安穩之乘車」。郭說亦無道理。

寫，通卸，司夜切。說文：「寫，置物也」。郭沫若云：「寫字舊解作卸，余意適得其反。蓋寫有流瀉之義。周禮『以澮寫水』是也。下言『四馬其寫，六轡驁□』亦言駟馬之奔馳如流水。彼如為卸義，不得更言六轡，此如為卸義，則與『止陕』同意，當言『亦寫』，不得言『其寫』矣」。余以為郭說偏頗，當從古訓。「止陕」與「其寫」是前文之補敘，卸下宮車，方能取弓「寺射」。下文為「其遽又神」，是謂重新裝束已卸之宮車。此處如不卸去宮車，亦即車上的蓬室，又如何重新裝束而供田獵的輕便馬車。若將宮車解作供女眷乘坐的「安穩之乘車」則更

應卸去。鑾車右之「四馬」亦可卸得，左驂、右驂，正好「六轡」，驚者，駿健也。因何「不得更言六轡」呢？寫作卸方與詩旨協也。

秀、息救切。潘迪云：「秀與綉同，綉弓，戎弓也。穀梁傳云：弓綉質」質，靶也。戎弓綉其質，亦武中有文。」

寺　薛尚功作寺，楊慎釋時，吳廣霈云：「通峙。」潘迪、王昶云：「當是持字。」馬叙倫云：「侍待一字，寺射即侍射也。」羅君惕云：案鄭公望幢云「分爲是寺」寺，阮元、吳大澂均釋持，若侍待則未見通用，王說是，馬說非。」羅說是也。

射　射，食夜切。象形。吳大澂云：「射，象手執弓矢形，小篆从身，从寸，非是。」案說文云：篆文䠶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

麋　麋，武悲切，讀若彌。羅君惕云：「牡者有角，牝者無角。」

碣文鹿从囟，麀从乚，以亦有角無角。此从乚，自無角，蓋牝麋也。」案：麋者，鹿屬，冬至解其角。史記正義云：「似水牛。」中山經云：「荊山其獸多閭麋。」注云：「似鹿而大。」公羊莊十七年云：「冬多麋。」注云：「麋之為言猶迷也。」白虎通鄉射云：「麋之言迷也。」鼓文麋字作獸解或作迷解，皆不失詩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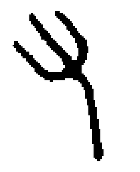
豕

豕，施是切。豬也。此當是野豬。

⿺辶虜

舊作遽，楊慎釋原。郭沫若云：「由上廓字較之，知是从辵，虜聲之字，蓋逋之古文也。其為逋，逃之迅速。」羅君揚云：「案原文殘畫不類遽字，舊釋非。『其逋又旃』，實不可取，郭說亦非。」案此篆从虜从辵，是⿺辶虜字。說文聲訓云：「虜、廡也，从广，虜聲，讀若鹵。」廣雅釋室。」日本東方書店出

㡯的高明古陶文字徵盧作𡪢、𡪢。說文聲訓：「盧，寄也，秋冬去，春夏居，从广盧聲，廣雅釋室」亦見廬、廬同為來紐魚部字，且音義皆同。先秦時宮和室亦同義，是故廬即為前文已卸之宮車。郎古切。郭沫若因此篆釋誤，故謂「𡪢」字無卸義，實乃错上加错也。



又，于㪙切。鼓文又字多通有，唯此處本義，作再解。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

薛尚功釋𣃔、楊慎釋連，鄭樵釋紳，錢大昕云：「讀𣃔為紳，文義不通。」羅振玉云：「𣃔字不見許書，以形與義觀之，當為旌旗之下垂者，與紳音義皆略同。」案羅說「旌旗之下

垂者」，當是旌旗之絲縿。故此篆即紳字，失人切。作束帶解。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云：「紳之束之」，文義亦通也。

⿱走⿰走走

楊慎釋奔並有重文，大誤。鄭樵云云：「今作奔，或作走」。鄭業斅云云：「古文趨，說文云：『趨，走也』。釋名云：『疾行曰趨，趨，赴也』。从三走會意，其趨更疾，有左右相向之象。」強運開云云：「此篆从三走作⿱走⿰走走，亦有急疾意，與从三兔同義，當即籀文赴字。小篆即作⿱兔⿰兔兔也」。羅君惕云云：「古籀三作者，未必盡其文本義，如䲜、⿱豕⿰豕豕、羴、森、孨、品、卉皆是。故⿱走⿰走走未必即走之籀文。」強說或是。」郭沫若云云：「字蓋奔之繁文」。案鼓文有奔字，亦有从走之字，故奔、走非是。此篆从三走會意，當是競走，猶今俗語「三步併作一步走」，皆有急疾之意，當从強說。赴，芳遇切。

夜

此篆薛帖作大、東坡本、楊慎本、尹博靈本亦是。余據安國中權本詳察，當為夜字。廣韻云云：「羊謝切。」郭沫若云云：「夜疑假為逸。」郭說非是，夜字當為本義。「其我赴夜」，蓋言夜獵也。

越

舊本、楊慎本、尹博靈本皆作東，郭沫若釋四，皆大誤。余詳察安本，知為越字，當無誤。越，王伐切，作越過解。韓非子定法云云：「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

格

楊慎、沈括釋洛、馬叙倫云云：「格之省文。」羅振玉云云：即「來格」之格。容庚金文編頌鼎格字注云云：「格，不从木。」案此篆當是格字，古伯切。樹木之長枝也。庾信小園賦云云：「枝格相交。」杜甫詩潼關吏云云：「連雲列戰格。」戰格者，阻止敵人之柵欄也。

亞

潘迪釋惡、鄭業斆云云：此承上句「大車出各」而言，則亞為次

弟行之」。馬叙倫云：「各亞連文，亞借為西，說文：『西，覆也』，讀若晉。」西謂以网覆之」。郭沫若云：「各亞當讀為齟齬」。羅君惕云：「棠亞通壓」。余謂諸說皆不可取，亞即椏，與各同，不从木，亦即樹枝。「各亞」，「枝格相交」的戰格，亦即文公營邑之柵欄。「越出各亞」，蓋言越過了軍營作為邊界的柵欄。

未，無沸切。字已全泐，余據新辨之「央」字補入。

央，於良切。此字前人未識，為余新考辨，當無誤。曹丕燕歌行云：「星漢西流夜未央」，鼓詩當為此義。

臭　薛尚功釋昇、楊慎本釋澤，吳昌碩釋臭、郭忠恕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白澤，獸名。」漢中尹博靈謂家藏唐貞觀石鼓文拓本，亦以「亞獸帛臭」入正文，與楊、郭本

之謬誤完全一樣，此等摹本，豈是唐貞觀本矣。吳大澂云：「从日从大，古昃字，小篆作昃，許氏說：春為昃天，元氣昃昃。」羅振玉云：「此作昃，日在人顛上而微側，殆亦厢字，與吝、射、趎韻協也。」羅君揚云：「亞□□昊，□執而勿射。」蓋謂日已西傾，執弓不射也。」案此石所叙為夜獵，日已落也。故余以為「日在人顛上」而不見，當為星字。師遵敦有「皇天無昊」、史墻盤有「昊炤亡(無)昊」，以文義度之，昊皆當作星解。下文為余新考辨之編字，正是「星已西編」，故而「執弓不射」，文義立通。

編

蘇東坡、薛尚功，皆作遨、鄭業斅作既，皆為石花所誤。余據古文書法之規、迹，詳案安本，編字無疑也，方緬切。

多

多，得何切。安國諸本此篆半泐，舊釋多，可見除安本之外，

尚有更清晰的拓本存在。羅君惕云：「舊釋為，以文義度之，當然。」

庶

庶，商署切，平民也。

樂趯

鄭樵云：「與轢同」。潘迪云：「說文：「趯，即擊皮，動也」。走也」。余謂此篆从走、从樂會意。即古樂之「投足而歌」。蓋因原始舞蹈總是和歌相伴，一面呼號歌唱，故趯字含手舞足蹈，歡呼雀躍之義。字亦作躒，大戴記云：「騏驥一躒，不能千步」。該石樂字下尚有一趯字，殘文安國中權本未被剪奪，萬幸也。

樂

樂，玉角切，音樂也。呂氏春秋古樂云：「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効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樂趯，音樂舞蹈。

吳刀石其四

吳

此石叙秦文公十年，初為鄜時，設飪祭祖之情事。

吳，五乎切。薛尚功、楊慎皆釋吳、鄭樵云：「浙水出吳山故漁於浙而將於吳也」。唐蘭云：「我認為在這裏讀吳人是對的」。郭沫若云：「蓋山虞澤虞之類」。羅君惕云：「案吳應釋虞，官名，周禮天官大冢宰有虞官，掌山澤之材者」。案以文義度之，吳人受人敬愛，當為虞官，若言吳山百姓，恐無此禮遇，蓋因春秋時君子、庶民已有判矣。

憐

薛尚功釋憐，羅君惕云：「案古文心在下，不在右也」。羅說是。憐，落賢切。一作可愛解。杜甫詩：「百花高樓更可憐」。一作愛惜解。戰國策、趙策四：「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後者是。

亟

東坡本、楊慎皆釋亟，鄭業斆、吳昌碩作亟，郭沫若釋亟。羅君惕云：「案原文當作亟，或即亟字，作極解」。羅說是。極，渠力切，鼓文作最，非常解。莊子盜跖：「子之罪大極重」。

朝

薛帖作敕、鄭業斆作𠃊、楊慎、黄芝岡釋朝。安本韓字朗朗可辨，當釋朝。陟遙切。

敬

敬，居慶切。薛尚功、蘇東坡皆釋敬，楊慎釋儆，吳廣霈、吳昌碩釋憼。案原文不从人、不从心，本義，此作慎重、嚴肅解。管子內業：「敬慎無忒」。

惕

惕，他歷切。說文：「敬也」。聲訓：惕段借作重言形況字。詩：「防有鵲巢，心焉惕惕。」

飢

薛尚功、楊慎及舊本皆釋載。羅振玉云：「說文：『飢，設飪也。从丮、从食，才聲，讀若載。』飢載同音相段借。漢鄭季宣碑云：『飢圖之先，飢□□帝。』亦借飢為載也。」羅說甚是。吳人石飢，乃作設飪解，而需雨石之飢亦借為載也。

西

西，先稽切。

勿

勿，文弗切。郭沫若云：「讀為忽。」案田車石「秀而勿射」、需雨石「𠂔徒勿止」與此石「勿奄勿代」，勿字均為本義，故不得讀為忽。郭說非是，當作「不」解。史記曹相國世家：「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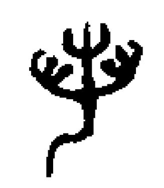
薛尚功釋奄，東坡本作䆳，釋掩，鄭業斆釋弇，云：「古通揜。」郭沫若云：「竉字，鄦鐘『其竉四堵』段為簉，此殆段為牿。」蓋以孫詒讓于鄦鐘『其竉四堵』讀竉為簉，王國維于秦公

毀「寵有四方」讀寵為造也。」羅君惕云：「余以為在邵鐘可讀為⿺辶⿱艹告，在盄和鐘、秦公毀、十𢓜則應讀作奄。奄，覆也。又蓋也。勿奄者，無有蓋之者。字有形同而音義迥別者，如：繒繳之繳讀若索，繳納之繳讀若絞；斗杓之杓讀若標，桮杓之杓讀若酌；經綸之綸讀若倫，綸巾之綸讀若關，而數字且有數十音義，是其證也。」竊以為⿺辶⿱艹告字清紐幽部字，奄，影紐談部字，古讀音不同，非同源字。或為奄，或為⿺辶⿱艹告，必屬其一，不得兼為。此篆以文義度之，當釋奄，衣儉切。淮南子．修務：「萬物至眾，而知不足以奄之。」

⿰彳弋

薛尚功、楊慎釋伐，鄭樵、吳尚頌釋伏，羅振玉云：「⿰彳弋即伐，从人，从戈。庚鼓戟字从戈，亦作弋，與此正同。」張燕昌云：「天一閣

本作代。郭沫若云：「代，更易也。字與此亟為韻。舊釋戉，非是。」案此篆當从郭說釋代，徒耐切。馬叙倫云：「勿寵勿代謂勿告于祖不代人也」，其說非是。代戎時在文公十六年，故詩中另有記叙。



薛尚功、蘇東坡皆釋若，薛始誤作之。潘迪作𡴀。羅君惕云：「郭沫若作中。案乍原石『亞若其華』，若作𦱤，則若應作𡳿；本石『中𨶸孔□』中作𠁩，則此字又不應有異。薛、郭之說均非。」余詳案安本，知為𡳿，古若字多不从口，周早期的盂鼎作𡳿，作梳髮狀，故若者順也。若，而灼切。

蘇東坡、薛尚功及舊本皆釋出。鄭業斅作之，誤。當為出字，赤律切，本義。

獻

薛尚功、楊慎等皆釋獻。馬叙倫云：「借為羞，又疑借為敢[illegible]用」與書「敢用玄牡」義相類。」馬說非，於文義不合。字當釋獻，許建切。

祖

祖，則古切。此作祭祀解。晉書‧謝安傳：「帝出祖于西池。」楊慎今句讀為「逮各執祖，告于大祝。」雖個別字考釋有誤，然與詩旨協之。蓋言虞人到大祝那裏請求，由他來設餼祭祀。

大

大，通太，他蓋切。羅君惕云：「大祝即太祝，古官名，周禮春官之屬，為眾官之長。」

禘

禘，許計切。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祖先的一種活動。後漢書‧章帝紀：「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

曾

薛尚功釋嘗，蘇東坡釋嘗，強運開釋會，阮元釋曾。阮釋是。

曾，昨棱切，作曾經解。

受

受，通授，承呪切。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因能而受官」。

亯

薛尚功釋享，東坡本作亯，郭沫若同。強運開釋庸，鄭業斅釋鄘，羅君惕云「案古文字，郭、庸、亯三字均相似，然此處當作亯字解。蓋上文有獻字，又有大祝二字，可知其為祭祀之事也」。余謂雖為祭祀之事，然以文義度之當釋庸，餘封切。與逢譱字為韻，作用解，方與詩旨相協。商君書，農戰云「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于農」。

致

致，陟利切，作送達解。荀子，解蔽云「遠方莫不致其珍」。

埶

薛尚功釋埶，楊慎釋藝，鄭樵釋社，羅振玉云「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羅說是。埶，魚祭切。通藝，園藝也。

寓

薛尚功釋寓、楊慎本釋寓、吳廣霈釋寓、郭沫若云：「借作遇。」案此篆與小篆無異，當釋寓，牛具切。寓之本義為寄，寄托、寄居，此處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在那裏……」。不必借作遇，於文義不合，郭說非是。

逢

逢，符容切，寬、大也。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馬叙倫云：「逢借為豐，寓以禺得聲，當讀魚容切，與豐為疊韻，連緜詞。蓋形容林木之盛。」其說是也。

囿

薛尚功、蘇東坡、潘迪皆釋囿，是也。于救切。春秋中葉的秦公簋囿作囿，已由从四木會意演變為形聲，可見石鼓製作的年代必早於春秋中葉的秦公簋。故余以為把石鼓的製作年代斷為戰國（或戰國以後）是毫無道理的。

屯

余謂宋安[illegible]後勁本鍾上殘迹，據其左上部結體，知為屯字，與文義完全脗合。屯，徒渾切，聚集之。序卦傳：「屯者，盈也。」襍卦傳：「屯見而不失其居。」廣雅·釋詁：「屯，聚也。」曹操置屯田令：「孝武以屯屯定西域。」

鍾

蘇東坡、薛尚功、強運開皆釋喤喤，吳東發釋董，吳大澂釋鑽。劉心源釋鍾，云：「鍾从𤔔，乃𤔲省，即𤔁字，與系同意。从𤔔即喤字，重原从東聲也，合之為鍾。說文鍾為重疊字，自段重字為之而鍾廢。」劉說剖之密也。鍾，魚容切，與逢字相協。東坡本下文為「大田禾稼，君子可求」，鍾作增益解，於義亦安。

丰

舊多作于，非是。郭沫若得丰字作屮。余詳察日本昭和十年版中權本，據泐痕及墨色之走向，知為丰字，借為封，府容切。

丰，容庚金文編康庚封鼎封作丰。聲訓：丰，草盛丰也。从生上下達，指事。段借為封」封，可作祭祀解，史記．秦始皇本紀：「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也又作封賞解。李斯列傳：「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此石言祭祀，當以前例為是。東坡本之句讀為「周員止于是」，于字辨誤，若更以封字，則為「周員止封是」，句讀立通，於義亦安。這決不可能是巧合，楊慎謂在李賓之家，及見東坡之本」，此又一確証也。

䜌水石莫五

此石敘秦文公十六年，先卜後郊，行將伐戎之情景。

瀞

薛尚功釋瀞，楊慎釋淨，吳大澂云：瀞即清字，許書分為二字，

非是。」羅君惕云：「案說文：『瀞，無垢薉也。从水，靜聲。疾正切。』『清，澂水之皃，从水，青聲。七情切。』音分平仄，而義無區別。蓋其始為一，其後則譌而為二耳。瀞與下文平字為韻，讀平聲則合，應釋清。」余以為此篆創製之原意，當為江河奔至河曲，回水無波則靜，垢薉沉積則清，故應从羅說，讀為瀞，釋為清。

薛尚功、楊慎釋遊，羅振玉云：「確是遊字。」郭沫若云：「遊蓋御字之異，假為吾。」羅君惕云：「碣文遊均作 ，無作 者，羅說非，碣文本有遊字，何必再假御為吾，郭說亦非。當別有一字。」余詳察後發現，鼓文中除此篆外，由遊字演變的尚有二字，即車工石之遨字；霝雨石之敖字。仔細揣摩，乃知結字之不同，皆因其處於不同的境遇之中。如車工石謂遊遇異獸，「其來趩趩」，

想是由於驚駭之故，本改作㞢，㞢，小擊也。又「𧽤𧽤錟錟」，是謂漫天灰塵，張不得口，故失其口，遂使成了邀。尹本、陶滋的東坡本，而師石首句為「徒遨嘽嘽」，遨亦作邀，蓋言文公晚年因步行過實而喘息。而霝雨石是受到洪水的威脅，故本亦作㞢，為水所阻，行動不得，故又失其足，遂也就成了敖。此石則謂「遊行既止」，既止，當入住處。古時皆席地而坐，盤其腿便有五趾不見，或為比詒立時，矮了一半，故二五成了一五。遂成了遊，而本仍未改。清法中石鼓文證云：文字學古，百世之下，猶見倉史制作遺意，好學之士當自得之」。余以為石鼓中文字制作之遺意，確是比比皆是。初讀時深感精微深奧，然細細品味，形聲象意無不其源於生活。其字形之奇，結體之巧，真

乃妙不可言。汪仁壽云：「石鼓文即遨即時，天一閣本按：遨字說文所無，依下文攷之，亦當敖字異文，大篆从走从辵，以取茂美也。此省吾之口而聲同矣。」汪說同聲在理，雖義不盡同，當衍吾聲，五呼切。

嘉

嘉，古牙切，美好也。屈原・九歌・橘頌：「后皇嘉樹」。

則

則，子德切，連詞，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就」。

里

里，良士切。郭沫若云：「則，讀為即；里，假為理，即理猶言就緒」。郭說是。

丙

丙，兵永切。案我國古代以干支紀年，丙為天干第三位，下文申為地支第九位，十二時辰之一，即今之下午三－四時。丙申為干支第三十三位。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祀第六十九篇云：郊因

先卜，不吉不敢郊，郊祭最大也。百神之祭不卜而郊卜。」丙申，即郊祭前卜得之吉日也。

𦐂二

楊慎及高本皆作旭，尹博靈所謂的「唐貞觀本」作𦐂亦釋旭，大謬。安國本此篆可辨。羅振玉云：「商人卜辭中昱日之昱作明，盂鼎作翊，知此字亦昱字。」說文：「昱，明日也。从日，立聲。」郭沫若云：「案此字當从段玉裁說，訓為日明。段云：大玄曰：『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注云：『昱，明也。』」案段玉裁謂「昱字古多假借翌字為之。」以此篆字形度之，釋翌為妥。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篇注云：「樂：『稽耀嘉聞，神山神淵。』薪夜擊鼓，燥而燔之。」古樂之「耀」與鼓文之「翌」，同為燔薪之火光，作光明解。

薪二

楊慎本、舊本、尹博靈本皆作杲。郭沫若云：「薪字半泐，諦審

雖是此字，蓋即叚為新。」案安國中權本薪字可辨。當為本義，不得叚為新字。薪，息鄰切，柴也。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第六十九：「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為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淩曙注云：「樸，抱木也，栖音酉，積也，字亦作槱，以九反。」云積木燒也。」是故，余以為文公伐戎郊祭乃祖周禮。「豎豎薪薪」即燒木祭天也。

旁

薛尚功、蘇東坡皆釋旁，余謂案安國諸本，雖是旁字。步光切。本義，史記孫臏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

⿺走昌

蘇東坡釋迪，音訓循、郁穆釋陳、鄭業斅謂殷為巡、徇。郭沫若釋迪，與鑾車石之⿺辶昌字同釋。案此篆與⿺辶昌字迥異，一从走，一从辵。然其變化與遊字之譌変同。鑾車石⿺辶昌字釋陳，此篆當釋陣。蓋因戰事在即，士兵已裝束弓矢武器，故辵改作走。陣，直刃切。南史．梁元帝紀：「帝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若以遊字形変義変而音不変論之，則仍讀為陳，作陳兵解。陳陣同在真部，古音相同，當可通假。商君書．兵守：「陳而待敵」，於詩旨亦協。

⿰夷攵

陶滋東坡本釋敹、楊慎本釋敹，同。吳大澂釋敖、羅振玉釋燅、郭沫若釋敕。羅君惕云：「案原文特長，不類一字，又不類二字相連，莫奇于此。」諸氏皆得其一體而強釋之，均未可

信，字不能識」。案此篆从敄、从屮，中權本可辨。未詳音義。參東坡本的讀為「𢼸夏康康」。夏通厦，然則𢼸或為弊之異文。弊通蔽，「蔽厦」，謙詞也。猶左傳僖公二年：「侵敝邑之南鄙」。此解與詩旨甚協。

康康

康，苦岡切。康康，康莊也。沈約郊居賦：「固無情於輪奂，非有欲於康康」。

駕

駕，古訝切，車馬也。後漢書竇融列傳：「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輛」。

弇

楊慎釋彼，吳東發作乘，張德容作輿，鄭業斆作具，羅振玉作弃，郭沫若釋弇，（沈尹默在郭氏石鼓文研究序中云：「於心覺有未安。」）吳昌碩作犈。日本二玄社出版的後勁本原色影印本釋𩢲，（僅舉一例，因其誤釋多達二百餘處，後不

覆贄」諸家所釋，皆爲石花所誤。余諦宋安國本，知是奘字。羊盈切，累重也。下文霸字可爲其証。又，東坡本謂母馬重載時亦有此字，則奘字可確信不疑也。

𥁞

𥁞，羊朱切，通逾、越過也。尚書・禹貢：「逾于水。」

騚＝

舊本、施宿、羅君惕作驐，吳廣霈、汪仁壽从高田忠周釋騚＝。余詳宋安國諸本，當爲騚字。从馬从前，昨先切。解作左驂跑在前面。猶阮元所云：「古人造字，字出乎音義，而義出乎音也。」

騃＝

薛尚功作驐、潘迪作𩦴、吳廣霈作𩧈、吳大澂釋𩦴、郭沫若釋𩦵，羅君惕作𩥺，謂即轎之繁文。諸釋皆誤。此篆从馬从𥏻，騃之繁文也。牀矢切，作痴愚、病態解。與騚字對應，描寫十分生動。

駜

薛尚功釋扯、楊慎作戲、羅振玉作駁、鄭業斅作駜，釋牝。案古

文从牛亦可从馬，猶𩦿，鼓文作犇，牝亦作牝、犯、豝、駀。駀，毗忍切，雌馬也。此處或可作母馬解。

戟

戟，几劇切，楊慎本、陶滋本及舊本皆存此字。戟，古時重兵器。三國志·魏書·典韋傳：「帳下壯士有典韋，提一雙戟八十斤。」東坡本戟下為「以矣」二字。言母馬拉的是重兵器戟，累成病態，與前文「駑矣盤黃」前後呼應，於詩旨甚協也。

毋

蘇東坡、薛尚功釋女，楊慎釋汝，羅振玉云：「毋即毋。毋不，毋不也。」古金文毋皆作母，趞尊毋敢家作「母敢家」，兮田般毋敢亦作「母敢」。羅說是。毋，讀若無，武夫切。

執

執，之入切，作施、行解。漢書·哀帝紀：「有司執法，未得其中。」

德

德，多則切，恩德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刻石頌秦德。」案「執

德」二字皆據東坡本補入。句讀爲「馳戟以爽，毋不執德。」詩旨貫通，情趣盎然。若言楊慎作偽，恐難做到如此天衣無縫。

翰

蘇東坡、楊慎皆釋翰。尹彭壽云：「翰从飛，猶亦作翼。」吳大澂云：「疑即飛之繁文。」羅君惕云：「翰，說文：『天雞赤羽也』，玉篇：『飛也』，均與碣文不合。惟易、賁卦：『白馬翰如』，疏：『鮮潔其馬，其色翰如』。禮記、檀弓：『戎事乘翰』，注：『翰，白色馬也』。此石多詠馬，當作白馬解」。案此石言戎事，羅說最精。翰，侯旰切，白色馬也。

交

交，古肴切，象形會意，交合也。此作交流解。鹽鐵論、本論：「交庶物而便百姓」。案東坡本作夾，誤也，舊本亦然。余察安本交字無疑。「交游施々」，是謂安撫百姓，與詩旨相協也。

施 ＝

施，式支切，給予恩惠也。舊唐書．黃巢傳：「遇窮民于路，爭行施遺」。案東坡本句讀為「交游施施」，以文義度之，誠可信。

霾

薛尚功釋霸、楊慎釋黎、吳東發謂通驪、郭沫若釋霧，皆與文義不合。都穆釋霾，郭忠恕云：「恐是籀文霾」。然也，霾莫皆切，與埋音義皆同。屈原．九歌：「霾兩輪兮縶四馬」，以當與詩旨甚協也。

大

大，通泰，他蓋切。荀子．富國：「天下大而富」。

金

東坡本、吳昌碩及舊本皆作余。郭沫若釋金，云：「假為令」。案此篆確是金字，居吟切，本義，不得假為令。余參東坡本知句讀為「金及如茲邑，昌不余友」。與詩旨甚協。先秦以黃金二十兩為一鎰，一鎰稱一金。蘇東坡、楊慎金字皆誤，

作余，若言楊慎作偽，「全」字就不可能在內讀中如此脗合，故余以為世傳之蘇東坡石鼓文摹本，比之安國諸本，存字無疑要多得多。故余以為東坡本是必須認真研究的。

如

蘇東坡、薛尚功皆釋如，郭沫若釋汝，潘迪云：「通汝」。案以文義度之當為如，人渚切，本義，連詞。

害

薛尚功釋周，蘇東坡釋害，楊慎釋曷，可見蘇氏見過的拓本抑或是他本人的摹本亦為較好的一種。害，亦即盍、曷也，胡臘切，相當於現代漢語的「何」。管子．戒篇：「盍不出從乎？」

余

余，以諸切，即餘字，作多餘和給予解。老子：「損有余而補不足」。馬衡云：「余者，自稱之詞也」。唐蘭在石鼓年代考中亦謂第一人稱代詞有兩個「余」字，很顯然也是錯誤的。一個余字

當是「金」字之誤。一個便是此字，今不作第一人稱解。

薛尚功、楊慎、吳昌碩及舊本皆作及，郭沫若作習，云：「殆習字之泐，讀為戎右之右」。案此篆當為友字。于救切。古籀友作習、習、習、習。余親往故宮博物院諦審實物，羽下∪形朗朗可辨。友作有解。荀子大略：「友者所以相有也」。白虎通三綱六紀：「友者，有也」。「盡不余友」蓋言文公將代戎，賜賞將士，以利戰事。

霝雨石第六

此石以洪水之患隱喻伐戎之情事，時在文公十六年。

薛帖、鄭樵作天、東坡本、周伯溫及舊本皆釋柬。吳昌碩釋來，

馮雲鵬作癸，郭沫若同，云：「銘冢確作癸，且與下文濟、洎、逮為韻，殆記出師之日。」羅君惕云：「郭說可通，然原文上半似从艸，不似从𣥠，則又未敢信之。」案此篆中權本、後勁本原文較明晰，決非天、東、來、癸諸字。吳昌碩作𡗜，已初見端倪，只多了一短橫和字形稍失。此篆从天、从之、从口，會意。秦權積古之作㞢，下面短橫移至天字中間，乃為𡗜。汪仁壽謂薛氏本秦璽文全索引命字作𠲜，與𡗜字筆畫相同，只是書法有異。容庚金文編者旨𥁕盤命作𠲜，亦與此篆相類，只是鼓文創製的遺意更明顯。故余以為字當釋命，眉病切。東坡本正確的句讀應為「遊來自命」，此「命」當是天子命辭，蓋言伐戎之事。全詩十分通暢，足證東坡本著實珍貴。

霝

薛帖釋令、蘇東坡釋霝、鄱穆釋霊、鄭樵云：亦作零。詩東山：「零雨其濛。」案說文：「霝，雨零也。从雨，㗊象零形。郎丁切。」羅君惕云：「霝與零同，然非霊之省文。霝雨即零雨，零，俗語落。」羅說是。

㴆=

流，力求切。說文：「㴆，水行也。从林，㐬，㐬，突忽也。篆文从水。」重文前人未見，此篆原拓右水短書，留位作=，細辨則明。

迄

薛尚功釋迄，楊慎釋迻，羅振玉、郭沫若作迄。馬叙倫云迄異文，強運開疑即汔之或體。羅君惕云：「案說文新附：迄，至也。从辵，气聲，許訖切。今作迄。」羅說是也。

涌=

蘇東坡、薛尚功皆釋涌。郭沫若云：「此涉字舊釋涌，亦石花之誤合，諦案乃辨。」郭氏辨誤是。安國本中權本涌字無恙。涌，

余隴切，奔滕，汹涌也。

盈

盈，以成切，充滿也。韓非子說疑：「以譽盈於國」。

渫

蘇東坡、薛尚功、郁移、吳大澂釋渫，楊慎作渫，云：「息列切，水名，當釋渫」。潘迪釋渫。郭沫若云：「渫疑渫之異文，从水某聲，水涯也」。馬叙倫云：「郭以為从水，某聲，是也。然乃湄之異文耳」。羅君惕从馬說，云：「其說是也。說文：『湄，水草交為湄。从水眉聲，武悲切』。案此篆當釋渫，私列切。聲訓：『渫，除去也』。从水枼聲。荀注：『渫去穢濁』。」渫字也可作擴大解。晁錯、論貴粟疏：「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詩記洪水，其文義明也。

濟=

薛尚功、郁移釋滋，蘇東坡、楊慎釋溼，皆誤並奪重文。馬叙倫云：「竊謂濟濟乃狀水流之聲，為潸潸之借字」。馬說非

是，濟，子計切，从水，从齊，乃借齊字之義。齊，疾，速也。商君書，弱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董仲舒云：「濟々，大水也」。

涉＝

涉，時攝切，涉水也。鄭業斅云：「涉々即涉水二字合格，猶夫々為大夫之類」。鄭說非是。涉涉，一屬上句，一屬下句，與前流字同。

洎＝

洎，其冀切，與濟，漊為韻。說文：「洎，灌釜也，从水自聲」。此作浸潤解。管子．水地：「越之水，濁重而洎」。洎々，河水上漲也。

蓁＝

蘇東坡，薛尚功，吳昌碩皆释漊，並奪重文。案說文：「蓁，艸盛，从艸秦聲，七稽切」。此篆从艸，从漊，會意。參东坡今句讀為「蓁々烝士」，蓋言衆多渡河的士兵淒風苦雨進退維艱，與詩旨協也。

舫

舫，从舟，方聲，甫妄切。舫舟，船也。

西

蘇東坡、薛尚功及舊本皆釋西。郭沫若云：「囟，小篆作⊗，與此相近，即恖遽之恖」。案吳人石有「𩙡西𩙡北」，西字作⊗，與此判然有別，郭說是。恖，倉紅切。今作怱、匆、匆促、匆忙也。郭沫若又云：「月令『寒氣總至』，鄭注：『總猶猥猝』，與此用例同」。郭氏之補記與詩旨不協，非是。

逮

蘇東坡、薛尚功釋歸，吳昌碩作隸，羅振玉云：「此字鄭釋歸，誤，徽論歸字从𠂤非走，即其半之隶亦非帚字，古文帚作隶，象帚倒卓之形；鼓文从隶，象手持尾，即說文之逮，逮同隶，象及也」。羅說是，然此篆从隶，非隶。逮，特計切。聲訓：「逮者，行相及也」。

鄜

薛尚功釋鄜，薛帖作廊，蘇東坡、楊慎作鄜，鄭穆釋鄜、劉凝釋鄜、吳昌碩釋䴥、吳東發釋郭，王國維云：「愚謂此字當

是从邑虜聲，或从广，鹿聲，而鄜字又从邑虜聲。虜字雖不可識，然其下男字从用，从力，實即勇字，其上之虍實為繁文。古文且作虘，魚作𩻝，其加一虎頭，均無意義。勇聲與邕聲同部，以聲類言之，無可疑也。然則鄜即雍字。」郭沫若云：「字固是地名，當从邑虜聲，讀若鹵。以聲類求之，蓋汧水發源地汧縣蒲谷鄉之蒲之本字。」馬叙倫云：「鄜即鄘之異文。」余以為鄜是借舟之地，不可能是汧渭西北的雍，也不可能是遠在東面的鄘，更不可能是汧水源頭的蒲。此句讀有「汧殹洎洎」「維舟以行」，當汧河下游的汧渭之會。張政烺《獵碣考釋》疑即鄜字，解了這鄜字之謎。唐蘭云：「从鹿聲跟从虜聲是很接近的，『鄜』字舊讀為『敷』，是很難理解的，《說文》作『鄜』从鹿聲，也講不通，但如果

本是「鄜」字，那就講得通了。說文「臚」字的籀文作「膚」，周易「剝牀以膚」的「膚」，京房作「簠」；从虜聲和从卢聲同，讀為敷跟讀為肤和簠同，可見「鄜」可以讀為「敷」。唐氏从張說將鄜釋為鄜是對的，然其考辨又走了彎路。麔、鑪同在魚部，皆釋室，當可通假。說文聲訓：漢書楊雄傳：「轠轤不絕」，按猶鹿盧。字亦作轆，又疊韻連語，「桑蔡侯盧釋文本作盧。然則鄜本是鄜字也就順理成章了。史記索隱謂鄜音敷，確是「很難理解」的。竊以為鄜當訓虜，即古切。鄜字逕寫為鄜字，根據鼓文所記，當與鄜時馴養着許多麋鹿有關，由於鹿虜同韻，後人去繁就簡，鄜之便寫作了鄜。逈讀蘇東琦石鼓文「鄜字之商榷一文，「鄜」之釋作「鄜」。蘇氏注云：考地从鹿聲，恐

即因麀鹿得名。今院考古組在鬥鷄台發見鹿角甚夥，物非珍異，必非來自遠方。疑者，古代寶鷄鳳翔間麀鹿必多，因以名地。」蘇氏言之有據，當信不誤。

徒

徒，說文：「辻，步行也。从辵，土聲，同都切。」徒，徒卒也。

騣

薛尚功、都穆釋騣，蘇東坡釋騣，楊慎同，云：「音騈。」鄭樵釋駿，吳大澂云：「說文鞭古文作㝵，與諆田鼎騣字之左旁相似，知御字古文从馬，从鞭，㝵為御者所執，上象其裹首之帕也。……說文御古文作馭，則省㝵為又，已失執鞭之義；後人變㝵為叜，又加人旁、革旁，字體日繁，而鞭字、馭字之象形會意皆不可考矣。」案此篆从馬，从冃，从攴。冃，即諆田鼎之冃，大鼎騣字之冃，亦即裹帕也。攴，小擊也，馭者小擊馬首，當可會意也。馭，牛倨切。

湯

東坡本作鍏，當為石花所誤。湯，吐郎切。羅君惕云：蕩之省，詩、宛丘：「子之湯兮。」湯即蕩：「徒御蕩蕩」言其衆之盛也。……又集韻、會韻：「湯湯，流兒。」作徒御如水流解，亦通。案以鼓詩「霝雨奔流」、「蔓蔓烈士」改之，有俗語「落湯鷄」之義，言徒馭流水之兒也。

行

薛尚功釋道，楊慎云：「音道」，均誤。鼓文有道字，此篆當釋行，户郎切。與湯、陽為韻。象形會意，彳亍，衢道也。道中有人，行走也。

极

薛尚功釋枝，蘇東坡釋杖，楊慎作极，云：「音楫，或作枝。」鄭業斆云：「廣韵：『极，插也。』釋名：『户，護也。』然則极深以户，謂版插水深處，所以极引之擁護之以行也。」羅振玉云：「极，驢上負也。」

都穆、鄭樵釋楫，郭沫若云：「案乃借為楫。」案文王伐戎詩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淩曙注云：「毛詩作楫。疏方言云：『楫謂櫂頭，索也。所以懸櫂謂之緝。』說文云：『楫，舟棹也。』」案此詩頗似文王伐戎之詩，故以釋楫為妥。即葉切。

深

深，式針切，水深也。

戶

蘇東坡、薛尚功皆釋戶。郭沫若云：「疑是籥之古文。」郭說非，當从蘇、薛釋戶。字書云：「一扇曰戶，二扇曰門。」聲訓云：「戶，護也。」釋名云：「戶，所以謹護，閉塞也。」此篆象形會意，戶中一點，門之環也。

敔

敔字前文已釋。蓋言人馬被洪水所困，無法行動也。聲訓云：「敔，衛也。衛，止也。」案以文義度之，釋衛亦通。

奔

奔，博昆切，此作逃亡解。韓非子、難四：「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克而奔齊」。

事

事，鉏吏切。參東坡本句讀為「其攸其事」，蓋言回到住所，記下其事。余謂文公所記之事，與文王伐辭有很多相似之處，乃借洪水之患而言戰事。伐戎雖以勝利告終，爭戰難免傷亡，於是宗春秋之常辭，以洪水隱喻之。余於年代考中詳述。

天虹石第七

此石敘秦文公十九年，得陳寶之情景。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史記、索隱、蘇林云：「質如石，似肝。」

虹

此篆東坡本、薛帖及舊本皆奪。翁方綱作工。郭沫若云：「左旁漫漶，諦審確是虫字，初出獵時，日正『昱昱新新』，而此言虹，蓋歸途暴遇微雨也。」案此篆確是虹字，然郭謂歸途遇雨，其說無據。天虹乃敘文公獲「如肝」之「雉雌」寶石——陳寶，當是大吉大利之情事，故以天上虹霓言其時景色之美以起興，不一定是歸途，更不能與吾水乃同日而語。

⿰馬齊⿰馬齊

薛尚功釋⿰馬齊、楊慎同，云：「未詳音義。」鄭樵釋劑。鄭業斆云：「良馬也。」郭沫若云：「猶言濟濟，蓋言草之豐盛。」馬敘倫云：「⿰馬齊疑借為擠，說文：『擠，排也。』此以屬馬言，故从馬，猶騝之从馬也。」羅君惕云：「案，如郭說，當以『⿰馬齊⿰馬齊馬薦』為句，如馬說，當以『□走⿰馬齊⿰馬齊』為句。上文已闕，未知孰是。」案此篆上文雖闕，下文

無恙，當以「驕々馬薦」為句，郭說是也。驕，子禮切。

薦

薛尚功釋薦。東坡本作麃，音袍；楊慎釋麃，音標。吳昌碩作麃。案此篆當从薛說，薦，作甸切，讀若荐，動物之食草也。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

蓍＝

薛尚功釋晢，陶滋、楊慎暨東坡本同。羅君惕云：「舊釋均誤。玉篇蓍，古文作⿱艹旨，蓍蓋⿱艹旨之繁文耳。說文云：『蓍，蒿屬，从草，耆聲。式脂切』。案史記．龜策列傳云：『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蓍々』，以蓍草之排列預測凶吉也。」

⿱茻卜＝

薛尚功釋莽，薛帖誤作奔。楊慎釋華，吳昌碩作莽。郭沫若云：「⿱茻卜字當與走字為韻，蓋从茻，卜聲。說文云：『卜，鳥之短羽，飛卜卜也。讀若殊』，與走字同在侯部」。羅君惕云：「案原

文从艸，从卂，卂與卜音義均異，郭說非。當即⿱艹卂字，集韻：「⿱艹卂，
思晉切，藥草也，蕢類」。余謂羅說亦非。以字形度之，當是茂
字。董仲舒春秋繁露文王郊辭云：「茂茂棫樸，薪之槱之」。凌
曙注云：「茂茂，盛也」。如凌說，「蓍々茂々」言蓍草之豐盛也。然與
詩旨不合。聲訓：「卂，疾飛也，从飛而羽不見，指事」。「⿱艸⿱卂艸」，从茻，从
卂，會意，當為眾草翻飛之狀。唯「从飛而羽不見，指事」之「事」，
余所疑也。聲訓：「卜、卜，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按丨，象龜坼，
一象楚焞。一曰象龜兆之从横也」。卂，頗似龜板之半形，是故
余疑此篆為卜字之或體。若「驕々馬薦」言艸之豐盛，則無
必要再言蓍艸之豐盛。然則「蓍々⿱艹卂々」，是謂排列蓍草卜
筮也。下文為文公在草叢之中獲雞血寶石，正與而師石文公

肝

答客問「貝蔓信復」，謂占卜後得「如肝」之寶石的情事相脗合。

薛尚功釋微、薛帖誤作放，潘迪云：「敚，說文與微同。」羅君惕云：「偪文微作㣲，多一彳旁，當非一字。汧簡翁字釋微，與此相似，或即微字。」羅說非，當从潘說。敚失彳，與遊字失辵同理。敚、微，無非切，均可作藏匿解。此石敘雉血寶石藏匿在草叢之中，石，不得行也，故失彳。鼓文造字均此規律。

雉

雉，直几切，山雞也。詩：「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血

舊夲皆釋去。郭沫若云：「血字半泐，舊釋去，字形文義均不可通，今案字與一字為韻，決為血字無疑。」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發現，盡管顧硯夲有「血」字的痕迹。血，呼決切。

「雉血」，猶今之雞血石，與而師石之「肝」字可互為印証，亦即

陳寶、陳倉獲得之寶石也。

心

心，息林切。郭沫若云：「先[權]本如是。」案，先鋒本心字被奪，中權本心字可辨，郭氏小誤。

美

美，無鄙切。此篆前人未識，余據安本考辨，當無疑。蓋因文公獲陳寶，此詩以景色之美以起興，心頭之美以作結，前後呼應，由外及內，烘托鮮明，形象生動，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車工石第八

此石敘秦文公二十七年，狩獵南山，初遇大特之情景。史記秦本紀云：「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

王

薛尚功釋工，蘇東坡、潘迪釋攻，潘迪云：「工，籀文攻，蘇氏石鼓

同

詩亦作攻。案詩車攻傳云：「攻，堅緻也。」楊慎云：「讀作攻，古文省，進擊也。」鄭業斅云：「與古文巨同。」羅君惕云：「案工即本文，說文云：『工，巧飾也。象人有規矩也，古紅切。』」羅說是。

潘迪云：「同，齊也。物馬齊其力。」馬叙倫云：「此同字或為侗省，或為駧省。」潘說是也。同，徒紅切。

好

好，呼晧切，本義。古文女部皆在右，不在左耳。

駂

薛尚功釋驅，蘇東坡釋⿰馬阜，楊慎云：「音阜，與⿰馬阜同，馬肥皃。」潘迪云：「駂从馬阜聲，疑與阜音義同。」詩車攻：「田車既好，四牡孔阜。」說者謂：「阜，盛大也。」案缶、阜音義皆同，此篆當釋⿰馬阜，扶缶切，馬盛也。

君

君，舉云切。君子，古時指達官貴人，此作隨獵的文武官員。

員員

薛尚功釋員，蘇東坡、楊慎釋爰。潘迪云：說文：員音云，益也。有重文也。羅振玉云：詩正月釋文：云本作員也。詩：出其東門，聊樂我員也。正義云：員，古今字也。又，玄鳥箋：員，古文作云也。正義：古文云員字同也。羅君惕云：妘，籀文作䰗，可知云籀文作鼎也。案羅說皆是。

邋邋

薛尚功釋獵，楊慎釋邋。潘迪云：邋邋，旌旗動搖皃也。羅振玉云：是古獵躐同字。古文从辵从足亦無別，獵、躐、邋一字耳。許書訓邋為搚，非本誼。字本从辵不从手也。薛氏釋獵是也。良涉切。

斿

斿，古文游字，以周切。楊慎云：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迪既誤讀為君子員員，邋邋員斿，遂複臆釋云：員員，眾多貌；邋邋，旌旗搖動貌。豈特文法大戾，書

例亦大味矣。」羅振玉云：「古寫之經，如『采葑采葑』、『采苦采苦』等文尚作采〻葑〻、采〻苦〻，是唐人尚如此書之也。」案：車工詩之句讀，當从楊羅之說。

遬〻

速，桑谷切。速速，疾行也。

⿰牛辛〻

⿰牛辛，郎里切。陶滋、楊慎的東坡本作緋，舊本及尹博璽本皆同。潘迪云：「舊墨本作孫字。」安國云：「求下殘字，曹本清朗，乃⿰牛辛字，非孫字也。」郭沫若云：「⿰牛辛⿰牛辛即詩之『騂騂角弓』。」⿰牛辛字自宋以來久成懸案，今據寫真本比別本多存二三筆，歸案確是从羊省，辛聲之字，僅此一字，直可云一筆萬金矣。」案：這又是一個重要發現，然⿰牛辛字非騂字。騂，黑色馬也。⿰牛辛，鼓詩所敘之「大特」也，古往今來，⿰牛辛字只見於石鼓詩，蓋言文公和隨獵

人等見到了如史記所叙的長杵樹本的大特牛，特意創製了這一牸字，當是从牛、从杵省。與所殿石幾個初創之字是一樣的規律，史記所記的典故，是揭開石鼓千古之謎又一十分重要的依據，真正可謂一字萬金也。

角

薛尚功釋甬、蘇東坡作卣、楊慎作囷，音禾。鄭業斅云：「角，弓以角飾弓也」。羅振玉云：「角象角形，商人卜辭作角，與此正同」。羅說是也。角，古岳切。

𢆶

蘇東坡、薛尚功釋茲，強運開云：「竊疑弓茲以持者，茲即弦之段字」。馬叙倫云：「茲實為玄之重文」。案東坡本吳人石有「金及如茲邑」，茲亦作𢆶，故余謂既不是玄之重文，也非弦之段字。茲，子之切，本義。

敺

薛尚功釋敺，蘇東坡釋驅。蘇說是也。案說文云：驅，古文作「敺」。豈俱切。

特

薛尚功釋𢉩，楊慎釋時，潘迪作時。趙古則、吳廣霈、郭沫若、羅君惕皆釋特。特，徒得切。史記所叙之大特牛也。

趩趩

薛帖作趩，誤。安本無恙。潘迪云：「又音亦反，有重文，說文云：『行聲也。一曰不行皃。』」案此篆从走，从異，含奇異之義，與下文「遊獲允異」前後呼應。

⿺走憲⿺走憲

蘇東坡、薛尚功皆釋⿺走憲。說文云：「⿺走憲，走意。从走，憲聲。」許建切。

⿱辥夊⿱辥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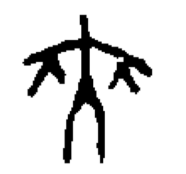
薛尚功釋⿱辥夊，蘇東坡釋炱，楊慎云：「大來切，今作炱，烟塵也。」楊說是。

⿺辵⿰午攴

薛尚功釋御，薛帖誤作𢦏。鄭樵云：「同禦。」郭沫若云：邀倣

為禦，時假為塒。」即者就也。「即禦即塒」言麕鹿已入獵圍」。鄭說非是。此石有「其來夾次」言獸之入圍。「即遨即時」相當於現代漢語「此時的我……」，不得假借之。此篆雖有御字義，然非御字，仍當讀遨，另有詮釋，茲不贅述。

薛尚功、郝穆釋趍，潘迪作越、辻仝勝一釋迣，楊慎云：「趚趚，資昔切，走皃。」鄭業斆云：「說文：『趚，側行也。』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趚』。案側行者，謹畏也。」楊、鄭之說是也。



薛尚功、蘇東坡等皆釋大，當為石花誤。羅君惕云：「碣文大字均作大，而此字作亣，與之迥異，自非一字。說文：『夾，盜竊褱物也。从亦，失冉切。』盜竊褱物則倉皇避匿，碣文蓋取此意。」案字固是夾字，然羅說非是。夾通狹，侯夾切，作狹窄解。後漢

書·東夷列傳云：「其地東南夾，南北長。」

次

薛尚功、蘇東坡皆釋坐，潘迪作即，过本勝一釋碩。郭沫若云：「恣省，與趚為韻。」羅君惕云：「案原文殘畫當係次字，次，比也，序也，「麀鹿趚趚，其來夾次」蓋言麀鹿被逐，倉皇避匿而奔走失序也。」諸釋皆誤。案次，七四切，此作停留解。左傳·僖公四年云：「師退，次於召陵。」「其來夾次」蓋言麀鹿被逐，都停留在狹窄的地帶，然則獸已入園也。

樸

薛尚功釋樸，楊慎釋樸，云：「讀若僕。」朱彝尊云：「樸雖从木，疑古與樸通。」張德容云：「當即朴字，古朴樸通用。」郭沫若云：「『避毆其樸』與上『避毆其特』同例。」徐鉉本說文特字注云：「朴特，牛父也。」樸即是朴。玉篇、廣韻作撲。然此樸特二字均非

牛父之意，乃因合韻之便用為牡字義」。案樸通朴，匹角切，音義皆同。此處既無牛父之意，亦無牡字義。乃本字，作質朴解，蓋言獸已入圍，無法避匿，安得老實。字與遺、獨為韻，文義連貫，極富情趣，將獵情狀，猶在眼前耳。

蹪

遺，徒谷切，行皃也。聲訓云：「按字从走，當訓遺遺也，走前頓之皃」。後漢書、陳蕃傳注云：「蹪，蹼足」。劉寬傳注云：「蹪，猶慢也」。余謂遺通蹪，入圍之獸無法逃匿，就地慢行之狀也。聲訓所謂「走前頓之皃」，將獵時當可常見矣。

豣

蘇東坡釋豣、郝穆釋豬，音委。楊慎云：「音豚或作貆，小豕也」。潘迪作豬，云：「或作豣，或音豚」。錢大昕云：「毛云：『三歲曰肩』，籀文或从豕耳」。張德容云：「說文肩本作肩，从户者乃俗字」。

羅君惕云：「案當即豜字，玉篇豜或作䝾，是豜䝾本一字也。詩豳風豜字傳謂三歲豕，齊風肩字傳謂三歲獸，其義稍異。余以為豜古賢切，肩亦古賢切，字本同音，故可通用。是䝾即豜之異文，亦即肩之緐文耳。」案春秋時諸侯力政，文未一統，同音異書，一字數形，比比皆是，羅說是也。

蜀

薛尚功釋蜀、蘇東坡釋蠲、楊慎釋蜀，云：「讀若蠲，古文肩。」潘迪云：「蜀，恐是犢字，蓋蜀有獨音。」張德容云：「爾雅：『獨者蜀。』是蜀本訓獨也。說文羊為羣，犬為獨也。」鄭業斅云：「獨即獸名。」郭沫若云：「蜀段為獨，當指離群而獨逸者言。」案字當从張說。獨蜀本一字，徒谷切，非獸名。本義，單獨也。郭謂離群之獸，言之在理。

鑾車石苐八

此石叙秦文公獲異獸大梓牛之情事，時為文公二十七年。

鑾

鑾，落官切。古代人君乘坐的車曰鑾駕。鑾亦作鸞。詩小雅蓼蕭：「和鸞雍雍」。鑾車，从金，以鑾鈴而得名；鸞車，从鳥，以鸞車上鳥形飾物而得名。

𡗜

薛尚功釋桒，薛怙、都穆作華，東坡本作𡗜，楊慎同，云：「讀作忽。」鄭樵釋拜，吳大澂云：「古𡗜字。」鄭業斅云：「从夲，卉聲，與忽、曶、欻、歘音義並同。」羅振玉云：「古金文中毛公鼎之𡗜、吳尊𡗜均即此字。而義不可知。」郭沫若云：「𡗜，賁飾也。金文言車飾者多見此字。」羅君惕云：「案郭說是也。說文：『饙，从食，𡗜聲，或作餴。』饙可作餴，𡗜也可作賁矣。說文：『賁，飾也。从貝，

平聲，彼義切」。案郭、羅之說是也。

軟

薛尚功釋敕。楊慎作敇，云：「音速」。潘迪云：「說文敕即某字，或音速」。羅振玉釋次。王國維云：「周禮春官巾車：『駹車雚蔽，然複，髤飾』。注：『故書髤為軟，杜子春云：軟讀為桼垸之桼』」。郭沫若从之云：「此字正是車飾，即周禮故書軟字也」。羅君惕云：「案王說是也。集韻：『軟，七四切，以桼飾車也』」。

真

薛尚功、蘇東坡皆釋真，楊慎同，云：「讀作填，亦有文」。鄭樵云：「即填字，亦作鎮」。鄭業斆云：「䡩之省，䡩通軫」。案真，職鄰切，當為本義，本質好也。莊子齊物論：「無益損乎其真」。

碩

薛尚功、楊慎皆釋碩，常隻切，堅固也。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忍絕王命，明棄碩交」。

彤

彤，徒冬切，丹飾也。潘迪云：「彤弓、彤矢，天子以賜有功諸侯，詩：「彤弓弨兮。」書．文侯之命及春秋傳：「彤弓一、彤矢百」是也。」

笑

東坡本如是，注云：「笑，音簇，矢鋒利銳也。」楊慎云：「音簇，叶音，楚洛切。」案，以文義度之，此篆可信。

轡

轡，兵媚切，讀若配，馬轡也。詩：「六轡如絲。」

驁

驁，从馬，敖聲，五到切。駿馬也。呂氏春秋．察今：「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

宣

宣，古宣字，須緣切，暢達也。晁錯．舉賢良對策：「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唐蘭以為此篆作宣，故謂「已失去了回旋的形象。」从而証明「石鼓是很晚的作品。」這顯然是一大錯誤。案安國諸本，宣字之「回旋」十分清晰，而詛楚文宣字之「回旋」，

就不見了。這正好說明石鼓是不晚的作品。

摶

薛尚功釋搏，楊慎、吳昌碩、郭沫若釋摶。羅君惕云：「案原文从牛、从叀，叀與甫有別。已於前論之。故應釋特，字不能識。」案鼓文牛作牛，此篆从牛，手也。趙古則釋摶，是也。度官切。聲訓：「管子，霸言：『摶國不在敦古』，注『聚也』。又重言形字，楚辭九辯：『乘精氣之摶摶』之」。參東坡本知句讀為「鄜騎宣摶」，蓋言鄜時來的車馬在此集結，下文為「眚車載道」，甚協。

眚

薛尚功釋卣、薛怡作首、蘇東坡、楊慎作囟，釋畜。郭沫若云：「劉心源釋為獮，云：『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注：「省，讀為獮；獮，秋田名也」。』是則眚車猶言田車也。」劉說精，當从之。眚，省也，所景切。省車者，鑾車已卸，改作田車也。

⿰奞丮

⿰奞丮，借為載，作代切，充滿也。詩·大雅·生民：「厥聲載路」。

章

章，諸良切，紋章也。柳宗元·捕蛇者說：「黑質白章」。蓋言原濕而道路泥濘，車轍如章也。

趍趍

薛尚功釋逗，蘇東坡、楊慎釋趍，鄭樵釋趣，吳廣霈云：「說文趍，趍義也。亦趨走意」。郭沫若云：「段玉裁云：『趍趙雙聲字，與峙躇、蹢躅字皆為雙聲轉語』。是則趍趍即趍趙矣」。案吳說是也。趍，直離切，讀若馳，同趨義。趍通促，此作摧促解。漢書·食貨志上：「使者馳督趍」。蓋因「如徒如章，原濕陰陽」，故「趍趍弆馬」當解為控勒馬轡，摧馬馳騁以為田獵也。

弆

薛尚功、東坡本、楊慎及舊本皆作六。張燕昌作弆。郭沫若云：「雖是弆字。說文：『弆，兩手盛之』。此處蓋用兩手控勒馬轡之

意」。案郭說是也。奔，力燭切，讀若捉。象形會意，音義與捉同。

郭氏固於馬叙倫說又曾把奔字段為駱，實不可取。

[矢羊]=

薛帖作[illegible]，東坡本作族，楊慎作[矢夾]，云：「音簇，叶音明」。鄭樵云：「籀文族，借為鏃」。鄭業斅云：「同[止矢]，矢鏑也」。郭沫若云：「字不可識，音當在魚部」。又補注云：「詛楚文有[止于]字，曰淫[止于]甚亂。兩者合參，疑是今之異文」。羅君惕云：「族之古文作[矢羊]，見汗簡，或作[止矢]、[止矢]，見集韻。均與鏑文相近，惟一繁一省耳。說文：族，矢鋒也，束之族族也」。引申之作衆多解」。羅說是。此當借為鏃，作木切。

[辵予]

薛尚功釋趕，蘇東坡、楊慎作又。唐蘭釋迓。羅君惕云：「即[走余]字，迓从辵、从予，[走余]从走、从余，走辵古本無別，予余義亦相同，故可通。玉篇云：「[illegible]、[走余]，伏地也」。此蓋言有物伏地如虎耳」。羅說是也。

唐蘭釋逕是對的，但為了証明石鼓非春秋時物，把逕作第一人稱解，無疑是錯的。句讀斷為「逕力如虎，獸鹿如兔」，文義不通，更是錯上加錯。

貙

貙，豈俱切，獸也。聲訓云：「貙獌，似貍者。」按貙似貍，其甚大者曰貙獌。从豸，區聲，虎屬也。一曰如虎而五爪。」案貙既似虎，句讀又為「逕貙如虎」，然則東坡本之「貙」字，當無可非議也。

獸

吳大澂云：「獸狩古通」。羅振玉云：「獸之義為狩，獸鹿即狩鹿也。商人卜辭中狩獵字皆作戰、戩、戰諸形，即狩之本字。四足而毛為獸，乃後起之義」。案羅說甚善。狩，舒救切。

𤉡

𤉡，即兕，徐姊切，獸也。聲訓云：「𤉡兕，如野牛而青，象形，與禽离頭同。」周伯琦云：「當作𤉡，古文从凹，从儿，象其足」，韓詩說：「以兕

角為之，容五升。」左、昭元傳：「舉兕爵曰注，所以罰不敬」。海內南經：「兕其狀如牛，蒼黑，一角。」劉欣期交州記：「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二尺餘。形如馬鞭柄」。廣志：「角班似瑇瑁。」南山經：「禱過之山其下多犀兕。注，似水牛，重千斤」。論衡是應：「蒼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李時珍本草綱目云：「犀字，篆文象形，其牸名兕，亦曰沙犀，……大祇犀兕是一物。古人多言兕，後人多言犀。北音多言兕，南音多言犀，為不同耳。」爾雅云：「兕似牛，犀似豕。」郭璞注云：「兕一角，色青，重千斤，犀似水牛，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案此石所敘之異獸當為犀、兕也。亦即史記所記之大特，錄異傳所說之大青牛、大梓牛。車工石「君子之求」之特角，犀兕之角也，郭沫若謂安本牸(特之誤)字比別本多了二三筆，

直可云一筆萬金。案今東坡本之篆字，揭開了石鼓文千古之謎，不知當值幾何？郭氏泉下有知，當「樂趣」矣。

台

東坡本作台，楊慎云：「讀若怡，樂也。亦即古省文」。楊說是也。怡，與之切。史記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台爾多賢」解作愉快的隨職官員。

迪

蘇東坡釋迪，楊慎同，注云：「音循」。鄭樵云：「今作徇」。張德容云：「按此當是籀文巡字，巡，古坤字。此作旨，蓋从坤省」。周鼎云：「同陳，陳設之意」。強運開云：「按陳，古文作𨻰，申，古文申，籀文作旨。此篆从是、从旨，當即籀文陳字也。」案周、強之說是也。陳，直珍切，陳列也。左傳隱公五年：「陳魚而觀之」。

禽

禽，巨金切。鳥獸之總稱也。

東坡本作奉，阮元揅經室硯刻銘臨縮搨本如是。案阮元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博學之士，無有依據不會輕易補入，故余以為東坡本的存世是不應有疑的。奉，敷奉切，兩手捧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臣願奉璧往使。」

隻

薛帖作鹿，蘇東坡作兔，楊慎作兔。郭沫若云：「舊多讀為事，非也。隻即古獲字，卜辭多見。」郭說是也。獲，胡麥切，捕獲也。

允

允，余準切，此作確實解。詩．大雅．公劉：「豳居允荒。」

異

異，羊吏切。奇特，與眾不同也。「遊獲允異」蓋言獲得之獸十分奇特。可見二千八百多年前的汧渭之會，雖然麋鹿很多，犀、兕乃希罕之物。

而師石第十

此石叙秦文公孫新立太子，適逢周桓王繼位不久，邀集諸侯，宴樂天子之情景，時在文公四十八年。

嘽：

參東坡本知句讀為「徒邀嘽嘽」，嘽，他干切，聲訓：嘽，从口，單聲。「一曰喜也，按喜而甚亦喘息」。案此石所叙之情事為文公晚年，諸侯會同，徒步迎賓，喜而喘息，其狀鮮明。若言作僞，恐非楊慎所能為之。

而

而，兒氏切。郭沫若云：而，爾也，天子之命辭，如文侯之命：其歸視而師」。案東坡本以「然而師旅」為句，是則而字當為連詞，表示前後兩個詞組之轉折。猶韓非子定法：故其國富而兵強」。郭謂天子命辭，實不足取。

師

師，疏夷切。軍旅也。左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

旅

旅，力舉切。古時軍隊以五百人為一旅。左傳哀公元年：「有衆一旅」。

繹

繹，羊亦切。詩車攻：「會同有繹」、詩閟宮：「保有鳧繹」。白虎通封禪：「繹繹之山」。聲訓：「按，繹亦奕也。又託名幖識字」。其說是。郭沫若云：「以字當斷句，與上文師字為韻，讀為矣若已」。案參東坡本為「繹以左驂右驂」作句。鼓文多以四字、五字為句，唯此句為六字。余觀詩經秦風亦有六字、七字為句者，故從之。

以

右

此字諸家皆未識，郭沫若、羅君惕得其字，曰之。東坡本誤作戎字。余詳察日本昭和十年版安國本中權本知為右字。一、右字右部泐迹尚有又字之形痕；二、殘文右下似有筆畫，然此殘

迹與田車石石字之殘迹相似，當為石花；三、鼓詩既言右驂必言右驂，故余以「繹以右驂右驂」為句，比之郭氏以「以」斷句，似為合理。

滔₌

滔，土刀切，竹兒。蓋言軍旅之眾也，楚辭謬諫：「年滔滔而日遠兮」。

⿰⿱音大戈

蘇東坡釋熾、施宿云：「說文古熾字與此相類」。吳廣霈云：「或與戠字通」。羅振玉云：「此字从言、从大、从戈，諸本誤將音大二字中畫通連，誤也」。羅君惕云：「案安本左偏中畫實係貫連，並非泐迹，而田車、乍原、而師三石各有一我字，霝雨石有兩或字，田車石又有一戎字，戈均作戈，未有作弋，羅說非。似應作戴，字不能識」。案此篆从戠、从大，會意。音義皆與戠同，當是識之古

文，之翼切。職役也。聲訓云：「戠，从戈、从音。」按，兵也。徐楚金云：「古職字，古之職役，皆執干戈，未見其然也。」余謂此篆从卄，不从廾，或諸侯會同，職役皆帶干戈。或本該如此。戠，泛指士兵。戠大者，兵衆也。（亦遺意之所在也。）故云行兇滔滔，猶潮水一般也。

不

不，甫鳩切。此當讀否。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余參東坡本得句讀為「草蓍其不」（東坡本前二字作「艸艸芊」，當為「𦬹𦬹」之誤）蓋言客問文公，用蓍草卜卦如何？下文即是文公答客問：「其蔓信復」。詩旨貫通矣。

具

具，其遇切，陳述也。宋史．梁克家傳：「命條具風俗之弊。」

蔓

蘇東坡、楊慎作隻、阮元、吳昌碩釋蔓，鄭業斆作夌，吳廣霈

作隹、羅振玉作隹、郭沫若釋舊。唐蘭云：「隻」字夲象手裏提到一只鳥，戰國時齊國等地發展為「蒦」字，从艸，而石鼓作「蒦」是小篆「獲」字所从；但草字下面从「十」，不作宀，可証明比小篆還早。那末，从籀文發展到小篆，石鼓應該屬於這種性質。即離小篆已經不很遠的一個過渡時期」。唐說差矣。此篆既非小篆「獲」字所从，更非離小篆不遠，而是十分古高。字固當釋蒦，然與小篆迴異。聲訓：萑，从隹，从丫，會意，有毛角。借為萑。毛角者，中權夲、後勁夲昭然。辨者多以為石花，誤之。說文：蒦，規蒦，商之。从又持萑，一曰視遽皃。一曰蒦，度之。徐鍇曰：「商度之。萑，善度人禍福之。乙虢切」。余謂「从又持萑」亦即用手排列蓍草，占卜吉凶也。

信

薛帖作得，無釋文。郭沫若云：「細審當是信字之殘，因字在行端，剪貼者囿於薛本，誤疑字上石花為殘畫，遂存上而剪下，致使二字緊接也。」郭說良是。信，息晋切。蓋言「獲」之可信也。

復

薛帖作復，釋後。東坡本、楊慎釋徒。郭沫若、羅君惕釋復。郭、羅是也。復，房六切。答覆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王辭如不復。」

肝

蘇東坡、薛尚功、都穆、楊慎及舊本皆釋肝。鄭樵、強運開、郭沫若、羅君惕釋肝。案此篆當釋肝，古寒切。史記索隱：「按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蘇林云：『質如石，似肝。』」石鼓為文公時物，此又一的據也。

燕

嗣

燕，於甸切，通宴。漢書．高五王傳：「帝與齊王燕飲」。「燕樂天子」，蓋言祝賀周桓王繼位也。

嗣，詳吏切。爾雅．釋詁：「嗣，繼也」，當指王位繼承人。柳宗元．封建論：「卒不能定魯侯之嗣」。案此石「天子」與「嗣」字並存，是考古界爭論的焦點之一。余謂天子當指新繼位的周桓王。「來嗣王始」既可解為招徠賓客恭賀新王繼位，也可解作新歲時招徠賓客恭賀新君繼位。詩．民生：「以興嗣歲」，箋：「令新歲也」。然則「燕樂」與「來嗣」對舉；「天子」與「王始」對舉，文義亦通。郭沫若以「□來樂，天子□來，嗣王始□，古我來□」作的，實難通讀。余經反覆推敲，詩中「嗣王」兩字，決非指周桓王，蓋因文公四十八年，桓王已繼位，不得再言嗣王。然則嗣王當

解為諸侯位之繼承人。與詛楚文「右秦嗣王」是一樣的道理。茲不及詳，留待年代考細說。

止

東坡本此石以「追止」兩字作結。余以為無論從其聲韻抑或文義度之，都是可信的。郭沫若而師石之再檢討云：「『古我來□』句，馬氏謂『末字當安何字，於義方協』。以事言之當是逝字，然徵之古代詩歌，似少如此辭例』。然余訂此石之韻為之部。則凡之部字，如翼、備、飭、力、茲、思、式、止等字均可用」。郭說甚好，東坡本後四句皆為之部，然則此篆當非「楊慎之流」（案引唐蘭語）可以作偽矣。

贊文

□

此贅文在汧殹石第五行之下，是十鼓詩文以外的一個字。郭沫若云：「此字半泐，為它石所無，疑是首字之異，亦石之居首位也」。案此篆與首字不類。古時首字基本上變化不大，汗簡作□；古籀作□；鼎文作□、□、□、□；秦斤作□、秦權作□、秦量作□；繹山碑作□。均為眉眼象形會意字。郭說非是。台灣學者張光遠以為贅文摹全當為□，即卣，即由，而且「籀」可能是「由」的同音通段字。並由此推斷「史由即史籀」，「石鼓十詩的作者，也是秦襄公的太史『由』。」這無疑也是錯誤的。其一，張氏以為十鼓十詩所敘為「秦襄公在汧水流域發迹的情形」，立論已偏。其二，秦文公的史官據文字記載是史敦，不是史籀。其三，贅文在宋拓本上只殘留半字，尚有半字，故不能取其半

字作「由」。余考辨十鼓十詩是記叙秦文公三年東獵至四十八年其孫太子新立這一期間的重要史實。不久便故去。然則，刻詩以誌紀念的當是文公孫寧公和史敦。從這個意義推理，石鼓詩便有墓誌銘的性質。而此贊文當為「奠」字。石鼓文的結體，多為上下，左右對稱，在對稱中求變化。據此特徵，贊文復原可能作酋、或酋，象形會意。香案、酒器，作石尊祭奠。石鼓並非似鼓，辨者多有評說。底部呈圓形，確似酒尊。主鼎、敦方尊奠作⿱艹奠，會意，雙手舉尊狀。若去其艸，便與此贊文十分相似了。鼓文去艸，是謂石尊不得舉也。其理與鼓文敢字、遨字、遊字、散字等文字初創時的遺意當同。石鼓文成為千古之謎的根本原因，是辨者都不曾在文字如何創製上下功夫，故前人無一人真正讀通過。

今譯

汧殹詩第一

汧河啊流水潺湲，
河曲有衆多清澄的深潭。
鮎魚和鯉魚在那裏成羣結伴，
下河去捕魚的是隨行的官員。
小魚在齊胸深的水面上，
頃刻間四處游散。
帛布的魚罔裏魚鱗閃爍，
竹編的魚罶裏鮮魚交錯其間。

黃麻編的帘囤裏，
大魚在掙扎小魚已氣息奄奄。
要做的魚羹很多很多，
剖魚時魚兒活蹦亂跳還想逃竄。
一個個大汗淋漓，
人人都忙忙碌碌爭先搶干。
都有些什麼魚呢？
盡是些鯉魚和白鰱。
拿什麼來收拾呢，
唯有用楊柳枝條來串連。

作原詩第二

我們計劃在先人的故地上開始新的征途，
汧渭之會的原野上首先得整治道路。
要馬上建造營房安頓住處，
我已把地理觀察清楚。
先頭部隊已在山坡跟前駐下，
伐木除草三十里方圓為營區。
我們的人馬雖然希微，
營轅圍欄井然有序。
移栽了桼栗果樹，
柞木白桵可以困於柵欄和建築。

梏木和棕櫚四季長綠，
山谷的水道上小鳥兒似歌如訴，
箬竹新枝隨風起舞阿娜多姿。
營區內要裝點得花團錦簇，
休閑時可以優遊散步。
記下這難忘的日子，
盤山的道路已暢通無阻，
二日種樹五日修路。

田車詩第三

狩獵的馬車很安全，

小馬駒帶上了銅鞍勤跑得更歡。
四匹馬拉的車跑在正中間，
車駕簡潔又輕便。
左邊三匹馬拉的車旌旗招展，
右邊拉車的三匹馬快捷輕健，
我們已棲息在遼原野之間。
士兵們就駐扎在平坦的山坡上，
卸下了馬上的車駕，
手持紋飾華麗的弓箭。
駝鹿和野豬真不少，
公鹿母鹿山雞野兔禽獸齊全。

重新裝束好輕便馬車，
士兵們疾走如飛寅夜再戰，
不知不覺已越過了營區的柵欄。
興猶未盡星河西橫，
手執彎弓停止射箭。
眾多百姓一路上手舞足蹈笑聲歡，
文武官員回到住處奏起音樂舞姿翩躚。

吳人詩第四

虞官負責山林和田園的管理，
他對一草一木都非常愛惜。

無論白天還是夜晚，
　他對自己的工作總是兢兢業業。
一會兒跑北，
　一會兒跑西，
他的功績誰也不能掩蓋，
　他的工作誰也無法代替。
說起身還有更稀奇，
這一次他要用大特牛去獻祭。
　回到營房他又想主持祭祀，
還向主持祝禱的官員說了自己的主意。
過去諸侯祭祀祖先，

也曾任用他設飪獻藝。
祭品送去的地方，
林木茂盛風光綺麗，
那裏還是畜養園地，
許多母鹿和公鹿在奔跑游戲。
我們對疆域進行了治理，
聚集糧草增加收益。
大田裏豐收在望，
文武官員都盼着品嘗美味的大米。
所有謀劃將開始實施，
周王朝派來使臣參加了祭禮。

吞水詩第五

我們營區內的流水很清，
我們的道路也修得很平。
我們營造城池不再游牧，
美好的樹木已經扎根成林，
恭祝周天子永遠安寧。
丙申是郊祭前占卜的吉日良辰，
柴薪熊熊一片光明宏壯我遠征。
我們道路的兩旁，
我們的騎兵整裝待發排列成陣。
營房寬暢大道康莊，

滿載兵器的馬車越過薪火走向征程。
左邊的駿馬輕捷馳騁，
右邊的馬匹為何如此愚鈍？
原來是母馬拉的重武器步步艱辛，
莫不換下牠積德多關心。
旌旗下戰時用的白馬真英駿，
一路奔馳揚起了陣陣灰塵。
三十里營區都跑遍，
把恩澤施予士兵和百姓。
秦公說如今國泰民安定，
大吉的日子要喜慶，

黄金不斷地充實國庫，
何不將多餘的賜賞將士激勵軍心。

零雨詩第六

我們此行是天子的旨意，
大雨滂沱川流不息。
波濤汹湧水漫河堤，
大水中充滿了冲刷的污泥。
文武官員淌水過河，
大隊人馬顧不上水深流急。
汧河水啊不斷地上漲，

眾多士兵在江河中進退維艱風雨淒淒。
差役們匆忙去找渡船，
船只集自那鄜時營地。
步兵和車馬都成了落湯雞，
只有船只可通行，
忽陰忽晴過河真不易。
木棍護着過急流，
不少人總算爬上了對面的河堤。
士兵們繼續泅渡不停息，
有的逃上岸又有沖走的，
回到住地記下這難忘的一筆。

天虹詩第七

雨過天晴現虹霓，
猶如彩橋架天際。
芳草滿地走駿騎，
邊吃薦草邊揚蹄。
排列蓍草如福福，
占得一卦是大吉。
草叢藏匿似雉血，
寶石似肝若雄雞。
吉日獲寶是天意，
我心不二當專一。

江山如畫美無比，
陳倉真乃風水地。

車工詩第八

我們的馬車工藝精，
我們的馬兒很齊整。
我們的馬車多漂亮，
我們的馬兒強又盛。
文武官員同狩獵，
邊獵邊游抒豪情。
母鹿公鹿受了驚，

連蹦帶跳亂逃奔。
官員們為求犀角飾彎弓，
手持弓箭都想獲得這奇珍。
我們以為驅趕的是大特牛，
牠行動怪異是牛是鹿都分不清。
奔跑時揚起了漫天灰塵，
那時候我們瞠目結舌都吃一驚。
鹿群逃遠似流星，
野獸入園亂紛紛。
我們驅趕那些老實的動物，
被圍後行動遲緩比較粗笨。

射中的是那些三歲左右的小野豬，
因為牠們孤獨地逃散容易被擒。

鑾車詩第九

我率領的馬車跑在最前方，
一路上八只鑾鈴響叮噹。
雕龍繡鳳漆繪座艙，
質地精良富麗堂皇。
紋飾的弓堅固又漂亮，
紅彤彤的箭那是天子的賜賞。
卸下四匹馬拉的鑾駕，

兩旁邊的六匹馬多麼駿健雄壯。
步兵和騎兵浩浩蕩蕩，
那時來的坐騎都集結在這個地方，
大道上充滿了輕裝簡式的車輛。
人馬行動緩慢車轍腳印猶如花紋一樣，
原野上忽陰忽晴天氣變化無常。
攏馬揚鞭緊握繮，
箭一離弦駛駛響。
伏地的大貍如同虎，
狩鹿如兕有角長在額頭上。
官員們有的捧山鷄有的收拾獵物，

一個個興高采烈喜氣洋洋，
我們獵獲的異獸非鹿非牛真是怪模樣。

丙師詩第十

氣喘喘徒步逕賔疆域外，
興冲冲各路諸侯來相會。
車駕上裝着許多弓和箭，
两旁的駿馬上披紅又掛彩，
威武雄壯的將士們
源源不斷似潮水。
客問我卜卦之事可信得？

我回說寶石似所是神來。
諸侯們卸下車和馬，
小孩大人全都來到了營房內。
禮樂聲中筵宴開歡呼天子萬歲，
賓朋們祝賀太子新立繼往開來。
群情激昂為興周室齊努力，
招徠群雄在我大營相聚會。

筆者小記：把二千七百年前的古詩歌譯成白話詩，本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由於石鼓剝缺殘泐殊甚，譯起來就更難。為了弄清石鼓詩之內涵，余曾根據自己對鼓詩的理解，硬是將其譯了出來，以便

从史記中找出足夠的依據。這件「傻事」竟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石鼓詩與史記秦本紀文公篇的記述果真不差，直令余激奮不已。於是，余在石鼓詩文破釋之後，整理書稿的時候重新補充修改了一次，成了現在這個樣子。為的是讓更多的人較容易地了解石鼓文究竟記述了什麼內容。余不是詩人，所譯的詩也就難成體統。尤有天虹、作原之石，缺文較多，只能从個別字的釋義和上下文的內在聯係上找出一定的規律來判斷句讀的意思，這樣難免有所差错。然石鼓詩的基本內容當無誤。更好的譯詩，期待專家和讀者教我。余將努力爭取做到盡善盡美，為弘揚我中華古老文明竭盡綿薄。

一九九一年秋在辛未重陽於京華倚劍眠琴齋小書房

年代

我國傳世之刻石以石鼓最早，石鼓所書的文字是小篆之祖，亦即秦始皇帝統一文字的主要依據。石鼓所寫的詩，是詩經三百篇之外以十首為一組連詠的叙事詩，不僅開創了中國叙事史詩的先河，就是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從社會發展史來看，它提供了十分生動的史實；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它不僅留給我們一份十分寶貴的資料，正如郭沫若所說，更重要的貢獻是保証了民族古典文學的一部極豐富的寶藏詩經的真實性。從文字發展史來看，它使我們得以窺見文字創製之源流，其會意字之多，文字創製之奇妙是歷代任何一件鐘鼎彝器和刻石所無法比

擬的，從書法藝術發展史來看，鼓文體態渾穆，自有奇彩，為歷代書家所宗。康有為云：「石鼓即為第一文物，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不僅如此，石鼓文對我國的地理史、氣象史乃至音樂繪畫史也提供了很好的資料。

鑒於石鼓的重要性，古今刻石惟石鼓文為世人所重，考釋金石者惟石鼓文最多。然而，千百年來歷代二百餘文人雅士對於石鼓的製作年代及石鼓詩的作者，一直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張懷瓘、李嗣真、張彥遠、竇蒙、韓愈、蘇東坡、梅聖俞、張耒、宋濂、李雨奎、羅曾等皆以為是宣王時刻。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時刻。董逌、程大昌以為成王時物。鄭樵因鼓文與秦盄相合指為秦刻石。金人馬定國創為宇文周時之說，和之者有溫彥威、劉本仁、焦竑、

顧炎武、萬斯同、莊述祖等。武億以為漢物；王闓運以為晉物；俞正燮則以為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所作。近人王秉培在後傳抱石書中論石鼓文云：「今依文字加證，謂為北周遺物，雖亦近臆斷，而當時確有是逞奇作偽風氣，雜柔古文奇字籀文小篆謬篆分隸而為之，文辭亦依傍詩經體裁。當時鑿石成形，列為美觀，陸沉無定，遂致霾沒，滄桑迭變，又見人間，儒廷聚訟，視為甚古，莊嚴尊重，莫敢或是。」如此臆斷，也算一家之言。然則，自公元前八二七年至北周（案筆者取其中，以建德元年推算。）中期——公元五七二年，上下竟差一千三百十九年。自馬衡石鼓為秦刻石發表以後，說者相對統一，沒有人再懷疑是秦之刻石（案如王秉培者是極個別的現象）。郭沫若以為是秦襄公八年立西時時作；唐蘭

以為秦獻公十一年所作，上下亦差四百年。清人震鈞第一個指出石鼓為秦文公時物，馬叙倫從之。為此，還與郭沫若打了場筆墨仗。（說見郭氏石鼓文研究）余以為爭論不休的主要原因，正如唐蘭所說「在銘刻本身上都找不出什麼証據」。因此，只能是臆度而言，或從字形上揣摩，或以語彙作推斷，甚至以一個考辨錯誤的字來論証。如郭沫若把霝雨石之癸字作癸，釋為癸，誤為天干第十位，謂「殆記出師之日」。從而把該石斷為秦襄公「初由汧源出發攻戎救周時事」。唐蘭不知其「癸」字之誤，當作日名，謂「从丙申第二天出游，已經七天了」。一字之爽，一錯再錯矣。是故，余以為倘不能從石鼓文本身找出依據，就不可能終止論爭，還會聚訟不斷的。

余之注釋與譯詩已和史記秦本紀文公篇一一作了對照，無一不相脗合。茲將其重點再作闡釋，以正視聽。

一、史記：「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汧殹詩「汧殹沔沔」、「汧殹洎洎」，地理不差也。

二、史記：「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鼓詩「作原」、「𢧵𢧵逌罟」、「遊以陵于原」，皆為文公營邑之情事。

三、史記：「十年，初為鄜時。」霝雨詩「舫舟自鄜」、鑾車詩「鄜騎宣搏」。吳人詩：「中囿孔庶，麀鹿□。」蓋言在鄜時祭祖，於情於理當不差也。

四、史記：「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霝雨詩：「其逌其

事」紀事也：「多庶趯趯」，民多化者也。秦史記謂「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記事」。然而，記述文公四年初至汧渭之會時營邑的卜原詩云：「二日封木，修路五日」。它足以證明文公有史記事只，少要提前十年。

五、史記云：「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遊水石「天子永寧」是謂伐戎為了救周，師出有名也。「日維丙申，翌翌薪薪」是謂文公按周禮於戎事先郊，郊祭先卜。丙申者，占之吉也。吉方可郊，郊方可伐。於是樊薪翌日，以壯行色，「遊其旁道，遊馬既陣」。蓋言陳兵待敵也。

石鼓詩的格調和某些章句與詩經甚相類似，這本是石鼓年代久遠的極好佐證，然唐蘭以為石鼓文是三百篇的摹仿者，

並以此來說明石鼓非春秋之物。郭沫若反駁云：「石鼓詩頗為雅馴，表示秦人已有相當高度的文化，何以能夠驟然至此？我看這是容易說明的。這是因為周室東遷之後，有一部分的太史作冊之類的人員留下了，又做了秦人的官，替秦襄公司筆札，故而做出了同西周王朝格調相同的詩」。案若將「襄公」改為「文公」，那麼史記便可証明郭沫若的推斷是有一定道理的。秦文公收周餘民有之，當不乏人材，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素養，即便不用人司筆札，也有可能「做出了同西周王朝格調相同的詩」。更重要的是秦自非子受封汧渭之會，已經受到了周原、西虢和散國的文化熏陶。自幽王為犬戎所敗之後，西周三百多年的文化基業，實際上已漸漸為秦所承繼。詩經中秦仲時的車鄰、襄公時的無衣、駟

驪、蒹葭等詩篇已經可以看出秦文化相當不錯的水準。如果說小戎詩果真是襄公夫人之作，那麼文公從他母親那裏就可以得到很不錯的教養。因此，余以為石鼓詩不僅不是三百篇的摹仿者，而正好說明它和詩經是同時代的作品。石鼓詩的出現，正是秦國逐鹿中原的先聲，最終一統天下的曙光。

六、史記：「十九年，得陳寶。」獲陳寶是文公一生中最得意的二件事之一。天虹石窩的便是得寶之情事。「牧敞雄血」是謂藏匿在草叢中如山雞血一般顏色的寶石，猶今之雞血石。並由此生發了一則美麗的傳說。正義引括地志云：「寶雞（神）祠」在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媦，

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雉，雌上陳倉北阪，為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陳寶在而師詩中再次述及是文公答客問「其蒦信復，苹貝肝來。」肝即陳寶。索隱按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蘇林云：「質如石，似肝。」史記集解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石鼓詩記事明白無誤，絕無神話色彩，故余謂敘事史詩也。

七、史記云：「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史記上說的「大梓」、和「大特」，便是文公創製的那個合二為一的「梓」字。車工石「君

子之求，犛犛角弓」，車工石提到的「犛角」，亦即鑾車石敘說的異獸「兕」之角。蓋因犀、兕之角，「角斑似瑇瑁」，十分珍貴。「逆貌似犀，猶鹿如兕」，「進獲兕異」。故詩中有関異獸犀、兕的描述甚多。

中國演繹的歷史故事更不少。集解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木，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正義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

郡主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按今俗畫青牛障是。」錄異傳謂之大梓牛，石鼓詩中的大特牛也。特，从牛从梓省。

八、史記：「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為竫公。竫公之長子為太子，是文公孫也。」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周桓王元年，即文公四十七年，而師石天子與嗣王並存，歷來是學者們爭論的又一難題。很多年代的考証均以此去尋找周天子、嗣王與秦公的內在連係，因此導致了不少十分錯誤的結論。無獨有偶，秦刻石詛楚文首句為：「又秦嗣王」，這位詛楚的秦嗣王，弄得辨者同樣論爭不休。余以為天子是嗣王繼位後的稱謂，兩者不應解為一人。文公四十八年太子新立，時為周桓王二年。因此，鼓詩中的嗣王不可能是周室的王位繼承人。石鼓詩和詛楚文的嗣王當為「諸侯位」的繼承人。而不

是天子的「王位」繼承人。諸侯的繼承人並不稱「嗣公」或「嗣諸侯」，而天子和諸侯的繼承人同樣稱為「太子」，可見之同樣可以稱為「嗣王」。石鼓詩中「天子」、「嗣王」、「公」並存，正好証明了而師石的嗣王就是文公孫，亦即後來的秦寧公。解開了這個疙瘩，而師石所說之情事，對照史記所記之史實，另一個疙瘩也就好解釋了。「徒遊嘽嘽」道出了文公已年邁體弱，他因仍要秉天子繼位不久之機，邀集諸侯吃，其用心之良苦是可以想見的。這是因為太子竫公早喪，其孫年幼，考慮到自己將不久人世，為保持祖宗基業，采取了一種連絡感情，睦鄰友好的策略。這大概是鼓詩上所記的盛會史記不見的緣由。

九、史記：「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石鼓詩十首記敘了秦文公

四年至四十八年，遨集諸侯宴樂天子時止，凡史記上有記的，石鼓詩中大都有所記述，雖言及卜事而無迷信和神話色彩。這無疑是記述秦文公一生中重要情事的敘事史詩。其文字之精微，詩句之優美，體裁之新穎，內涵之豐富，當在詩經三百篇之上。

確定了詩記何公，然則刻於哪年呢？石鼓詩文以外，銘刻在汧殹石第五行下面的那個贅文直，實在太重要了，直可謂半字萬金矣。無論從秦本紀抑或是石鼓詩文看，秦文公是一位艱苦創業，治國有方，進步昌盛，政績卓著的文武全才。是故，文公死後，其孫寧公和文武百官出於對他的愛戴，將其詩文刻石永誌紀念便完全可以理解了。鑒於石鼓詩記述了文公一生的主要事迹，從某種意義上看，帶有墓誌銘的性質。因此，這個贅文當

為篆字，象形會意。由此可見，石鼓製作的正確時間應是秦文公五十年，即公元前七一六年。案故宮博物院石刻之簡介，其年代以唐蘭石鼓年代考為據，定為公元前三七四年，晚了整整三百四十三年，實在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已知前人事，更待後人看」，余以為很有必要更正一下。

地望

關於石鼓地望的記述，南北朝時代的梁人劉昭是較早的，他在後漢書注中云：「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唐人竇蒙以為石鼓發現的地點在岐州

雍城南。杜甫詩云：「陳倉石鼓文已訛。」韋應物詩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可見便是發現石鼓的唐代，對其發現地的說法也不盡同。郭沫若云：「秦石鼓文余曩據元和郡縣志知其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與括地志所言三時原之地望相合。三時乃秦襄公之西時、文公之鄜時、靈公之吳陽上時，因知石之建立必與時之一有關，其意猶今人之于神祠佛閣建立碑碣也。……石鼓之作遂得以斷定在襄公八年。」馬叙倫駁云：「襄公雖受岐西之賜，實未嘗有其地。」唐蘭云：「石鼓原在唐代稱為三時原，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三時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郭沫若先生據此說三時原就是石鼓所在地，是十分正確的。元和郡縣志云：「三時原在武功縣西南二十里，高五十丈，西入扶風縣界。」這

是三時原的東界，和乾隆岐山縣志完全符合，它的西界一直到汧水，鳳翔縣和寶雞底店鋪的交界處，就是現在的「南原」。……石鼓所在的三時原上，既沒有西時和鄜時，那末，襄公和文公作石鼓的說法，顯然都是不可能的。三時原由武功到鳳翔長達四十里，原上固然有三時，三時並不能把這個大原占遍，那末，石鼓盡管在三時原上發現，卻未必即在時中，即使在時中，跟時的建立年代也沒有必然的關係，先立時而後刻石是完全有可能的。」唐蘭雖謂石鼓非文公所作，也沒有道出發現石鼓的確切地點，然其對三時原地望之分析，還是很有見地的。

余考石鼓為文公之物，無疑與文公立鄜時和文公之陵墓有關。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又

曰：「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焉。」史記秦本紀：「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括地志云：「秦寧公墓在岐州陳倉縣西北三十里秦陵山。」帝王世紀云：「秦寧公葬西山大麓，故號秦陵山也。」由此可見，文公和寧公皆葬在陳倉縣西北三十里的秦陵山，亦即西山大麓。從十鼓十詩的內容來看，文公一生的主要活動範圍就在汧渭之會陳倉一帶。乍原詩「帥皮阪□」的阪，很有可能就是陳倉北阪。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很顯然，文公發現雉血寶石的地方也是文公的墓地，這決非巧合。因為，在文公看來，陳倉北阪無疑是一塊風水寶地。天虹詩中的「羲之」和「□心其一」便是文公當時心境的極好寫照。至於唐蘭提到的「南原」，是很好解釋的。看問題的

出發點不同而已。清雍正陝西通志引寶志云：「石鼓在鳳翔縣南二十里之石鼓寺」。這是從鳳翔看「南原」。清順治寶雞縣志卷三云：「石鼓寺治東三十五里石鼻寨故城內，即故天興縣地」。這是從寶雞看「南原」。然從陳倉山眺望「南原」，也就成為北陂矣。唐蘭云：「可見石鼓寺也是和石鼓原有關的，地在寶雞東北，鳳翔之南」。唐蘭說的石鼓寺有兩座，一在石鼻寨亦即石鼻城內，這顯然不是石鼓最初發現的地方。一在梁代劉昭提到的陳倉石鼓山，也叫石嘴頭。介於寶雞市渭濱區與寶雞縣馬營鎮的交界處，恰好是陳倉山之北陂，山上有石鼓堡，石鼓寺就在山東南側的茵香河畔，說它是「風水寶地」是一點也不過分的。一九六五年在遺址上出土了嘉慶十三（一八〇八）年重修石鼓寺記的石碑，上

有「周宣王之搜狩，太史籀之記載，作石鼓以志中興之盛者，其地乃在是哉。」並云：「昔之石鼓實出於此。」可見石鼓山才是石鼓的故鄉，而汧渭之會是石鼓文的發祥地。由於秦文公在這裏得到了「如肝」的雞血寶石，才有今天寶雞縣、市之稱謂。被秦文公命為陳寶的雞血寶石，完全有可能還在陳倉古遺址上，興許也能找到新的礦石資源，倘有人搜尋，是會有所獲的。

索隱

史記秦本紀云：「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案伐戎乃文公一生中非常重要之情事，而石鼓詩中既有聚糧備戰，狩

獵陳兵，又有占卜郊祭陳兵待敵之描述，而有關爭戰之情事絕不道及，何也？余細讀十詩，亦疑霝雨詩隱喻伐戎之事，惟苦於沒有史料以証此斷。是夜，重讀董仲舒春秋繁露，方撥開迷霧，豁然貫通。繁露卷二竹林第三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

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馳其文德，洽其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直予謂妙哉高論也。需而后之謎，雖最後一句當可破之，然余不嫌其煩，整段抄錄，為的是讓讀者

了解所以不言戰伐而潛隱洪水之患的歷史原由。若細細剖之，則有以下幾種可能：

一、文公伐戎非本願，故露雨詩首句即道出「遊來自命」。當為秦文公不想以戰伐之傷民而為後人所識，且「命」作「癸」，由「天之口」三字組合而成，蓋言天子之命辭。不揭此秘，莫測高深也。

二、「傷其害所重也」，淩曙注云：「隱二年注：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內外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兵動則怨結，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鼓詩「淒淒烈士」、「其奔其敵」，蓋言士兵戰伐之艱辛，既有亡命的，也有一去不回的。故文公書之甚謹，惡之而無辭也。

三、春秋之書「惡詐擊、恥伐喪」，淩曙注云：「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

日，詐戰月」。鼓詩云：「或陰或陽」。古時，陰陽不單指陰晴，亦可解為晝夜。若伐戎之戰倘有夜擊，則不得入書史。伐喪者，注云：「襄公二年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諱伐喪也。』」史記云：「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戎敗走則戎之城池皆取之史。是故，諱伐喪，更不宜入書史。

四、春秋之惡戰伐，「凡春秋之記災異」者，淩曙注云：「春秋潛潭巴災之為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為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之也」。由此可見，文公獲異獸而言怪，潛洪水之災以言戰伐，乃春秋之常辭也。

是故，霝雨石以文義度之，其內涵戎事，今譯如是：

我們來此伐戎是天子的旨意，

大軍東征川流不息。

爭戰伊始風聲鶴唳，
撕喊聲中充滿着殺機。
官員們沖鋒在前，
大隊人馬奮勇迎敵。
戰爭越打越激烈，
衆多的士兵被圍進退維谷艱難無比。
軍情緊急差役們匆匆去搬救兵，
援兵和給養來自鄺時營地。
敵人的弓箭如同雨點紛飛，
步兵和騎兵都成了衆矢之的。
只有前進沒有退路。

戰爭打打停停，要想取勝談何容易。
士兵沒有武器，只好手持木棍，
終于沖進了敵方的陣地。
戰士們不斷地發動進攻，
衆多士兵的傷亡贏來了戰爭的勝利。
回到營地以洪水為記，
隱去實情以免後人識我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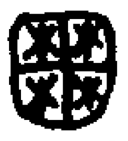
書藝

秦文公石刻史詩洋洋灑灑，原文不含重文、合文凡六百餘

字，宋拓本含殘文不過五百餘字，然其在文學和書法藝術上的成就，仍不失為第一瑰寶。書法家稱其「為篆之宗」是當之無愧的。從唐初發現之後，便受到了書法大家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的重視，加上杜甫、韓愈、韋應物和宋代蘇氏兄弟等著名詩人詠詩作歌，遂名聲大振。韓愈詩云：「從臣才藝咸第一」、「如此至寶存豈多」、「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韓公如此推崇，着實委屈了孔王夫子，然不能不令人欽敬的是石鼓文這一二千又百多年前創造的文字，如車、工、君、同、黄、帛、楊、柳、田、宮、四、多、天、虹、師、古等字，幾乎沒有變化，一直沿用至今。若無文公和他的史官們在汧渭之會的

黃土地上創立的文明昌盛，始皇統一文字，恐怕又是另一番模樣。這就是其不朽之偉績。

從文字學的角度看，石鼓文無一不合甲骨文和金文的六書法則。它與西周晚期的金文有十分相似之處。如克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盤等，同石鼓文具有共同的風格特徵。王國維史籀篇疏証謂籀文上承石鼓文，雖史學界尚有爭論，然余以為王氏慧眼獨具，識見十分精僻。石鼓文文字初創的痕迹比比皆是，結體自然，樸拙天成，而籀文嚴謹有餘，古高稍失。石鼓文明顯地繼承了晚商及西周時的傳統，从茻之字凡五見，而春秋戰國的銘文中，不少已省簡从艸。再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精妙絕倫之會意詞籀文已無法見到。石鼓文年代之久遠，上述數字足可証也。許慎

說文解字敘中謂李斯等人奉秦始皇帝之命製作文字，「皆取史籒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是也。」可見小篆是對大篆的繼承和發展，而其體勢又與小篆相去不遠，所謂「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又正好說明籒文也是正宗的秦文字，而史籒無疑地只有繼承和發展文公的石鼓文才能同源。石鼓文與小篆相較，有二百餘字結體行筆完全相同。張行孚說文蒦疑有小篆多古籒一篇，謂說文中之籒文遠不只二百餘字。有已廢為古籒而見於小篆偏旁者，有仍作為小篆而見於古籒偏旁者。古籒之偏旁既為小篆，小篆之偏旁又為古籒，則此小篆之即為古籒明矣。張氏小篆多古籒之說實為真知灼見。石鼓文囿字作，籒文作 ，與詛楚文同，而 字籒文仍作 ，完清楚地表明籒文上承石鼓文而小篆又

據籀文「或頗省改」也。唐人張懷瓘稱石鼓文爲「小篆之祖」是完全正確的。他不僅揭示了石鼓文一個重要的特徵，也理順了漢字發展的關係。余以爲更重要的是石鼓文擷取了西周金文的體勢，形成了自己端莊穩健之風格，它不似東周列國文字之散漫蕪雜，使得商、周文化賴以延續，直至始皇統一文字。是故，石鼓文象徵着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無比深厚之底蘊。

受石鼓文影響最深繼承最多的當是李斯，他以秦文字爲主導，博采衆長，删繁就簡，使之規範，其小篆爲秦始皇統一文字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漢代隸書大興，習篆日少，然也留下了石鼓遺風。東漢時的曹全碑以結體嚴謹、秀逸多姿著稱。清·方朔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云：「此碑波磔不異乙瑛，而沉

酣跌宕直合韓敕，正文與陰側為一手。上接石鼓，旁通章草，下開魏、齊、周、隋及歐、褚諸家法，實為千古書家一大關鍵，不解篆籀者，不能学此書。」可見書法之道乃博學而後精，不學石鼓何言神品。三國吳國的皇象以其急就章名揚天下，而被康有為譽為「筆力偉雄冠古今」的天發神讖碑是他的又一傑作。其沉着痛快，生澀險勁的書法風格對明清兩代乃至現代的齊白石等的書法、篆刻產生過很大的影響，這位書法大家同樣受到了石鼓文的啟迪。集慶續志云：「篆書獨步漢末，天發神讖碑體兼篆籀，宜居周鼓、秦碑之次。」到了唐代，大概是經濟繁榮，太平無事，習篆的又多了起來，出了位李斯之後的篆書大家李陽冰，嘗自嘆曰：「小子得篆籀之宗旨。」余觀陽冰之書，取形方正穩固，用

筆圓潤流暢，結體對稱均允，章法疏朗有致，比之李斯更得石鼓之神韻。再如宋代的張有、文勛、米芾、蘇東坡，元代的周伯溫等都學過石鼓文，並博采眾長而自成一家。

清代是考辨和研習石鼓文的鼎盛期，以阮元為代表的古文字學家曾把石鼓文翻刻了不下十次。鄧石如、楊沂孫、羅振玉、吳大澂、王國維、吳昌碩等都在研習石鼓文上下過大功夫，甚至以臨石鼓文而得名。其影響最大而臨寫最差的要數吳昌碩。吳氏之臨書不僅一版再版，而且被汪仁壽收進了由他編撰的金石大字典。卻不說其臨譜釋誤多得驚人，就連石鼓文的字形、結體也被他肢解得頭重腳輕，面目全非。如吳人石的「吳」字、避水石的「康」字、車工石的「鞘」字，拓本皆明晰，惟吳氏所書放縱無度，

神形扭曲，更有甚者，所有「魚」字和从魚之字，都寫成从灬，可見吳氏連甲骨、鐘鼎都不曾仔細看過，不然，不會連魚字都寫錯的。吳氏石鼓臨書跋文云：「予好臨石鼓，數十載從事於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惟其中古茂雄秀氣息，未能窺其一二。」吳氏好臨石鼓是真，惟「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則未見得，然「未能窺其一二」倒又是實話。無怪馬宗霍・霋嶽樓筆談云：「缶廬寫石鼓以其畫梅之法為之，縱挺橫張，略無含蓄，村氣滿紙，篆法掃地盡矣。」商承祚亦云：「吳俊卿以善書石鼓聞，變鼓文平正之體而高聳其右，點畫脫漏，行筆驁桀。石鼓云乎哉，後學振其名，奉為圭臬，流毒匪淺，可勝浩嘆。」余以為像吳昌碩的石鼓文臨書，今後最好不要再版，免得一錯再錯，貽誤子孫後代。

石鼓文在書法藝術上的成就，評述甚多。唐張懷瓘書斷云：「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倉頡之嗣，小篆之祖，以石稱書，遺迹石鼓。」元潘迪石鼓文音訓云：「其字畫高古，非秦漢以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知也。」清方朔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云：「結構如生，點畫如注，誠如孔巽軒太史謂，勁者山立，柔者木垂，行若奔雲，止若據槁。一字之內，左右相生，一簡之中，稀疏適歷。固當遠超二李，近軼兩徐矣。欲學篆書，捨秦刻間架，此鼓筆畫奚從哉。」孫承澤庚子消夏記云：「遒樸而饒逸致，自是上古風格。」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云：「金鈿落地，芝草雲團，不煩整裁，自有奇彩。體稍方扁，統觀蟲籀，氣體相近，石鼓即為中國第一文物，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也。」余謂石鼓之書，不論章

法、結構、體勢、線條，都表現出相當的規範和持重，端姿而工美。正統書評家所言，剛如鏤鐵，柔似垂禾。所謂結構如生者，自然勻淨也；點畫如注者，揮灑從容也；不煩整裁者，結體平穩端莊也。其線條圓轉，柔而不弱。行筆挺拔，又無鐘鼎斧鑿之痕。其字形結體氣韻整肅，然極富變化；左右對稱而多有左低右高，和而不同。就視覺效果而言，其科學性比篆書範疇中的任何一種都要高明得多。二千又千多年前的中國古老文字，受到歷代書法家的一致贊賞，時至今日仍未衰退，正是因為它不僅在我國文字史、書法史中起着承前啟後的作用，而且蘊含着中華民族的智慧之光，化成了意味雋永、情趣盎然，給人們帶來了視覺享受和心靈舒暢的美的藝術。

關於石鼓文的書寫工具，余經長期反覆之研習，以為決非現代的長鋒毛筆，很可能是短鋒扁平狼毫，猶今婦女用的眉筆而鋒更短。用這種筆書寫的石鼓文，線條整齊，使轉圓潤，附合鼓文之特徵。而用藏鋒書法，較難達到石鼓文線條畫一，一氣可成之神采。若說毛筆到秦始皇時經蒙恬等人才得到改進的話，李斯的泰山、琅玡台、嶧山、會稽諸刻石，其用筆與鼓文基本相同，只是繼承而已。余所謂之短鋒扁筆，在秦律十八種這一文字較小的拓本中也是不難分辨的。雲夢睡虎地同時出土的秦法律問答簡更是一目了然，非短鋒扁筆決不可為。詳見附圖三。

正名

秦文公叙事史詩之刻石，自唐以來皆以其形似鼓而稱為石鼓文，蘇勗、竇蒙更名「獵碣」。馬衡因刻石似鼓而非鼓，則竭力辯正，名曰「秦刻石」。羅君惕云：「夫刻石方者曰碑，圓者曰碣，十碣上狹下寬，其形如礎，實碣也。」因名曰「秦刻十碣」。郭沫若云：「石鼓呈饅頭形，這是古代石刻中僅見的一例。……它所象徵的是天幕，就是北方遊牧民族的穹廬，今人所謂的蒙古包子。」余謂刻石亦非似鼓，據贅文考辨，其形當似古代祭祀用的酒尊。然而，石鼓文不僅在國人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即在日本、東南亞諸國以及港、澳、台胞，海外僑胞中，也不乏研究石鼓文者。故更名容易引起誤會，以為發現了新的刻石。鑒於我們已經知曉石鼓所刻詩文為秦文公一生之史實，不妨稱為秦文公石鼓文叙事史詩。

一則紀念秦文公為我中華民族之文化所作出的傑出貢獻，二則詩與文總究有別，詩含文而文未必是詩。不知妥否，伏請博士，幸傳敎之。

正名之二，是為明人楊慎鳴冤，還其清白，也好讓這位為石鼓文東坡本的傳世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博學名士含笑九泉。

楊慎錄石鼓文音釋序云：「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爾為石鼓文矣乎？』慎則以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下矣。』」正是由於楊慎從其師李文正處得東坡本並刊行於世，遭到了不少非議。有陸文裕者首先發難，其金臺紀聞云：「石鼓經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搜訪靡餘力，咸存斷缺。歐陽公集古錄才四百六

十有五字；胡安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近安吾衍、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缺字，列錢為文，以永章句，又參以薛尚功諸作，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究好如楊用修之所從來。果有的據，固是千古一快，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缺疑為愈。」孫承澤庚子消夏記云：「今細讀十詩，古繳翩翩，恐非用修所能辦；然用修謂得之李文正，而文正懷麓堂稿絕不道及，何也？」羅君惕評曰：「是孫氏『恐非用修所能辦』一語，雖疑其詩之真；但以懷麓堂稿未道，遂疑其事為僞耳。固未得有力之証據也。」余謂孫、羅二氏皆不失公道，至於文正懷麓堂稿「絕不道及」，是很好解釋的。安國與文正都為同時代人，安得宋拓三本，秘不示人，有小記云：「醫質假贈均為不孝，願我後人至寶永保。」文正得

東坡本當亦同此心，他於臨死前才把此本託給楊慎，遂有「丹書未竟而先生棄後學矣夫」云耳。朱彝尊曝書亭集云：「楊用修謂从李賓之所得唐人搨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聚既簡」句，古文苑脱「避」字，有「聚」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騖」句，騖上脱一字，古文苑本「騖」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靈雨」上，古文苑有「蓲落」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於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蓋於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為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

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又如第八鼓用修增「徒御嘽嘽」、「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宴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文，郭氏云：「恐是異字，古考文，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清朝的乾隆皇帝在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中，人云亦云：「至楊慎之偽作全文為尤謬甚繇。」可笑的是楊慎本明顯錯誤的字照樣被「集」到了他作序翻刻的十個新鼓上頭，留下的是千古笑柄。然仍不失為一處旅遊景點，可供後人觀賞。今所見的「亦楊」之作尚有黑蝶齋小牘、鴻雪緣等。遺憾的是郭沫若、唐蘭皆錄楊慎作偽。唐氏云：「由於石鼓的盛名，明代楊慎之流假造了一本石鼓文，一個字不大，當時曾迷惑過一班人。」

唐氏不愧為治學嚴謹之名士，為究之後似覺不妥，又加小註云「故宮博物院藏元周伯溫至正二十二年（公元一三六二）所書石鼓文真迹，並未全錄原文，但第五鼓開頭卻有『吾馬自東』一句，跟偽本一樣，那末楊慎偽本，可能是有來源的。」余詳審諸說，總覺有失偏頗。朱氏以潘本、薛本、施本及古文苑正楊本之誤，本身就是一誤，須知薛潘諸家所見皆為翻刻本，其考辨譌誤甚多，以誤正誤，只能是誤上加誤，反而是一鍋糊塗。楊本不僅有「避來自東」，還有「六轡沃若」，應該說與原拓不附。然如唐氏所言，元代周伯溫的手書真迹亦有之，余考辨宋拓中權本殘文之先，出於書法愛好，並未研讀歷代有關石鼓文專著，故不曾見過楊本，也不曾見過周鼎所說的明陶時雨之東坡本。及見楊

本和陶本，余據北宋原拓殘文考得之字，其中七字與楊、陶所說的東坡本一模一樣。（余進上古文字學這一行，這是重要因素之一。）鑒於上述原因，余以為沒有理由懷疑楊慎作偽，而且堅信確有東坡本傳之於世。遂將其與各種版本進行校勘，剔去明顯錯誤的字，保留了可供參攷的字植入安本。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有的句讀立通，有的考辨結果與史記秦本紀的記述完全脗合。凡此種種，結論只有一個，正如唐蘭所言：「是有來源的。」其真源便是楊慎確實「得自賓之，傳自子瞻。」紫桃軒雜綴云：「東坡有手鈔石鼓文，篆籀全，音釋備，遠勝潘迪等所錄。」可見確信東坡本存世的遠非不才一人。

余謂楊慎本並非作偽，不是說此本沒有問題，它存在的明顯

錯誤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一、蘇子瞻手鈎時便有摹誤。由於石鼓唐代發現時已經殘泐，臨摹時出差錯當在情理之中。二、東坡先生「搜尋偏旁，時得一二」，所得亦並非完全正確。其摹失辨誤之處，一併留予後人，後學者無法與原拓相較，便信以為真，使屬善書者隸為一卷」（案：楊慎自序也），造成了幾代人的誤會。三、李文正之曾「拾殘補缺」，凡此作法，在版本缺乏、又無實物、原拓參校的情況下，不免會有差錯。楊慎本比其他東坡本錯處要多一些，這恐怕是主要原因。四、余並不排除楊慎本人在書辨時沒有加入己意，但蘇東坡「搜尋偏旁」、李文正「拾殘補缺」，這些「紅蘿卜」不應都算在楊慎的「懺爛賬」上。竊以為搞學問要老實，要謹慎，然也不可能沒有差錯。雖如郭沫若考辨時把「命」字誤作「癸」、

「越」字誤作「四」、「夜」「夾」皆誤作「大」、「奕」誤作「弇」、「友」誤作「右」、「滂」誤作「滂」、「弊」字辨誤作「斃」字等。再如唐蘭把「金」字誤為「余」字，「趁」字誤為「予」字；下原石的「司」字本作觀察解，唐氏在「司」下加一「徒」字，「阪」字下加一「尹」字，謂「司徒」和「阪尹」是兩個官，都是率領徒隸來整治道涂的。說明他之曾有過增改，以就已說。後人要是信以為真，同樣之會出現「郭氏偽本」和「唐氏偽本」。其實，明、清二代不少學者所謂的「定本」、「全本」與楊慎本沒有多大差別，而且都存在嚴重的錯誤。然而，對後人的研究工作還是很有啟迪和幫助的。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唐蘭的石鼓年代考雖然年代、人物、事件都考辨錯了，但仍不失為珍貴資料，為後學者提供了方便。是故，余以為不能因為楊本有錯誤而不問青紅皂白就予否定。

楊慎是否作假，余以為還當了解一下他是何等樣人。楊慎生於明孝宗弘治元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卒，享年七十有三。字用修，號升庵，四川新都人氏。年十一即能詩，明正德間試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世宗時遣戍雲南永昌衛，卒，追謚文憲。其遣貶時得暇博覽群書，文、詞、散曲皆能，著述甚豐，多達百餘種，被譽為明世第一人。明王世貞國朝名臣遺墨跋云：「慎以博學名世，書亦自負吳興堂廡」。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云：「慎謫戍雲南，酒間之書，醉墨淋漓，諸酋輒購歸，裝潢成卷。」案明世宗時奸佞當朝，楊慎既遭貶，必為正人君子，有識之士。著述之豐又為明世第一，豈能為石鼓文之者拼而作假，落一個千古罵名。再有，余觀中國美術館藏楊慎題蘇軾竹石圖卷，其書法用筆含蓄，

結體平正，姿態優雅，中和秀美。有道書如其人，端非弄虛作假之輩也。傲論東坡本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全仗楊慎之功也。

清人尤侗鄰門詠古詩云：「石鼓何逢逢，千年不聞響。雖留大史名，斑剝青苔上。讀之不能終，萬古獨遐想。」尤侗的詩表達了千百年來多少愛我中華文化的有識之士的心聲。今天，千年不響的石鼓，終於在幾代人的共同努力之下重新擂響了，這無疑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在結束拙文之前，允余以最虔誠之心，由衷祝願為中華第一文物秦公石鼓文敘事史詩的考釋，做過貢獻的歷代賢良雅士們，已故的泉下安息，活着的健康長壽！

一九九一年歲在辛未，楊壽初稿於京華柳芳里

一九九二年歲在辛未仲冬再稿於京華倚劍賦琴齋

奇聞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第四版有陝西人民廣播電臺記者曹海生、新華社記者王兆麟者，報導云：「尹博靈破解千古字謎，石鼓文已譯成白話詩」。又云：「尹博靈家中珍藏石鼓文唐貞觀拓本，……比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所載北宋拓本多出二百字」。這一「特大新聞」很快又在首都的北京電視臺和中央電視臺作了同樣的報導。全國各大報刊相繼轉載，規模之大，影響之深，不亞於中國出土了秦兵馬俑。

果真發現唐貞觀石鼓文拓本，確是千古一快，引起社會各界之重視，當在情理之中，然而，尹博靈所謂的「唐貞觀拓本」，百分

之百是假的。這篇報導之嚴重失實。今年夏日，余曾攜拙作歷代石鼓文研究書目就教我國著名古文字學家、北京大學高明教授。先生曾取尹博靈唐貞觀拓石鼓文考略打字復印本，問余曰：「此為唐貞觀本否？」余仔細翻閱後答曰：「非是。此本與被郭沫若、唐蘭斥之為楊慎的『偽本』基本相同，且另有增補」。先生笑曰：「然也，我已告訴漢中尹博靈」。不料事隔半年之後，竟鬧出了全國性的偌大笑話。故余命篇名曰：奇聞。

余謂尹氏「唐貞觀拓石鼓文」之假，有的據如下：一、尹本與宋拓安本相較，十分明顯的錯字凡一百二十七處。一些在考古學界已成定論的殘文，尹本都被篡改成了別字。如：車工石的特字、特字、次字；田車石的禹字、陵字、兔字、夜字；鑾車石的隻字；霝

雨石的潚字、舫字、舟字、湯字；而師石的信字、蒦字；天虹石的血字；遊水石瀞字、遊字、翌字、薪字、又字、奕字、騤字、毋字、全字、友字；吳人石的血字、朝字、若字、曾字、丰字等，尹本皆誤。更有甚者，作原石最後多出了一個「孫」字，於宋原拓本「五日」今文之下已無字，更無殘文的痕迹。此種明顯的錯誤，完全照搬於薛尚功的翻刻本或明清二代的石鼓文舊刻本。二、如尹本果是唐拓本，第二鼓作原詩每行應有七字，而尹本只有五字。而宋拓原本實存四字。蓋因宋時作原石被農家盜去，至皇祐間又被向傳師搜得，惜此時作原石已被劊其頂部，成了碓臼。當時的著名詩人梅聖俞有詩証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近人偶見安碓牀，亡鼓作臼劊中央。」這一劊，每行劊去了三字，至今無從得見，成了千古憾事。

明代楊慎和陶滋的刻本相傳為東坡本，每行亦多一字，清代所謂石鼓文定本石鼓文全本皆同，都因無據而不為考古界所取。如楊慎所言不假，雖實是得自李賓之，賓之得之蘇東坡，那麼這每行多出的一字很可能是蘇公考辨時隨己意加上去的，楊慎不知其故，刊刻成書，反落了個偽造的罪名，為後人所譏。有關此類石鼓文版本的常識，只要讀過章樵的古文苑注、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或是羅君惕的十碣考釋等有關石鼓文研究的任何一種專著，本是不應發生諸如此類的誤會的。其三，十鼓十詩中，田車詩有「鑾勤馬馬」一句，宋薛尚功誤作駢，元代潘迪云：「當有重文，或作駢。」明代安國原藏宋拓本「馬」作「馬」，清晰可辨，猶馬首上加了一根繩。故馬叙倫辨曰：「倫以為此篆從馬，而乚於馬首下，蓋拖羈縻

而已。馬已一歲可供馭故施羈縻，因名一歲馬。」這個「一歲馬」，尹本已如薛、潘所釋，被篡改成了「馯」。詩的下文為「四介既簡」，宋原拓本也很清晰，尹本又篡改成了「遊師既簡」。鼓詩中尚有「其戎趍夜，趍出各亞，來央是鍋，執而勿射，」義言士兵們夜間狩獵，越過了營區作為邊界的栅欄。是河西鍋，雖然手執弓弦也不再射箭。此詩古致翩翩，極富生活氣息。而尹本被改成了「其戎趍趍，大車出各。亞獸昂臭，遊執而勿射」。這種明顯的錯誤，不僅詩旨大失，就連基本字住也錯到家了。清代古文字學家朱彝尊在評楊慎本的時候已經指出：「鼓文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文，鄭氏云：『恐是臭字，古考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欺人甚矣！」朱謂「欺人太甚」的「亞（通惡）獸昂

（通白）臭（白澤也）」尹本亦皆入正文。與楊慎本完全一樣。此種版本豈能是唐貞觀拓本乎？又如：車工詩有「君子之求，特特角弓」，「特」字安國宋原拓本很好辨認，史學界已成定論。而尹本仍誤作「綷」，與楊慎本、陶滋本及明清二代的翻刻本也是一樣的錯誤。尹氏本謬誤甚夥，不勝枚舉。結論只有一個：尹博靈家藏的石鼓文舉本，不僅不是唐貞觀石鼓文拓本，而是明清間石鼓文翻刻本中錯誤最多的一種。清代楊賓鐵函齋書跋云：「連江石鼓文又百二字（筆者注：含重文），相傳楊用修得之李賓之，賓之得之蘇長公，既入陝西通志，又刻木本以傳。」余觀尹氏藏本，多是此類翻刻木本憑己意增改後手拓而成。由於尹氏好古而不識，遂導致了這場不大不小的誤會，致使一部分社會名流和記者也跟著受累。

尹氏因其藏本謬誤太多，故據以考辨後譯成的白話詩也就不可能與原詩相附。尹本洋洋六百六十五字，十分簡單的注釋也只有一百二十二字，而其明顯的釋誤竟多達七十七字。其中車工石注釋十八字，釋誤八字；汧殹石釋十九字，錯十三字；田車石釋十三字，錯八字；鑾車石釋十七字，錯七字；霝雨石釋十四字，錯九字；乍原石釋十字，錯七字；而師石釋六字，錯五字；天虹石釋六字，錯五字；避水石釋十一字，錯五字；吳人石釋八字，錯六字。如：汧殹石的籃字，北宋原拓本無恙。尹氏作薀，釋為澤生之草。而此篆从竹从皿，會意，已經十分明顯的告訴你是竹製器皿。臠字，説文云：「臠，臞也。」一曰切肉臠也。」儀禮有司徹注云：「膴，刳魚時割其腹以為大臠也。」尹氏不求甚解，竟注曰：「音暖，魚腹也。」田車石本無臭字，尹氏

注曰：「白澤獸名。」要是尹氏多讀一點書，當不會犯這種錯誤。鑾車石之鄜字，尹謂古文鄜字，借為鄜字；而霝雨石同一個鄜字，尹氏又謂音鄜，借為蒲谷之蒲。前以張政烺、唐蘭說，後又改從郭沫若說，同一地名，東拼西湊作了二種解釋，豈不天大笑話。錯處實在太多，恕不贅述。就這般嚴重錯誤情況下譯成的白話詩，早已不是石鼓詩的本來面目，讀之直讓人啼笑皆非。是故，余不得不懷疑記者所報導的「白話史詩」究竟「成功」在哪裏？其「學術價值」又在何處？究又是如何引起眾多領域「海內外學者的重視」的？

綜前所述，竊以為尹博靈的著說，遠不足以「破解石鼓文的千古字謎」，總之，學術研究畢竟是一件極為嚴肅的事情，且不得半點馬虎，更不容說虛的和假的。（說見參尹博靈石鼓文鑒賞）。

歷代石鼓文研究書目

自唐發現石鼓以來，由於其在我國考古、文學和書法藝術等領域的重要地位，歷代名公閎人考辨、注釋、音訓、歌詠、散論、紀贊者不勝枚舉。不僅著名詩人杜甫、韓愈、韋應物、蘇東坡、梅聖俞、張耒等寫過石鼓詩，洪适的盤洲集、張養浩的歸田類稿、揭傒斯的秋宜集、宋褧的燕石集、馬臻的霞外集、吳萊的淵穎集、唐雲淳的萍居稿、程敏政的篁墩文集、李東陽的懷麓堂集、何景明的大復集、王家屏的復宿山房集、朱國祚的介石齋集、郭中天的列朝詩集等都可以看到石鼓詩。朱彝尊在日下舊聞中記述甚詳。由於石鼓的盛名，引發詩興的還有姚鼐、王鳴盛、程

晉芳、曾國藩、何紹基等。周伯翔、李丙奎、吳師道、全祖望、羅曾、李諧、馮熙等的著述中則留下了石鼓賦。著名古文字學家薛尚功、翟耆年、董逌、楊慎、阮元、羅振玉、王國維、馬叙倫、郭沫若、唐蘭、張政烺等在石鼓文的研究上皆下過大功夫。著名書法家、書法評論家張懷瓘、竇臮、竇蒙、李陽冰、方朔、鄧石如、康有爲等都臨寫過石鼓文或有石鼓文論述留予後人。書法苑、書法要錄、朱子詩傳遺說、淮海集、夢英十八體書、諸道石刻錄、風雅遺篇、九朝編年備要、金石錄補、通志略、東觀餘論、止齋集、伐檀集、嵩山集、格古要論、墨客揮犀、黃山谷集、弇州文稿、宣和書譜、鐵圍山叢談、鐘鼎篆韻、紫桃軒雜綴、書畫史、游鶴堂墨藪、鐵菴集、封氏聞見記、中州集、陵川集、天墉先生集、道園齋古錄、其

文正公集、研北雜志、潛溪集、王忠文公集、王文端公集、東里集、素齋集、野獲集、古詩紀注、通雅、茹古錄、炙硯錄、書學聖蒙、兩京求舊錄、西神脞說、鴻雪錄、姚氏殘語、東皐雜錄、里堞齋小牘、舞風堂叢談、金石學錄、因樹屋書影以及張淏雲的谷雜記、曾南豐的金石錄、葉石林的金石類考、洪文惠的隸釋續、李兩類的博古圖正訛等的著述中，都有關於石鼓文的散論。上下一千年，代代不乏人。培育了永不雕謝的石鼓文學之奇葩。這是炎黃子孫對中華民族文化精粹執著追求和熱情奉獻的結晶，是一份極為珍貴的遺產。

茲將余研習、考辨石鼓文過程中收集的歷代有關石鼓文研究的書目附後，其中包括：部分著名的石鼓詩賦和散論的作

者，這是因為從詩賦和散論中可以了解到作者對於石鼓製作年代和鼓詩內涵的見解，從而看到石鼓文研究一千年來進展和百家爭鳴之情狀。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以下稱科圖）、考古所暨圖書館（以下稱考古）、北京圖書館（以下稱北圖）、首都圖書館（以下稱首圖），在余研習石鼓文和編寫書目的幾年時間裏，提供了很多方便。科圖的金玉滿先生、李明先生，考古所的王世民先生，北圖的任躍先生最是熱腸古道，感人至深。僅借此向上述單位的朋友們表示由衷的謝忱。拙作原先本無書目，是高明教授囑余補上，以便同好參詳。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先生二次審評，作了十分具體的指導。先生提攜後學，傾注了不少心血，余無以言表，惟有勤奮治學，以謝先生。

梁　劉昭　石鼓山說　後漢書志第十九扶風，四庫全書二十五卷。科圖。

唐　李賢　石鼓銘重文說　後漢書鄧禹傳注，岐州。四庫全書二五二卷五二七頁，科圖。

唐　虞世南　石鼓散論　書旨述。見陳思纂書苑菁華第三卷，清光緒十三（一八八七）年版本。科圖。

唐　李嗣真　石鼓散論　書後品　逸品五人　說郛宛委山堂本，科圖。

唐　徐浩　石鼓散論　古迹記　序。見書苑菁華，科圖。

唐　張懷瓘　石鼓散論　書斷　籀文篇。百川學海本辛集四（世）。科圖。

唐　韋續　石鼓散論　五十六書法，大篆篇，說郛宛委山堂本，科圖。

唐　李吉甫　石鼓文。元和郡縣志卷二，武英殿聚珍版書本二十八—二十九函。科圖。

唐　竇泉　石鼓散論・述書賦・籀文篇，美術叢書四集二輯。科圖。

唐　竇蒙　石鼓散論・述書賦・籀文篇注，美術叢書四集二輯。科圖。

唐　杜甫　李潮八分小篆歌・杜工部集，清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鄭澐玉勾草堂刊本・科圖。

唐　韓愈　石鼓歌・韓昌黎集，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科圖。

唐　韋應物　石鼓歌・韋蘇州集，四部叢刊本第一七七函・科圖。

唐　蘇勖　石鼓文打本敘記・說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科圖。

唐　褚遂良　石鼓文散論・說見章樵古文苑、元和郡縣志、周秦刻石釋音。

宋　薛尚功　石鼓文・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明崇禎六（一六三五）年朱謀垔刻本・科圖。

岐陽石鼓文　民國二十六（一九三七）年北平圖書館影印本・北圖・

宋　鄭樵　石鼓文、金石略序、学古齋金石叢書本、科图。
石鼓音序、見陳思寶刻叢編、清道光間吳式芬刊本、科图。

宋　陳思　石鼓文、寶刻叢編卷一、道光本、十萬卷樓叢書本、科图。
集諸家石鼓說、書苑菁華、清光緒十三(一九二二)年刊本、科图。

宋　歐陽修　周石鼓文、集古錄、空山堂全集本、說郛本、科图。

宋　章樵　石鼓文、古文苑卷一序、清光緒十四(一八八八)年、惜陰書局
刊本。科图。

宋　蘇軾　鳳翔八觀之一、東坡先生集、清刊本四函三十二冊。科图。

宋　蘇轍　和子瞻鳳翔八觀之一、蘇轍集、一九九〇年中華書局出版。

宋　張耒　瓦器易石鼓文歌、張耒集、一九八九年中華書局出版。

宋　董逌　石鼓文辯、廣川書跋卷二、適園叢書本、科图。

宋　釋夢英　石鼓散論．十八體書．見宋長文墨池編．四庫全書八一二卷八六九頁。科圖。

宋　梅聖俞　贈逸老以石鼓文見遺詩．宛陵集。清宣統二(一九〇九)年石印本．科圖。

宋　蔡襄　石鼓文跋．蔡忠惠公集三十一評書。清乾隆間刊本，科圖。

宋　朱熹　石鼓散話．詩傳遺說卷五．四庫全書七十五卷五六七頁。科圖。

宋　程大昌　石鼓考．雍錄．考古篇．關中叢書本第三函．科圖。

宋　施宿　石鼓文音，見石鼓文音訓集証傳本目．科圖。

宋　王厚之　石鼓文跋　見章樵古文苑．石鼓文後。清光緒本，科圖。

石鼓文音釋．復齋碑集．見金石萃編及石鼓文音訓集証傳本目。

宋　姚寬　石鼓散論．姚氏殘語．說郛本，科圖。

宋　胡世將　周宣王石鼓、資古紹聞錄。見金石萃編及石鼓文音訓集
証、傳本目。科圖。
宋　陳巖肖　岐陽石鼓文、庚溪詩話、四庫全書一四七九卷五二一頁、科圖。
宋　吳曾　石鼓散論、能改齋漫錄。守山閣叢書本、科圖。
宋　洪適　岐陽石鼓文、盤州文集卷六十三、科圖。
宋　翟耆年　石鼓碑、籀史。守山閣叢書本、科圖。
宋　朱長文　周石鼓文、墨池編卷六、四庫全書八一二卷八六九頁、科圖。
宋　趙明誠　石鼓文跋、金石錄、石本古器物銘、清順治十（一六五三）
年刊本、科圖。
宋　郭忠恕　石鼓釋文　清康熙元（一六六三）年墨妙樓版本、科圖。
金　馬定國　石鼓散論、金史、馬定國傳。二十四史本七七一八十函、科圖。

元　潘迪　石鼓文音訓，上海藝苑真賞社影印本，北圖。

元　周伯溫　石鼓賦，見朱存理鐵網珊瑚、書品、石鼓文。科圖。
石鼓文手書真迹　元至正二十二年（一三六二）作，故宮博物院藏。

元　吾邱衍　周秦刻石釋音，十萬卷樓叢書本第二集第二函，科圖。

元　陶宗儀　周宣王石鼓文，古刻叢鈔卷一，學古齋叢書本，科圖。

元　陸友仁　石鼓散論，研北雜志卷上，四庫全書八六六卷五六四頁。

元　張養浩　石鼓詩，歸田類稿卷十八，四庫全書一一九二卷二二頁。

明　安國　宋原拓先鋒、中權、後勁三本跋文暨注，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日本二玄社昭和六十年版原色法帖周宣王石鼓文。
故宮博物院、李鐵華藏書。

明　李日華　石鼓散論，紫桃軒雜綴，携李遺書本第一、二函。科圖。

明　楊慎　周宣王石鼓文、金石古文卷二、明嘉靖十八（一五三九）年刊本、科圖。
石鼓文音釋三卷附錄一卷、函海本、科圖。

明　趙古則　石鼓文卷、說見鐵網珊瑚卷一書品、清雍正六（一七二八）年刊本、科圖。
石鼓文跋　見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附六、科圖。

明　顧從義　圓石硯　拓本見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原物藏天津博物館。

明　焦竑　石鼓字、俗書刊誤卷七、四庫全書二二八卷五七二頁、科圖。

明　徐官　籀文略、古今印史、篆學瑣著本、清道光二十三（一八四三）年刊本、科圖。

明　郭宗昌　周岐陽石古文、金石史、學古齋金石叢書本、科圖。

明　李東陽　石鼓歌、懷麓堂全集、明嘉靖八（一八〇三）年隴下學易堂刊本、科圖。

明　都穆　周石鼓文、金薤琳瑯卷一、清乾隆四十三（一七七八）年汪荻洲刊本、科圖。

明　李中馥　石鼓文考、附圖十五幅、民國四（一九一五）年榆次常贊春思冬盦刻本。北圖。

明　陸深　石鼓文散論、金臺紀聞、續寶顏堂秘笈本、科圖。

明　劉侗　太學石鼓、帝京景物略卷一、清乾隆三十一（一七六六）年刊本、科圖。

明　朱存理　石鼓文、鐵網珊瑚、書品、清雍正六（一七二八）年刊本、科圖。

明　陶滋　石鼓文正誤四卷。明正德庚辰（一五二〇）年刊本。北圖。

明　沈鈇　集石鼓詩一卷。明萬曆十五（一五八七）年沈鈇刻本。北圖。

明　趙崡　周宣王石鼓文。石墨鐫華。學古齋金石叢書本。科圖。

明　趙宧光　石鼓文。說文長箋。字義。清康熙間新安程氏玉禾堂刊本。科圖。

明　胡正言　縮本石鼓文。見石鼓文音訓集證傳本目。科圖。

清　許容　石鼓文鈔。清康熙二十七（一六八八）年刻本。科圖。

清　許嗣隆　石鼓文音校。見許容石鼓文鈔。北圖。

清　劉凝　石鼓文定本二卷。清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年本。科圖。

清　褚峻　宣王石鼓文。金石圖。清乾隆八（一七四三）年刊本。科圖。

清　牛運震　宣王石鼓文。金石圖說。清光緒二十一（一八九五）年劉

氏聚學軒重校本、科圖。

石鼓文．金石經眼錄．四庫全書六八四卷七一一頁、科圖。

清　吳東發　石鼓讀　子目：石鼓釋文攷異；石鼓文章句；石鼓辨；石鼓鑑；石鼓釋文考異或問；石鼓爾雅；叙鼓。清乾隆五十九（一七九四）年慎初堂影印本、考古。

清　孫承澤　周宣王石鼓文．庚子消夏記卷四．清乾隆二十六（一七六一）年刊本、科圖。

石鼓文．春明夢餘錄六十七卷．四庫全書八六九卷二四三頁、科圖。

清　楊世春　石鼓文鈔四卷．清嘉慶間刊本、科圖。

清　楊賓　石鼓文．鐵函齋書跋卷一．清道光二十七（一八四七）年十芝堂刊本、科圖。

清 震鈞 重訂石鼓次序、天咫偶聞卷四、清光緒三十三(一八九七)年刊本、科圖。
石鼓文集注 清光緒三十九(一九〇七)年刊本、科圖。

清 王昶 周宣王石鼓文、金石萃編卷一、清光緒十九(一八九三)年醉六堂刊本、科圖。

清 朱彝尊 石鼓考、日下舊聞四十卷、清康熙原刊本。科圖。
石鼓文跋、曝書亭集、金石文字跋尾、清光緒年間刊本、科圖。

清 蕭穆 跋石鼓文、敬孚類稿四九九頁、安徽黃山書社出版。

清 吳大澂 石鼓文注釋(散見)、說文古籀補、清乾隆五十三(一七八八)年刻本、一九八八年中華書局影印本。

清 張燕昌 石鼓文釋存 清光緒二十八(一九〇二)年一印一研廬影

印本、科圖。

清 錢竹汀（大昕） 石鼓亭記、見張燕昌石鼓文釋存、附錄、

跋石鼓文宋拓本、潛研堂文集三十二卷一頁、北圖、

石鼓文、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卷一、清嘉慶十一（一八〇六）年家刻

全集本、科圖。

清 汪仁壽 石鼓文釋文、金石大字典、民國十五（一九二六）年求古齋

書局石印本、科圖。

清 王國維 史籀篇敘錄、史籀篇疏証、民國二十三（一九三四）年石印

本、科圖。

跋石鼓文、觀堂別集補遺卷一、十八頁、北圖。

與友人論石鼓書、觀堂別集補遺第一卷四十頁、北圖。

與馬叔平論石鼓書・觀堂別集補遺第一卷四十頁・王忠慤公遺書本・北圖。

清 康有爲 石鼓文散論・廣藝舟雙楫・分疑第五・說分第六・清光緒十五（一八八五）年原刊本・科圖。

清 武億 周石鼓文・金石三跋・清道光癸卯（一八四三）年重刊授堂藏版。科圖。

清 俞正燮 與戚君璀書・癸巳類稿卷十一・清道光十三（一八三三）年刊本・科圖。

清 阮元 杭州楊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揅經室三集卷三・一九九三年中華書局出版。

揅經室硯刻銘見金石大字典卷八十五頁等。

清 王杰 重排石鼓文音訓並跋 清乾隆五十五(一七九〇)年刻本。北圖。

清 查慎行 石鼓字數。人海記一卷上，正覺樓叢書本。科圖。

清 李光暎 周宣王石鼓文。觀妙齋金石文攷略。清雍正間刊本。科圖。

清 吳受福 石鼓文集字聯 雷塘輯。民國六(一九一七)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見北圖藏書目。

清 尹彭壽 石鼓文音訓集證 附目：石鼓文考略；石鼓文題辭錄要；石鼓文傳本目；校勘記。清光緒十九(一八九三)年諸城尹氏來山園刊本。科圖。

清 周庠 校補石鼓文音釋 清光緒十九(一八九七)年刻本。科圖。

清 馬驌 石鼓文暨附圖。繹史。清康熙九(一六七〇)年刊本。科圖。

清 趙烈文 石鼓文釋纂 清光緒十一(一八八五)年靜園刻本。科圖。

清　張廷濟　石鼓文跋．清儀閣金石題跋．觀自得齋叢書本．

明拓石鼓文跋．清道光十三（一八三三）年版叔未隨筆．北圖。

石鼓十硯拓本．清拓墨寫本．北圖。

清　馮承輝　石鼓文音訓考證．清光緒十九（一八九三）年蒼溪刻本．科圖。

清　姚大榮　石鼓文足徵記．惜道味齋集一卷七頁．清宣統三（一九一一）年刊本．科圖。

清　方朔　舊拓周宣王石鼓文跋．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二卷一頁．西泠印社全書本．科圖。

清　顧炎武　石鼓文．金石文字記卷一．民國二十（一九三一）年大東書局影印指海本．科圖。

清 莊述祖 舊拓石鼓文跋、石鼓然疑・珍埶宦文鈔・後從子卿珊詢古文大小篆書・清道光間脊令舫藏板本・科圖。

石鼓然疑・清光緒八(一八八二)年循陔堂藏板本・北圖。

清 梁章鉅 石鼓文舊拓本跋・退菴金石書畫跋卷二・清道光二十五(一八四五)年刊本・科圖。

清 葉奕苞 石鼓散論・金石小箋・昭代叢書本・科圖。

石鼓文・金石錄補二十五卷五頁下。見石刻題跋索引。

石鼓文・金石錄補二十六卷八頁下。見石刻題跋索引。

清 任兆麟 石鼓文集釋・清乾隆五十三(一七八八)年刊本・科圖。

石鼓文鈔本一冊・心齋藏書・北圖。

清 孫詒讓 阮摹天一閣宋拓石鼓文跋・籀高述林八卷五頁・科圖。

清　石鼓文注釋、古籀拾遺，清光緒十六（一八九〇）年刊本。科圖。

清　吳玉搢　周石鼓文、金石存卷二，清嘉慶二十四（一八一九）年聞妙香室刻印本。科圖。

清　方濬益　石鼓散論、綴遺齋彝器攷釋、彝器說中，民國二十四（一九三五）年石印本。科圖。

石鼓疏証、方濬益手抄殘本。科圖。

清　嚴可均　石鼓文、鐵橋金石跋，聚學軒叢書本。科圖。

清　沈梧　石鼓文析孰一卷、岐陽石鼓地名攷一卷，清光緒十六（一八九〇）年古華山房刻本。科圖。由雲龍石鼓文彙攷云：沈梧已刻本五種：篆文縮本、石鼓文釋音、石鼓文辨証、石鼓文章句注疏、石鼓文地名攷。未刻者五種：古籀奇字辨、諸家

摹本校異、跋尾、備攷錄、辨字偶存。

清 吳昌碩 石鼓文臨書暨跋，北圖。

石鼓文臨書暨釋文，陸水山民輯近代碑帖大觀，一九八八年中國書店影印本。

清 馮雲鵬馮雲鵷 周岐陽石鼓文，金石索卷一，清道光間雙桐書屋刊本。科圖。

清 朱士端 周宣王石鼓文，宜祿堂收藏金石記一卷一頁，西泠印社活字版本。科圖。

清 乾隆帝 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見北京國子監廊廡下碑文。

清 昆田 石鼓考三卷，順德縣志卷，昆田手抄本。北圖。

清　劉心源　周刻石、石鼓文、奇觚室樂石文述、清光緒二十五（一八九九）年刊本、科圖。

清　洪頤煊　石鼓文、平津讀碑記卷一、清嘉慶二十三（一八一八）年刊本、科圖。

清　鞠夜野人　汲古閣石鼓纂注、清汲古閣精抄本。北圖。

清　李棠　石鼓紀實、清刻本、原西諦藏書。北圖。

清　蔣和　石鼓硯銘、清乾隆經摺裝刻本。北圖。

清　性德　石鼓記、通志堂集十三卷六頁、清康熙三十（一六九一）年刻本、科圖。

清　萬斯同　石鼓文辨二篇、群書辨疑八卷一頁、清嘉慶二十一（一八一六）年刻本、科圖。

書韓昌黎石鼓歌後、群書疑辨八卷九頁、清嘉慶二十一年本、科圖。

清　程廷祚　石鼓文辨、青溪文集四卷十九頁、金陵叢書乙集本、科圖。

清　汪中　石鼓文証、述學內篇卷三八頁、汪氏叢書本、科圖。

清　汪師韓　石鼓說、上湖分類文編七卷二頁、叢睦汪氏遺書本第一、二函、科圖。

清　石韞玉　石鼓文辨、獨學廬初稿一卷二十八頁、清原刻本、科圖。
周室王石鼓文跋、獨學廬二稿下卷一頁、清原刻本。科圖。

清　朱駿聲　石鼓考、傳經室文集十卷四頁。求恕齋叢書本、民國間劉承幹刊本、科圖。

清　胡賡善　石鼓、祈城伯子文集二卷四十六頁、清嘉慶四（一七九九）年刊本。科圖。

清 紐玉樹 石鼓文跋.匪石先生文集下卷十頁、雪堂叢刻本.科圖。

清 梁啟超 石鼓文.飲冰室文集七十七卷三十頁、民國十五(一九二六)年中華書局聚珍活字本.科圖。

清 溫日鑑 石鼓文.勘書巢未定稿一卷七頁、適園叢書本.科圖。

清 全祖望 宋搨石鼓文跋.鮚埼亭集三十七卷一頁。

石鼓文音訓碑跋.鮚埼亭集三十八卷十二頁。清嘉慶十六(一八一二)年刻本.科圖。

清 何紹基 跋吳平齋藏石鼓文宋拓本.東洲草堂文鈔八卷一頁.清光緒九(一八八三)年刊本.科圖。

跋吳平齋石鼓文舊拓本.東洲草堂文鈔八卷一頁。何氏家刻本.科圖。

清　王紹蘭　縮臨周石鼓文勒石記．許鄭學廬存稿八卷十九頁．
原刻本．科圖。
清　嚴杰　重撫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詁經精舍文集三卷九頁。
阮氏瑯環仙館刊本、科圖。
清　趙春沂　重撫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詁經精舍文集三卷八頁。
阮氏瑯環仙館刊本、科圖。
清　姚華　題石鼓文原石拓本．弗堂類稿八卷一頁．民國十九（一
九三〇）年鉛印本、科圖。
清　程鴻詔　鮑氏石鼓全文序．有恆心齋文集卷六五頁．有恆心
齋全集本．清同治間刊本、科圖。
清　呂世宜　石鼓文跋．愛吾廬題跋一卷四頁．鉛印本、科圖。

清　林侗　石鼓文、來齋金石考略上卷四頁、春暉堂叢書本。清同治八（一八六九）年寒木春華館刊本。科圖。

清　宋世犖　石鼓文、古銅爵書屋金石文補遺一卷一頁、清咸豐十（一八六〇）年刊本。北圖。

清　覺羅崇恩　周宣王石鼓文、香南精舍金石契、清石印本。北圖。

清　汪鋆　十鼓殘字、十二硯齋金石過眼續錄一卷一頁、清光緒元（一八七五）年刊本。科圖。

清　傅以禮　石鼓文、有萬憙齋石刻跋一卷一頁、避盦金石叢書本第四函、科圖。

清　張德容　石鼓文考辨暨跋文、二銘草堂金石聚卷一、清同治十二（一八七三）年刊本、科圖。

清 翁方綱 石鼓文考八卷 清翁方綱稿本。北圖。

書萬季野石鼓文辨後。復初齋文集二十卷三頁。科圖。

書洪文惠石鼓題跋。復初齋文集二十卷十六頁。科圖。

辛鼓殘字記。復初齋文集五卷十六頁。清道光二十六（一八四六）年刻本。

元周伯溫臨石鼓文墨迹卷。復初齋外集文第四卷十頁。民國六（一九一七）年劉承幹據績語堂鈔本。科圖。

清 葉昌熾 石鼓文。語石卷一三代古刻一則。清宣統元（一九〇九）年刊本。科圖。

清 顧千里 跋石鼓文。思適齋集卷六與孫淵如觀察九卷本古文苑書。清同治八（一八六九）年春暉堂叢書本。北圖。

清 方若 周石鼓文。校碑隨筆一卷二頁。遯盦金石叢書本。考古。

清　劉熙載　周篆·藝概卷五書概，清宣統三(一九一一)年山西兩級師範學堂排印本·北圖。

清　孫星衍　國學石鼓文·寰宇訪碑錄卷一，清嘉慶十一(一八八五)年平津館叢書本·北圖。

清　强運開　石鼓釋文二冊　附錄：

左運奎　石鼓釋文序，光緒二十一(一八九五)年作。

丁佛言　石鼓釋文序，民國十七(一九二八)年作。

田步蟾　石鼓釋文序，民國十四(一九二五)年作。

馬叙倫　石鼓文釋文序，民國二十二(一九三三)年作。

民國二十四(一九三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本·北圖。

清　佚名　舊拓石鼓文，張廷濟等人跋，明拓暨寫清裝裱本，

二十七幅．北圖。

清　佚名　石鼓考三卷　清抄本．北圖。

清　佚名　周宣王石鼓文．古文銘詞選鈔卷一．思泊箋抄本．科圖。

現　羅振玉　石鼓文考釋．民國五（一九一六）年線裝本．考古、科圖等。

石鼓文跋．西域精舍雜文乙卷二十頁　學海堂叢書本、科圖。

現　黃芝岡　石鼓全文箋　民國五（一九一六）年陳氏靈峰堂印本、科圖。

現　鄭業斅　書石鼓文後．獨笑齋金石文攷第一集　民國十六（一九二七）年石印本、科圖。

現　馬衡　石鼓為秦刻石攷．民國二十（一九三一）年石印本、考古。

現　吳廣霈　石鼓文考証．民國二十（一九三一）年湫漻齋刻本、北圖。

現　馬叙倫　石鼓疏証　民國二十四（一九三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本、北圖。

現　馬宗霍　籀文、文字學發凡、文字流變第二　民國二十六（一九三七）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科圖。

現　陳矩　石鼓全文箋　民國十五（一九二六）年張友樞石印本、北圖。

現　張政烺　獵碣考釋　民國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史學論叢第一冊、北京大學潛社出版。

現　郭沫若　石鼓文研究　民國二十八（一九三九）年石印本。科圖。

石鼓文研究、一九五五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影印本。

石鼓文研究、一九五一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石鼓文研究　詛楚文考釋、一九八二年科學出版社影印本。

現　沈尹默　石鼓文研究序、沈尹默論書叢稿一六九頁、一九八一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科圖。

現 蘇秉琦 石鼓文「鄜」字之商榷 一九三六年史學集刊第一期,考古。

現 馮貞群 天一閣北宋本 一九三七年版本,科圖。

現 許莊 石鼓考綴 民國三十六(一九四七)年貴陽許學君石印本,北圖。

現 王同 吕盧老人石鼓集聯 民國十二(一九二三)年仁和王氏影印本,北圖。

現 徐昂 石鼓文音釋 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南通徐氏全書本,北圖。

現 趙椿年 覃揅齋石鼓十種考釋 民國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北平刻藍印本,北圖。

現 鄭振鐸 石鼓·中國歷史參考圖譜第五種 民國三十六(一九四七)年影印本,科圖。

現 周伯翔 石鼓文集釋 民國十五(一九二六)年王級靜淨齋硃絲欄手抄本,北圖。

現 唐蘭 石鼓文刻於秦靈公三年考 民國三十六（一九四七）年申報文史周刊第二期。

現 石鼓年代考 一九五八年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一期。

現 由雲龍 石鼓文彙考 一九五六年油印本、考古。

現 顧言行 石鼓文不二字 附錄：

湯臨澤 石鼓文句釋一卷 民國十七（一九二八）年有正書局石印本北圖。

現 沈肇年 石鼓文詮補 一九六一年浙江文史館影印本、北圖。

現 周鼎 石鼓文跋暨陶滋東坡本補字 一九八七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

現 商承祚 石鼓文注釋、石刻篆文編、考古研究所編、科學出版社出版。

現　高明　石鼓文注釋・古文字類編　一九八〇年中華書局出版。

現　秀州學會　石鼓文研究叢刊　民國二十四（一九三五）年秀州學會影印本・北圖。

現　張彥生　石鼓文・善本碑帖錄第一卷　一九八四年中華書局出版。

現　李仲操　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　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八十三頁・考古。

現　楊震方　石鼓文・碑帖敘錄　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現　段颺　論石鼓乃秦德公時遺物及其他　一九八一年學術月刊第九期四十頁。科圖。

現　韓偉　北園地望及石鼓詩之年代小議　一九八一年考古與文物第四期九十二頁。科圖。

現　韓長耕　先秦石鼓簡說、一九八五年史學史研究第三、第四期。科圖。

現　程質清　石鼓文試讀、一九八五年書法第三期。

現　希文　秦石鼓歷經滄桑、一九八六年文物天地第六期。

現　羅君惕　秦刻十碣考釋、一九八三年齊魯書社出版。

現　鄧散木　石鼓斠釋、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出版。

現　王東培　論石鼓文、復傳抱石書、書學論集。民國三十七（一九四八）年上海正中書局出版。科圖。

現　陸和九　石鼓硯銘題跋　見蔣和石鼓硯銘。北圖。

現　王九儒　石鼓、石鼓文字、中國文字源流史、歷代書法大系上冊。一九七九年台灣金川出版社出版。科圖。

現　尹博靈　石鼓文鑒賞、一九九三年七月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

現 景舜逸 景舜逸臨石鼓文：石鼓文研究、石鼓文章法，一九九〇年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出版。

現 施孝長 石刻文字說學第一卷有石鼓時代辯証、石鼓文字通讀、石鼓都邑地理圖考。四川省博物館藏書。

現 戴君仁 石鼓的時代文辭及其字體，一九五二年台灣大陸雜誌第五卷第七期二三一頁。

現 蘇瑩輝 石鼓文刻於秦靈公三年說補正，一九五二年台灣大陸雜誌第五卷第十二期三九九頁。

現 祝嘉 石鼓文，周朝之書學，見書學史第三章第二節，民國三十六（一九四七）年台灣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石鼓文研究，書學論集，一九八二年金陵書畫社出版。科圖。

現

張光遠　先秦石鼓存詩考，一九六六年台灣出版。

石鼓詩之文史論証　一九六八年台灣出版。

石鼓文的學術價值，一九七二年台灣故宮季刊第七卷。

秦國文化與史籀作石鼓詩考　子目：

一、石鼓的發現；　二、汧水的地望；

三、秦國的歷史；　四、秦國的文化；

五、石鼓的年代；　六、石鼓的內涵；

七、秦國的史詩；　八、石鼓的文字；

九、石鼓的作者；　十、秦國文化新光輝。

一九七九年台灣故宮季刊第十四卷第二期七七—一一六頁。科圖。

日 高田忠周 古籀篇·石鼓釋文散見 民國十四(一九二五)年古籀篇刊行會出版。考古、北圖。

日 周石鼓文·學古發凡卷四。日本昭和五(一九三〇)年影印本、首圖。

日 辻本勝巳 石鼓文解說暨釋文 日本昭和十四(一九三九)年大阪駸駸堂書店影印安國石鼓文中權本。李鐵華藏本。

日 松井如流 周石鼓文解說、一九五八年東京二玄社影印安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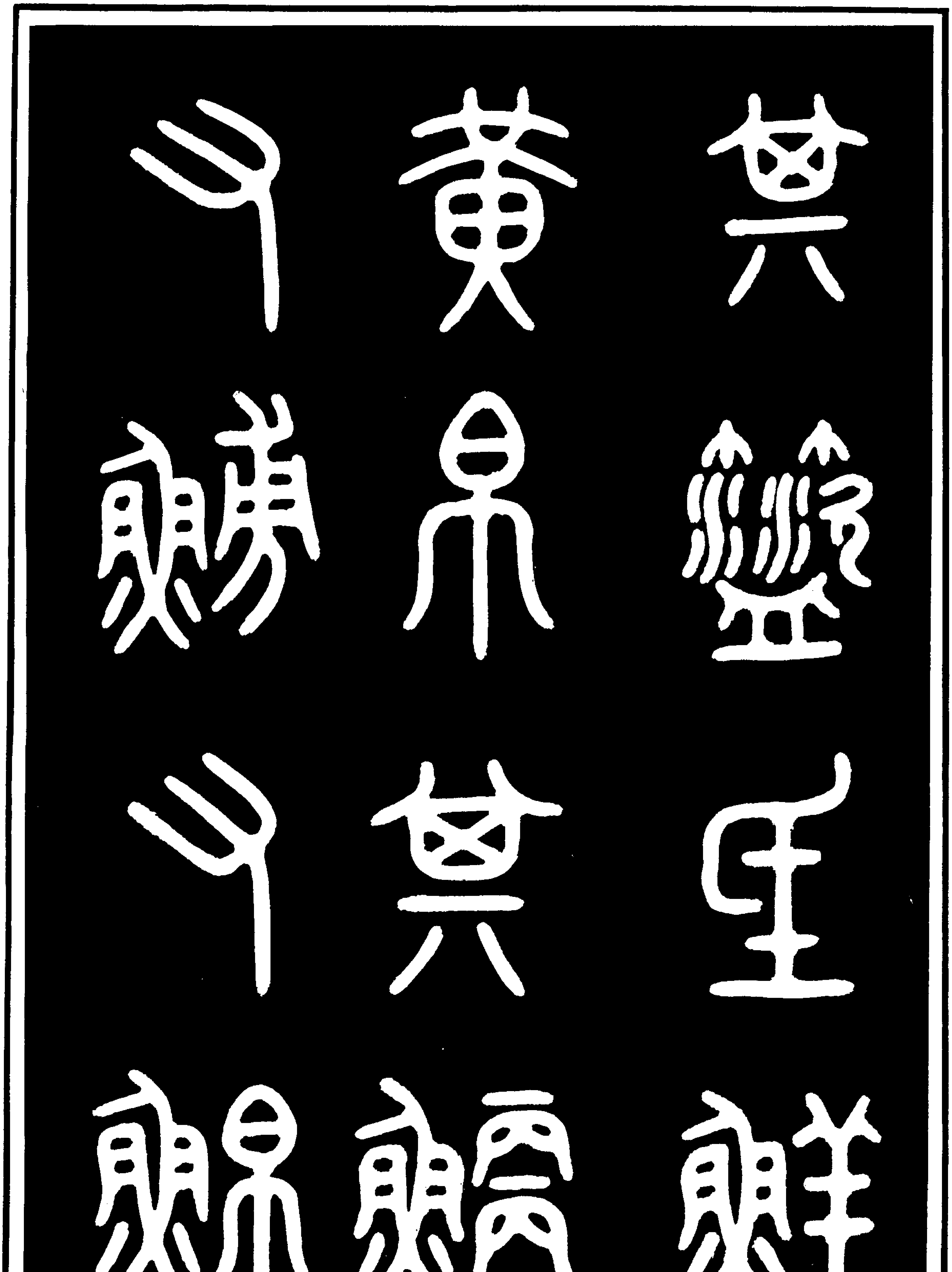
日 祐雄稚一 石鼓文解說暨釋文 日本昭和六十(一九八五)年東京二玄社原色影印安國石鼓文後勁本。李鐵華藏書。

臨書

秦文公石鼓文敘事史詩，余據明安國原藏先鋒本、中權本、後勁本參明陶滋、楊慎、東坡本，得五百九十二字。據記載，蘇軾有手鈎本傳世，正因為是手鈎，其所書之字即便與詩旨完全脗合，然其字形不免有差錯。余所以在臨書中一併書出，一是供書法愛好者參考；二是希望引起搞古文字的同好們對東坡本的興趣，祈盼善者訂正，讀者指導。總之，東坡本的學術價值是不容置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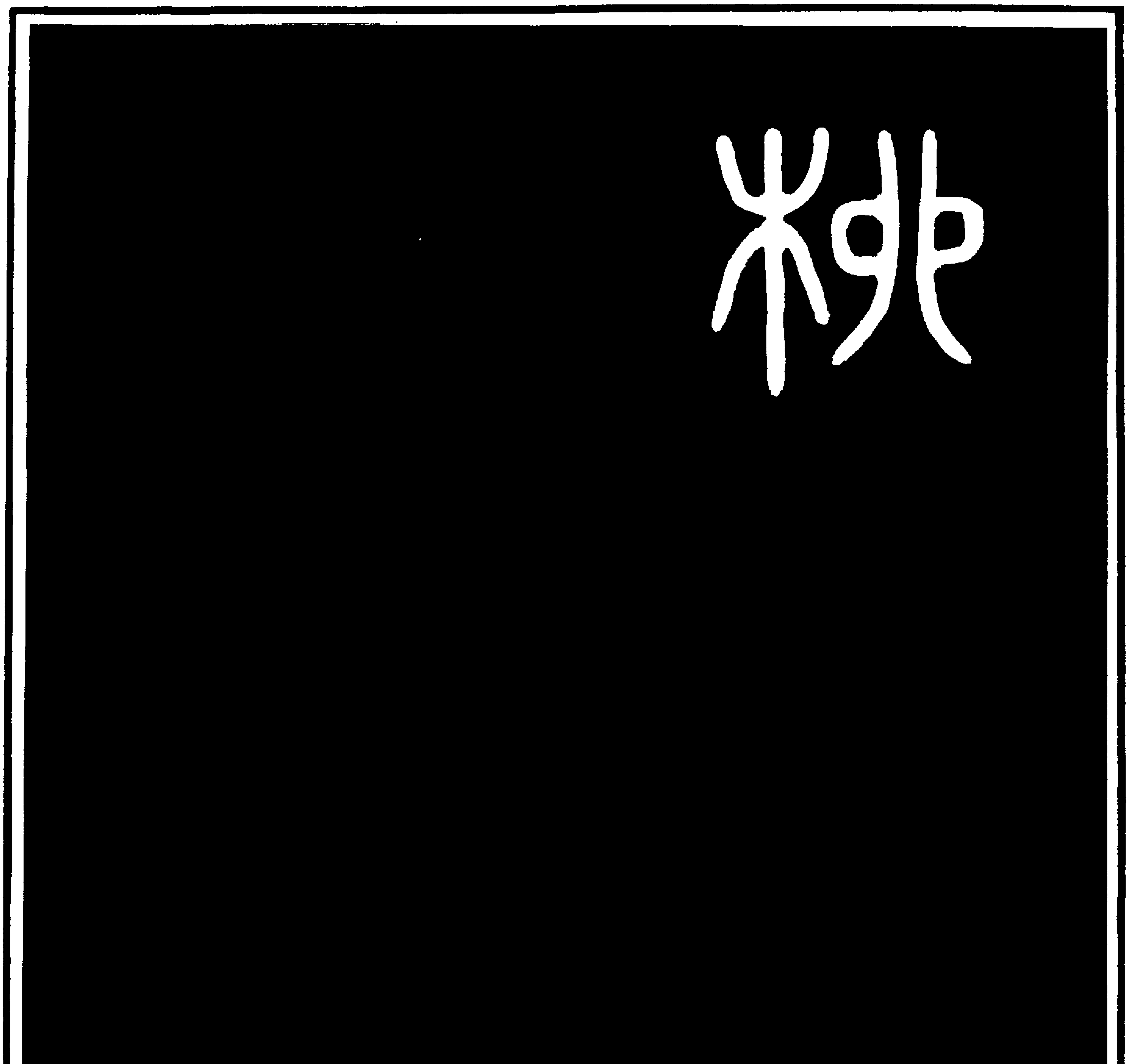
余嘗以普通毛筆取不同書寫方法，臨摹石鼓文多年，皆不似鼓文原貌。後試以短鋒扁筆書之，則線條勻稱，使轉亦得其神，乃得要領。今將拙作附後，求教方家。

汧殹沔沔丞彼淖淵鰋鯉處之君



其𦚾孔庶
臠之𩁹𩁹
汗汗博博
其魚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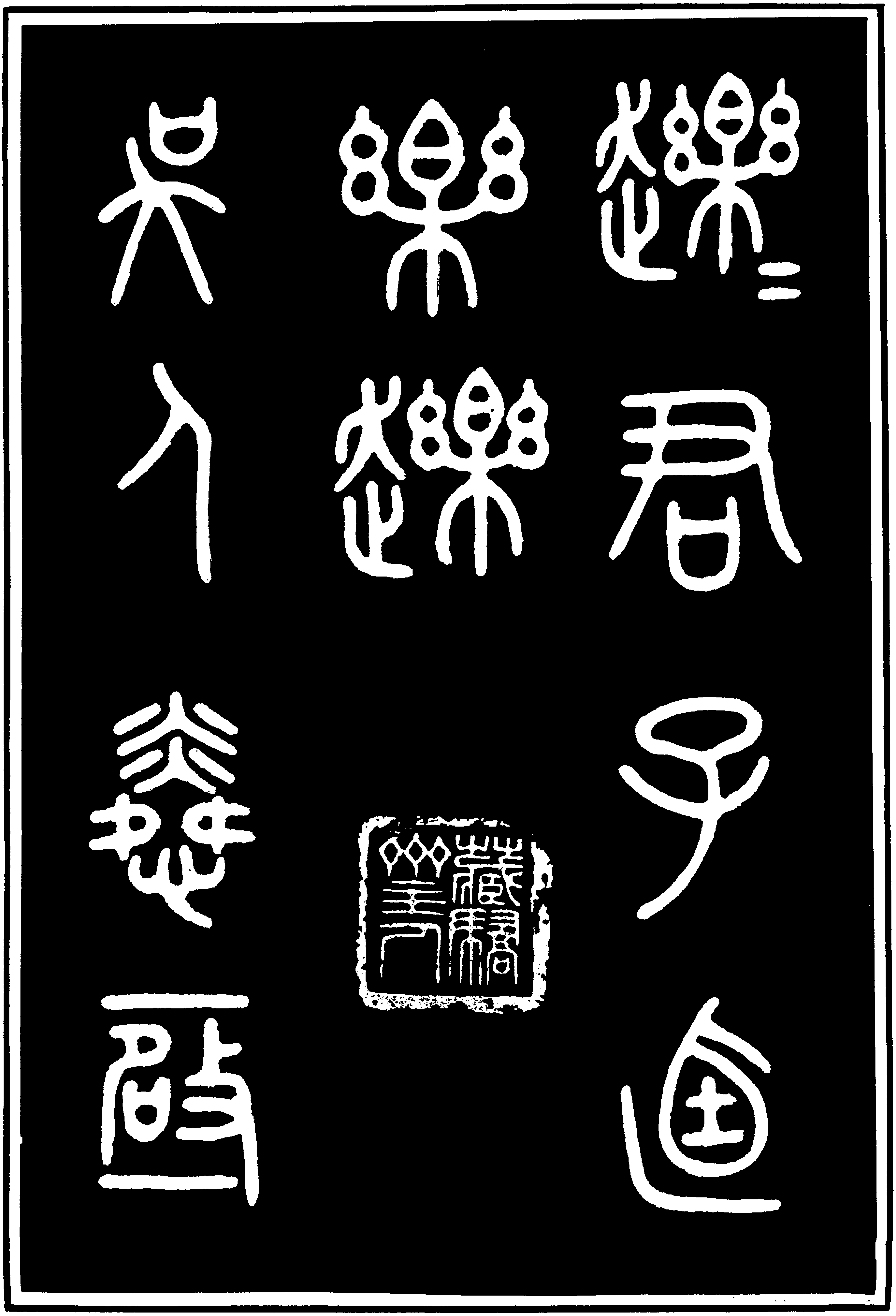
可隹鱮隹
鯉可以橐
之隹楊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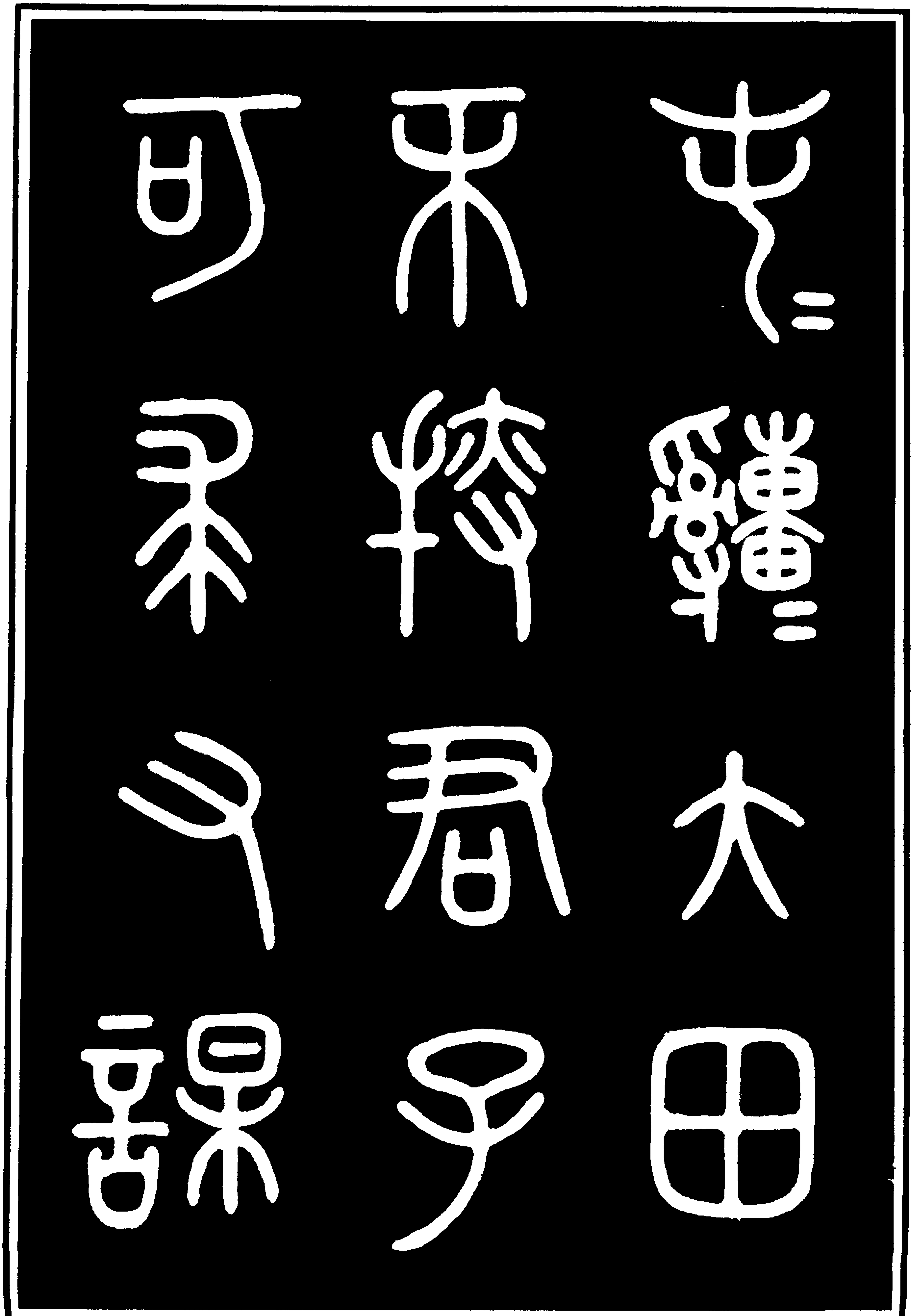

桃

鋚勒馬=四

介既簡左

驂旛=右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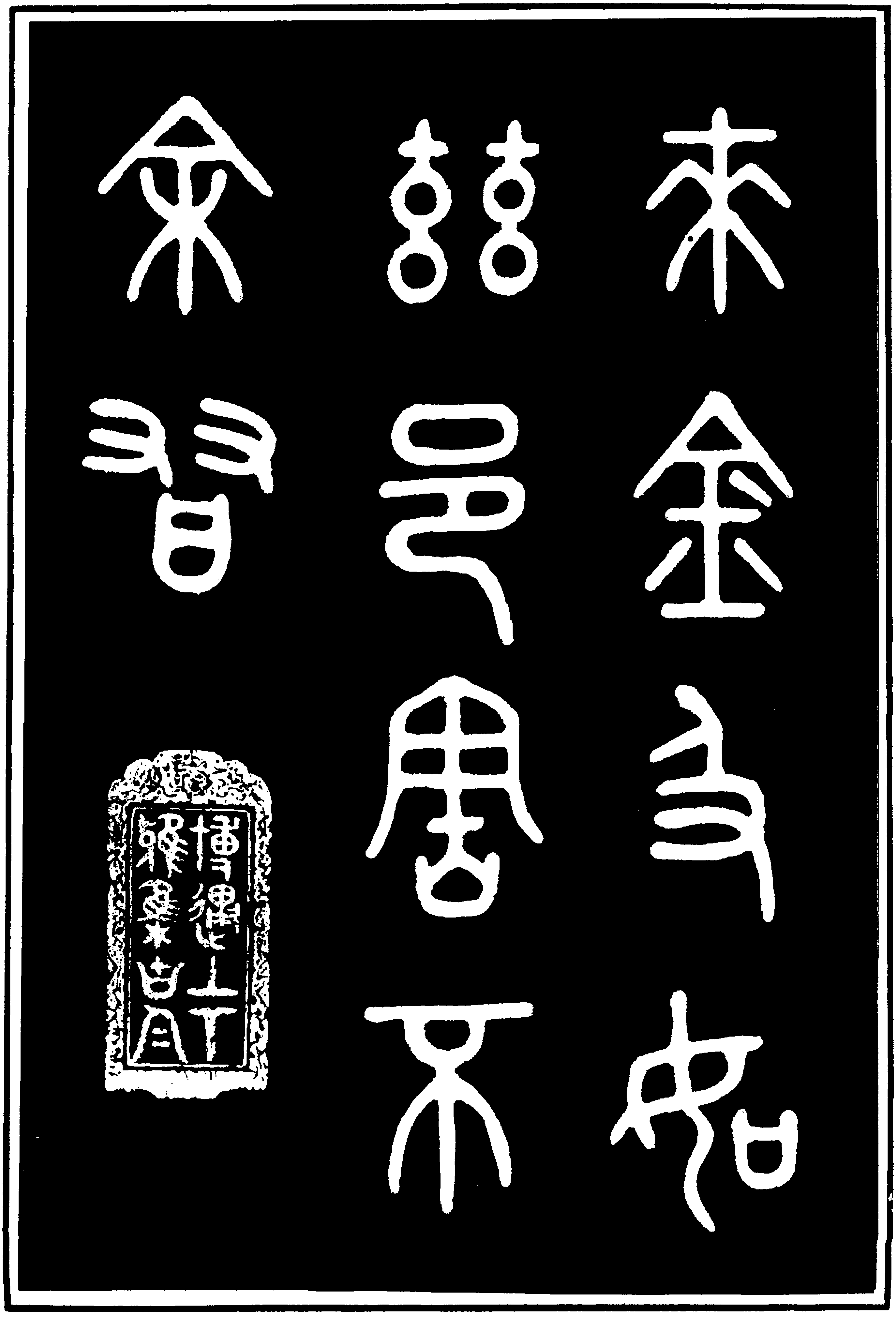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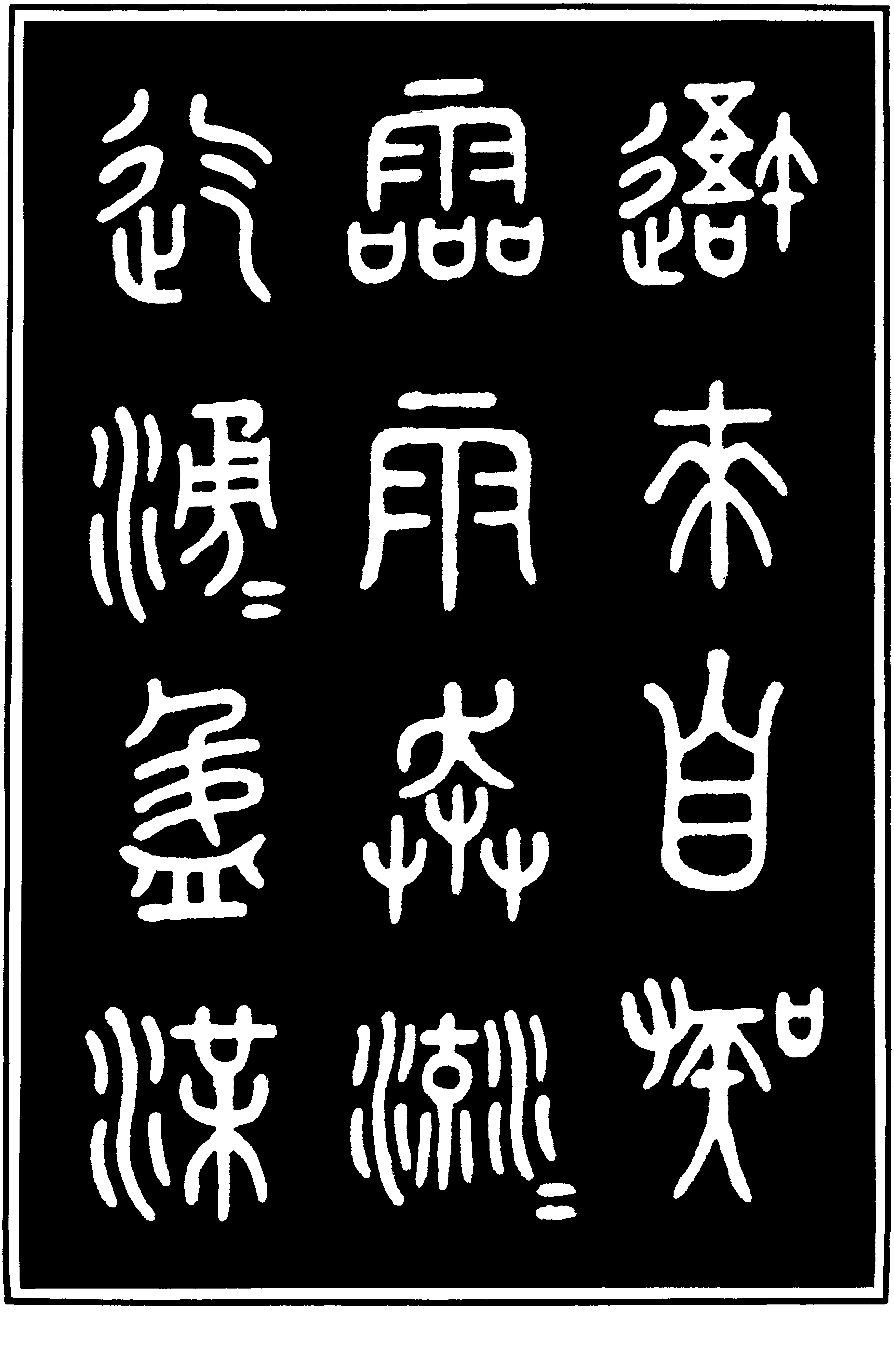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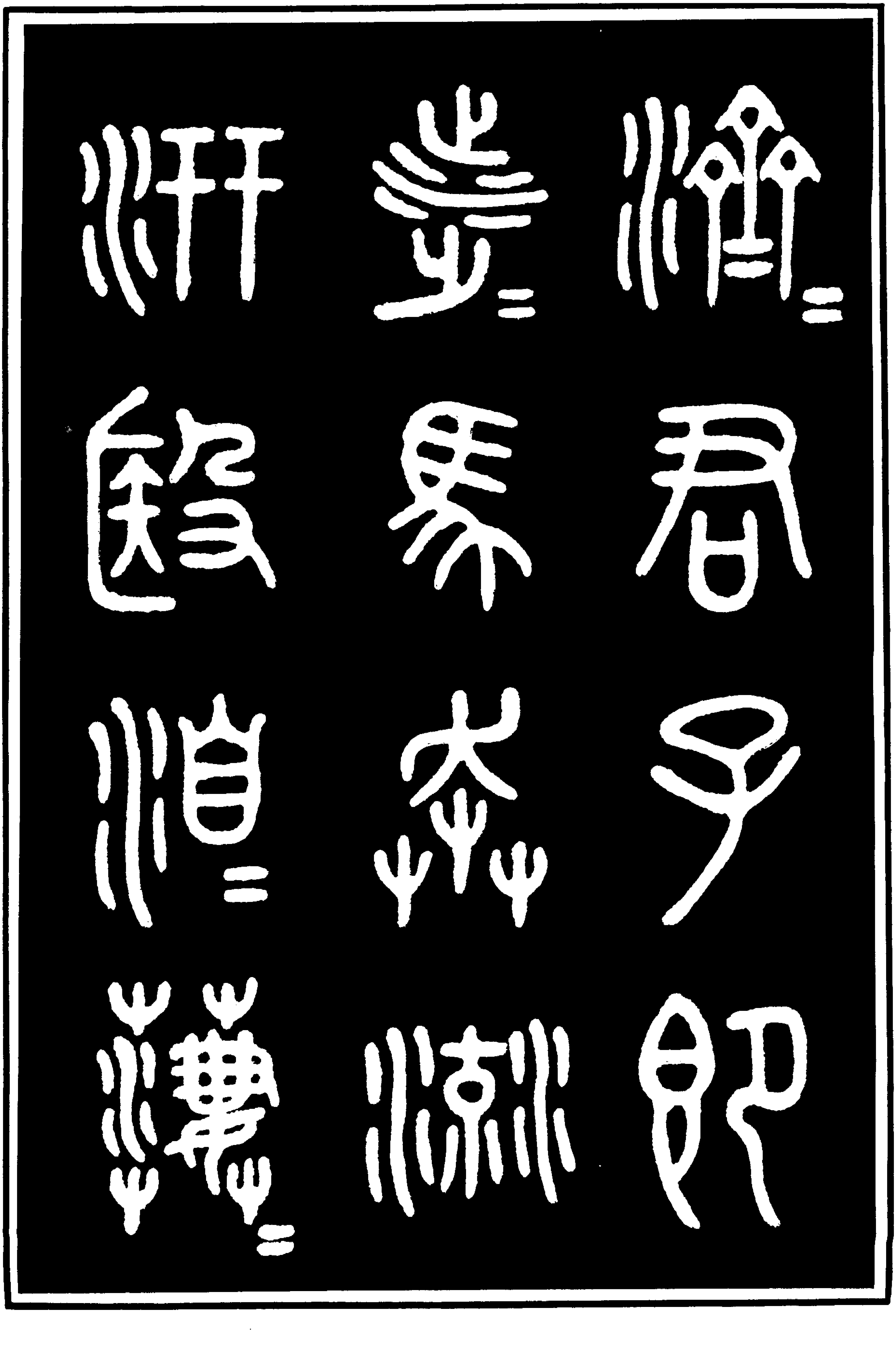
衙衡所乎

衙於所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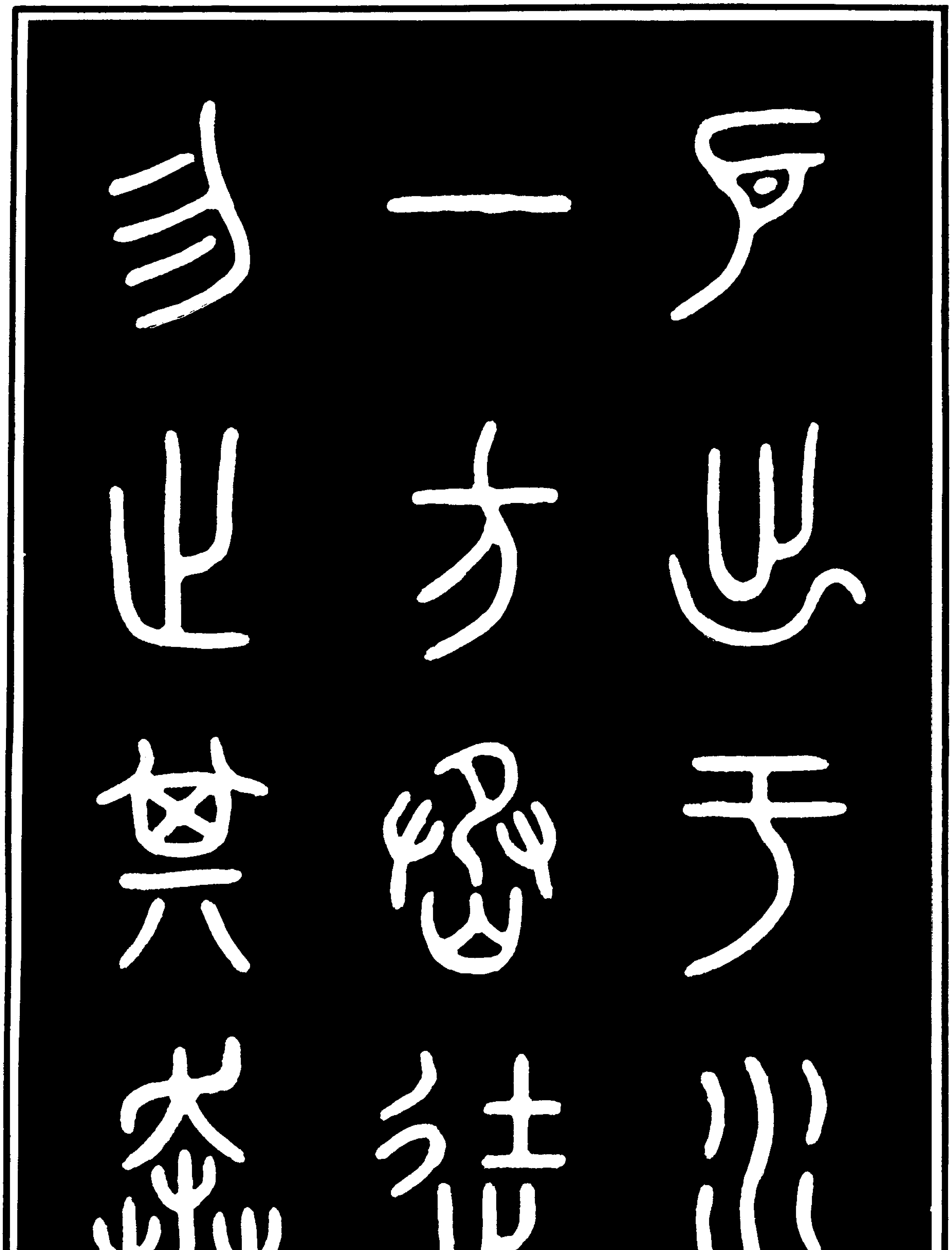
喜鼓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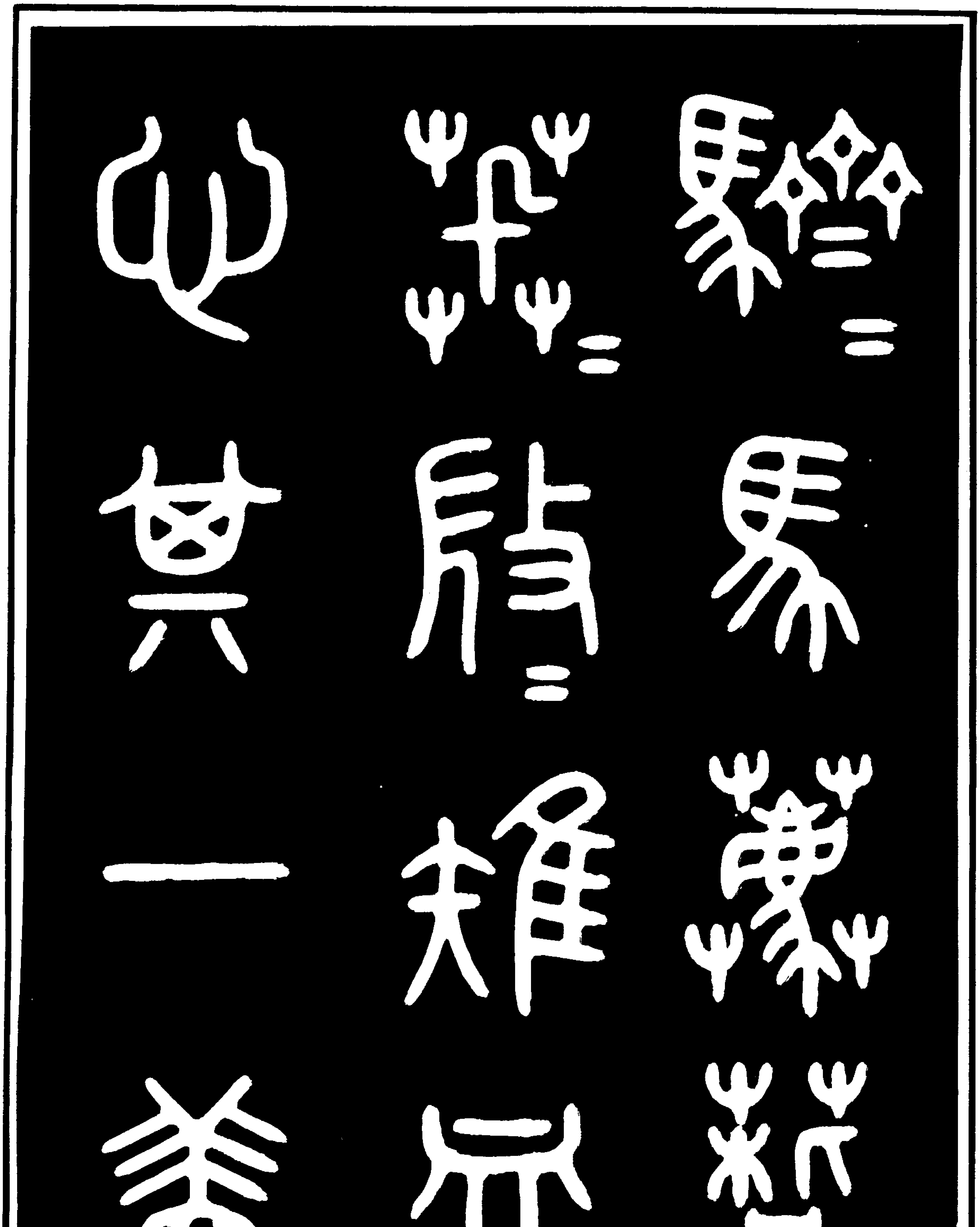






湯=隹舟以
衍或陰或
陽極深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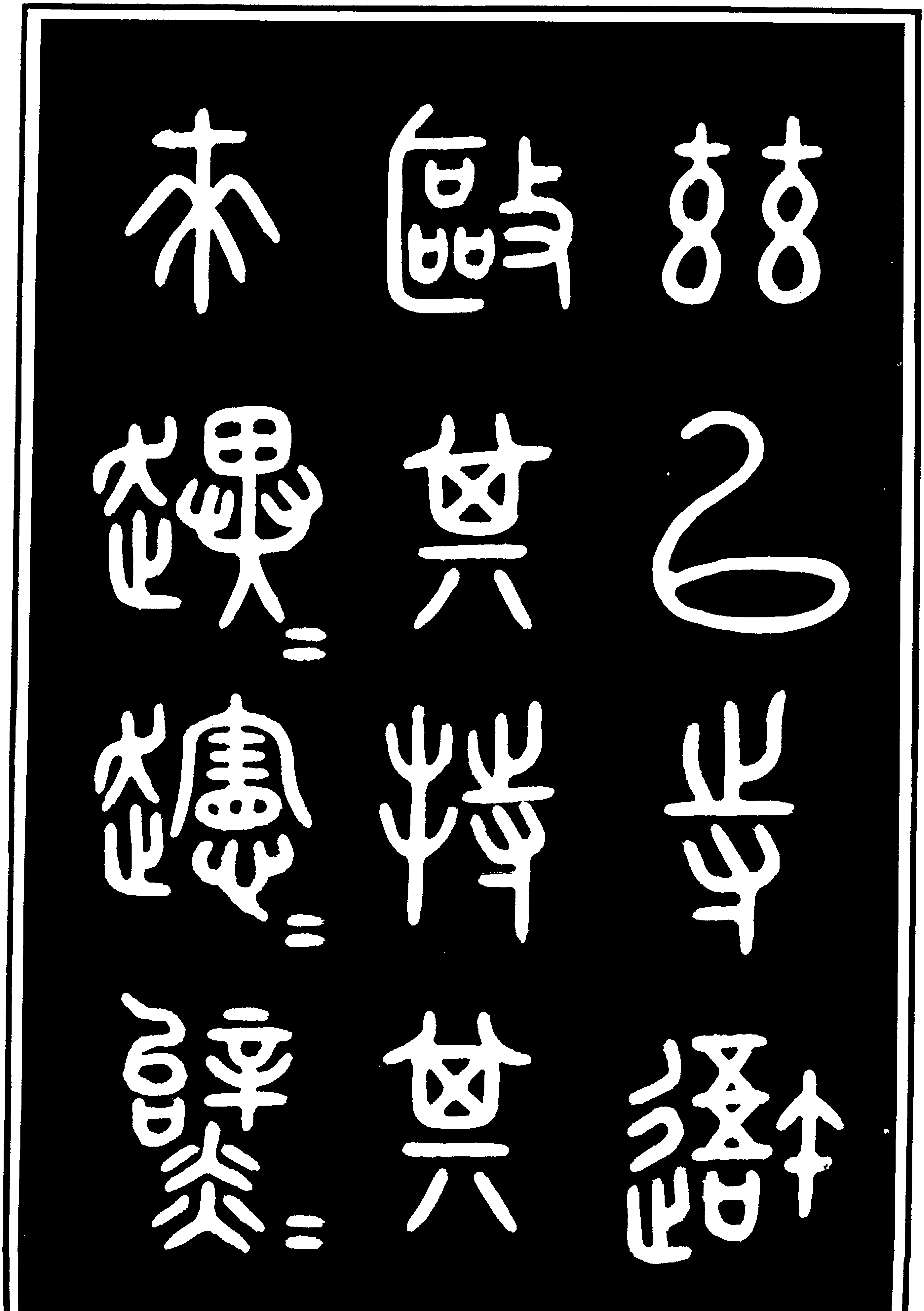
止
𠭰車既工
𠭰馬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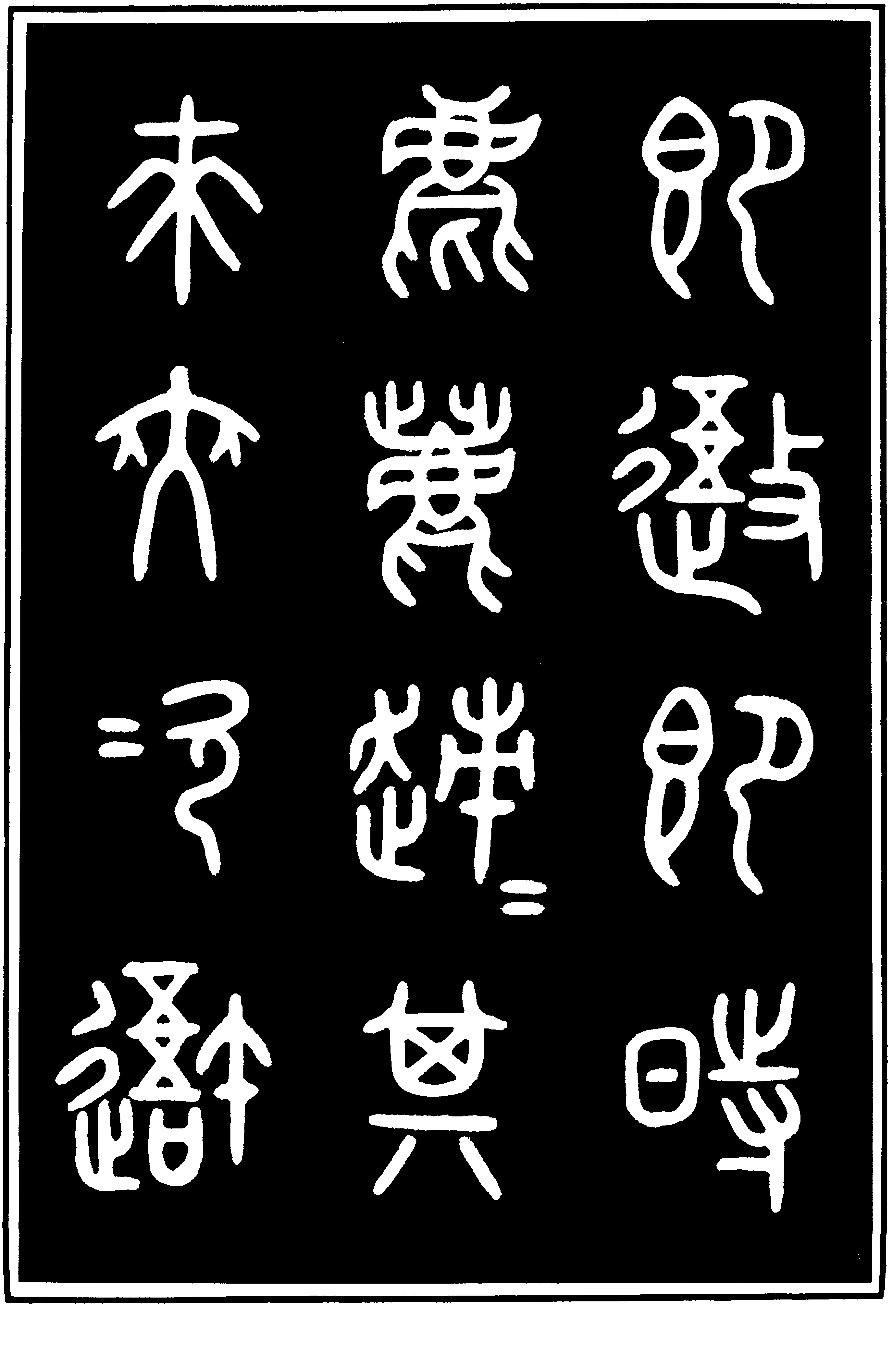
𨖍車既攻

𨖍馬既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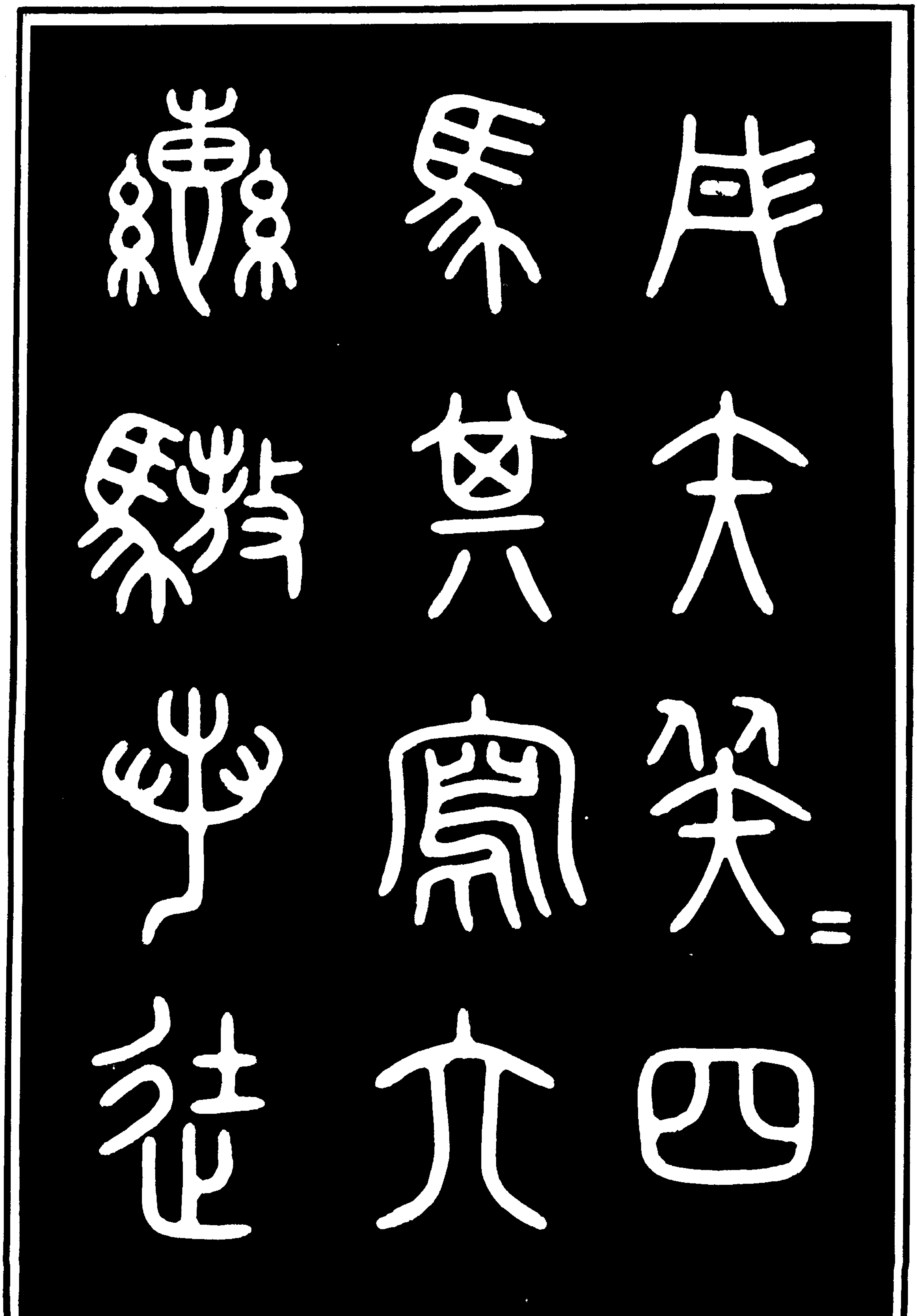
君子員二邋二

臬孝惠業
逨〻君子之
來梓〻令乃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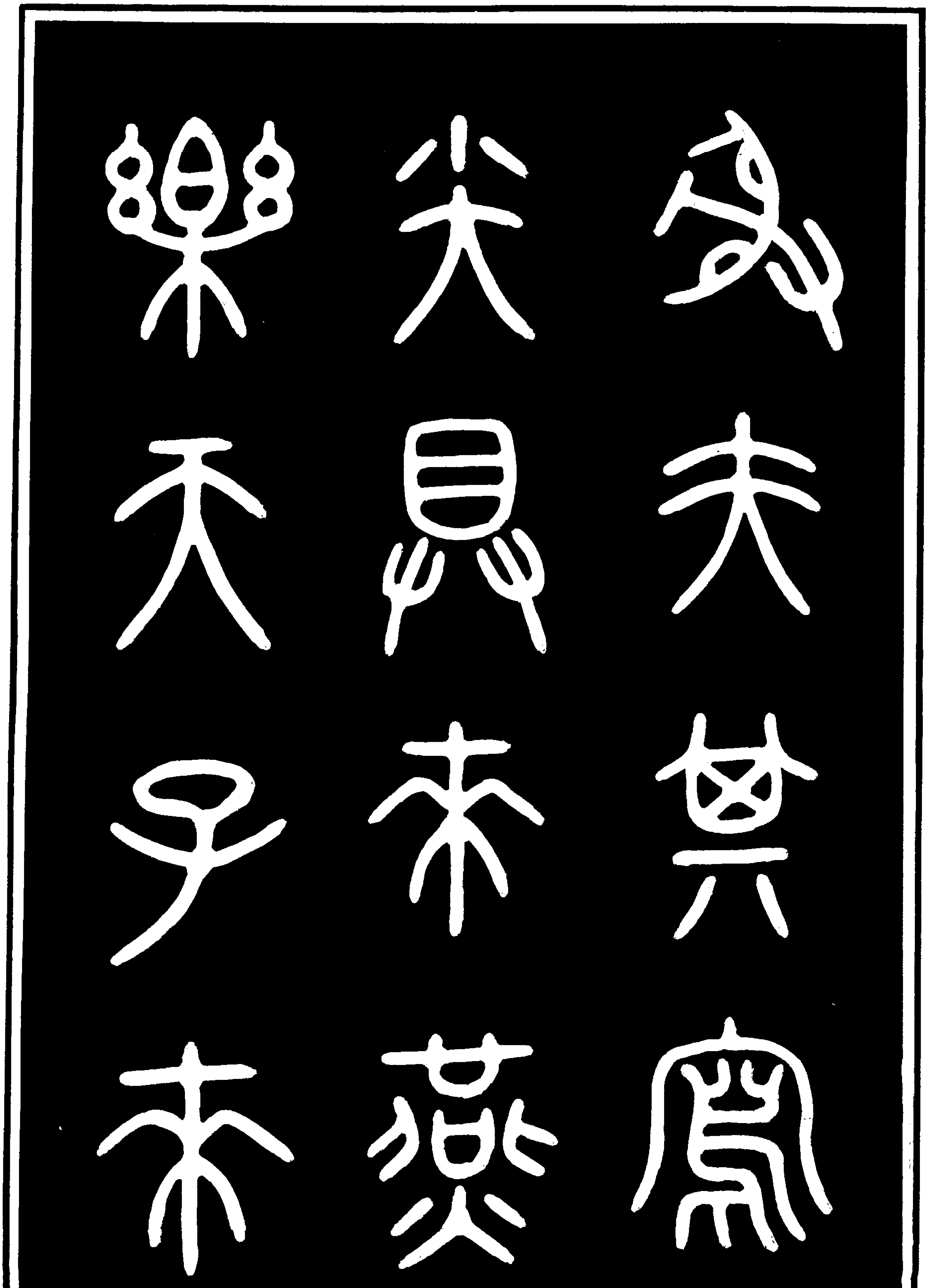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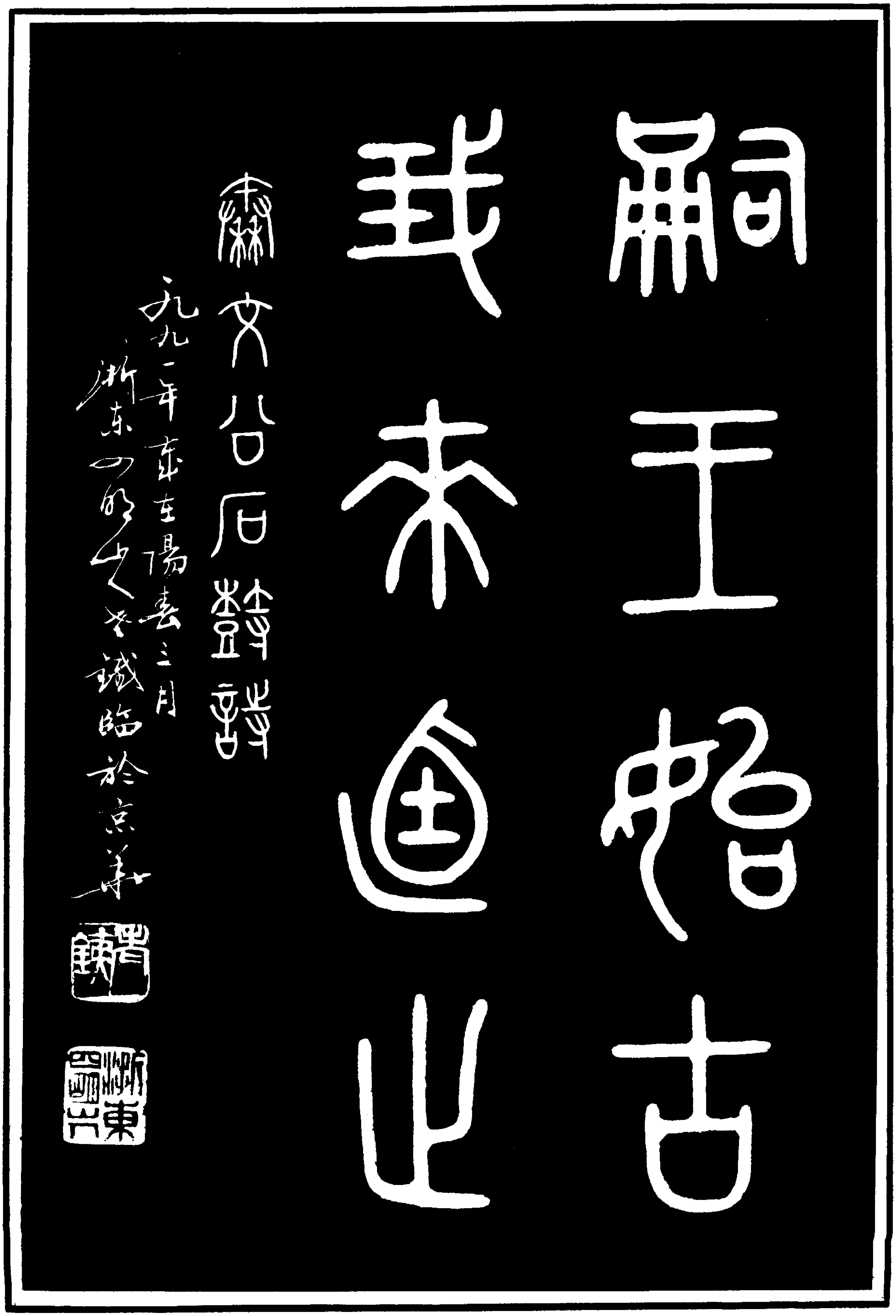


敺其樸其
未讀讀文其


四
馬其寫六
轡
徒

徒宿章邊
涇陰陽超
奔界象止





附圖

附圖一、春秋時期汧渭之會地域圖。

附圖二、石鼓原物照片十幀、圓石硯拓片十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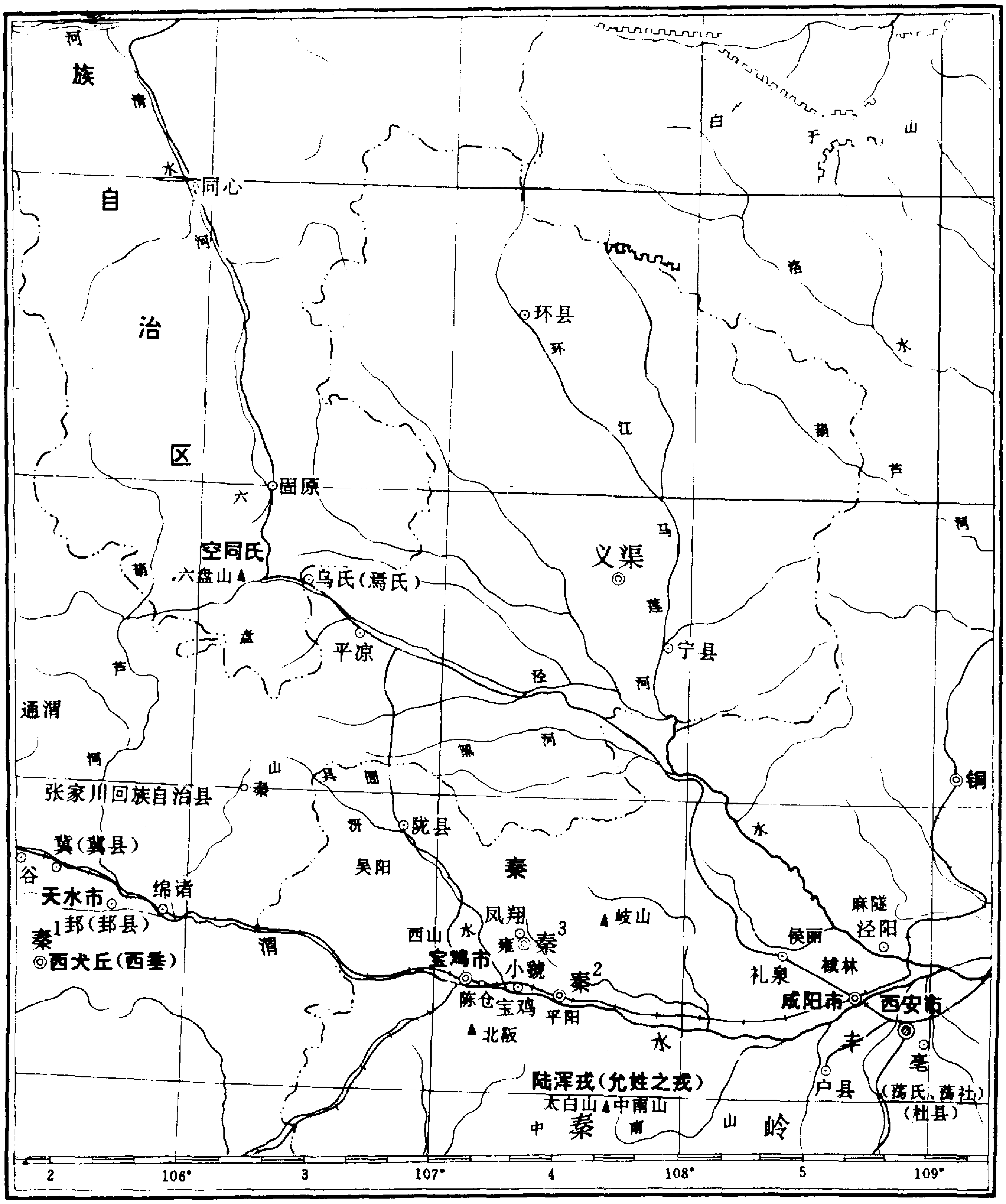
附圖三、秦法律問答簡影印一幀。

附圖四、尹博靈唐貞觀拓石鼓文僞本複印件、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石鼓文摹本複印件、明楊慎石鼓文木刻本複印件與宋原拓本之校對。

附圖五、明安國原藏宋拓石鼓文後勁本。

附圖六、石鼓文後勁本孱字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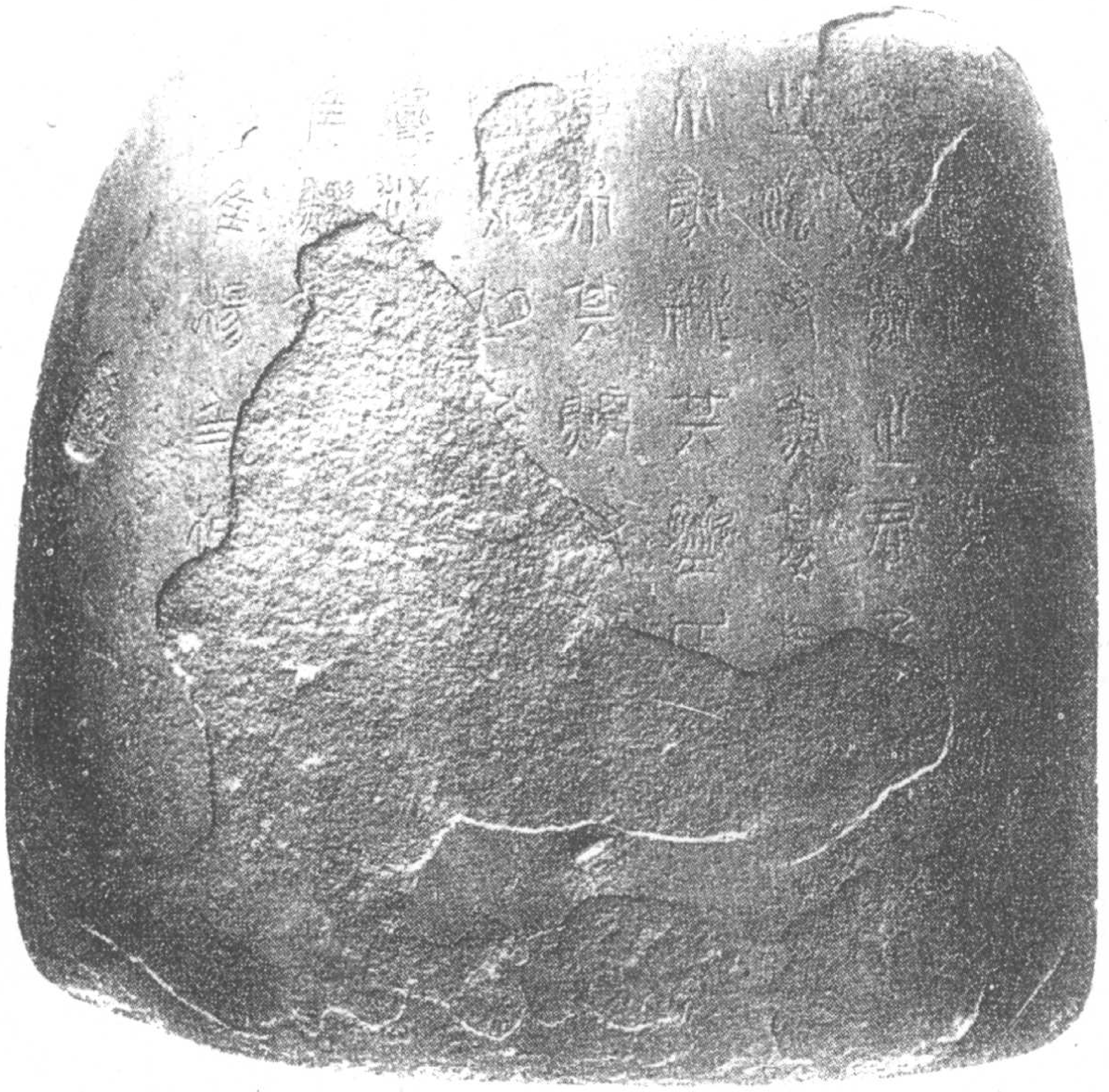
春秋 汧渭之會地望



比例尺 二百五十万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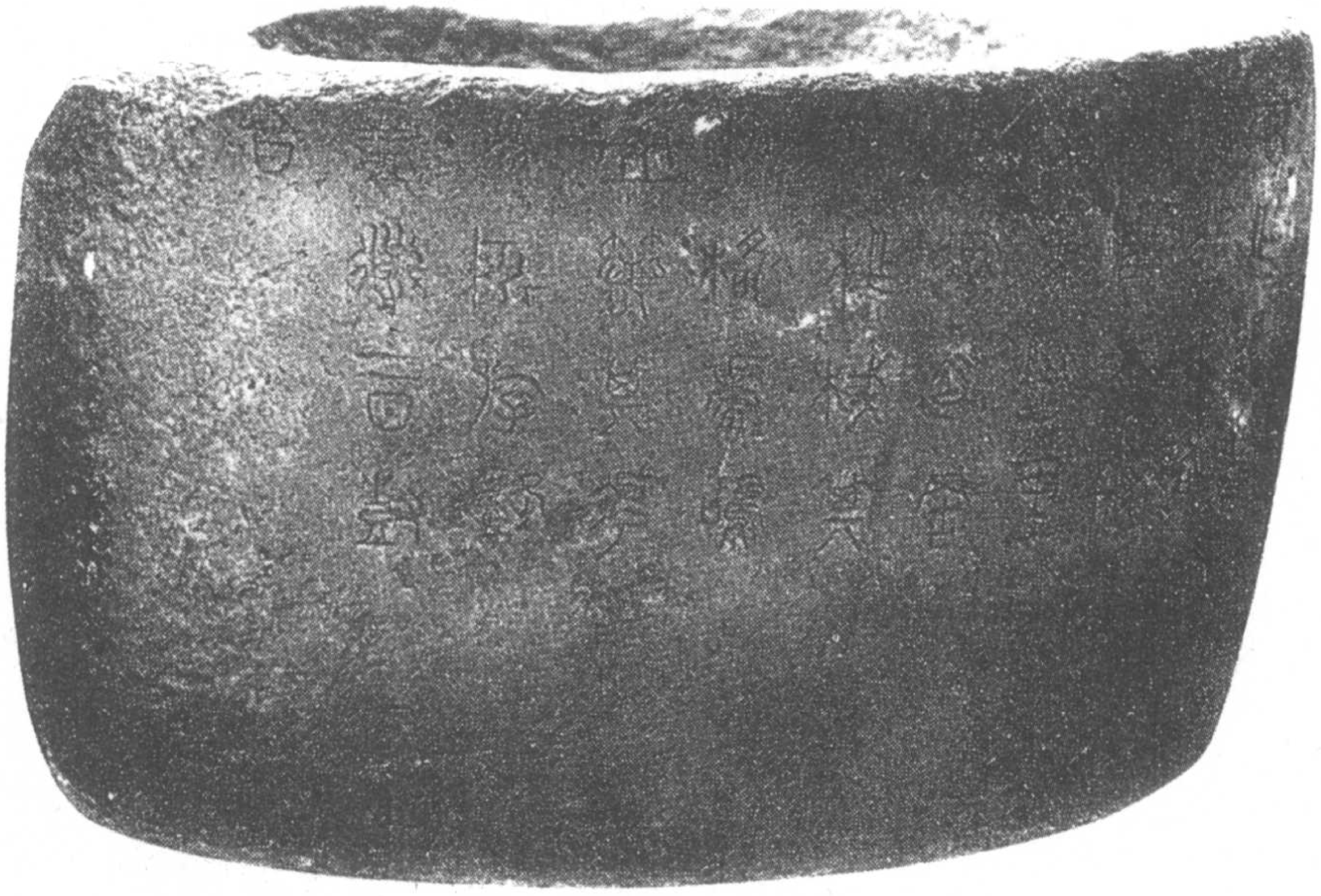
公里 25 0 25 50 75 100 公里

图一　石鼓之一



石鼓砚拓本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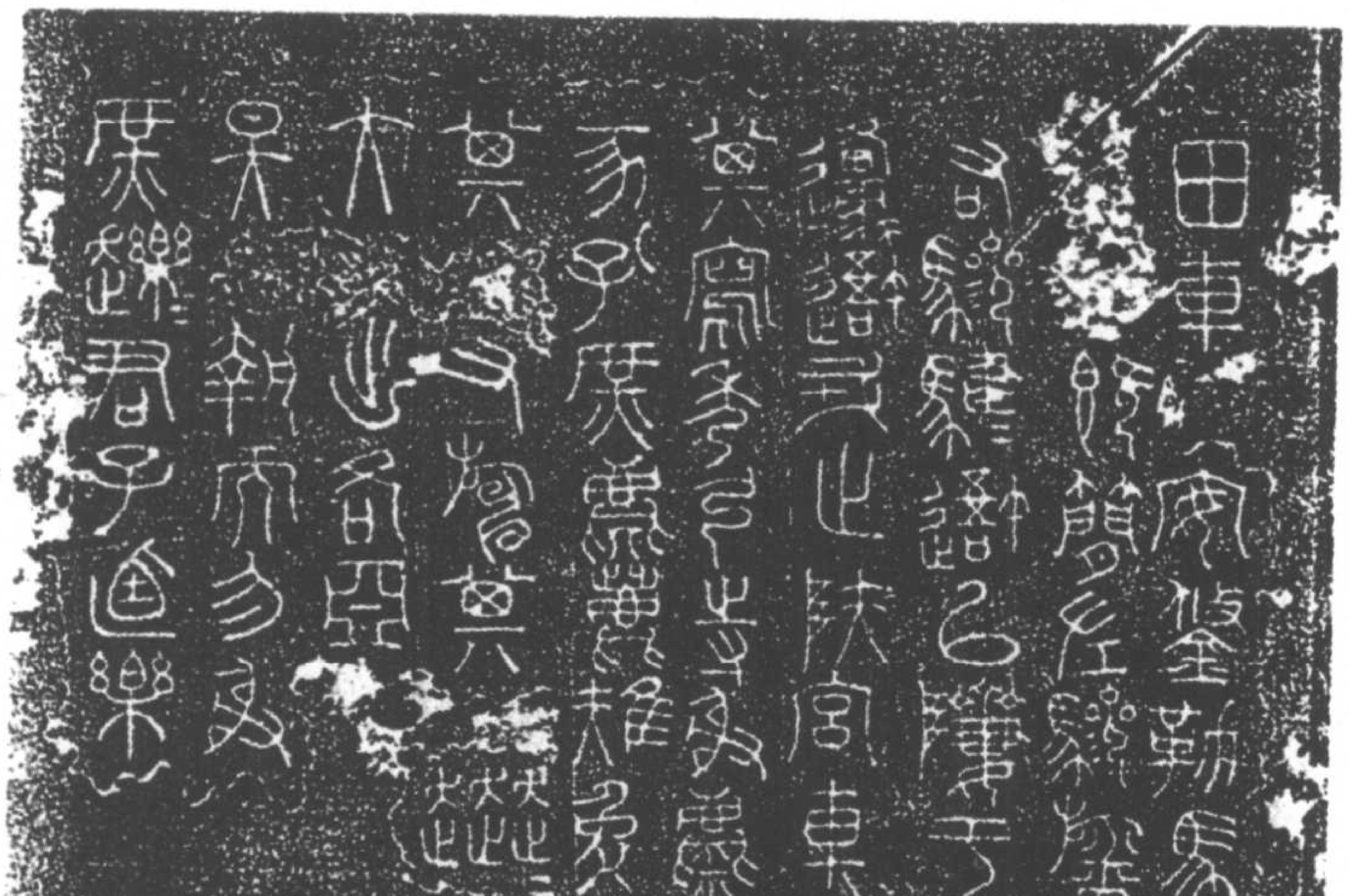
图二　石鼓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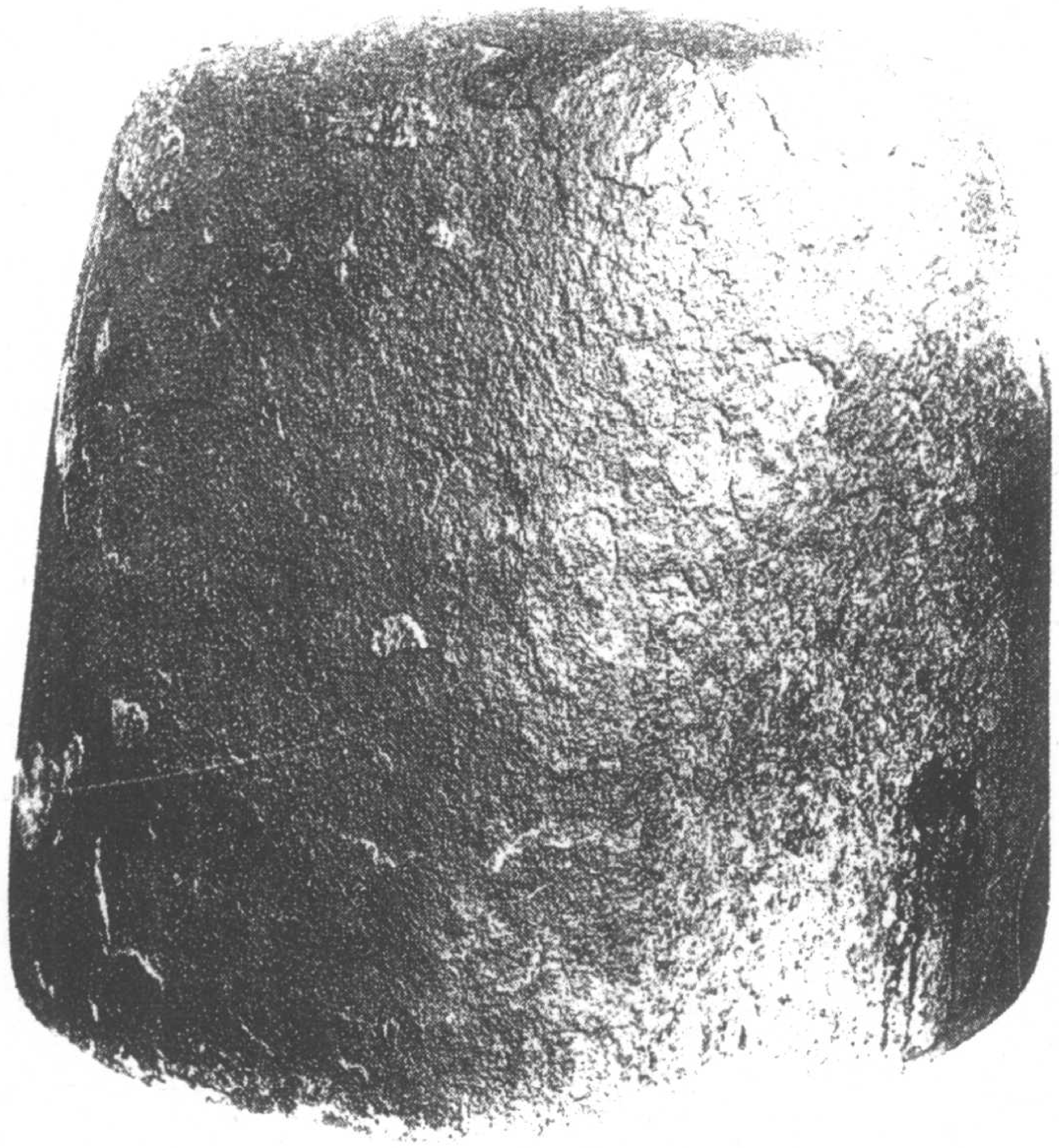
石鼓砚拓本之二

图三　石鼓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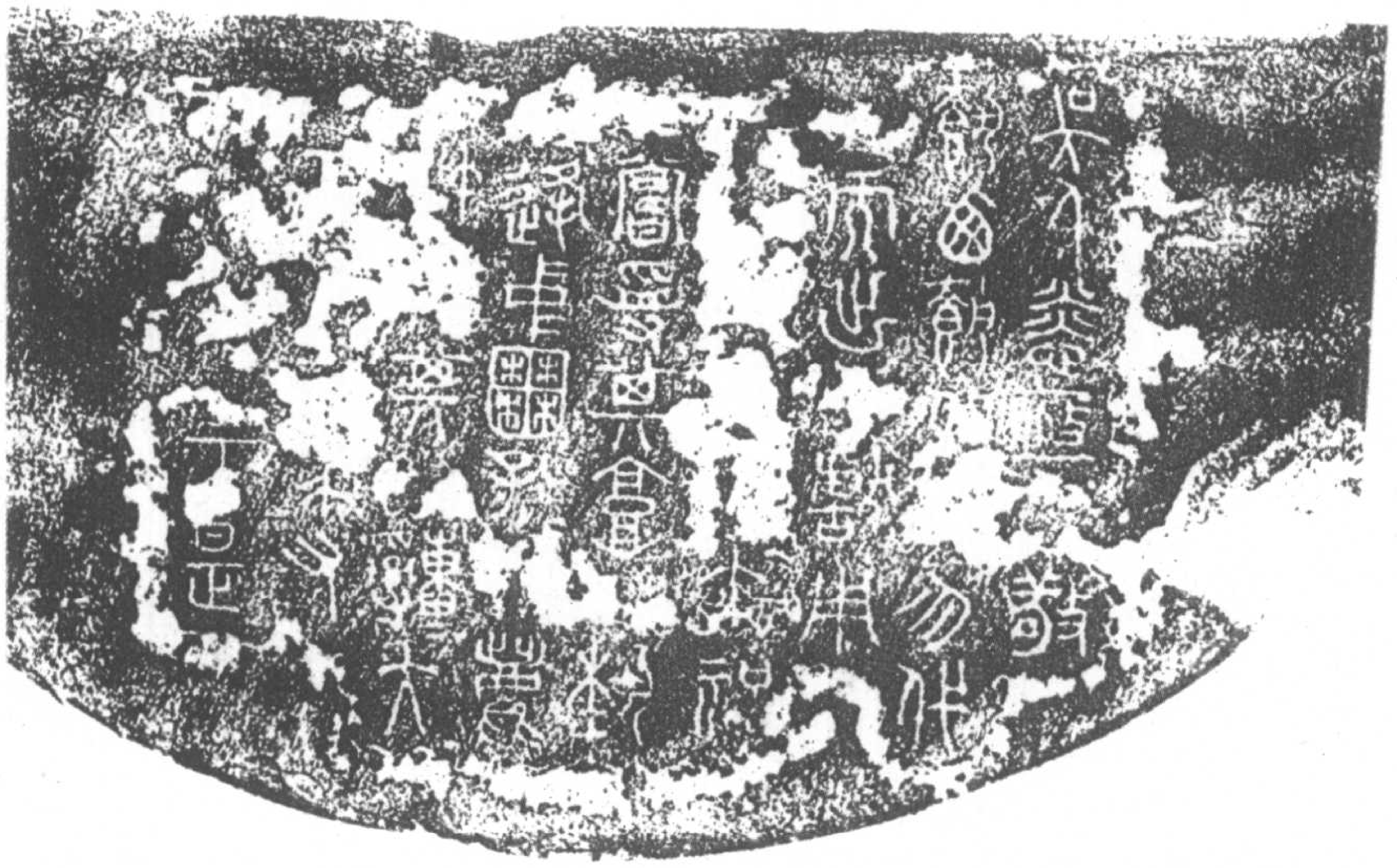
石鼓砚拓本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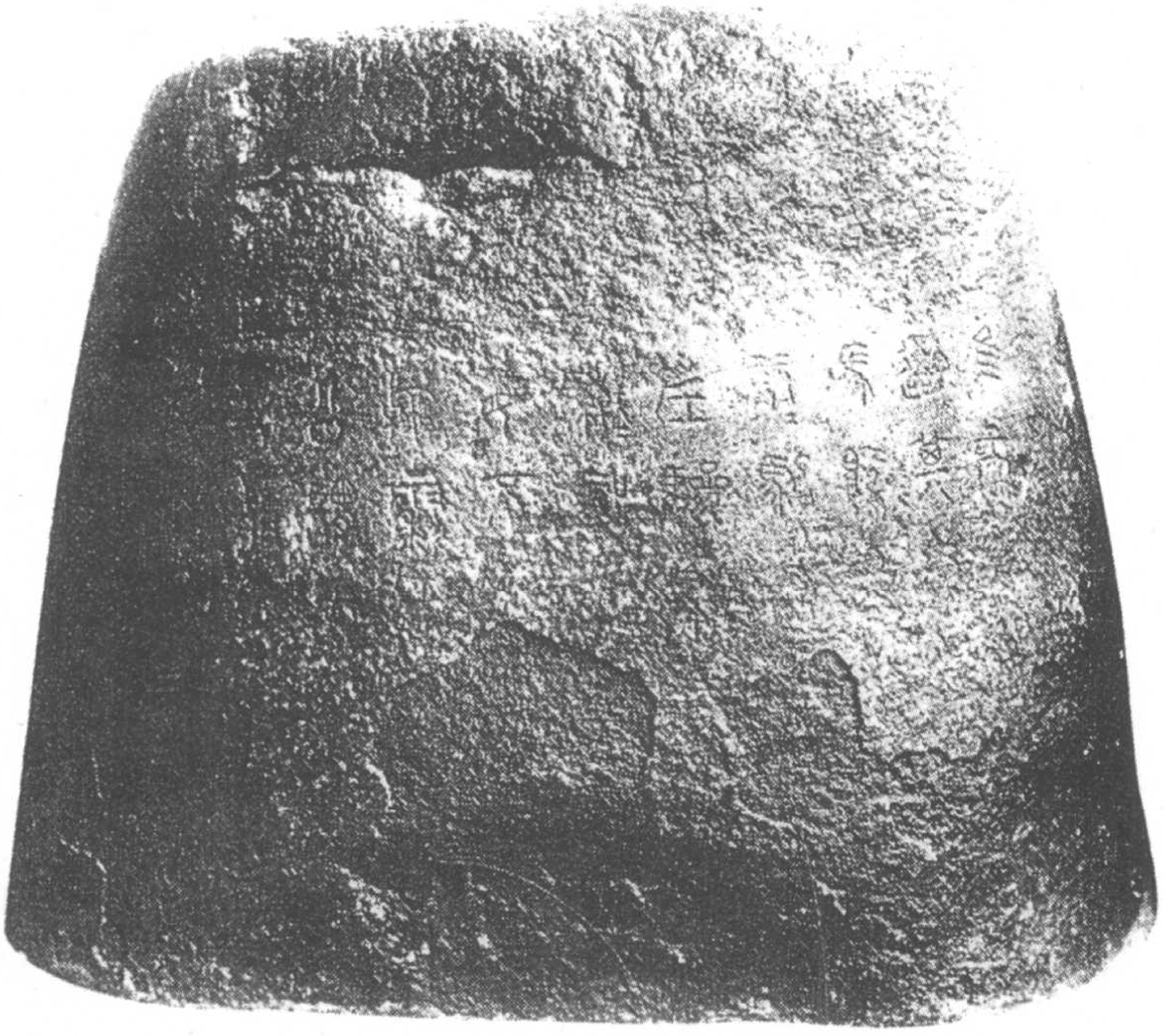
图四　石鼓之四



石鼓砚拓本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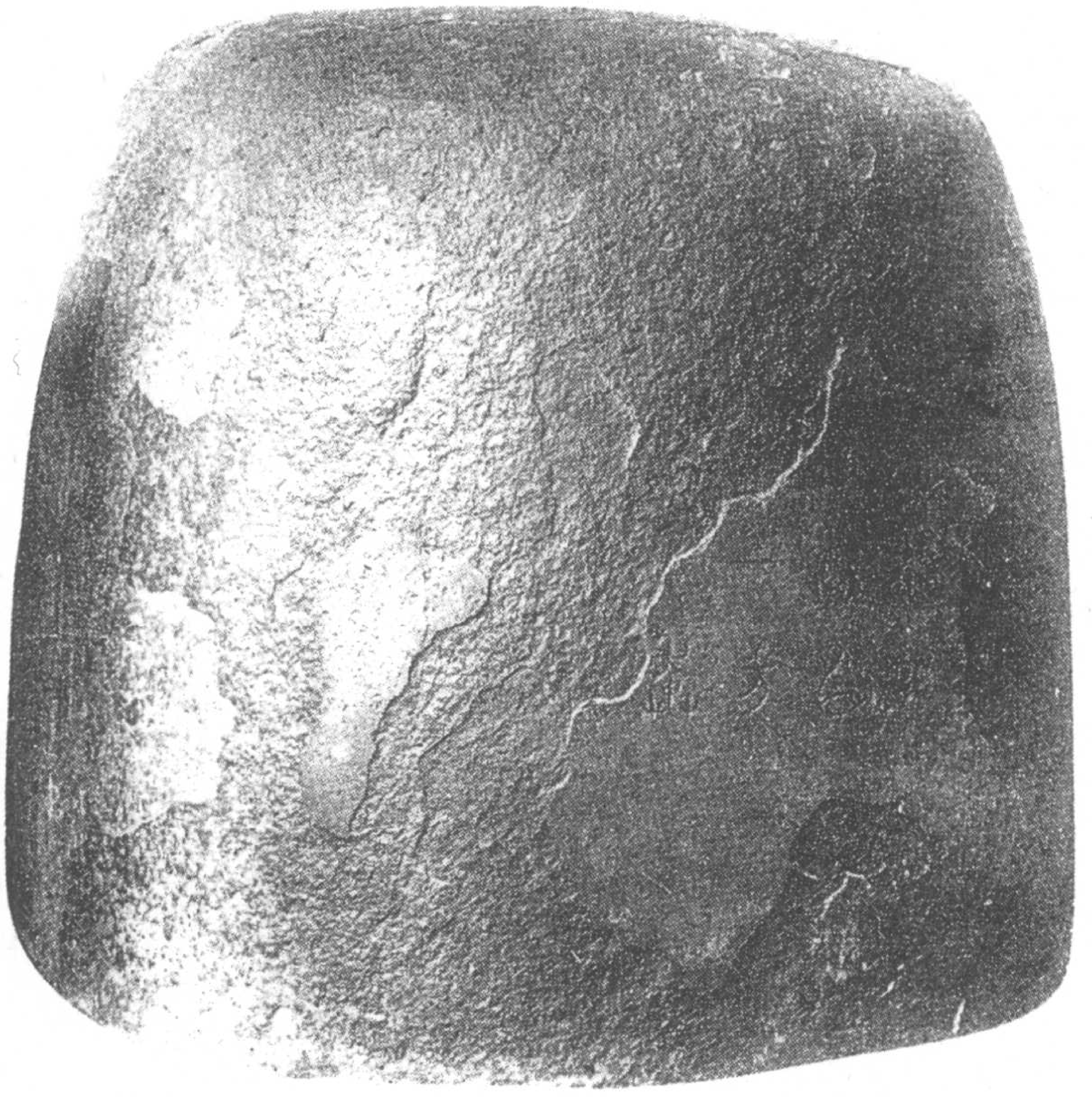


图五　石鼓之五



石鼓砚拓本之五

图六　石鼓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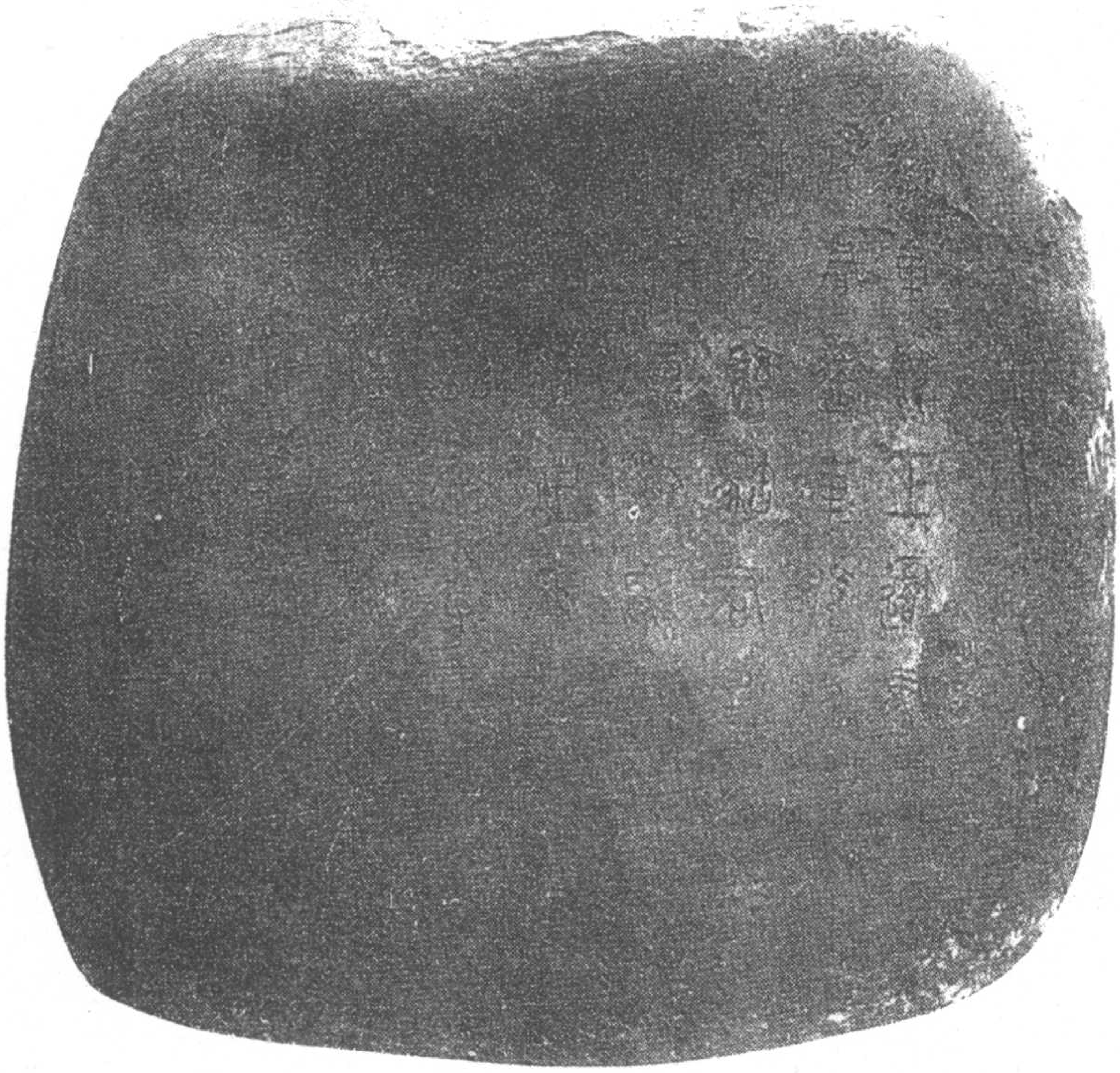


石鼓砚拓本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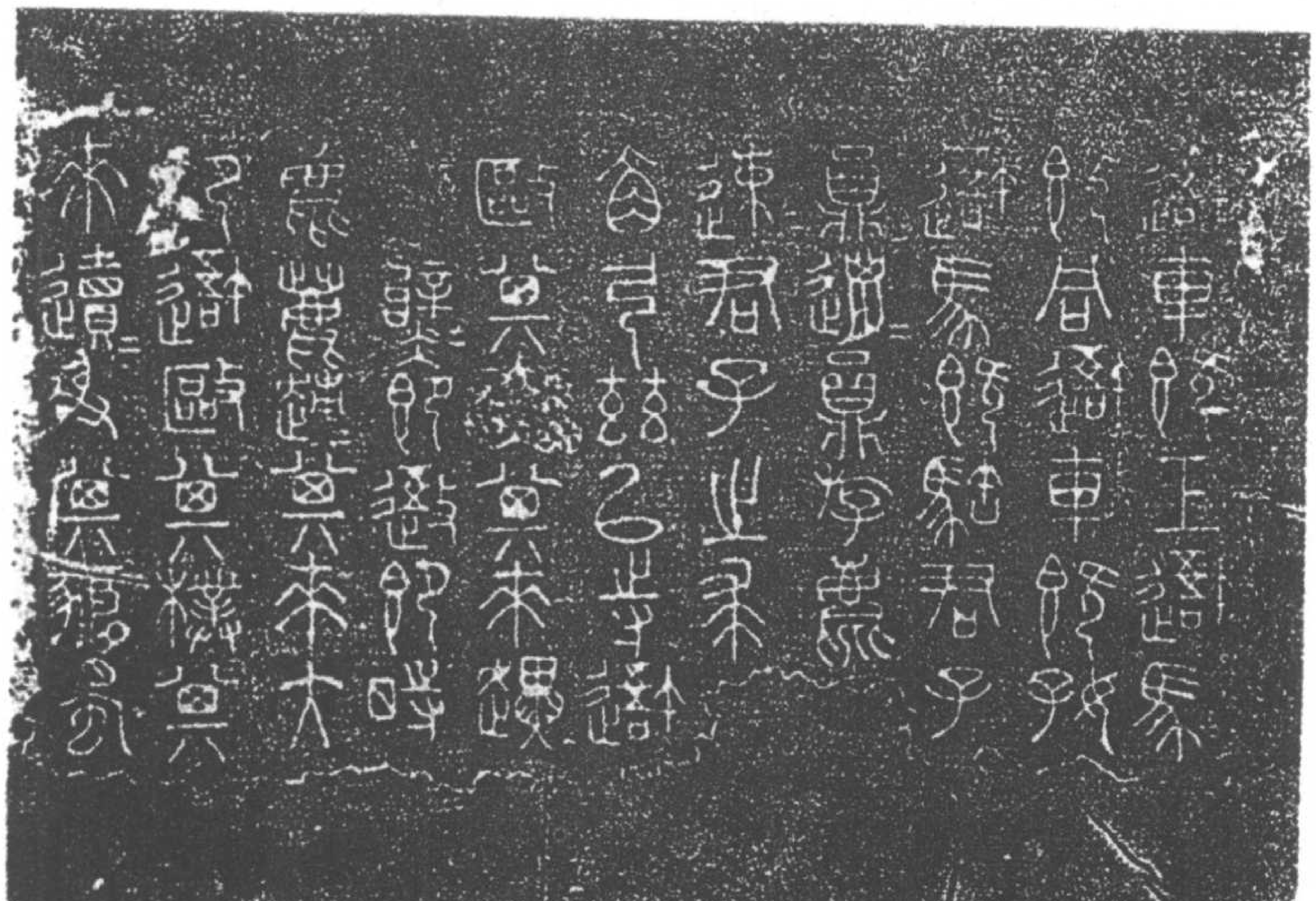
图七　石鼓之七

石鼓砚拓本之七

图八　石鼓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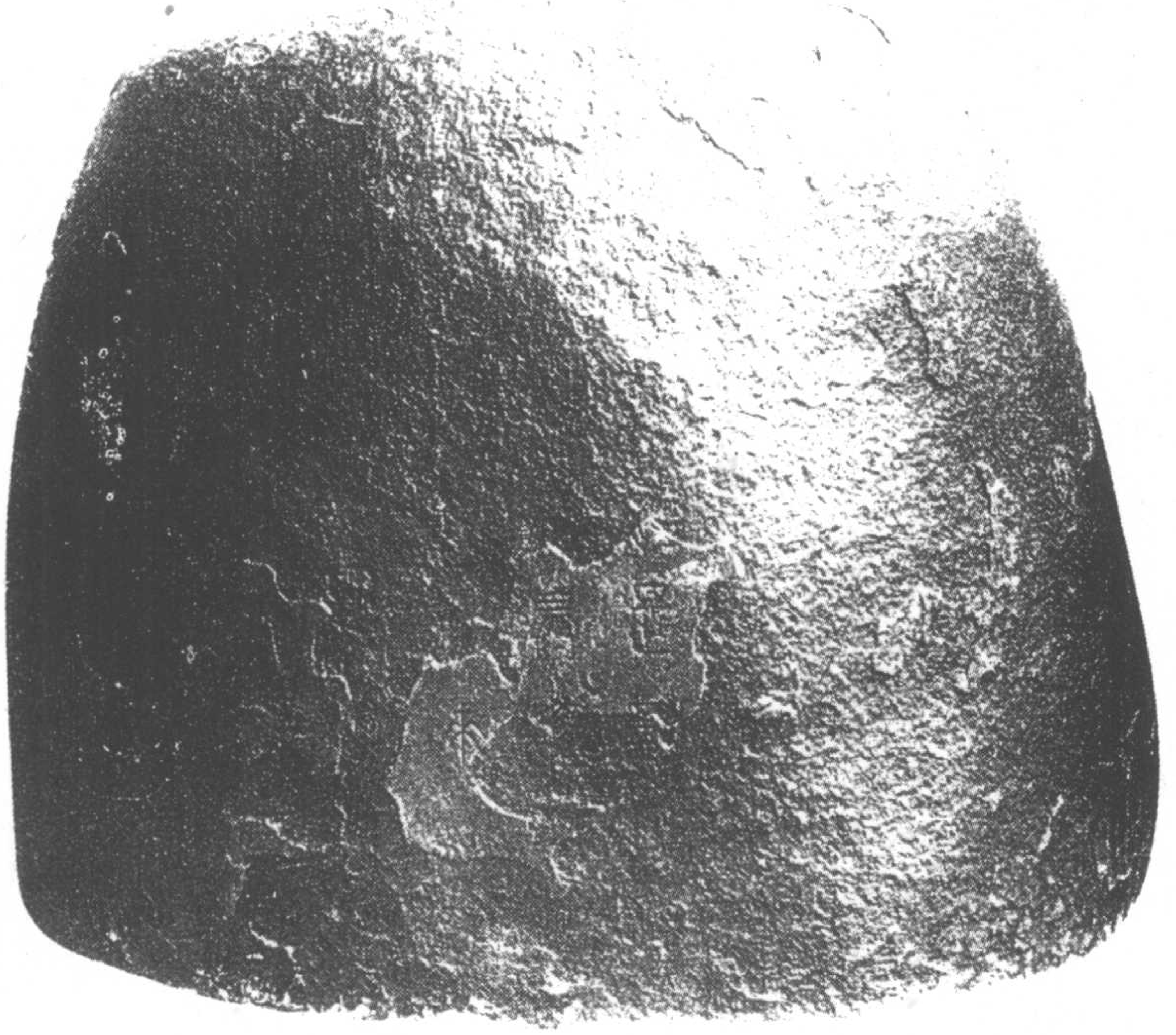
石鼓砚拓本之八



图九　石鼓之九

石鼓砚拓本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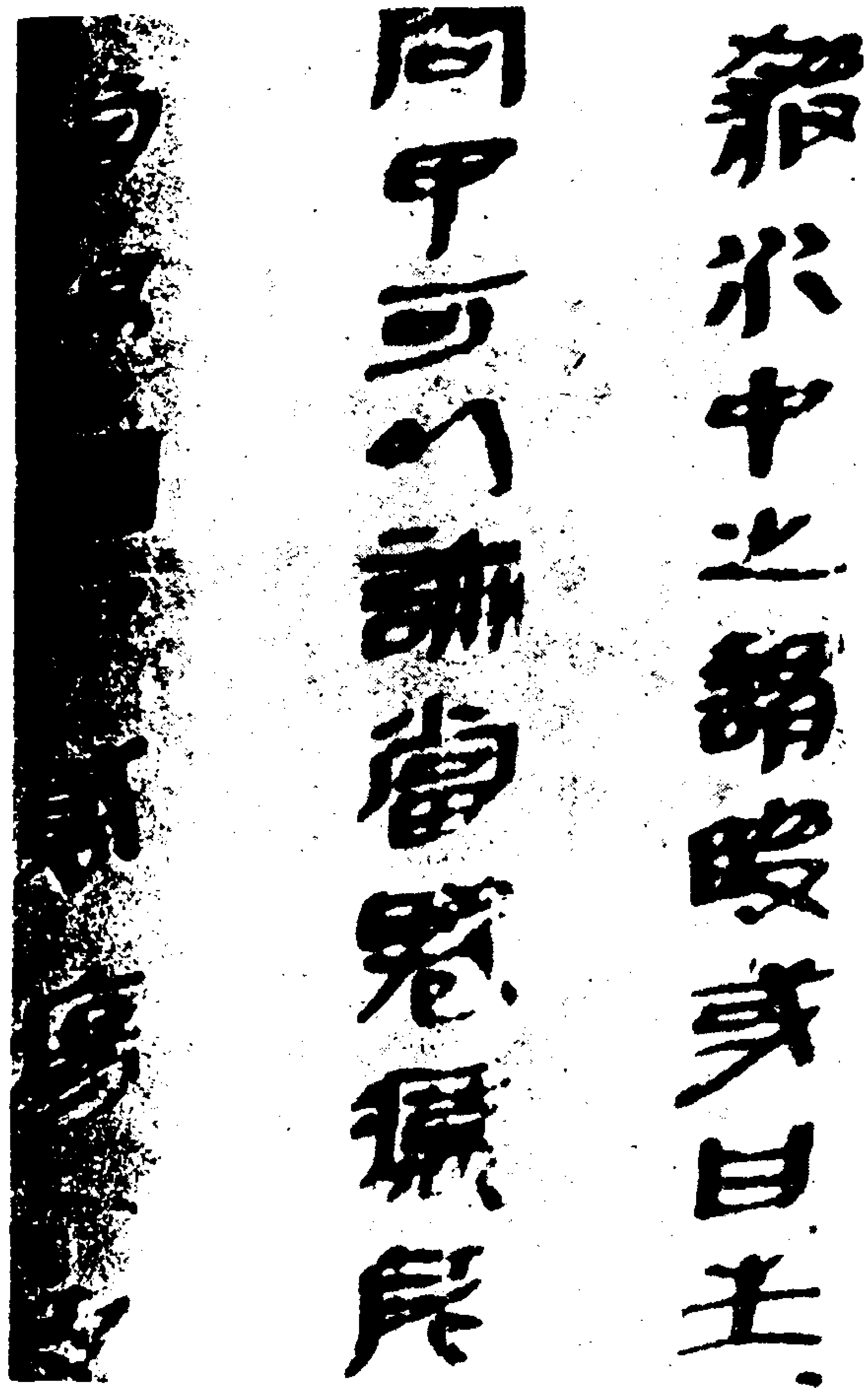
图十　石鼓之十



石鼓砚拓本之十

秦法律問答簡

秦法律問答簡為雲夢睡虎地秦簡之一，系戰國時物。其書多稱古隸，余以為秦簡雖有隸書端倪，仍當是篆書。簡文結體無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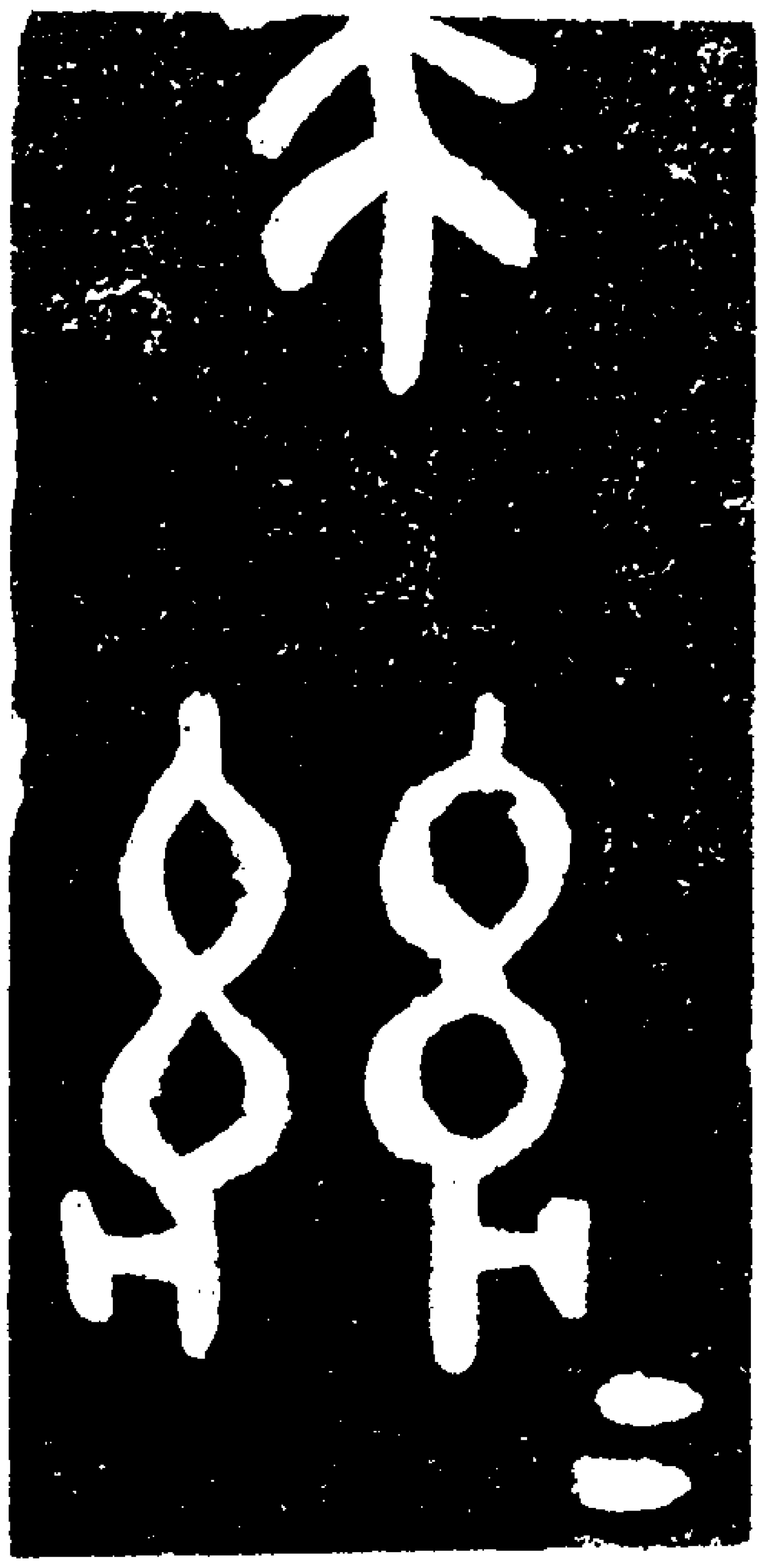


篆之嚴謹，其左右飛揚，右高左低之態勢完全保留了石鼓文之遺風。由於信手書來，自由活潑，痛快淋漓，猶現在的行書，不受楷書之束縛，又不失楷書之規矩。此簡最大的特點是橫細豎寬，落筆方中有圓。凡此書體，普通毛筆決不可為，惟短鋒偏筆方出此効果。君若不信，一試便知。

尹博靈唐貞觀石鼓文拓本之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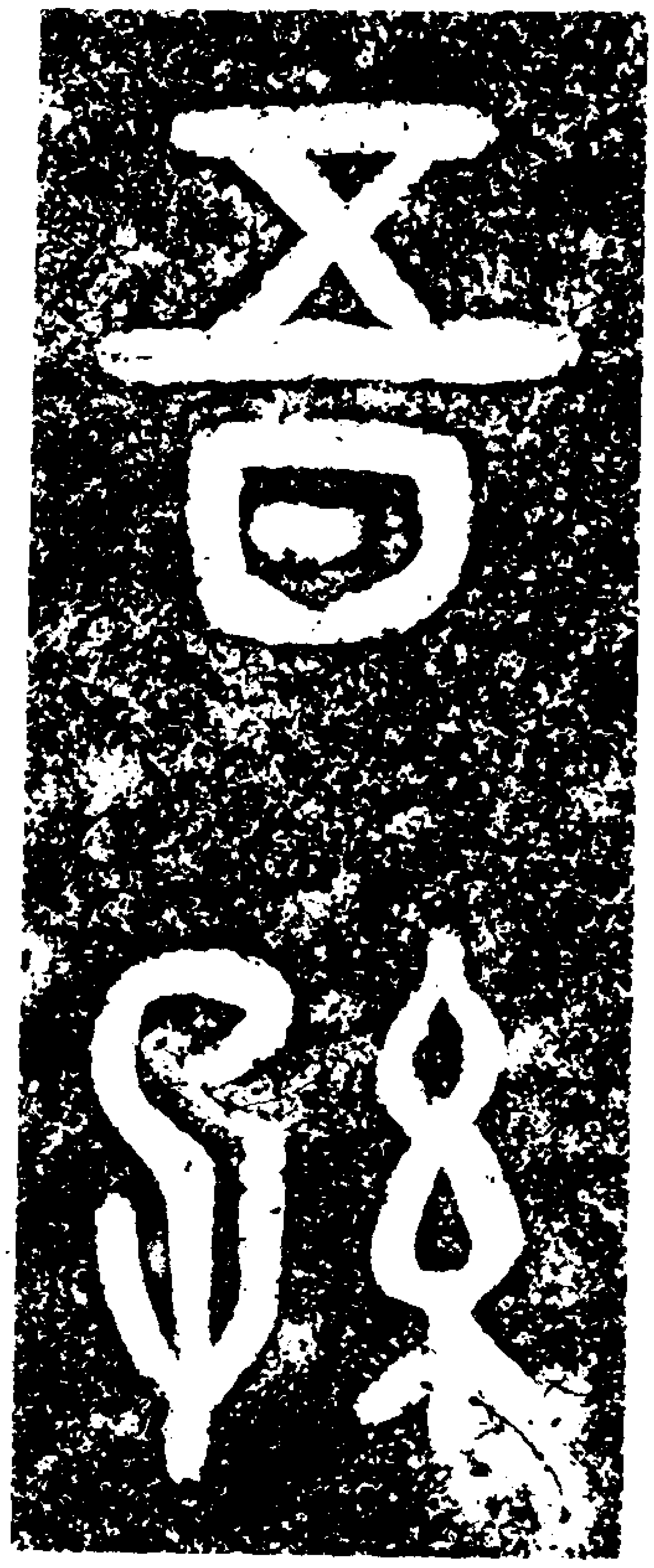
全國不少報刊和電視臺報導了陝西漢中尹博靈家藏「唐貞觀拓石鼓文」，又云經過二十年之「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果此種報導，稍有誇張或是只是有點言過其實，倒也罷了。問題是純屬「誤會」。這個「唐貞觀拓石鼓文」是石鼓文基本中謬誤最多的一種，假的。如果僅僅是一小部分人受騙也用不著大驚小怪。問題是不少聞人名士也上了當，更有成千上萬的讀者和電視觀衆都被蒙在了鼓裏，不知道被記者鼓吹的「重大成就」純屬「天花亂墜」。因為尹氏連石鼓文的基本常識都不曾具備。因此，這個「成就」只能是海市蜃樓，虛的。

鑒於海內外不少朋友非常關心這一報導，余不得不花點時



間予以澄清。于是，寫了奇聞一篇。為証明余言之有據，借附圖篇目，以尹氏在報上、電視螢屏上宣揚的「唐貞觀拓石鼓文」複印件，與明安國原藏宋原拓石鼓文、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石鼓文部分及楊慎本相校，舉上幾例當可大白於天下矣。

尹本車工石「求」字下為「𢆶」，與明楊慎本同，與明清時錯誤甚多的摹本亦同。這顯然是後人辨誤。而宋原拓本「牸」字極易辨認，安國在後勁本中已有辨証：「求下殘字，曹本清朗乃牸字非𢆶字也。」此篆辨者已成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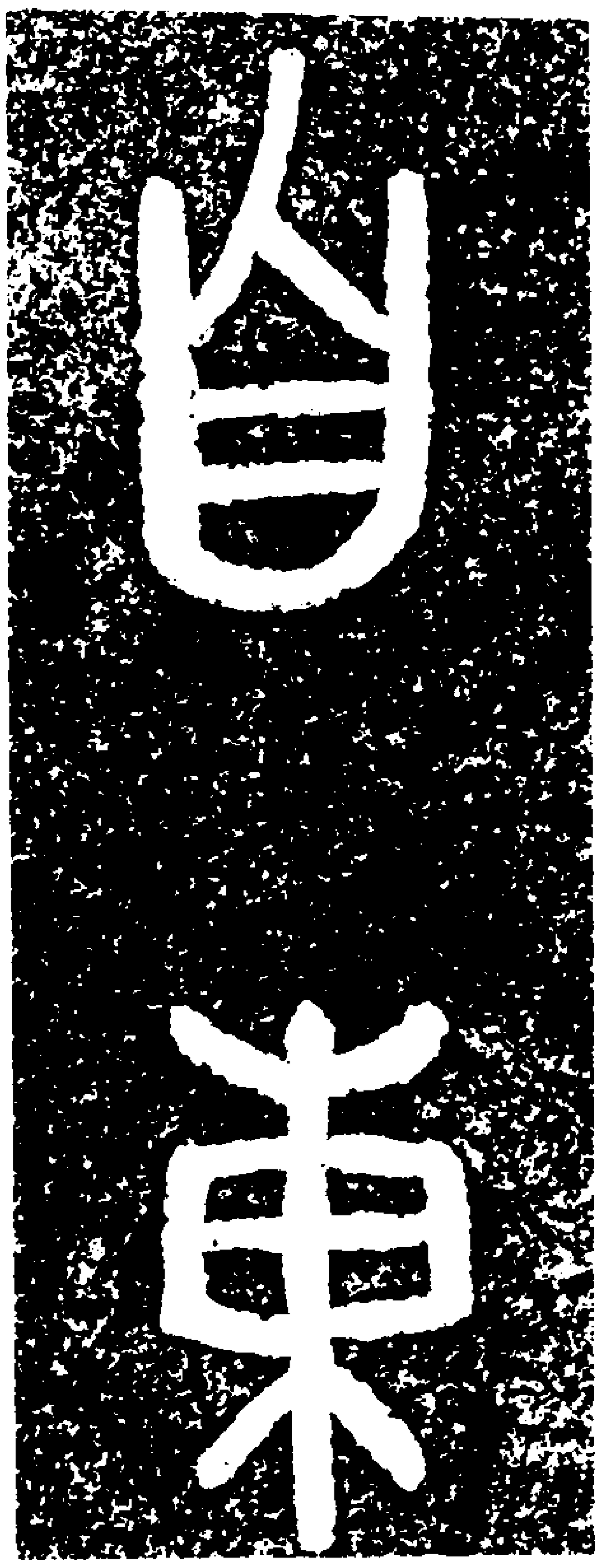


作原石的最後一字為「五日」合文，宋原拓本合文之下已無字，這從沒有殘畫和沒有貼迹本可斷定。由於一些考辨者未曾見過原拓，而見到的又是質量很差的翻刻本，所以合文之下多出了一個「孫」字。薛尚功便是「孫」字的創始人」。明清時又被一些人收到了所謂的「全本」和「定本」之中。現如今原拓本極容易見到，此類謬誤已然不再出現。不知尹氏又因何將此搬出以充唐拓。故余謂尹氏連石鼓文版本的常識都不知，當不為過。

田車詩首句為「田車孔安，鋚勒馵=」。蓋言打獵用的輕便馬車很安全，一歲左右的小馬駒帶上了銅鞍勒。這個一歲馬的「馬」字，馬首上多了乚，原拓本上清=朗=，十分容易辨認出來。馬敘倫辨曰：蓋施羈縻而已。馬已一歲可供馭，故施羈縻，因名一歲馬。」明代的楊慎本、陶滋本皆誤作馯。尹氏本亦為馯（見右圖下）。由此可見尹本集諸家版本，正誤都不曾明辨，以這樣的「唐拓本」搞學術研究恐怕難有大的成就。

天虹石雄字下殘文，八百年來辨者多作「立」、薛尚功及舊本皆如是，陶滋、楊慎本作為「雄蟲立」，這無疑是錯的。因為雄字與殘文間無貽違，不可能容蟲字。郭沫若第一個釋為「血」字，以文義度之，郭氏是正確的，從明顧從義的圖石硯拓本中又可以得到印証。尹本不僅取前人辨誤之字，又將其文解成「雄蟲□立」則亦為首先，因此也算得上錯誤最多的版本。

汧殹石首的宋原拓本幸存一殘文，明楊慎、陶滋的東坡本句讀為「避來自東」。余謂楊慎並無作假，其的據是元代周伯溫的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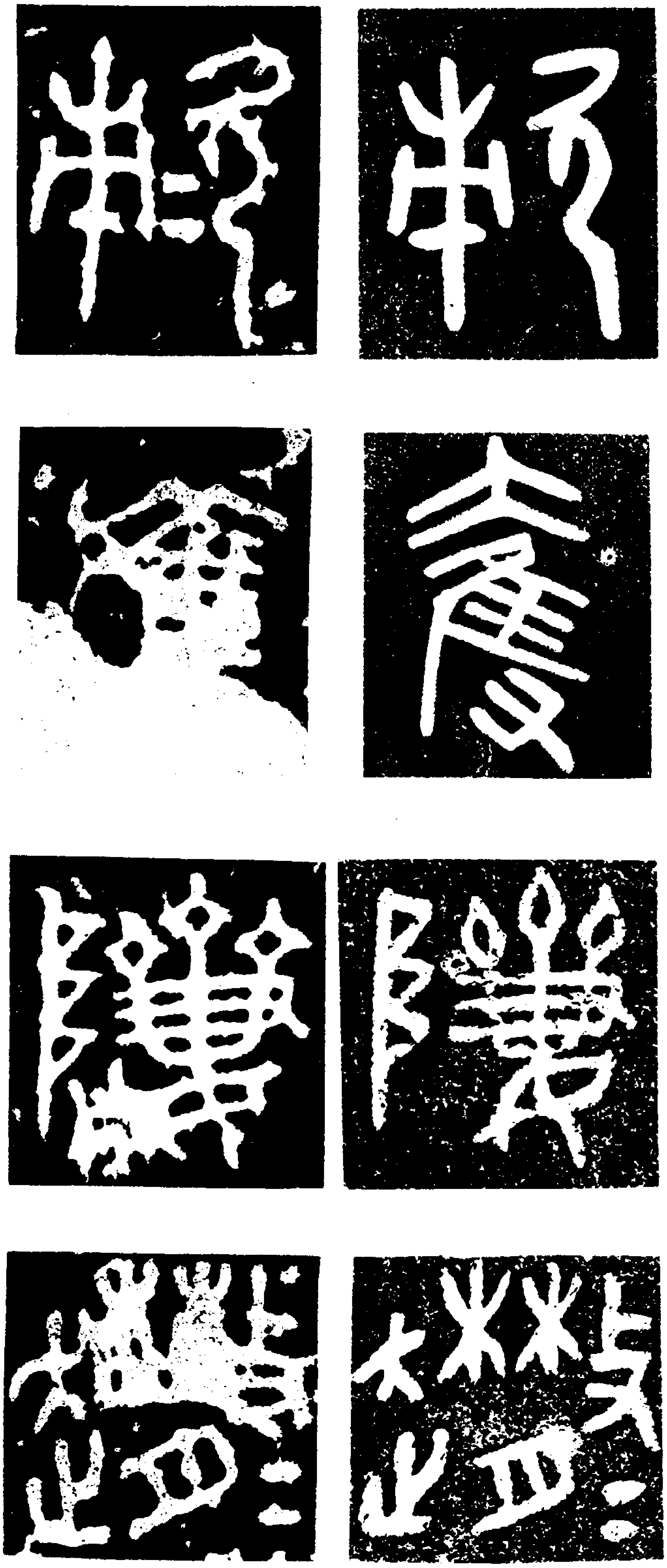
鼓文手書真迹，亦為「避來自東」。然而，東字無疑是辨誤的，一與此篆不類。二是東字甲骨文則小篆其字形並無多大變化，皆作東。此篆清人吳昌碩臨書作[illegible]，多了一短橫，當為石花所誤。正確的寫法應是[illegible]。秦文公三年東獵至汧渭之會，來自西北方向的西垂宮。尹氏以為石鼓是文公時物，此又不明鼓詩之內涵，故此種明顯的錯誤也就難以發現矣。

田車詩有「其戎越夜，越出各亞」一句。蓋言士兵們夤夜狩獵，越過了作為營區邊界的柵欄。夜字舊本皆作大，然郭沫若、羅君惕皆釋夜。此篆作夜，夜字無疑。越字前人未識，為余新辨。殘文鉞，除左上部漫漶外，餘皆不難辨。此二字一屬上句一屬下句。尹本夜誤作大，越誤作車，又以「大車出各」為句，此種錯誤與楊慎本及舊本一模一樣。詳見楊慎本附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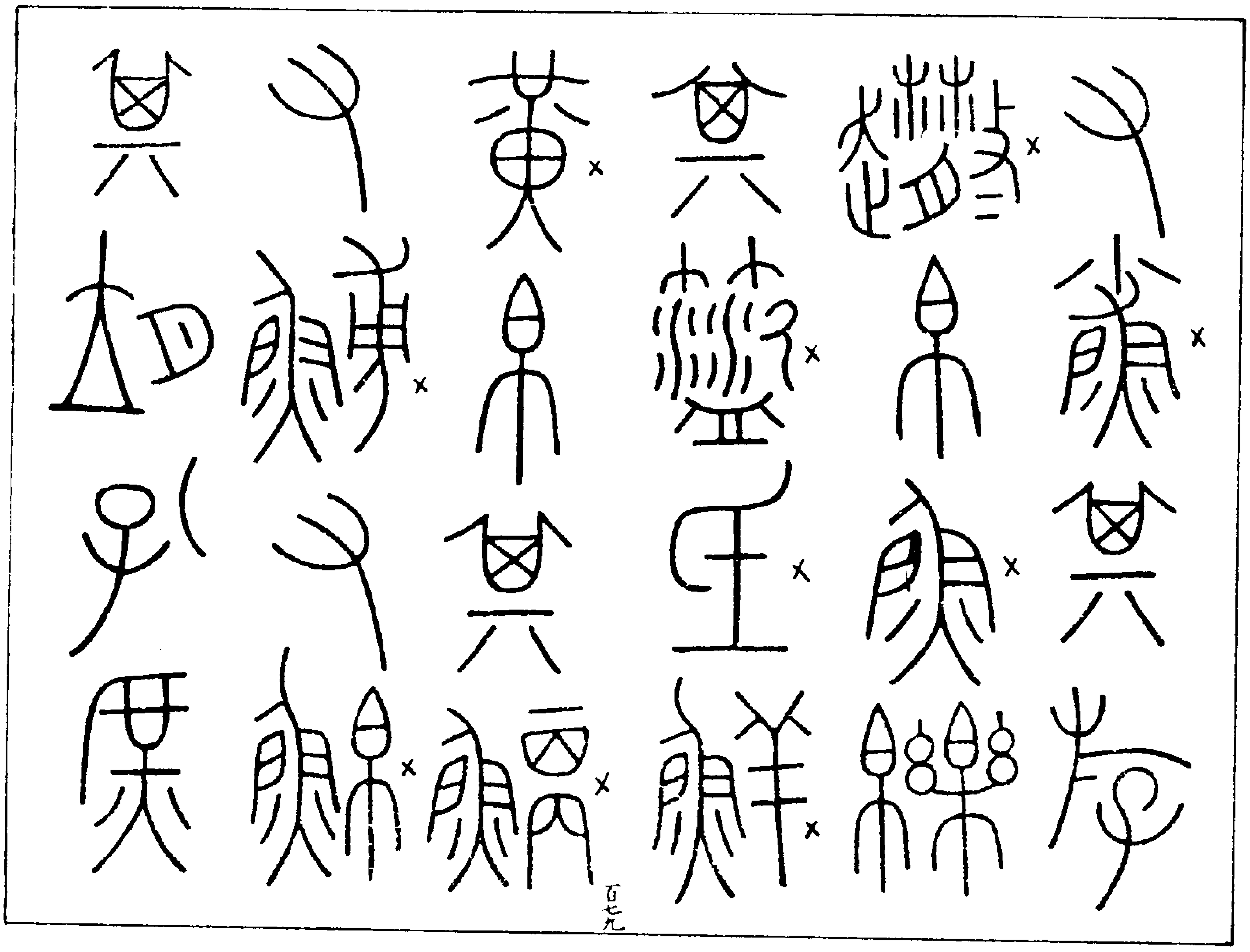
田車詩執字上殘文前人未識。字的左部郭沫若、羅君惕釋衣，完全正確。右部釋扁，為余新辨。右上角圓形清晰文辨。左下四豎畫，

中間二畫長，旁邊二畫短也可辨得。全文為鍽當無誤。褊字屬上句，「執而勿射」為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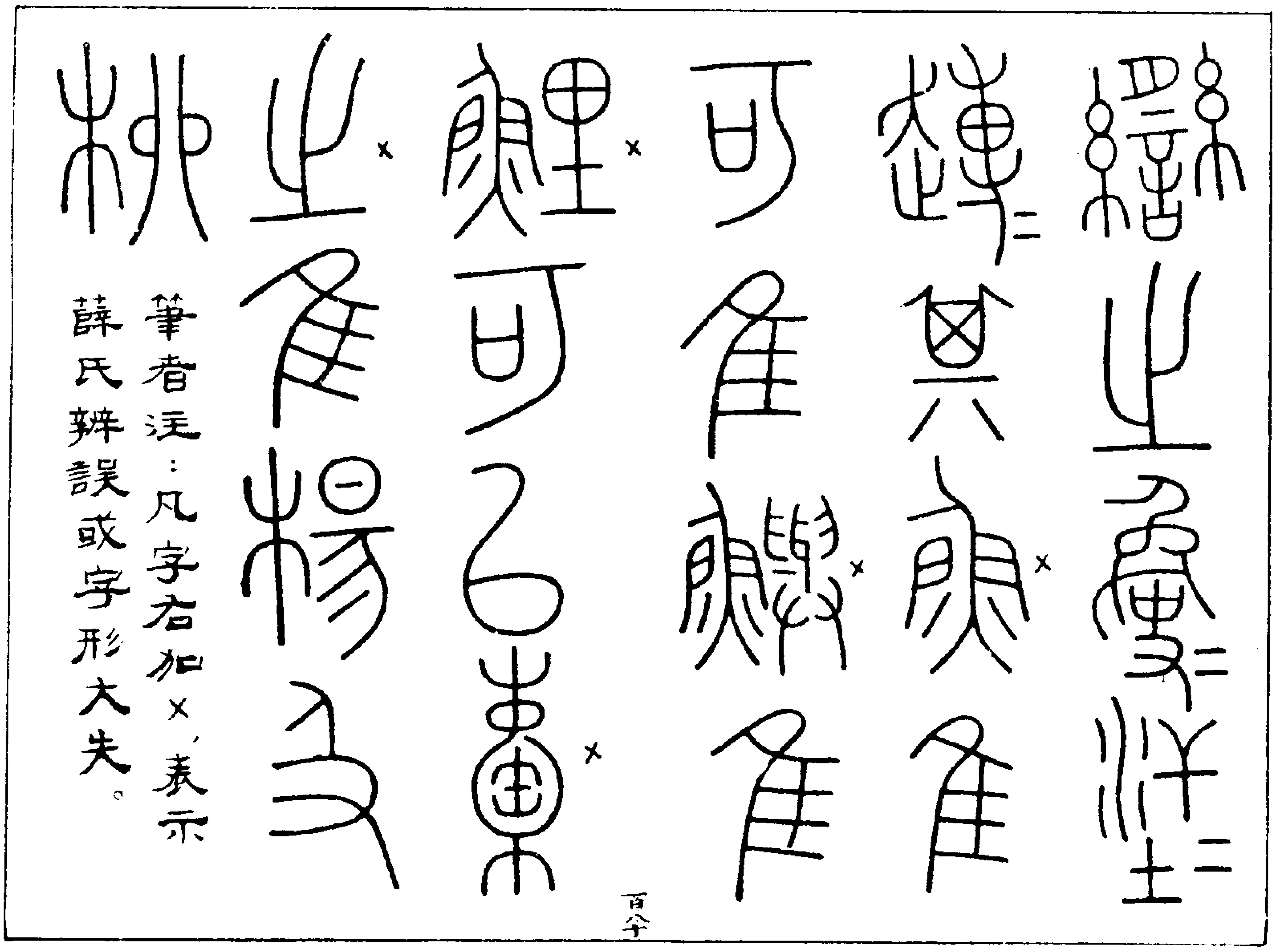
尹本褊字誤作遊，又將「遊執而勿射」為句，大謬也。此種錯誤與明清時的僞摹本沒有區別。尹氏連石鼓詩的句讀都不知，其「句話詩」當可想象也。



尹本與宋原拓本相校，軟字失中間二短橫；蔓字丫誤作大；陸失左下片；灓字失林下四。諸如此類的錯誤尚可舉一百例。是故，余謂尹氏「唐貞觀拓石鼓文」是假的；尹氏據此研究的「成就」是虛的；尹氏譯成的「白話詩」是錯的，根本就不是石鼓詩而是臆想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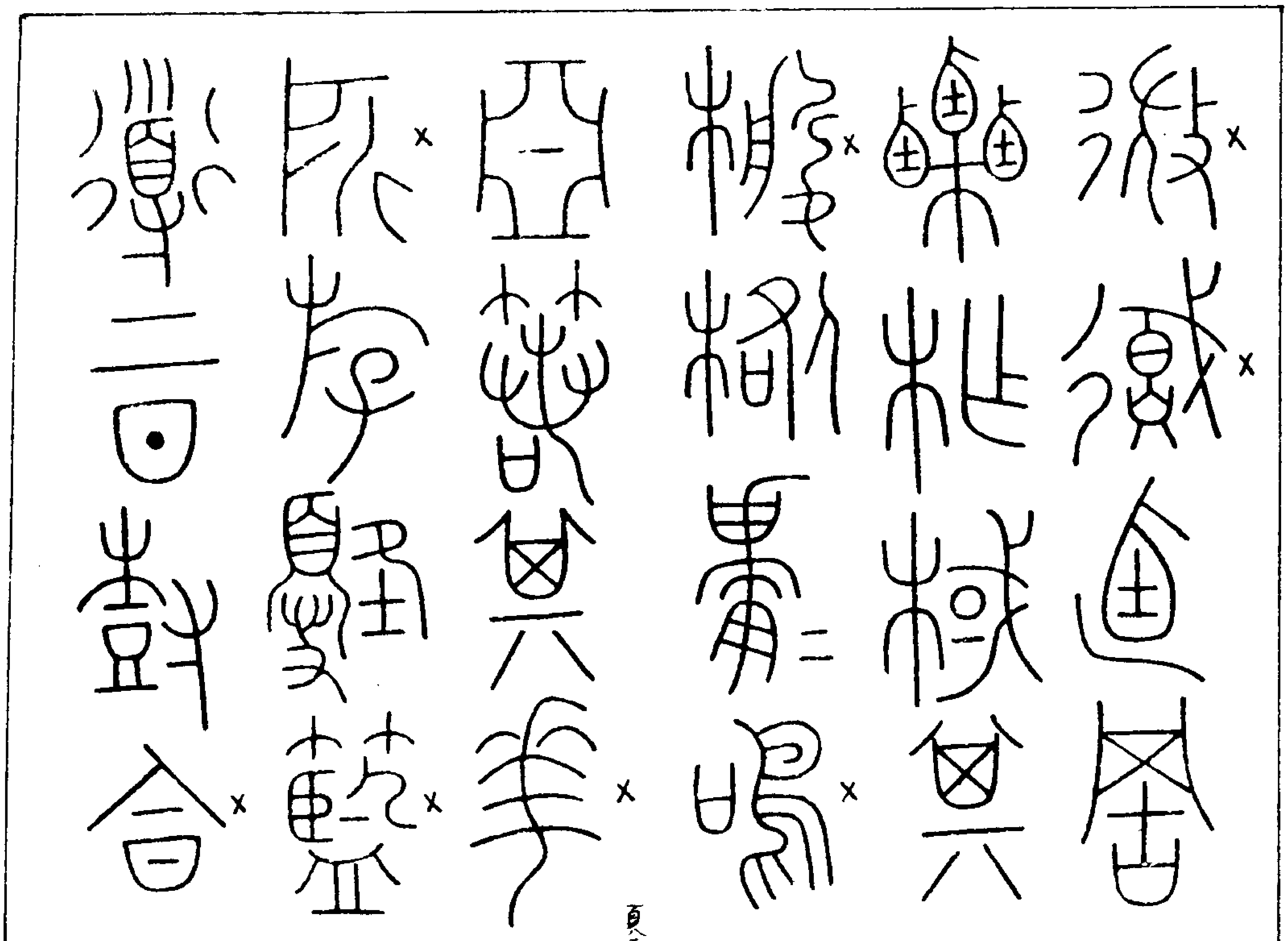
百七九



筆者注：凡字右加×，表示薛氏辨誤或字形大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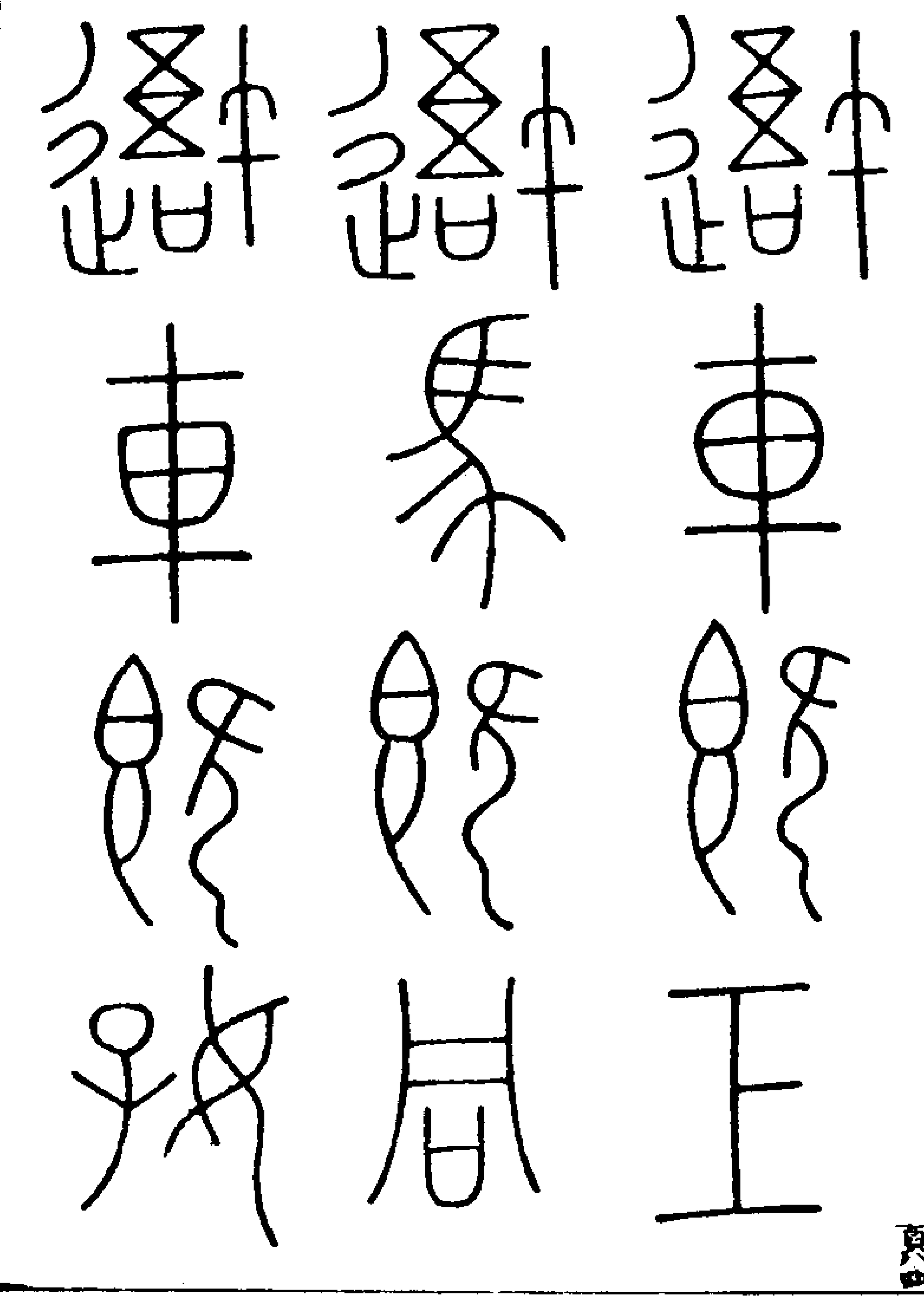
百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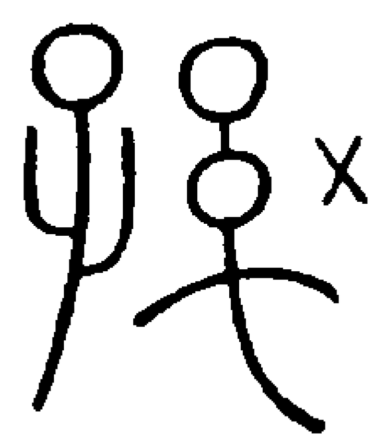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出版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石鼓文複印件之二



頁三

岐陽石鼓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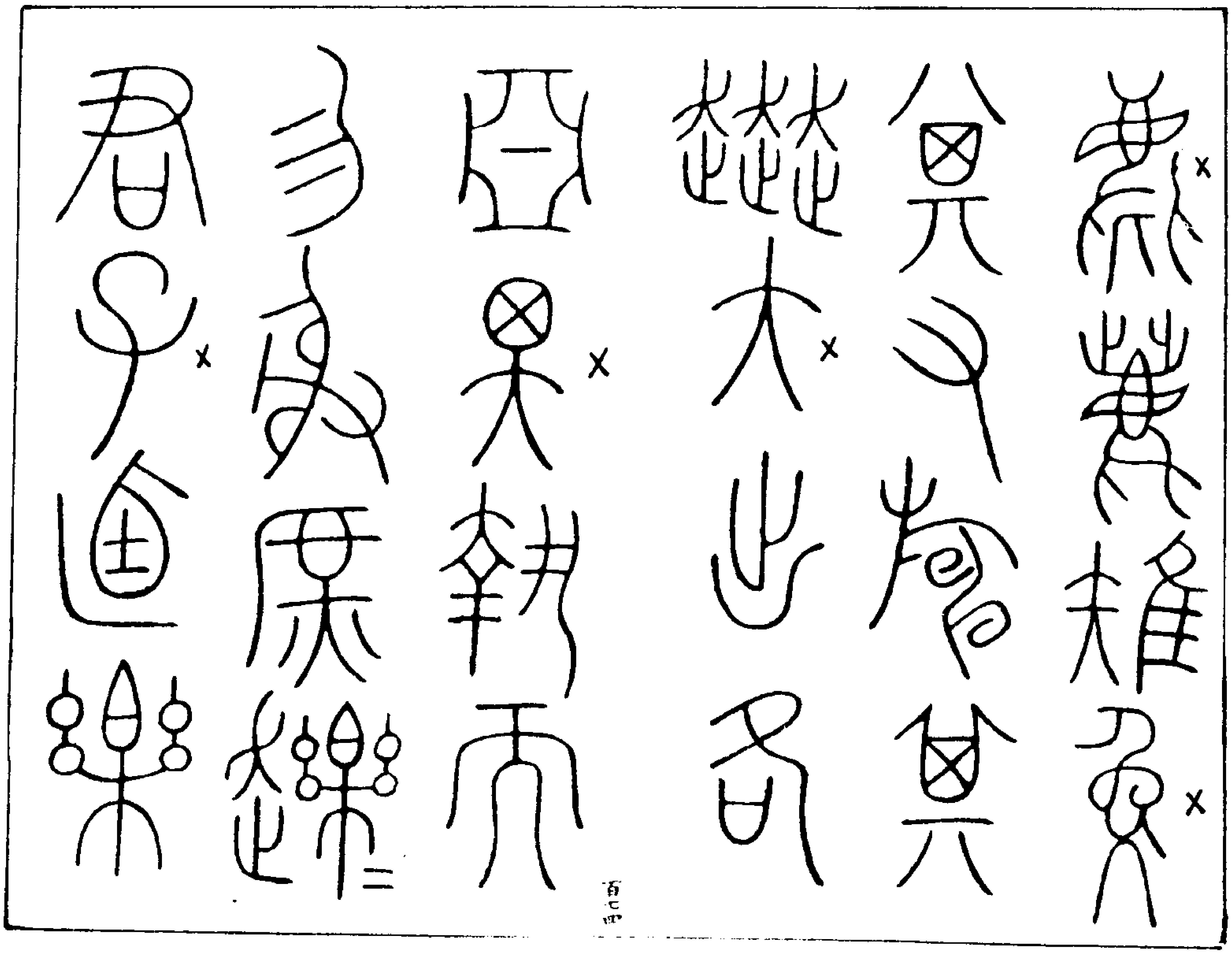


猷作原作
導遄我司
除帥　庠
彝為世里
徹徹廼罟
栗柞棫其
絲楉庸鳴
亜若其華
所旂憂監
導百封合
孫

「晉」合文之下多出一「孫」字，薛氏是第一人。
——筆者注

頁四

中華書局出版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石鼓文複印件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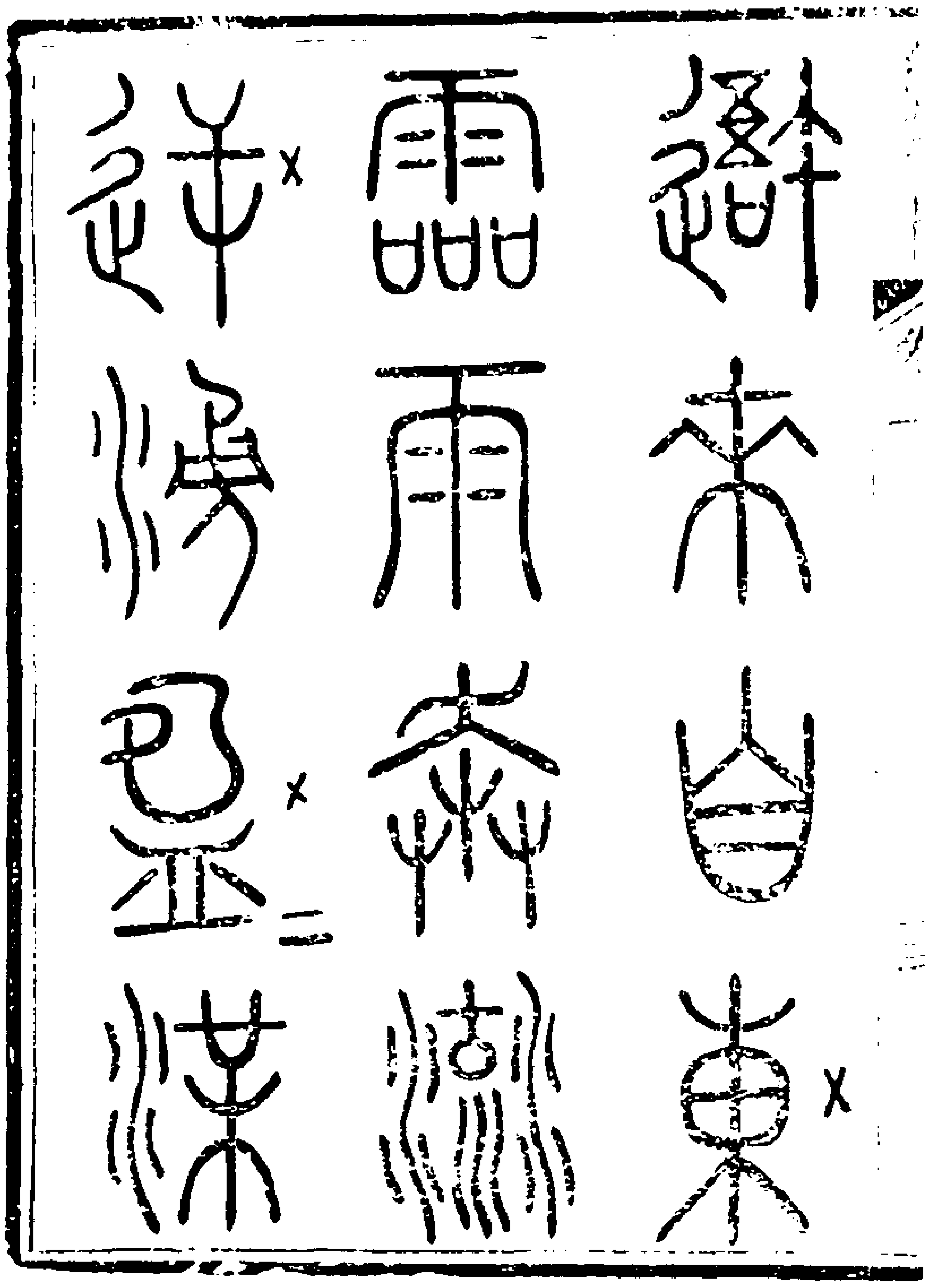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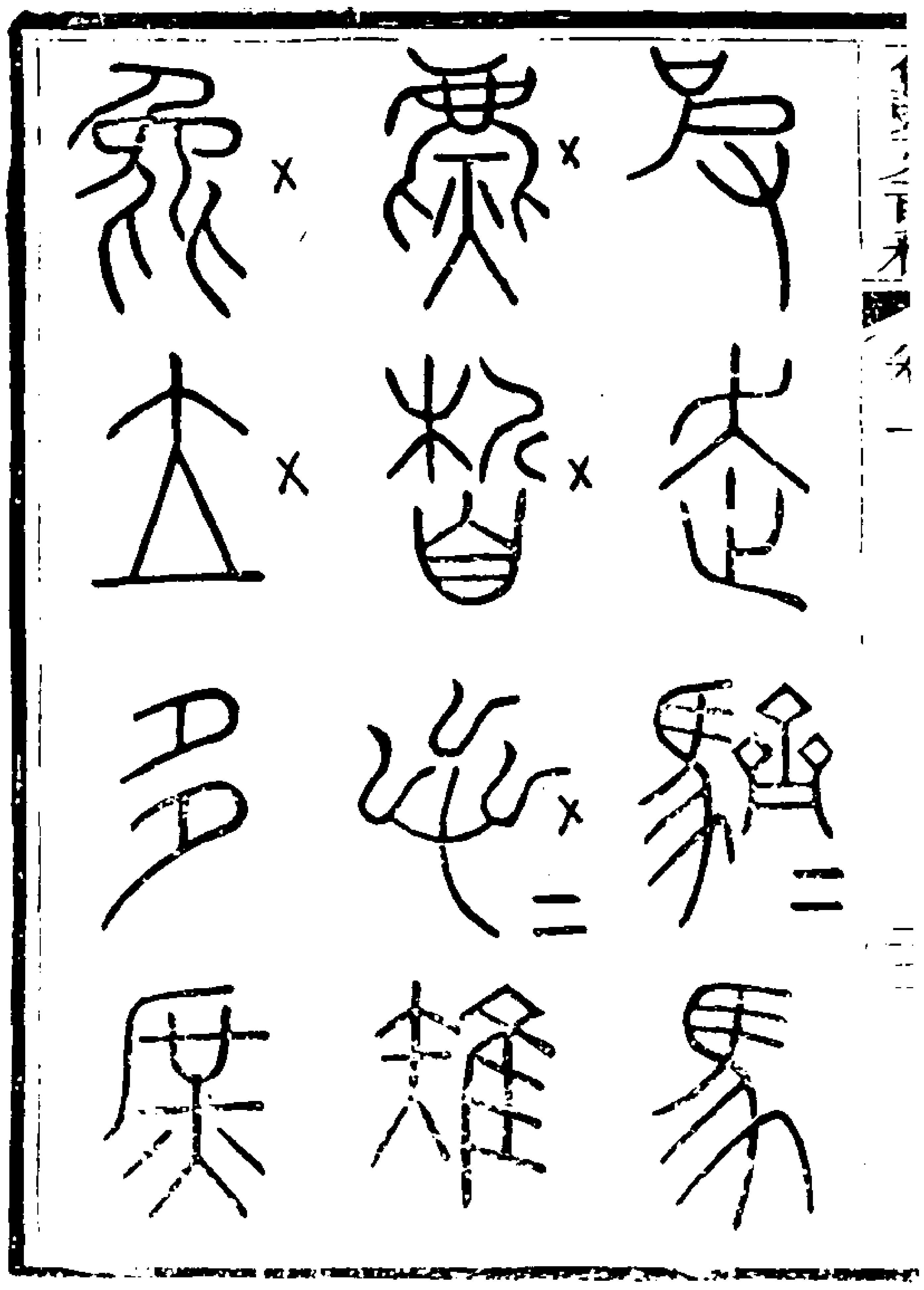
岐陽石鼓六

宋薛尚功石鼓文摹本是錯誤最多的一種，然其對後人的影响很大，造成了幾代人的誤會，尹本便是其中之一。故附圖供讀者參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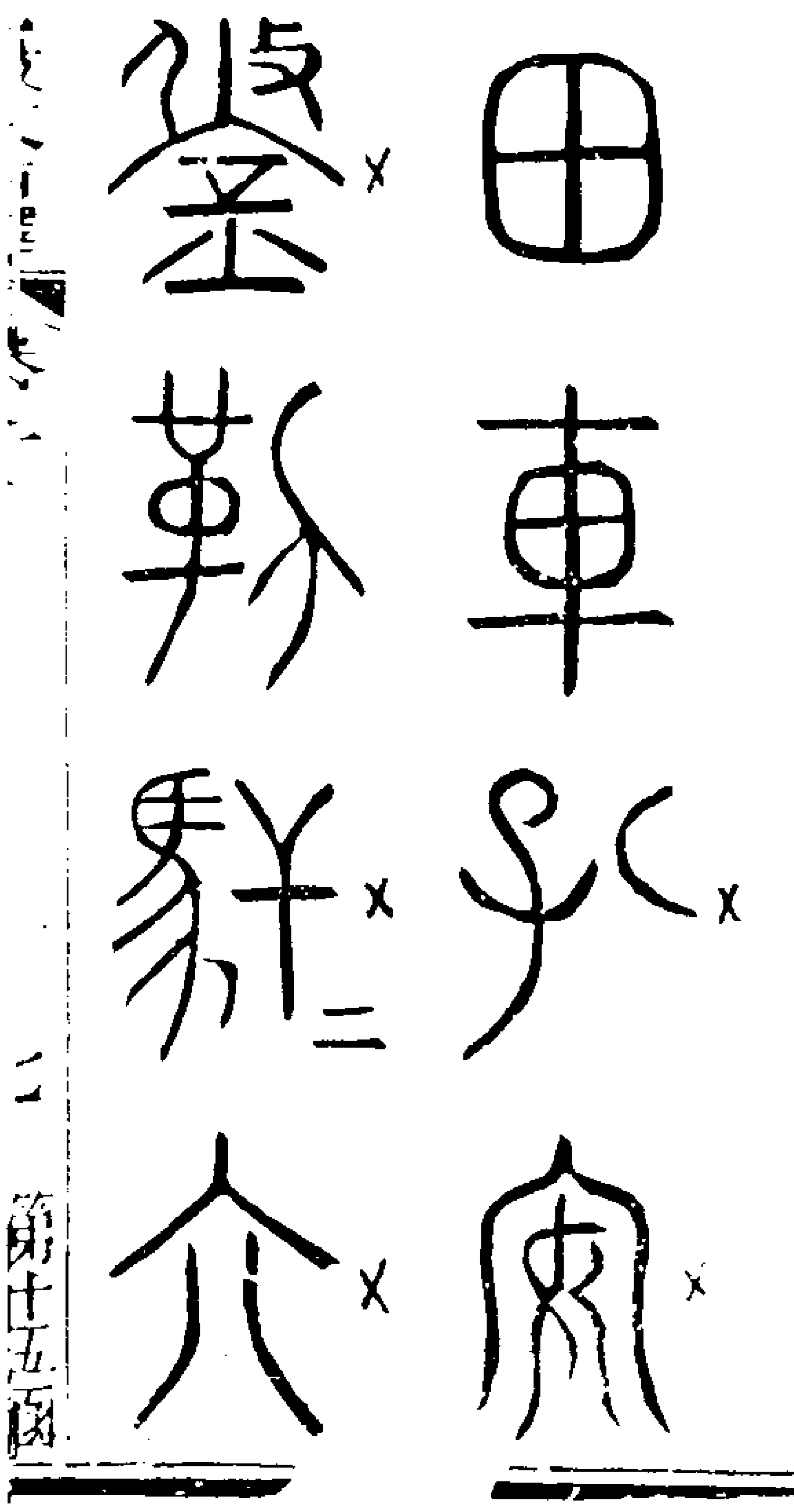
明楊慎石鼓文木刻本縮印選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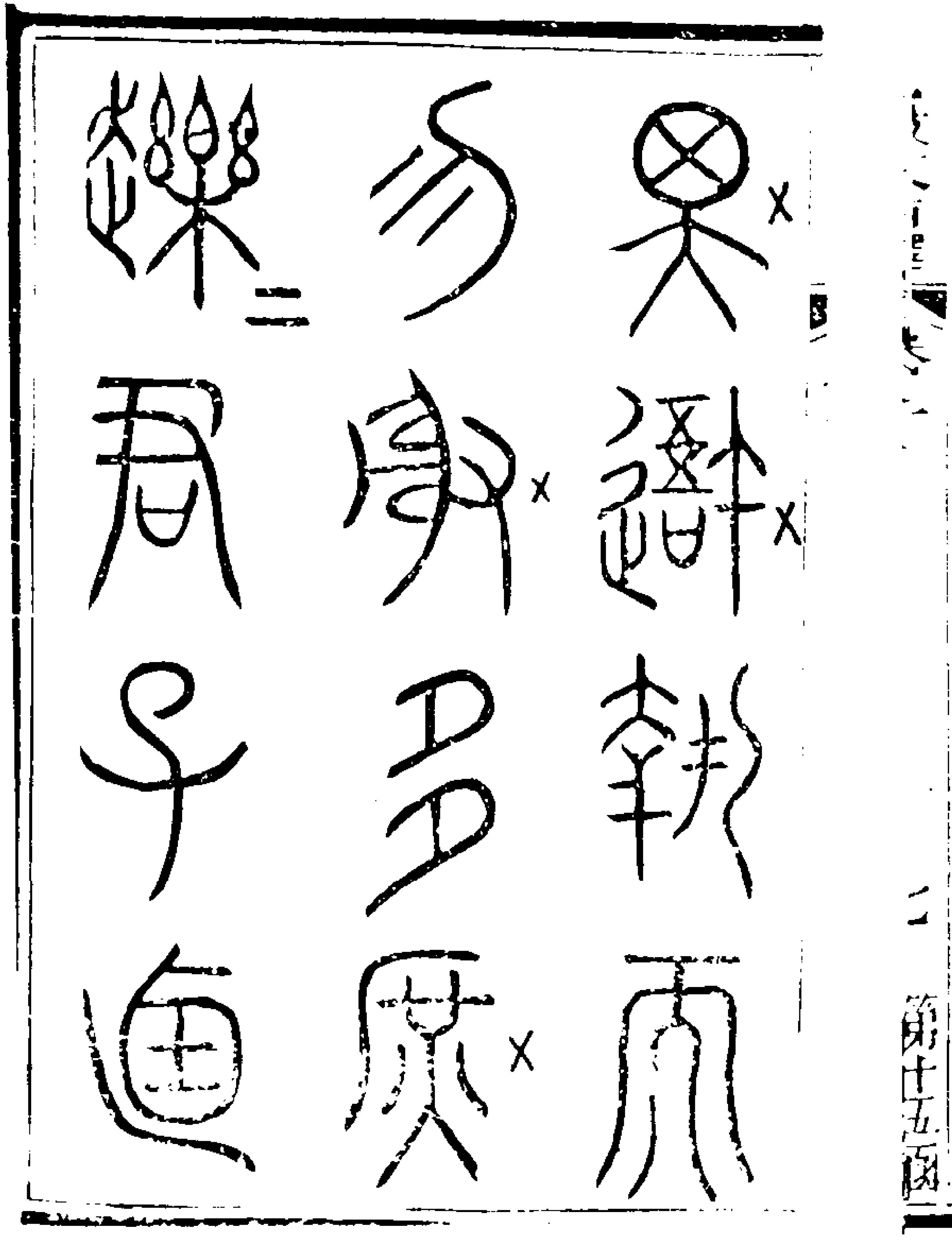
楊慎得李賓之藏东坡本刊刻問世，辦了一件好事。然由於該本錯誤不少，人多疑其作僞，眨斥之聲不絕，可嘆蒙冤五百年。余已於正名篇中據理力陳，還其清白。楊本與薛本一樣，後人或斥之或擷取，而又未能辨別良莠。尹氏臨書當屬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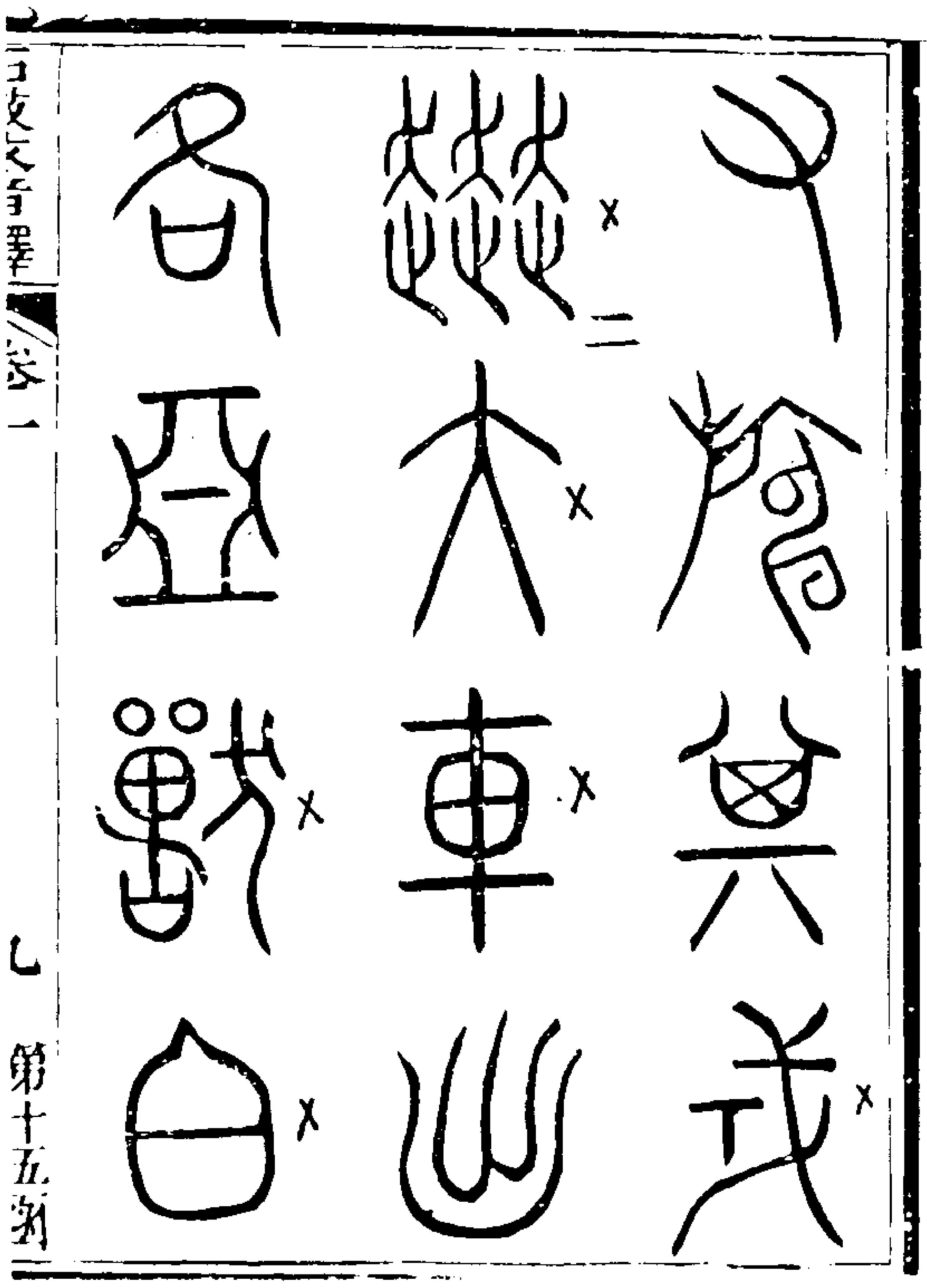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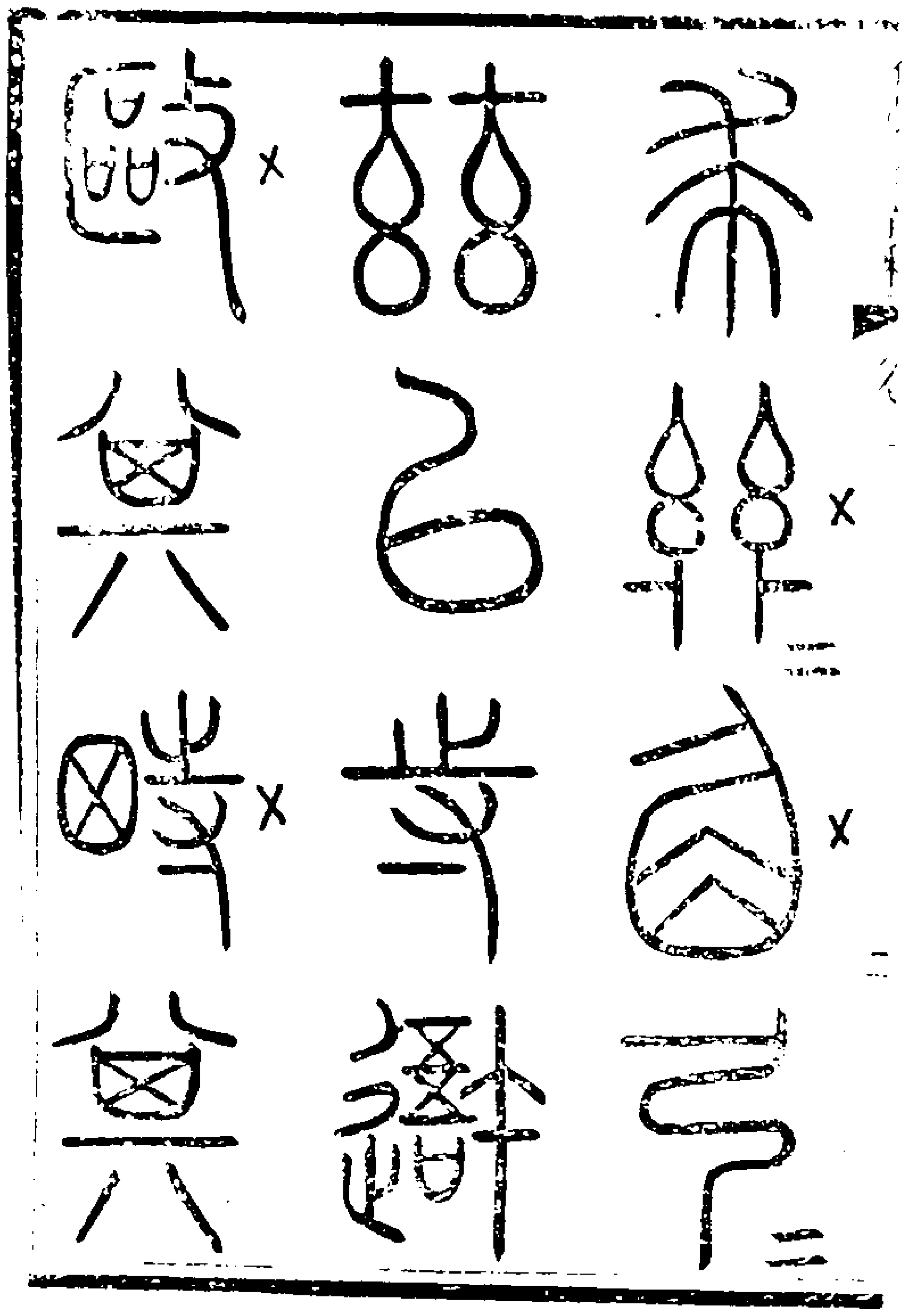
丙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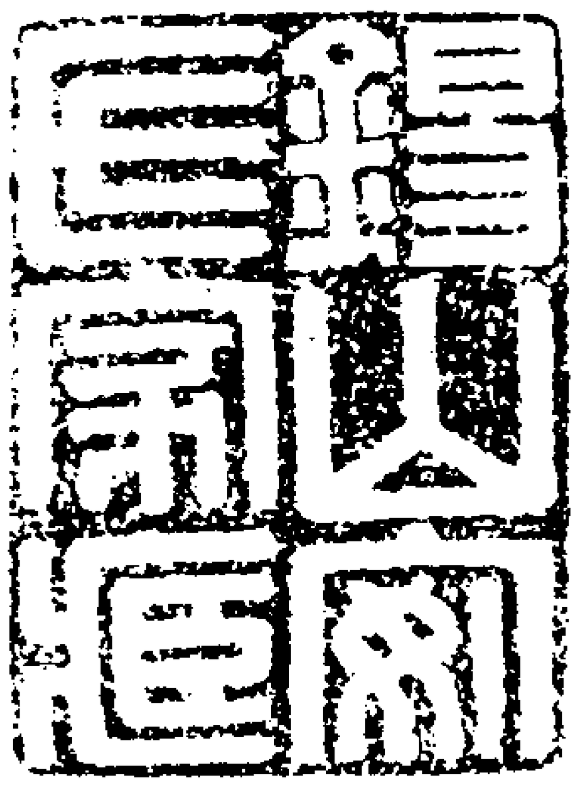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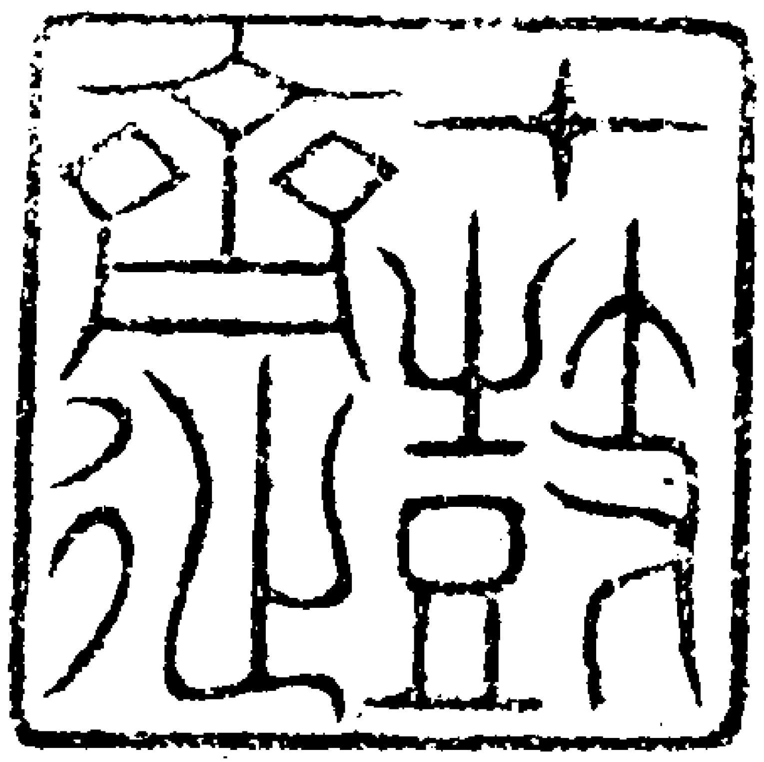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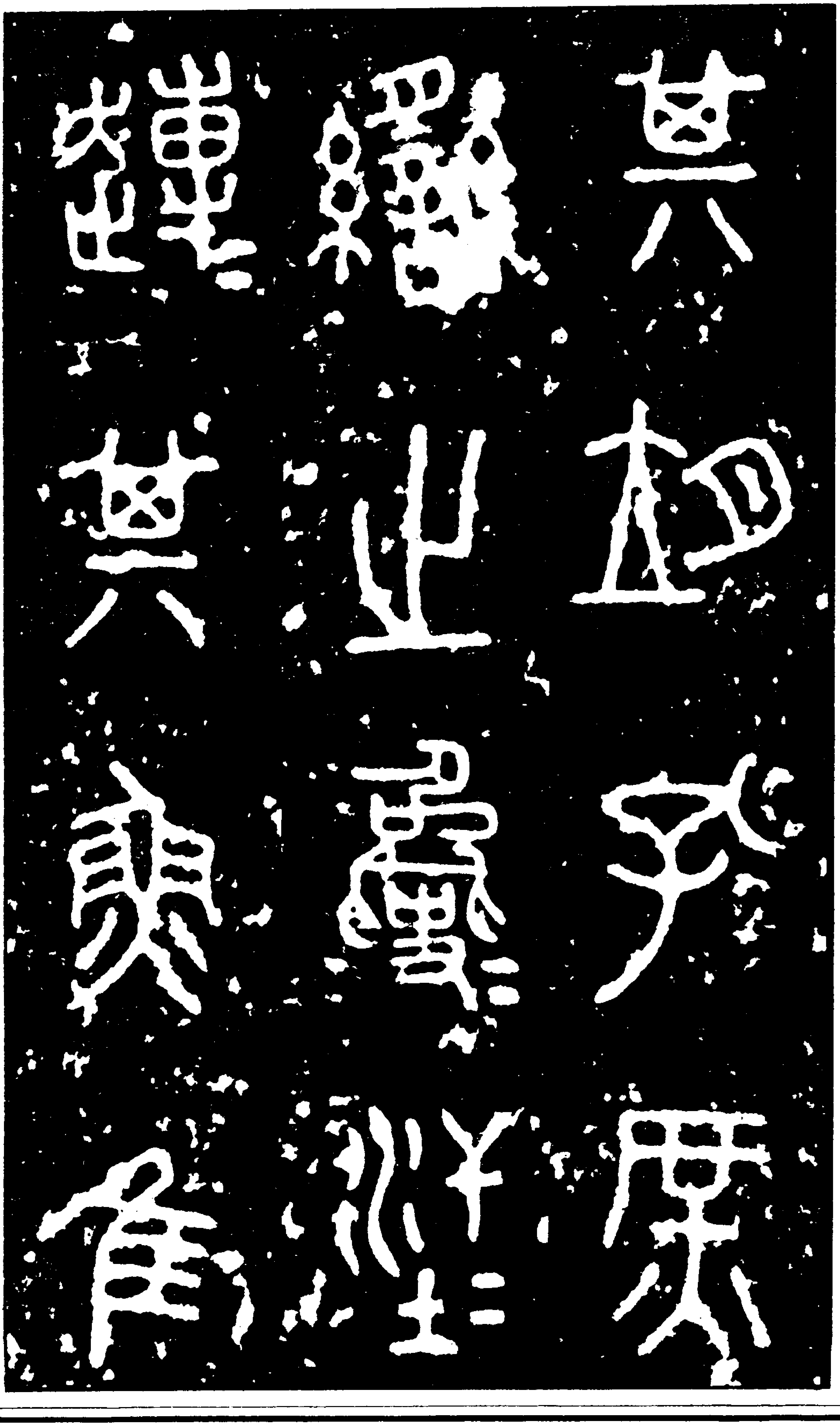
周宣王石鼓文

十鼓齋後勁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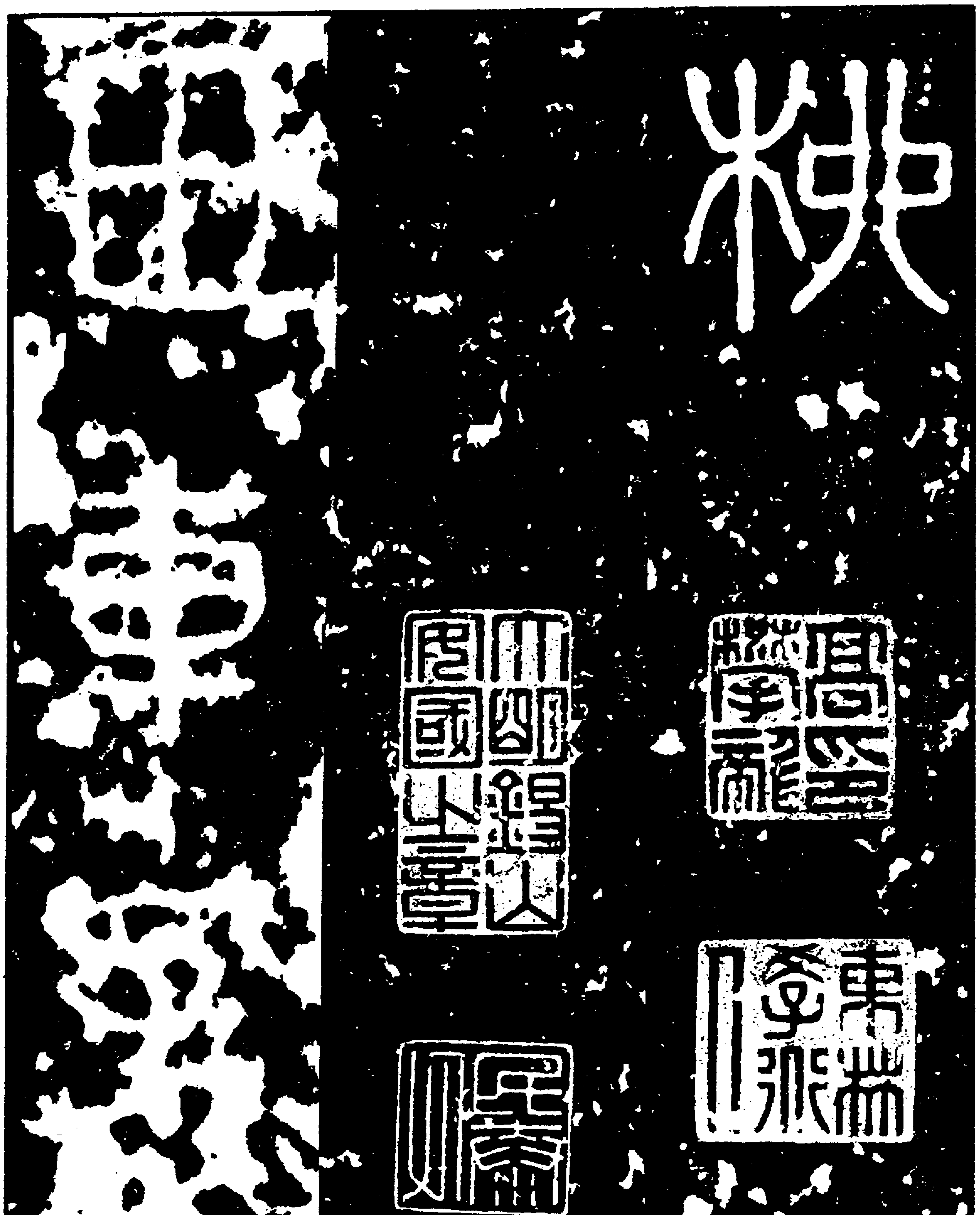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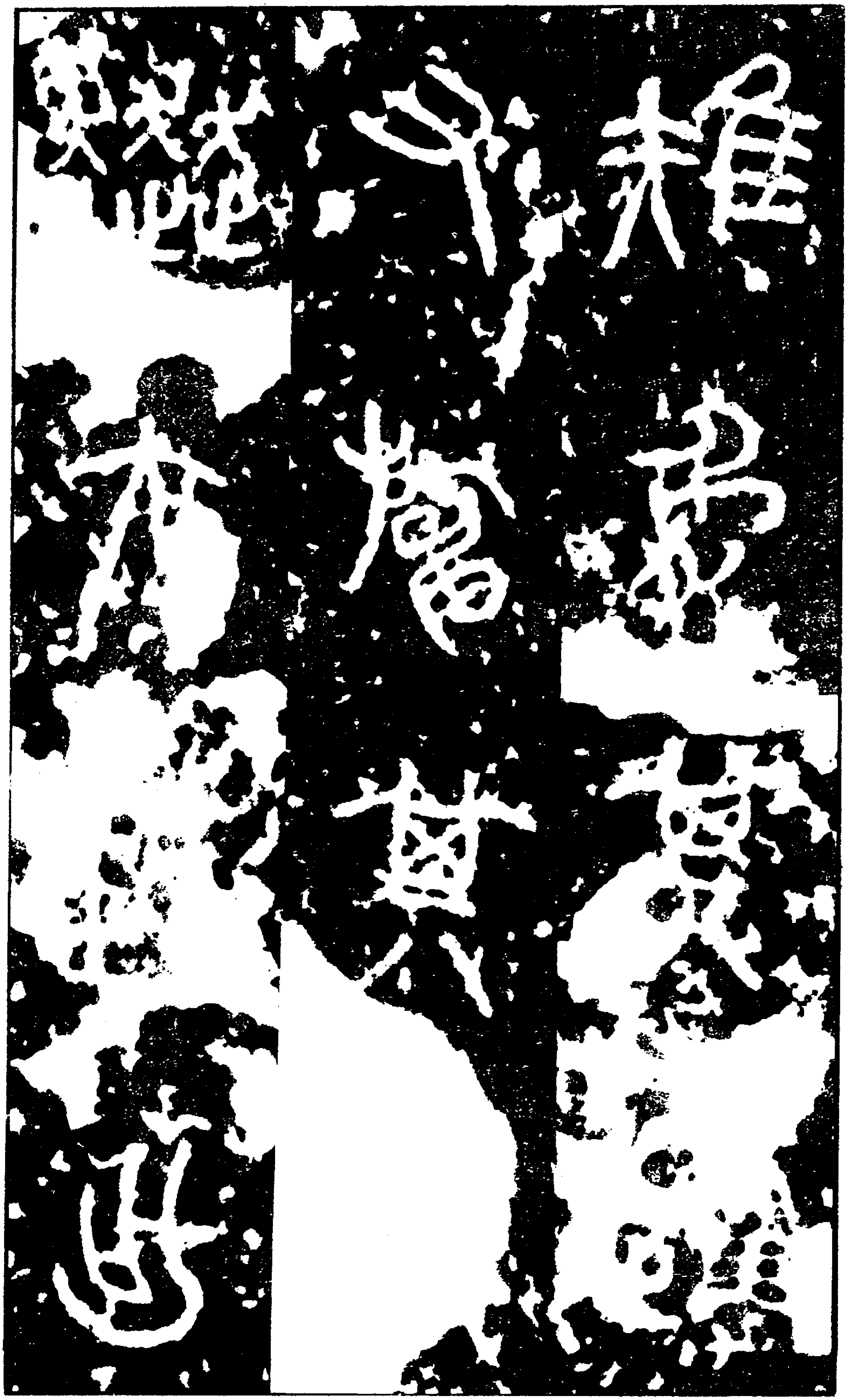
彔下殘字轉本清朗乃梓字非移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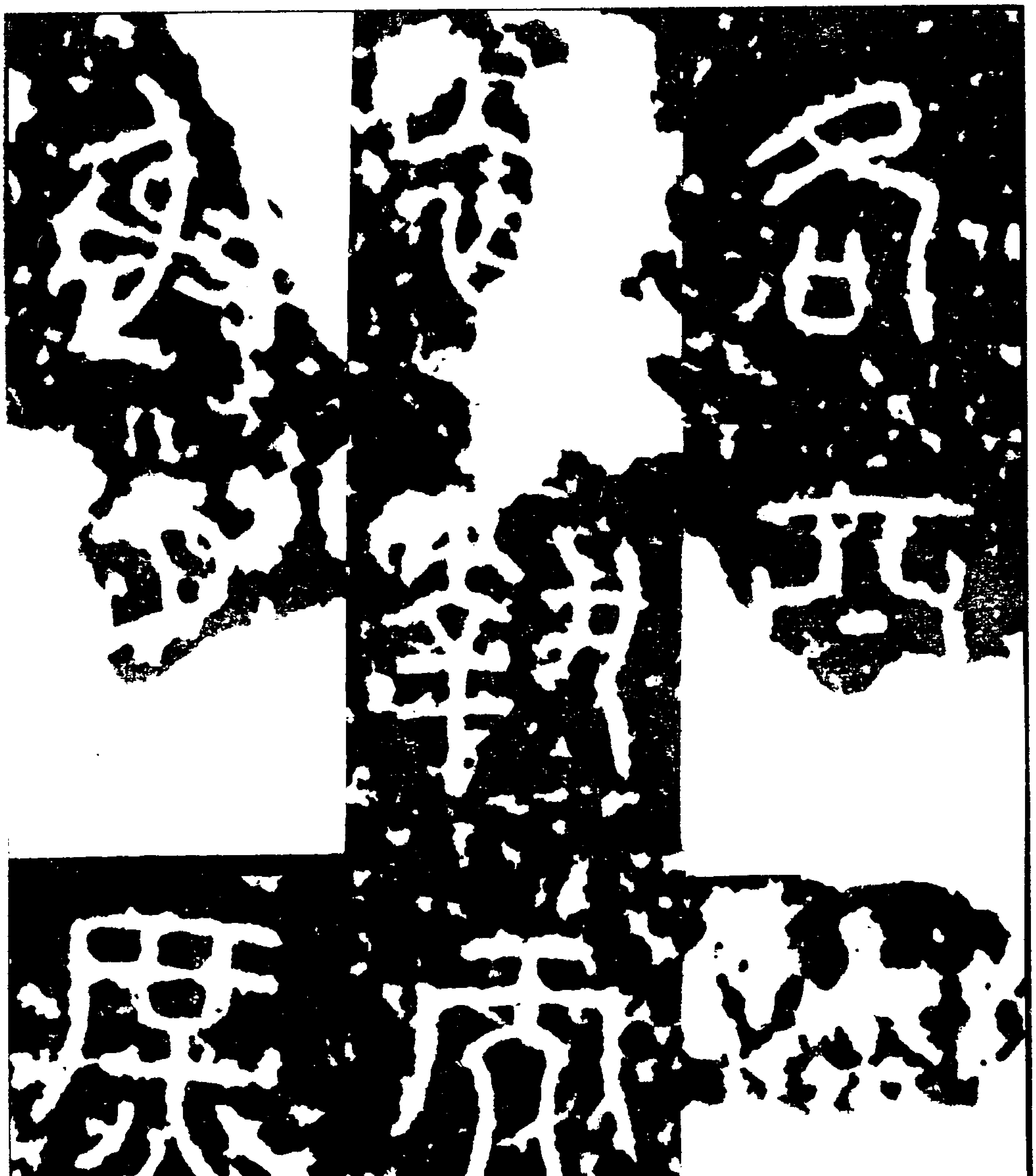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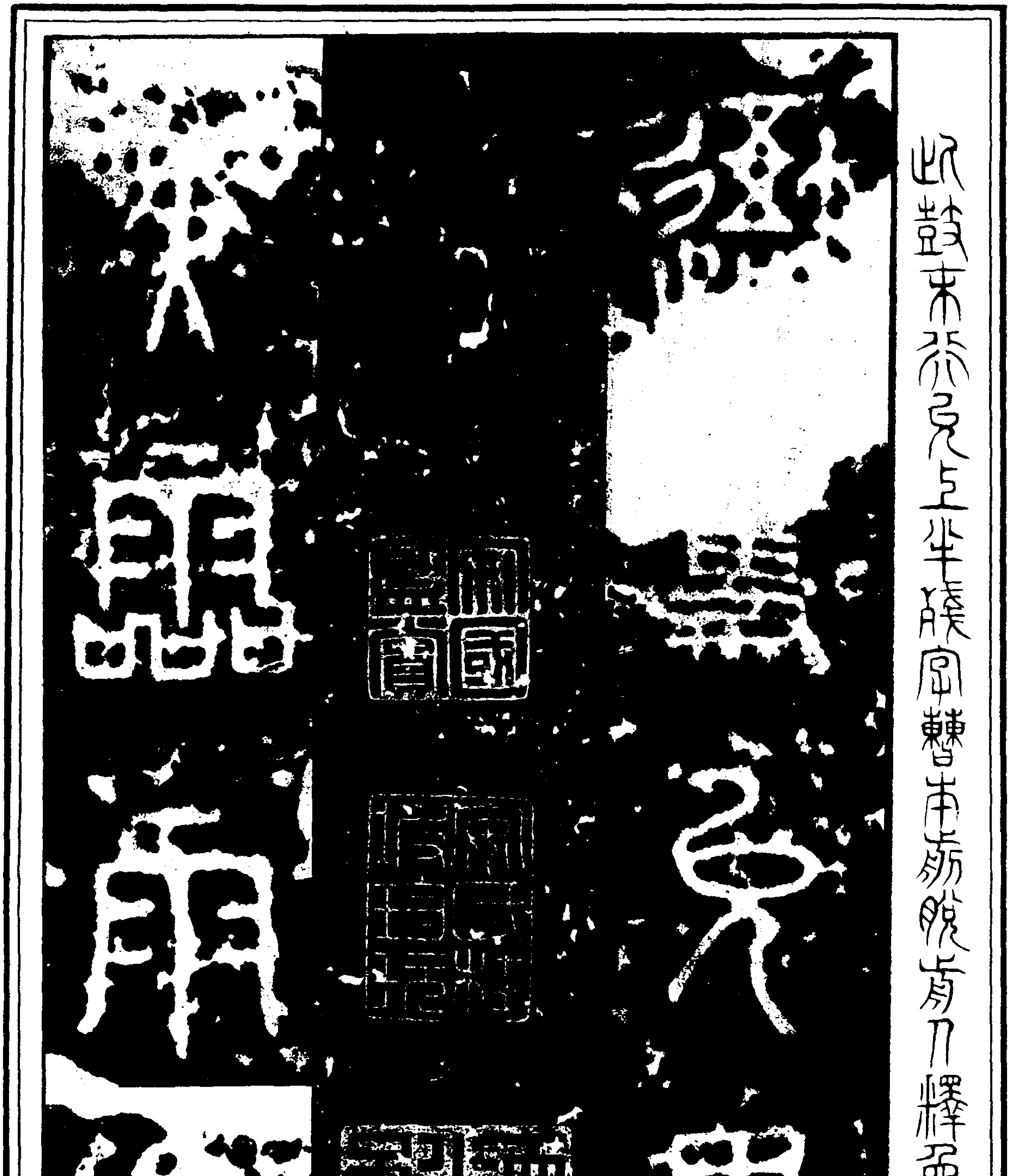
可隹鱮隹
鯉可以橐
之隹楊及

此鼓下空石前半段字現拓尚存轉本剝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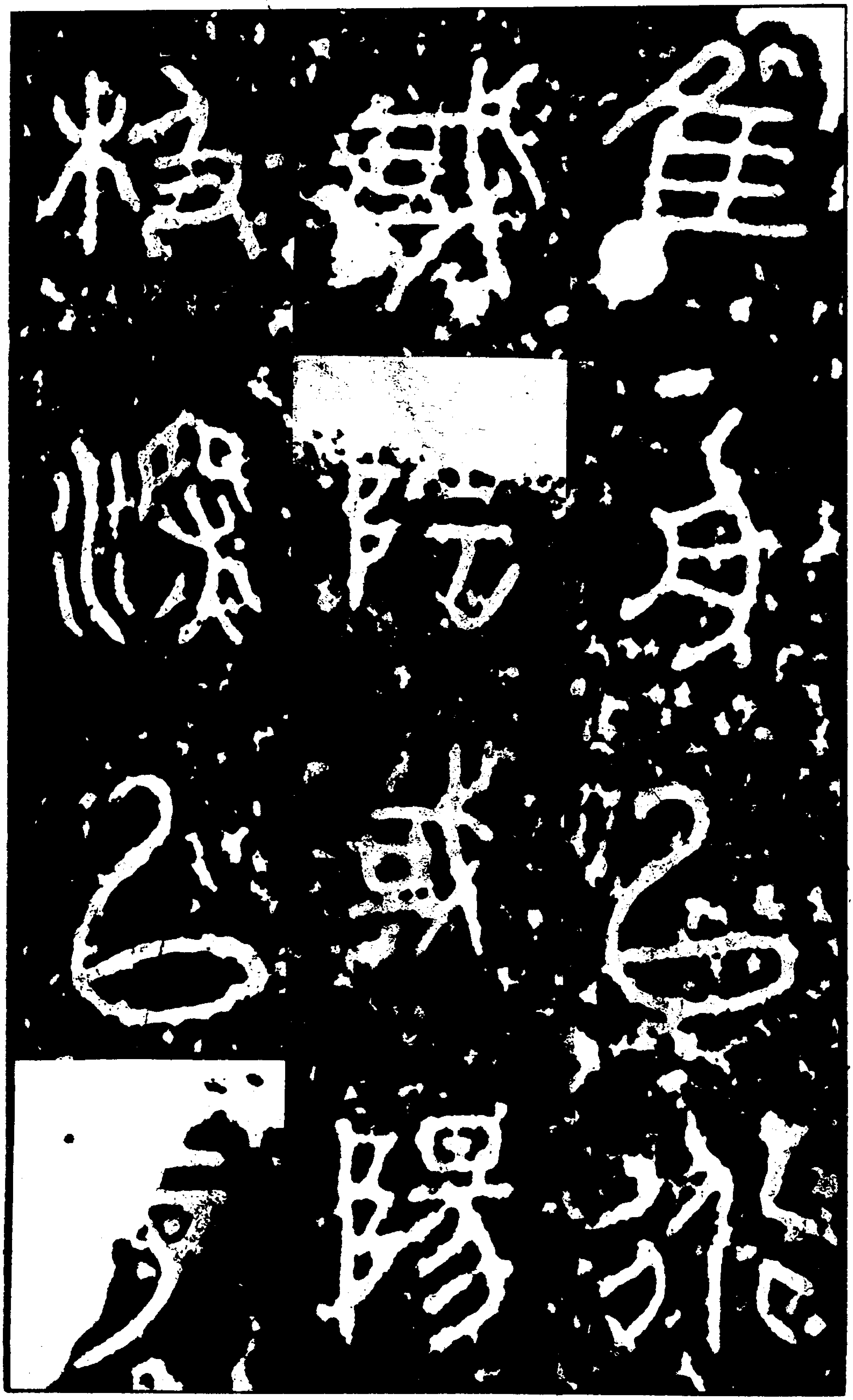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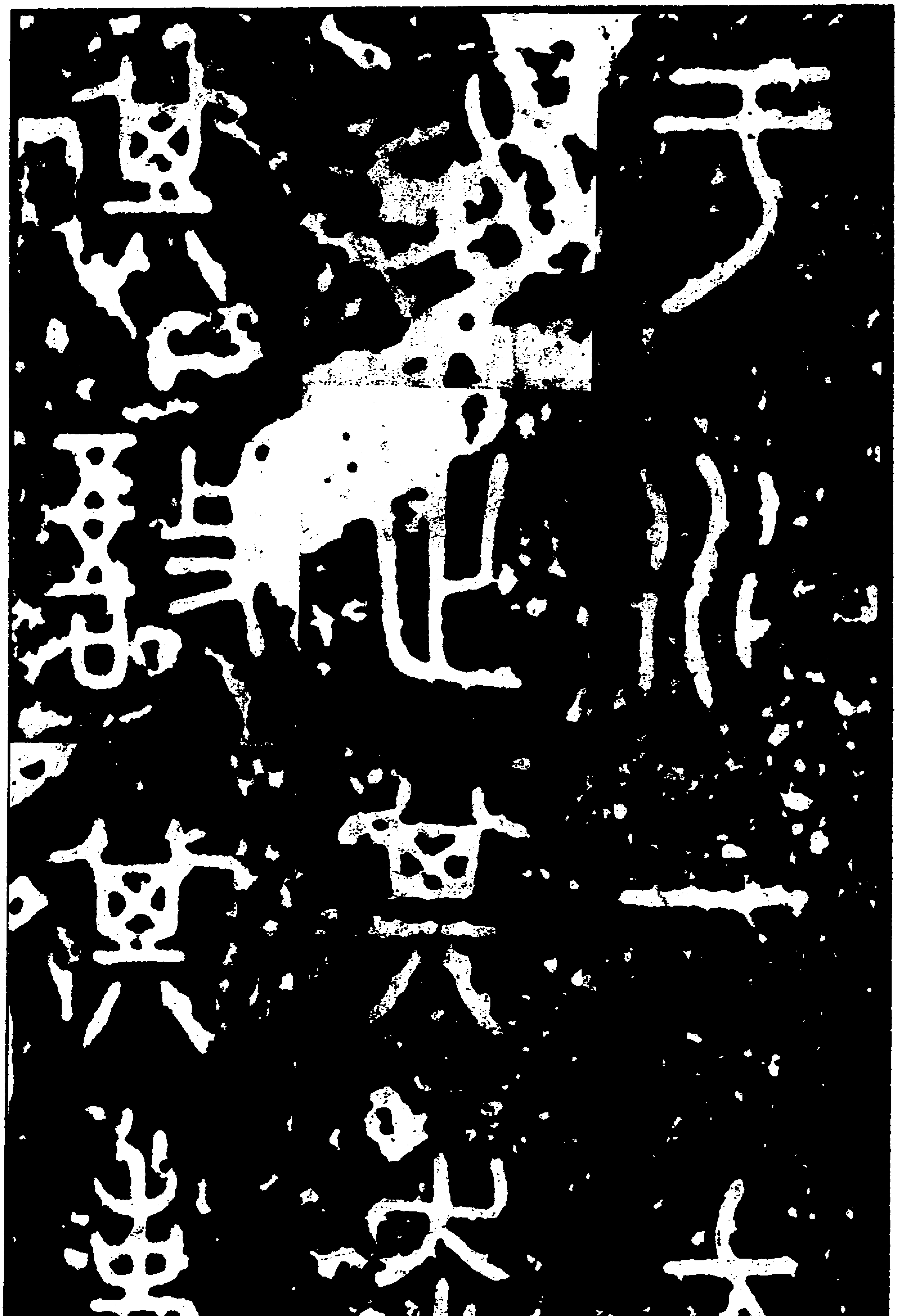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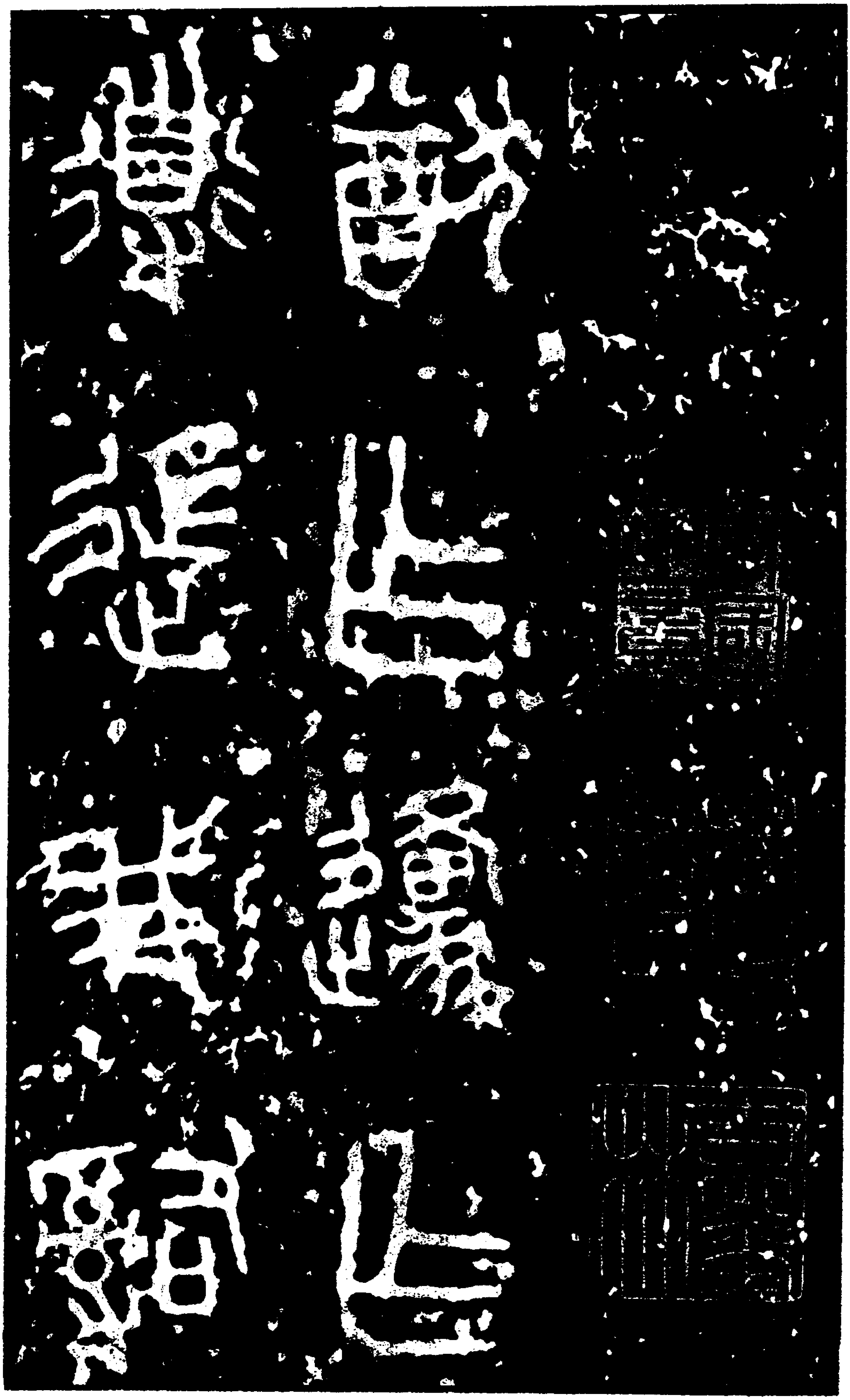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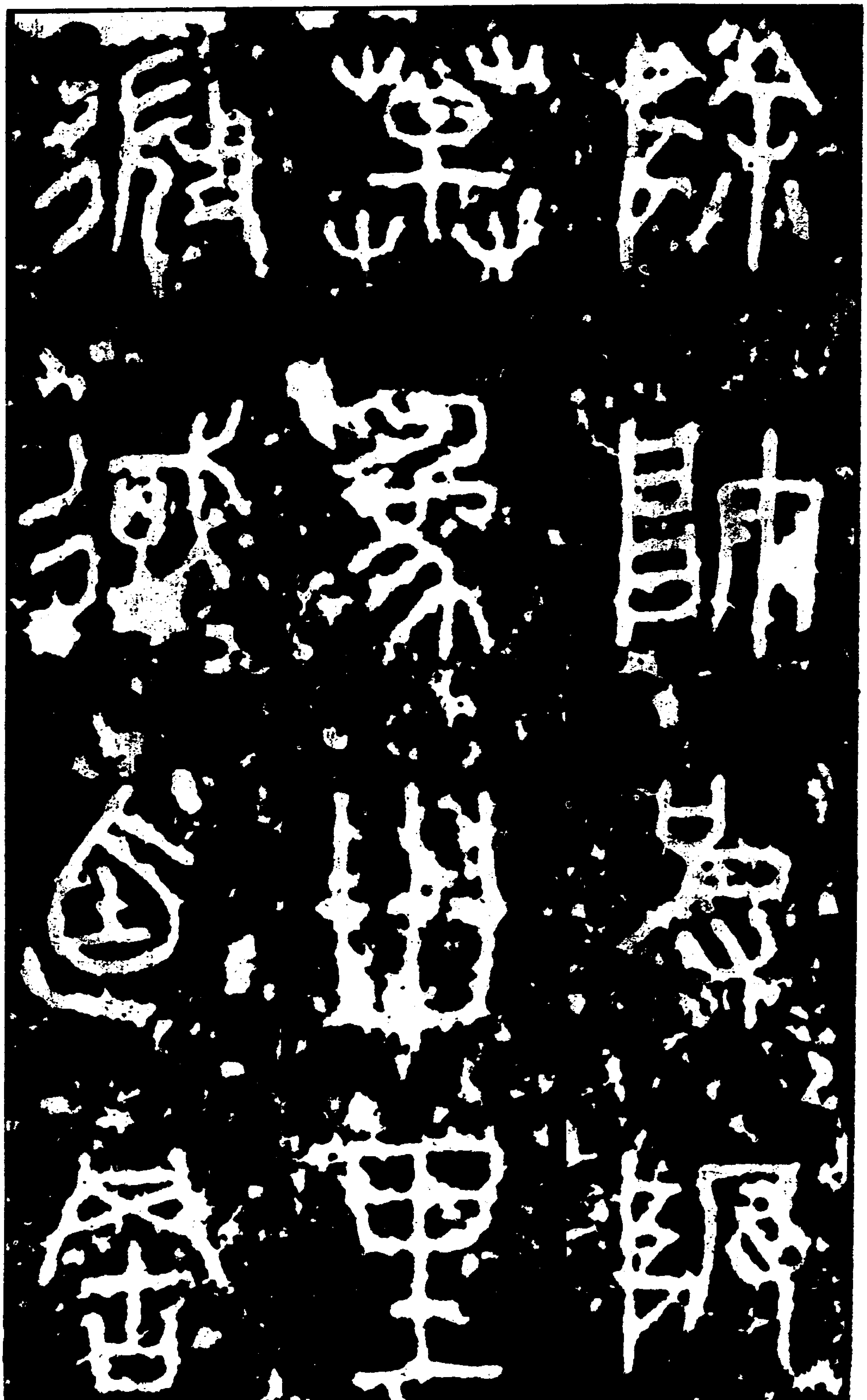


此鼓是上從字以湯字並有重文較本爲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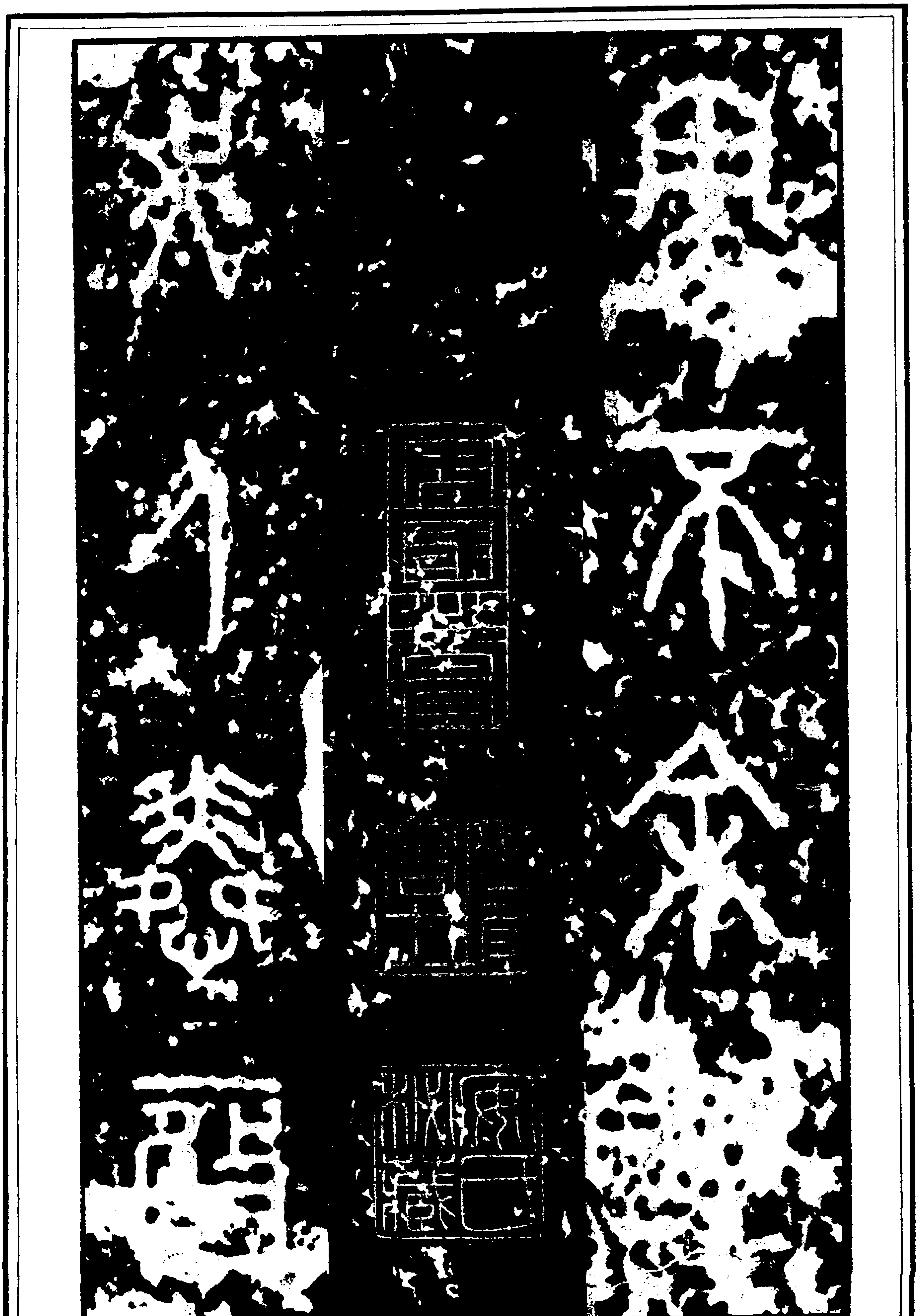


此鼓左下殘騎字轉書本上所脫此字終在石本四行上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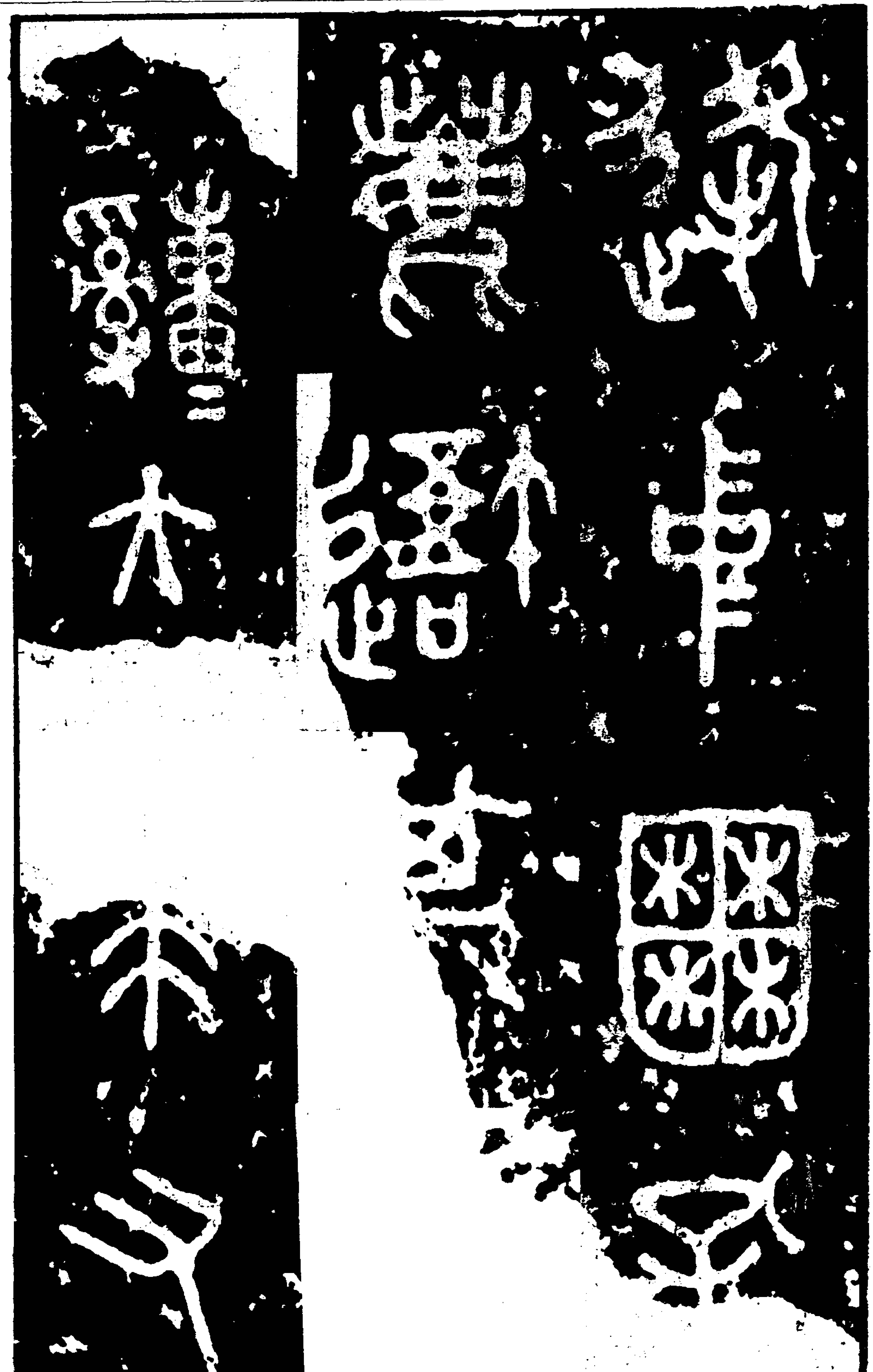
此鼓石本第八行樂上殘來字整本前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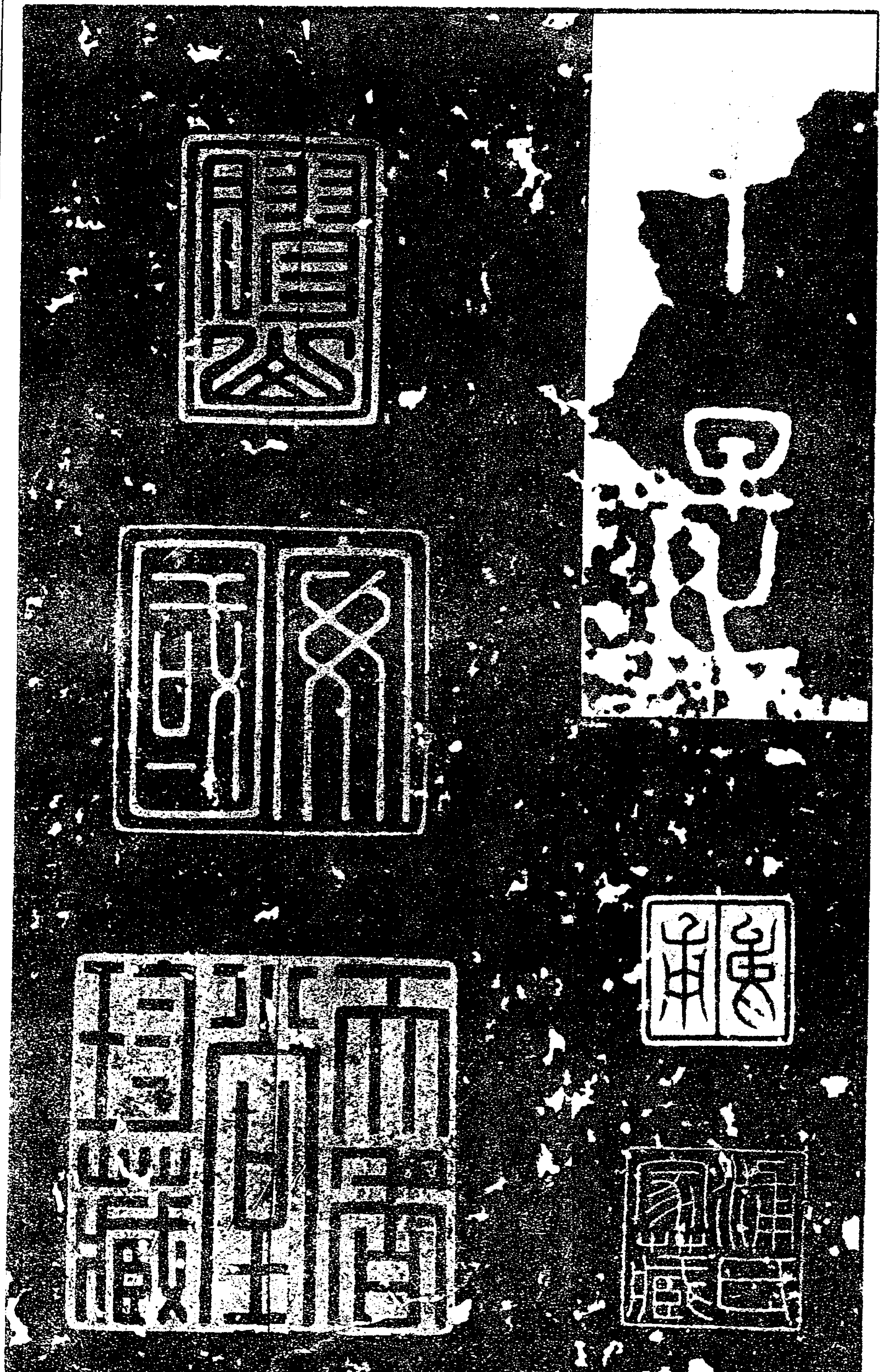
此鼓拓本天下推第一第之第四後字較本均勝

天下名江宗之下名山宗埠肯乃所未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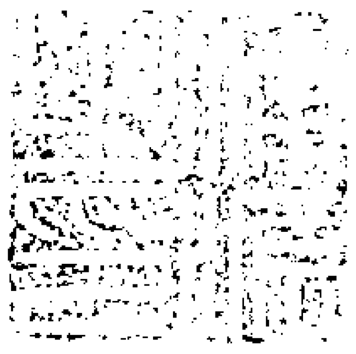
此鼓石本第三行而上殘字較本所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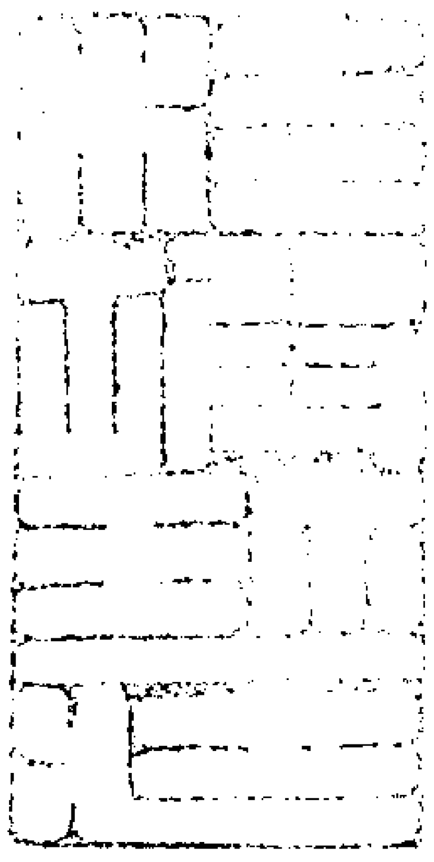


周石鼓文累代沈霾至唐始出於岐陽經韋應物
韓退之論說歌詠乃大顯於世後遭喪亂棄置遷
移殘缺過半其甚者且同没字碑矣內監王壽康
得此十鼓於故內廢帖堆中歷年雖久紙墨如新
若手未觸觀其裝制乃舊貢本也因余篤好慨
然見貽感受持歸條分為冊裝成瀏覽覺其

布墨之精存字之多絶無僅有不審校之韋韓二公當日所見者為何如也丙寅新秋東海生源記



丙寅羅洪志十九年正先生捐舍之時也 國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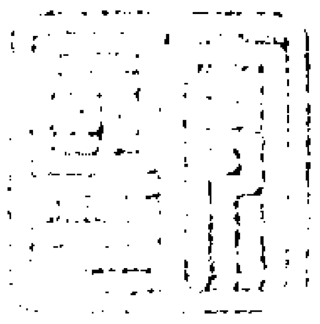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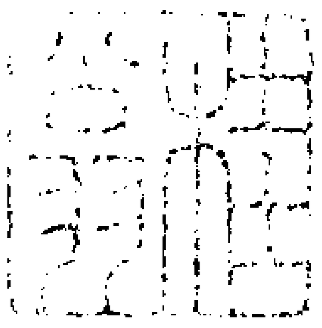
右周宣王石鼓文十冊徐哲涌
辰源先生遺物後登寶藏視同
大訓天球非可貨取搨墨之精
拓字之多堪近余舊藏名本之
上殿否嫓美韋韓所見本雖不
可知其冊五百年前物則確然
可信若非貢本焉得如此盡美
盡善矣余因書之以示覽者之

切宿求換萼彝臣會合引麼字
號是田五十畝易歸業願攜償
斷產莫惜督工潢治三復摩挲
竊謂古聞傳搨莽生或先系証
竟今正觀鑑帖蘇於故家轉氏
復攜一分裝十冊出本墨色雜
淡中鼓勇五分承下一字完全
辨出粹字蕃可紀正肯入出誤

雪宧所未見者豈非翰墨奇緣
今十鼓齋成審度搨本之後
先排定各冊因轉本紙墨之古
實也此本上引之爲皆固已今
不引是冊所於轉本之後而反
引爲殷者非鼓後也示並重也
若殷永然既有先錄不可廢後
勁蓋先錄宧有捶拓之處而後

勁可免煙爐之苦也余老矣恐
後人不知余命意所在因其排
次在末而忽視之也積念而亡
之並題此後勁本長
嘉靖十二年歲次癸巳季春中
日題轉本成後三日覆續題此
桂坡老人安國書於十鼓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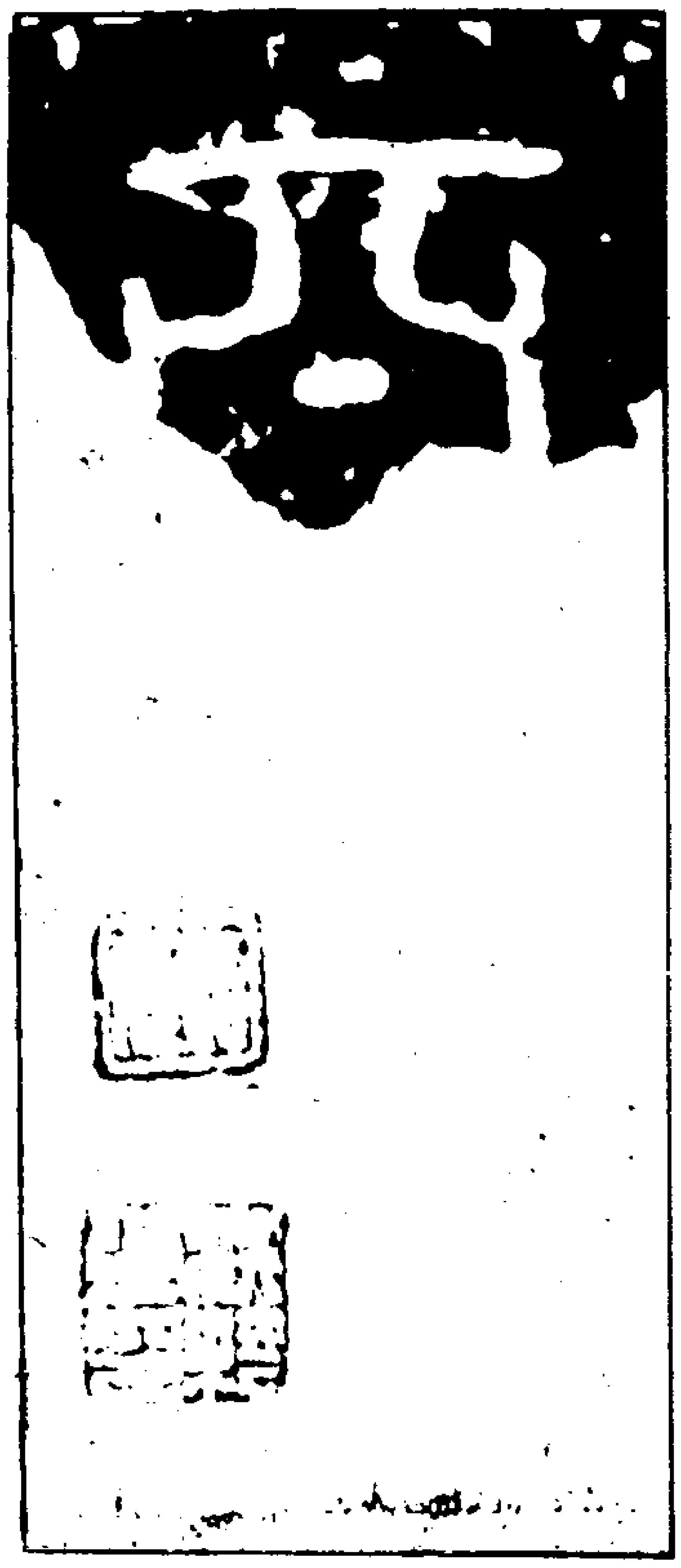
石鼓文明中鼓更五分录下捽字殘損最早所見舊搨鮮有存者今余齋各本亦僅此及轉本有之轉本之完泊厚物矣且轉本明淡墨輕拓而見渾淪此本明濃墨重拓而見精采雖墨瀋不同而各具妙趣二難相并夫豈偶然十三日又識

此十鼓重文不計合殘字及僅存一二筆者數之共得四百九十一字較舊本多十一字然此十一字者舊本當日必盡有之不幸於裝時爲手民歲棄我遺今日之憾巨廿三日初寅後獲酌徵醼補記

壽質假贈埴爲不孝

願我後人之寶永保

桂翁持誌



後勁本奪字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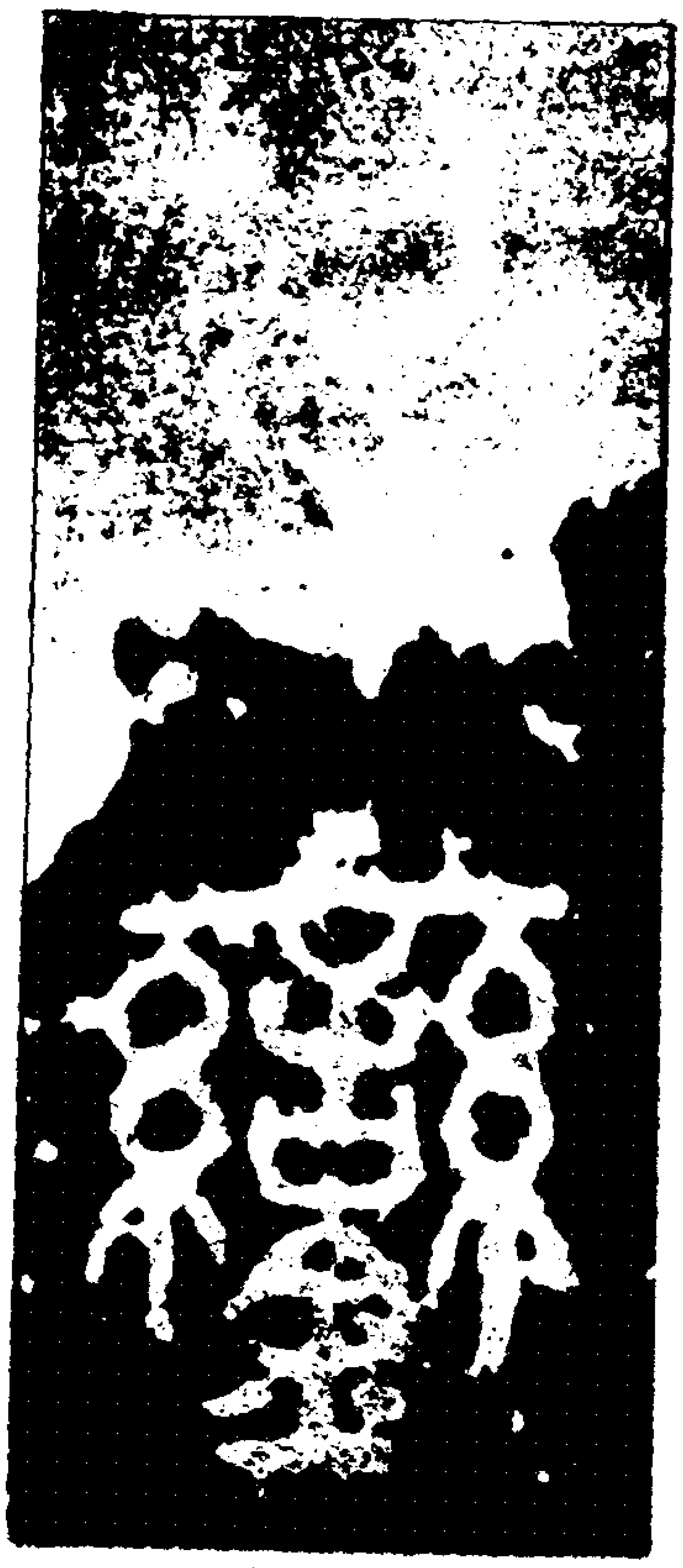
田車石

亞字下為「未」字，後勁本被剪奪。句讀「未央星孺」。樂字下為「趣」字，後勁本剪奪。中權本「趣」字可辨。

遊水石

陣字下為「弊」字，安國後勁本「艸」被剪去半字。

（附圖皆為中權本）



鑾車石

鑾字上為皮字，後勁本被剪奪，句讀當為「師皮鑾車」。

而師石

驂下為右字，後勁本被剪奪，右字又於中權本可辨。

而師石

復字上為信字，後勁本被剪奪。句讀當是「具、蒦信復」。

後記

為了集中精力寫好這本書，余自一九八九年停薪留職至今已整整四年又半載了。其間雖有六個月是在海外度過的，那是九二年九月至今年三月，應澳大利亞僑領們的邀請，在墨爾本和悉尼舉辦了二次個人棉筆書法展覽。即使如此，余也隨身携此書稿，仔細推敲，每有所得，不斷修正。未敢懈怠的原因是很簡單的，不寫好這本書着實對不起眾多關心幫助我克服困難的朋友們。幾年來，北京、上海、南京、西安、蘇州、武漢和家鄉紹興、嵊縣的朋友們、鄉親們經常來信鼓勵，甚至寄錢給我，希望能早日見到拙作出版。臺灣的著名

人民陳重光先生還二次來函，勉余把書寫好，為弘揚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作出貢獻。我的古文啟蒙老師應恂先生身患癌症在家養病。九一年底至九二年初，花了近二個月的時間為余校閱書稿，撰寫序文。遺憾的是先生來不及看到書稿出版，就在我離京赴澳期間與世長辭了，怎不令余哀哉痛也。上述情事，是余補寫這篇後記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余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探索與爭鳴欄目內，就全國各大報刊、電視臺紛紛報導漢中尹博靈「家藏石鼓文唐貞觀拓本」「破解了千古字謎」一案，發表了奇文共賞析一文（現已收在書稿中）。文中提到余曾携歷代石鼓文研究書目，就教北京大學高明教授。並在教授家中

見到了電視臺等新聞媒介報導的尹博靈唐貞觀拓石鼓文考臨高明先生的意思是很明確的，希望我這個專門從事石鼓文研究的同好，一起鑒定一下此一版本的真假。這無疑是對尹博靈這位年輕人高度負責的精神。余當時的回答與高先生不久前告訴尹氏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即尹氏藏本決非唐拓，而是明楊慎本在陝西的木刻翻本，且另有增補，錯誤甚多。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位當年替尹博靈抬轎子、把尹博靈捧上天的「伯樂先生」，竟為此于一九九二年七月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尹博靈石鼓文鑒賞一書之機，不講文德，在序言中公然謾罵高明先生。真個是「只準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了。難道你可以光天化日之下為錯誤的東西愚弄輿論，人家就不可以借報

端一角指出其錯誤？這也太霸道了。無怪高明教授在看了中央電視臺的錯誤報導時，慨然嘆曰：「我曾希望尹博靈這樣的有志青年能認認真真選一課題進行研究，不要搞唐貞觀本，不要搞這種轟轟動動應。這分明是不搞學問的人欺我學術界無人嘛！」也正是在那時候，余才擱下手頭的書稿，認真研究了尹氏的所謂唐貞觀石鼓文考略，花了一天時間寫了奇文共賞析一文。時在九一年中冬。今年五月，當我把那篇謾罵高先生的序文指給他看時，教授之話不說，一笑了之，真是好肚量。此事由余引起，先生不說，我不能不說：學術上的事情，可以探索，可以爭鳴，千萬不要罵人。因為罵人的人是很不高明的人。

而高明博雅的人，是決不會罵人的。高明先生

就是這樣的人，這樣的人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

原因之三，中國新聞出版界的老前輩王子野先生，為拙作的出版傾注了不少心血。沒有他的幫助，拙作石鼓新響這一類讀者面較窄的學術專著，出版之困難是可以想象的。西安三秦出版社以出版古籍著稱于世。王子野先生把我的書稿推荐給這家出版社，我是十分高興的。這是因為三秦大地不僅是石鼓文的故鄉，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搖籃之一。能通過石鼓故鄉的出版社把全石鼓文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廣大讀者，其中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三秦出版社在資金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毅然決定不惜重金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質量出版拙作石鼓新響，更是令人肅然起敬。今天，或者是若干年後，當讀者明白這本

書的寫作和出版是在經濟大潮沖擊整個中華大地的情況下完成的時候，也許還能得到書稿之外的啟迪，那就是一個人、一個企業，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有了這種精神，即使辦成的是一件並不起眼的事情，它對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民族總是會有好處的。正是這種信念，使我在沒有分文工資收入的情況下堅持寫作到今天。最後，容我再說一句：謝謝朋友們！謝謝還不曾認識的讀者朋友們！

一九九三年歲在癸酉吉月古越龍山李鐵華并記

於西安西京飯店時年五十有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石鼓新响
作者＝李铁华著
页数＝４１８
ＳＳ号＝１０３２８８８６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０６月第１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一　　序＆高明
二　　序＆李学勤
三　　序＆应恂
四　　前言
五　　正误
六　　复原
七　　注释
八　　今译
九　　年代
十　　地望
十一　　索隐
十二　　书艺
十三　　正名
十四　　奇闻
十五　　书目
十六　　临书
十七　　附图
十九　　后记
附录页